

百年中国 文学经典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1

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一卷

一八九五前后——一九二七

谢冕 主编
钱理群

目 录

序 谢冕	一
序 钱理群	五

（一八九五前后—一九一七）

小 说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存目）	
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存目）	
恨海	二
刘 鹗 老残游记（存目）	
曾 朴 孽海花（存目）	
苏曼殊 断鸿零雁记	八九
徐枕亚 玉梨魂（存目）	

诗 词

黄遵宪	今别离	一四七
	山歌(选二)	一四八
	酬曾重伯编修(选一)	一四九
梁启超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一四九
	自励二首	一五二
	读陆放翁集	一五三
康有为	出都留别诸公(选二)	一五三
	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一五四
蒋智由	卢骚	一五五
	有感	一五五
谭嗣同	有感一首	一五六
	狱中题壁	一五六
马君武	寄南社同人	一五七
	译器俄重展旧时恋书之作	一五七
秋瑾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一五八
	宝刀歌	一五八
柳亚子	放歌	一五九
	题张苍水集(选一)	一六一
章太炎	狱中赠邹容	一六一
苏曼殊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一六二
	本事诗(选一)	一六二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一六三
樊增祥	后彩云曲 并序	一六三

丘逢甲	春愁	一六六
高旭	拟石达开致曾国藩诗五首(选一)	一六六
陈去病	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	一六七
王国维	颐和园词	一六七
王鹏运	点绛唇 饯春	一七〇
郑文焯	月下笛	一七〇
陈三立	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目江舟行(选一) ...	一七一
郑孝胥	望月怀沈子培	一七二

散 文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一七四
	谭嗣同传	一八一
谭嗣同	仁学自序	一八八
邹容	革命军绪论	一九一
章炳麟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一九四
严复	论世变之亟	二〇九
	辟韩	二一四
林觉民	与妻书	四一九
章士钊	政本	二二二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二书	二四〇
柳亚子	哀女界	二七〇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	二七六
林纾	苍霞精舍后轩记	二八〇
	冷红生传	二八一
吴汝纶	天演论序	二八三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小 说

鲁 迅	狂人日记	二八七
	孔乙己	二九八
	阿Q 正传	三〇三
	在酒楼上	三四四
	铸剑	三五五
	示众	三七六
郁达夫	沉沦	三八二
	春风沉醉的晚上	四二三
	过去	四三九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四五八
	稻草人	四七九
彭家煌	Dismeyer 先生	四八八
王统照	生与死的一行列	四九九
台静农	红灯	五〇八
王鲁彦	菊英的出嫁	五一六
冯文炳	桃园	五二七

散 文

鲁 迅	雪	五三八
	求乞者	五四〇
	影的告别	五四二
	过客	五四四

	阿长与《山海经》	五五〇
	灯下漫笔	五五六
	杂感	五六四
	写在《坟》后面	五六六
周作人	苦雨	五七三
	北京的茶食	五七七
	死之默想	五七八
胡 适	九年的家乡教育	五八二
朱自清	背影	六〇〇
	荷塘月色	六〇三
俞平伯	清河坊	六〇六
叶圣陶	没有秋虫的地方	六一一
冰 心	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六一四
		六一四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六一七
梁遇春	谈“流浪汉”	六二一
	观 火	六三七
林语堂	冬至之晨杀人记	六四一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六四六

诗 歌

郭沫若	凤凰涅槃	六五二
	天狗	六六四
	夜步十里松原	六六六
闻一多	口供	六六七

	死水	六六八
	发现	六六九
徐志摩	再别康桥	六七〇
	我不知道风——	六七二
朱 湘	采莲曲	六七四
冯 至	蛇	六七七
	吹箫人的故事	六七八

戏 剧

丁西林	压迫	六八八
田 汉	南归	七〇九
郭沫若	湘累	七三〇

谢冕

序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

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 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

典》中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

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

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

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小说

一八九五前后——一九一七

吴趼人

恨 海

目 录

-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撙小极..... (4)
-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 (12)
-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20)
-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28)
-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36)
-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44)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52)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60)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68)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76)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撷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生，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的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那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眉批：解情字透澈。

《红楼》、《西厢》一齐抹尽。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桀，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藹。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两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戟临见是同乡，更是喜欢。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

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顽。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

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甚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甚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不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近来我见他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举止，也甚灵动。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

倒甚聪明，记着。

说话举止是灵动的，记着。

呆笨不言笑的，记着。

定。

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藹。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到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么，然而一举一动与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点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甚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顽笑，有甚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读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那里看得出个甚么道理。可有一层，陈戟临是个仕宦世家，教出来的孩子，规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两个，虽然十一、二、三岁的孩子，那揖让应对，已同成人一般。这一着，鹤亭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回同白氏商量，一则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则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慎重他的终身大事之意。其实，他心中早有七分应允的了。当下回

举动是活泼的，记着。

揖让应对，自是官家专门学。

到东院，再与白氏商量，不如允了亲事。但是允了之后，必要另赁房子搬开，方才便当。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个话。夫妻们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对媒人说知。媒人回了戟临的话，自是欢喜。张鹤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寻了一所房子，搬了过去。戟临便把东院收拾起来，做个书房。王乐天仗着是老亲，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没有搬开。一面择吉行文定礼，从此交换了八字婚帖。娟娟仍旧上学，同着读书。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放了学时，常到李氏这边来顽。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欢喜他，抚摩顽弄，犹如自己女儿一般。鹤亭自从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

光阴荏苒，到了庚子那年，两对小儿女都长成了。棣华与伯和同庚，都是十八岁，棣华大了月分；仲蔼十七岁，娟娟最小，也十五岁了。这年，陈戟临升了本司员外郎。这一年，正是拳匪闹事的时候。自上年，便有了风声，到了正、二月里，便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苏州人向来胆小，王乐天又是身体孱弱的，到了三月里，外面谣言四起，乐天便告了个假，带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苏州原籍去了。与戟临说定，等过两、三个月，没事，仍然带着来京，万一有了事，这里总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会。戟临一一答应，送了一程，便自

景况好了，便不分租与人了，一笑。

只要如此。

奚落杀苏州人。

回去。此时仲藹、娟娟都已知识渐开，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近来张鹤亭到上海去了，只丢下家眷在京。

自从乐天行后，那京官纷纷告假回籍的，络绎不绝，恼了政府，下了一个号令，不许告假。于是一众京官，稍有知识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几次到戟临处，商量出京南下，争奈此时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两个，不便远行，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直挨到四月底边，忽接了鹤亭电报，说“此间消息不佳，倘料得乱事将起，即祈南下，并请挈带舍眷”云云。戟临此时也没了主意。外面谣言，一日数起，忽然说各国公使已经电调洋兵入京，准备开仗；忽然又说荣中堂已经调董福祥入京护卫；有人又说董福祥的兵净是拳匪；有个又说端王已经向公使馆下了战书，明天就要开战。此时京里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团。

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横冲直撞。戟临慌了，便请了白氏来，叫他收拾细软，带了女儿出来，自己派了家人，和两个儿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带了女儿棣华同来，当此乱离之际，也不及讲那未婚回避的仪文了。戟临吩咐两个儿子起行。仲藹道：“父母都在这里，当此乱离之时，岂有两个儿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张伯母出京，孩儿留在这里，侍奉父母。万一乱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处避乱。”戟临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们何苦身处危地！莫若我在这里，你两个奉了母亲，和亲家母一同去罢。”李氏道：“老爷在这

里，我们岂可以都走了？还是孩儿们同去的好。”仲蔼道：“母亲和哥哥同去罢，孩儿在这里侍奉父亲。”戟临道：“小孩懂得甚么，还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蔼道：“别的事不敢令父亲动怒，这件事任凭大人责罚，孩儿也不敢行。”戟临无奈，只得叫伯和一个，带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雇了两辆骡车动身，到了火车站上，要附坐火车到塘沽去。谁知到了车站时，站上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说是今天不开车了，因为怕洋兵进京，已经把铁路拆断了。伯和没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骡车过去，侥幸赶到丰台，可望有车。又和车夫商量，加了他车价，一路向丰台而去。那骡车又不敢在铁轨旁边行走，恐怕遇了火车，不及回避，只得绕着道儿走，走到太阳下山，将就在一家村店里住了。这家店，统共只有一间客房，房里又只有一张土炕。棣华此时，真是无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颈，在一旁坐下。这家村店，却又不备饭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而胡乱买几个烧饼充饥。幸得没有第二伙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车夫在堂屋里打盹。过了一夜，次日那车夫便不肯行。无奈又只得加他车价。伯和许了他，每天每辆给他七两银子，不问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说明白了，方才套车起行。走到丰台车站，只见站上烧的七零八落，车夫又不肯行，拌了多少嘴舌，方才前进。是日又赶不到黄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

伯和因为与棣华未曾结亲，处处回避，一连两夜，在外间打盹。北边村落房屋，外间是没有门的，因此着了凉，发起烧热来。这天就不能行动，只得在那村店里歇住。白氏甚为心疼，便叫到房里炕上睡下憩息。棣华只得在炕下一张破

椅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带着有广东的午时茶，白氏亲身和他热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那车夫又罗唆着说：“纵不起行，也要七两银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争论。伯和便道：“不要争了，依了他们罢。”那车夫听了，方才无话。是夜伯和就在房内歇了。好得北边土炕甚宽，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个房子大，动辄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张矮脚炕几摆在当中，让伯和睡在几那边，自己和女儿就睡了几这边。若在北方人，这等便是分别得很严的了。棣华何曾经过这种光景？又是对了一个未曾成婚的丈夫，那里肯睡？只是背灯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里吃药取汗，睡了一大觉，此时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见一灯荧然，棣华独坐，白氏在那边已睡着了。对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轻轻的说道：“姊姊睡下罢！”看官，须知棣华比伯和大了两个月，从小在书房里便是姊弟相称的，所以此时伯和也照前称呼，叫一声：“姊姊。”切莫动了疑心，说广东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称的。闲话少提，且说棣华听了伯和这句话，低头不语。伯和又道：“有炕几隔开了，伯母又在那边，你看那纸窗都破了，虽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风的，不要受了凉！”棣华低着头，半晌，慢吞吞的低声说道：“贤弟请将息罢，病才好呢！”伯和听说，一骨碌坐起来。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

却说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他起来做什么？他叫我睡虽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强来相干，那就不成话了。只听得他说道：“姊姊睡罢！不要熬坏了身子。明天还要动身呢。”棣华低声道：“贤弟请睡罢，病才好了，不要又着了凉。我困了，自然要睡的。”伯和也不答话，把夹被窝推过一边，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来，方才说道：“我仍旧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请安睡罢。”说罢，出去了。

棣华暗想：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顽笑，这会隔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去。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白氏惊醒，问是甚么事。棣华低头不语。白氏笑道：“甚么事？叫醒我，又没有话说。”一面坐了起来，又问甚么事。棣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白氏甚是疑心，一回头，看见伯和不在炕上，便问那里去了。棣华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白氏正要下地，只见伯和走了进来，说道：“我在这里，姊姊总不肯睡，所以我仍回避出去。”白氏抢着

此时互相怜爱之情何其浓也。

想得好主意。

写女儿情态如画。

道：“这又何必？现在我们逃难的时候，那里还论得许多规矩。贤侄快睡了；女儿快过来，靠我这边躺下。谁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华，棣华只是低着头。白氏道：“贤侄先睡下罢。我会叫他睡的。”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华拉到炕沿上道：“睡罢，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华还只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几次，方才盘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连母亲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这嫌疑之际，令人十分难过。倘是先成了亲再同走倒也罢了，此刻被礼法所限，连他的病体如何也不能亲口问一声，倒累他体贴我起来。我若是不睡，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能同在一个炕上睡起来？想到这里，未免如芒在背，几次要坐起来，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强躺着。

一夜想这个，想那个，何尝睡得着。天才亮了，就坐起来，微舒俏眼，往伯和那边一望。只见他侧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夹被窝翻在半边。暗想此刻天将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入的，况且正对了那破纸窗，万一再病起来，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凉情要动身的了，不多睡一会，怎禁得在车上劳顿？待要叫醒伯和时，又出口不得。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的走过来，轻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谁知白氏早已醒了，不过闭着眼

心中忽有如许他字，试想是何心肠。

又是孝。

睛养神，棣华代伯和盖被窝，恰遇了白氏双眼一睁，早看见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点呀！”这一句话不打紧，却羞的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连忙退了几步，坐到椅子上。暗想若是成了礼的夫妻，任凭我怎样都不要紧，偏又是这样不上不下的，有许多嫌疑，真是令人难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两不相见，不过多一分惦记，倒也罢了。偏又现在对面，叫人处处要照应又不能照应，弄得人不知怎样才好。想到这里，不知怎样一阵伤心，淌下泪来。

白氏坐起来，一眼瞥见，问道：“哭甚么？”棣华拭了眼泪，勉强应道：“没有哭”。白氏叹道：“我也知道你为难。但是你们非平常的可比，从小儿在一处的，姊姊弟弟相处惯了。今日在这乱离之际，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边。其实嫌疑两个字，也可以从权免了。我见王家娟娟和他们小瑞儿，是终日有说有笑的，虽然他们是老亲，究竟也是个未曾成礼的夫妻。娟娟何尝像你？我们早是搬开了，倘使当年不搬开，你便怎么过呢？”棣华听了，猛然想起，倘使当年不搬开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不懂得甚么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处惯了，犹如养媳妇一般，倒也罢了。偏是我处的这个地位难。

正在胡思乱想，伯和也翻身起来了，揉眼问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来了？”白氏道：“贤侄今日可痊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动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

绝无苟且事而畏羞如此，写小儿女如绘。

好个现成比例。

道：“不知这里可打听得出？”伯和道：“这里的人糊涂得很，昨天我问他们，他们都是所问非所答，但知道大师兄杀毛子，又是甚么天兵天将的乱说一遍，没有一句听得的话。我们只索早点动身，到前面去再打听。”说罢出去，叫起李富，炖水洗脸。白氏母女也梳洗过了。伯和叫套车。忽然两个车夫之中，有一个说：“不去了！我不做这买卖了！我昨天晚上听人说：‘毛子兵已经到了卫里，正和大师兄在那里开仗。’毛子用的是枪炮，大师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师兄便不怕枪炮，咱们可不行，我不能为了嫌几两银子，去陪你们做炮灰。”那一个车夫还劝他说：“咱们都是大清朝人，大师兄‘扶清灭洋’，自然保护咱们，去走走怕甚么呢？”李富便说：“咱们不一定到天津，随便到了黄村也罢，安定也罢，郎坊也罢，只要遇了火车，我们便上火车去了，怎见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炮灰呢？”那车夫道：“你还做梦呢！还有火车？你这一辈子莫想了！所有铁路，都被大师兄一把神火烧的化了水了。”伯和听得，便出来问：“怎么样了？”那车夫道：“不必问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买卖我不干了，算还了我车价，我回去了。”伯和问这一个车夫道：“你呢？”车夫道：“他不干由他不干去。只是你们四个人同坐了我的车，只有一个牲口，那里拉得动！早知道要长行，应该弄一辆双套车才是。”伯和道：“在这里再雇一辆车来，不知可有？”车夫道：“这小乡庄地方，那里去雇车？雇两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么

奇谈。

北方统称骡马之属曰牲口。

你代我们去雇来！”车夫答应去了。那一个便嚷着要车价，伯和只得给了他，他便赶着空车去了。

不一会，那雇牲口的车夫回来了，说：“这里连个牲口都没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己养的，不肯受雇。”伯和道：“这就没法了，只好同坐了一个车的了。”车夫道：“不是我不肯，无奈牲口拉不动。”伯和道：“拉不动，走慢点就是了。并且我们跨车檐的，未尝不可以下来走走。”车夫道：“那么，要加我点价。”伯和道：“加你二两银子一天就是。”车夫笑道：“你老爷也太会打算了。两辆车都是七两银子一天，此刻那一辆辞了，只加我二两，老爷倒省下五两来。”伯和道：“你要多少呢？”车夫道：“把他辞了的都给了我，不公道么？”李富道：“岂有此理！咱们出了七两银子一天，只跨个车檐？”伯和道：“算了吧，就照给他罢了。这个离乱的时候，还讲甚么呢？”车夫答应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时，却不知他那里去了。

伯和回到房内，悄悄对白氏道：“我方才站在院子里，和车夫说话，看见门外逃难的车，比前两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发乱了。我们把紧要的东西，悄悄的分缠在身上罢！”白氏听了此言，不觉慌了道：“外面怎样了？”棣华道：“母亲且莫问，这个是好主意，缠在身上，总比放在箱子里稳当些。白氏连忙取出钥匙，开了小皮箱，取出首饰匣，把两对珠花拆散了，与几件金首饰，母女两个，分缠在身上。棣华看匣里

真算得到孽孽，为利者往往如是。

又算得到。

还有十两金叶，取了出来，对白氏道：“这件怎样？”白氏道：“这个交给贤侄罢！”伯和正在那里开了自己箱子取银子，多了不好带，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够用，十分踌躇，听得白氏此言，回头一看，棣华便把金叶递给伯和。伯和接在手里，把二、三十两散碎银子缠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东西来，递给白氏道：“这是家传的一件顽意儿，家母给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赘东西，带他不便，请伯母代我收了罢。”白氏接过来。棣华俏眼看去，是一个白玉双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里。棣华道：“这东西放在箱子里不稳当，还是带在身上罢！”白氏便递给棣华。棣华重新把身上东西解下，把双喜牌放在一起，再缠上去。伯和又取了几十两银子交给李富，叫他缠上。又取出这几天的车价来，锁了箱子。把十两金叶，分做两处，解开腿带，把他束在腿上，然后叫车夫，谁知那车夫还没有回来，只得等他。

等了好一会，方才来了。李富帮着搬行李上车。白氏母女，互相挽扶，出了店门上车。伯和给了店钱，又叫车夫进来，交给他车价，说明：“连今天的十四两也在内了。你且带在身边，我恐怕路上有失，丢了箱子，没得给你，累你白忙了几天。”车夫欢喜，接在手里道：“果然今天逃难的人更多了！我问问他们，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才出京的。他们都逃到这儿了，可见得事情是急了。”一面说着，放下马鞭子，把银子放在肚兜子里，一同出了店门。伯和同李富一边一个，跨上了车檐。车夫说道：“好！碰咱个运气去！运气坏

的，做了炮灰；运气来了，多挣几两银子。”说着，把马鞭一挥，滴溜滴溜的滚着舌头，那骡子便发脚行动去了。伯和在车檐上看时，却多了一匹骡子，便问车夫道：“你那牲口往那里弄来的？”车夫道：“是我设法去赁来的，也化了五钱银子一天的赁价呢。不然，一匹牲口，究竟怕他累慌了。”伯和道：“那么你头一次说去赁来骑的，怎么又说没有？”车夫道：“赁来拉车，我是仍要回来的，可以还他。若是骑了去，他们那边又没有下站接应，你们不还他，他向谁要呢？”家人道：“咱们赁来骑了，总是和你在一起的，难道你到了天津，不能带他们带回来么？”车夫道：“头回可是没想到这一着。”李富冷笑道：“怎么叫没想着，不过咱们骑了牲口，你不能要咱们双倍车价罢了。”车夫不做理会，只是赶着车走。

伯和在车上，留心看那往来的车马，十分拥挤，暗想此时由京出来的，自是避乱，还有望这条路上来的，难道反投到乱地里去么？怎得一个熟人问问便好？怎奈来来往往的，留心看了半天，总没有一个熟人，因问车夫道：“他们那个往这条道上来的，是甚么意思？”车夫道：“谁知道呢？此刻四起都是谣言，城里往卫里跑，卫里又往城里跑；其实那里都不得太平。有一天认真的大师兄和毛子开了仗，他们的输赢咱们不管，只别糟蹋咱们旁边人就好了。”一面说着话，到了中

读之，令人回想有北方看车夫赶车，尚欲失笑。

此出去许久之故也。

说破他了，自然只好不做理会。

京都人称京都曰城里，称天津曰天津卫，省言则曰卫里。

午时候，便在一家村店门首停住打尖。那店里黑压压的人已坐满了，白氏母女便不下车。伯和到店里胡乱吃些东西，买了两张烙饼，一盘子摊黄菜，泡了一壶开水，叫李富送到车上去，给白氏母女充饥。车夫先解下牲口去喂了，自己却要了一壶酒，拿烙饼卷了摊黄菜，吃着过酒。伯和先吃完了，站在店门口等车夫。

此时门外停的车益发多了。本来是一条官道，很阔大的，闹了个肩摩毂击，挤拥不开。伯和正望着时，一辆车子到了门首停下，车上下来了三个老者，也来打尖。店里面坐不下了，就在门外的一张破桌子上坐下。伯和看那三个人，像是个做买卖的样子，因走近一步，问道：“请问三位，可是从卫里来？可是往城里去？”内中一个老者道：“我们虽是从卫里来，却不往城里去，是往保安州避乱的。”伯和道：“卫里此刻不知可还太平？”老者道：“不必提起，已经闹的不成样子了！昨天洋人拨了几百名洋兵，到京里保护使馆。火车已停班不开了。洋人要借火车进京，铁路会办唐观察不肯借，同他争了几句，洋人便拿起洋枪来要打，唐观察没了法，只得借给他。闻得沿路铁轨，多有损坏的，不知他们也可曾到京？”伯和道：“我们出京多日了，车子不能按站走，老盼不到卫里。”老者道：“阁下想是要到南边的，到了卫里，赶着要走，我看不到几天，那里就要大乱的了。最好是望天津到塘沽的铁路未断，先到了塘沽去，更放心些。”伯和道：“那一班大师兄，究竟是甚么意思？”老者摇头道：“这是一班小孩子瞎闹，怕

不闹个大乱子出来？可怜天津卫里从明朝至今，未曾遭个兵劫，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说话间，车夫吃过了酒，套了车，要起身。伯和别过老者，跨上车檐，动身而行。这一天赶的快，已经过了郎坊。伯和因为吃了东西，饱了，跨在车檐上颠的不舒服，便下来同家人两个徒步而行。

行不到三里路，忽然一堆人卷地而来，也不知为数多少，没命狂奔，口中乱嚷：“不好了！毛子来了！”伯和被众人推的非但不能前进，而且要返身跟着他们向来路返走了，急的没了主意，那脚步又不能做主。后面来的人过于汹涌，任凭怎样支持，总是立脚不住，随着众人返走了十多里路，又不是原路。那车子也不见了，李富也失散了。不知失散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却说伯和被这一群人卷地而来的冲散了，既不见了车辆，又不见了李富，又不知端的为了甚么事这般慌张，问问那逃走的人，也都莫明其妙，只不过看见人走也走就是了。乱走了一阵，慢慢的散开了。伯和循着旧路，要寻那车辆。及至寻至原处，天已黑了，过往的车，影儿也没了，大约这个时候都投了店了，只得在

北方百姓何尝无明白人。

以讹传讹，不问情由便先慌了，大都如此。

就近村店里去打听，又都没有，十分心急。时候又夜了，没奈何，只得也投了客店，胡乱过了一夜。

到了次日，天色黎明便起来，到各处去寻访，问了几家村店，都回说不知。暗想莫非已经往前面去了，只得望南缓步行去，心中十分张皇，不知怎样才好，总不得一个主意。甚至连那李富都查无下落。身边束了几十两银子，到了此时，转嫌累赘沉重，行走不便。心神无主的顺步乱行，遇见有村落的地方便去访问，总是毫无信息。行行去去，走到一个所在，远远的望见有一所高大房子，留心走近去看时，房子那边停着一串火车，那车头上还在那里冒烟，心中暗暗欢喜：莫非他们已经上了火车了？急急的望前而行，打从一片田上要越过去。正在低头之际，忽听得迎头一声叱喝，抬头看时，远远的站着一个洋兵，手执洋枪，许多洋人在铁路上作工。原来这里是落堡车站，洋人借了火车，运兵进京，走到此处，铁轨被拳匪弄坏了一段，洋兵在那里收拾。伯和不知就里，前去观看，顺便要探访白氏母女消息，却被这个守路洋兵喝住。伯和不免一呆，便立住了脚。洋兵见他立定，便拿枪对着他要打，吓得伯和翻身就走。那洋兵从后追来，伯和舍命狂奔，方才得脱。心中愈觉凄惶，正不知白氏、棣华是否被洋兵杀害。投到一家店里打尖，顺便访问消息。

此时已经过午，不是打尖时候，故店中人甚少。伯和便向店小二访问，小二顺口答道：“今天晌午时候，是有一辆车，

已在三十里外了，何由得知。

此昨日一群人狂奔之故也，可想。

坐了两个娘儿们，到这里打尖来，说是要赶到卫里的。”伯和信以为真，因又问道：“我是昨天走散了的，此刻要雇一辆车到卫里去，不知可有雇处？”小二道：“这里小地方，没有车子。就有一、两家车店，这两天来往的人多，早就雇空了。老爷要雇，还得赶上半站，到了杨村，凭你要雇车子也有，牲口也有。”伯和听了，吃过了两张烙饼，即便起身。走到晚上，不得到杨村，便在一个小村落觅了一家野店，歇了一宿。次日早起，赶到了杨村，已是中午时候。打过了尖，便雇一匹驴子骑上，加上一鞭，赶到西沽时，日已平西。早有车店接应，下了驴，歇了一宿。

次日清早，便步过了虹桥，雇了一辆东洋车，飞奔紫竹林而来，径到佛照楼问信。这一家佛照楼客栈，是广东人所开，十分宽大。凡是富商显宦，路过天津，都向那里投止。广东人自不消说，除了他家，再也不向别家歇宿的了。所以伯和一到，便来打听。入了栈门，向账房中询问，如此这般的两个女眷，可曾到此。那掌柜的便在客簿里一查，说“没有。”伯和心中不觉顿时失望，如堕五里雾中。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话，以为他所说的一定是白氏、棣华了，依他所说，自然早已到了天津。于是一心一意，以为到了此地，准定可以相见的了。谁知那小二是随嘴乱话的，这一个却信以为真，到底望了一个空，不觉垂头丧气，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带小客栈去打听，那里有个影子，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楼投宿。他心中打算：这佛照楼是广东人麇聚之所，我先住在那里，或者他们后到，也可在那里相见。谁知佛照楼掌柜的，见他没有行李，不肯收留。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如何散失的话说了出

来。提及了张鹤亭，那掌柜的和他相识，方才留了。伯和取出银子，草草的置备了铺盖，从此就在佛照楼住下，天天盼望踪迹。凡遇了门前车马之声，便跑出来张望，望见入门的人，不是白氏母女，又复嗒然若丧，他便这等盼望。谁知白氏母女并未曾到天津来。

那天在路上，遇了那一群人冲将过来时，冲得车横马乱，甚至有车翻马倒的。白氏母女所坐的车虽未翻倒，怎奈那车夫赁来的那匹骡子，性子极其倔强。北边的双套车，不像上海的洋式双马车样子，只有一匹牲口套在车辕之内，另外一匹是用一根长绳，一头拴在车上，一头拴在牲口身上的，两匹牲口，一前一后。那车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辕内，那赁来的用长绳拴了在前头走。一群人冲来时，把那骡子冲横了，本来向南走的，此时骡头却向了西，骡子的倔强性便发作了，向西飞跑，车子也跟着他转了向，这一匹牲口，也被他带的不得不跟着飞跑了。车夫在车檐上，颠得跌了下来，及至爬起来追时，那里追得及，只跟在后面没命狂追，嘴里不住声的叫：“喂！喂！喂！”原来北方的牲口，是懂得听号令的，平常赶车，只要车夫叫一声：“喂！”他便站住了不动。此时他跑的性起，自然任凭你叫一千声也没用的了。

白氏母女，起先望见拥来了许多人，已是吓的魂不附体，及至那骡子性发飞跑，把车夫掀翻在地，更是吓上加吓。那路又不平，车子格外颠簸得厉害。白氏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州，一阵晕了过去。棣华急得双手抱住，在车内大叫：“救

命！”那骡子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路，将近一个村落，才被一个乡人拦住，一手执住了辔头，车才停了。骡子还把双足向后乱踢。棣华还在车内连哭带喊的叫母亲醒来。歇了半晌，那车夫方才气喘吁吁的赶到，向那乡人道谢。棣华一手搂着白氏，一手掀起车帘，向车夫道：“你快到那里讨点开水来！这里人也吓晕了，快灌救要紧！”车夫道：“这个地方，那里去取水呢？”那乡人听了便道：“怎么，吓坏了人么？快快把车拉过村口来，我给你们开水！”说着飞奔先去了。车夫拉了牲口，慢慢的向村庄上去。村庄上的人，知道有人在车上吓坏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跑出来围着车子观看，问长问短。此时白氏眼皮掣动，似有醒意。恰好那乡人拿了开水来，棣华道了谢，接过来，慢慢灌了下去。白氏一口气回了过来，微微睁开眼睛，说道：“吓煞我也！”车外的人都道：“好了，好了，回过来了！”棣华寻思，此时母亲病了，不便走路，因问：“这里是甚么地名？有店没有？天已不早了，有店，我们先下了店罢。”那乡人道：“我们这里有名的乡庄，叫做‘八百户’，往西再走，便是‘九百户’。‘六百户’却在南道上。‘七百户’在北道上。这里并不是通衢大道，要下大客店可没有。若是肯下小店，只我便是开店的。”棣华道：“就小店也不妨。”乡人听说，便把车拉到庄内，到了店门首歇下。棣

此是北方风俗厚处，若是南方促狭鬼，任你死了若干人，他只在旁边看热闹。

谁问你那许多来，此所谓随手写来都成一笑也。

有急事人遇了此整暇之辈，真是无可奈何。

华扶母亲下了车。乡人帮着车夫，把行李取了下来，送到房里。

白氏觉得身体酥软，头重脚轻，心神飘荡，气息微弱。棣华扶到炕沿坐下，忙开了铺盖，伏侍睡下。白氏道：“好女儿，你憩憩罢，辛苦了。你吓着了没有？”棣华道：“女儿不吓，母亲放心。”白氏道：“伯和贤侄呢？”棣华本来先受了那一群人冲来的吓，又受了骡子溜缰的吓，末后更见母亲晕绝了，这一吓更非同小可，那一寸芳心，容纳了这许多惊吓的事，早把伯和吓得忘记了，此时被白氏一提，不觉失声说道：“嗟呀！”说声未绝，把脸一红，又咽住了。白氏忙问道：“怎么了？”棣华低声说道：“没有来。”白氏此时忘了自己身体酥软了，连忙坐起来道：“想是冲散了，这还了得，还不快着人去寻来！”棣华道：“母亲才吓坏了，自己将息着保重点罢！他——”说到这里，便顿时顿住了口，两颊绯红起来。白氏一叠连声叫家人李富。棣华道：“李富也没有看见，想是冲散了。我们车子打横的时候，还看见他在旁边。想必他也见我们，不定会寻来的。”白氏道：“丢了他们可不得了，快去寻来！”便叫车夫去寻。车夫道：“来了那一大堆子人，把他们一卷，都卷的往北去了。这里走到原路上，有三十多里，再往北去，又不知在那里，怎样寻得来？天又快黑下来了。”

自是吓出来的病情。

写小儿女处处羞怯情形，不知如何体会出来？

此“他”字是不容未嫁女郎道者，故顿住而脸红也。

此两个“他”字指李富而言，故便直说出来无妨。

棣华想了一想道：“我给你五钱银子做跑腿钱，寻了出来，再重赏你。”说罢，在衣袋里取出一块五钱重的碎银出来，放在桌上。车夫拿在手里，颠了一颠，道：“既如此，我便去寻来。”说罢去了。

白氏仍旧躺下。棣华心中七上八下，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样了。他若是看见我们的车子，自然该会寻来，但不知被那些人挤得他到哪里去了。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向来不曾历过艰险，这一番不知吓的怎么样了？病才好了的人，不要再吓出一场病来。忽又想起他病才好了，自然没有气力，倘使被人挤倒了，岂不要踏成肉酱？想到这里，不觉柔肠寸断，那泪珠儿滚滚的滴下来，又恐怕被母亲看见，侧转身坐了，暗暗流泪。忽然又怪他为甚么不跨在车檐上，便可以同在一起了。虽那车夫亦跌了下来，但跌虽跌了，可就知道跟寻了，不见那车夫到底追了上来么？又想：这都是我自己不好，处处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说话。他是一个能体谅人的，见我避嫌，自然不肯来亲近。我若肯和他说话，他自然也乐得和我说话，就没有事了。伯和弟弟呀，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是好？这会你倘回来了，我再也不敢避甚么嫌疑了，左右我已经凭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与你的了。

正在胡思乱想，那店家到门口来，问道：“太太们做夜饭

有了银子便肯行，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也。

口中偶露一“他”字，便顿住不肯说，意中偏有许多“他”字，犹以为未足，更提其名而呼之曰“弟弟”，曰“你”，真是体会得到，描摹得出。

不做？”棣华回身看看白氏，却睡着了。因对店家说道：“你们做好了，多少拿点进来罢。”店家道：“我们这里是不做客饭的，要做时，请小姐拿钱去买面。”棣华取了七、八十文铜钱给他，回身看看白氏时，虽是睡着，却身上烧的火炭一般，两颊绯红，不觉慌张起来，抖了一床夹被窝，轻轻同他盖上，自家守在旁边。天色已黑将下来，店家送进一盏马口铁的洋灯，放在桌上自去。棣华又想起天色已黑了，他此时不知被挤在那里，今天晚上，又不知睡在那里，身边的金银，不要失落了才好，倘是失落了，便不好了。忽又想起，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要反为了那些金银闹出乱子来，此刻正在乱离之际，这件事第一耽心。想到这里，不觉一阵阵的汗流浹背。忽听得白氏大叫一声：“贤侄快救我！”叫声未绝，便是惊醒了。棣华俯身问道：“母亲怎样了？”白氏张眼道：“甚么时候了？”棣华道：“才断黑不久。”白氏道：“我身上可是发热？”棣华道：“烧得很呢。母亲可要喝茶？”白氏道：“给我一口罢！”棣华忙取出茶叶，放在壶里，走到房门口，问店家要开水。店家道：“水还没开呢，等一会儿罢。饭，做饼还是做汤？”棣华回头问白氏。白氏道：“我不吃了，你爱吃甚么，叫他们做甚么。”棣华便对店家说道：“不吃了，留着明天做罢。”店家接了茶壶。棣华仍到炕沿上坐下问道：“母亲方才做梦来？”白氏道：“你怎么知道？”棣华道：“母亲自己叫出来的。”白氏道：“叫甚么？”棣华道：“叫……叫叫……‘贤侄救我’，把母亲自己叫醒了。”白氏道：“怎么真个叫起来？我梦见白天里那许多人，又拥到这里来了，看见伯和贤侄也在人丛中。忽然一个人，拿起大刀杀进门来了，向我乱砍，我便叫起来，这

一叫，就醒了。”说话间，店家送进茶来。棣华斟了一杯，递给白氏。白氏喝了，说道：“我又是头痛，又是头重，怎生是好？”棣华道：“母亲将息点罢，不要劳神了。”白氏道：“方才你背着我流泪，我也在那里伤心。伯和虽是我的女婿，却是人家的儿子，倘是失散了，不到几天还得相见便好，倘或有甚么长短，将来怎生对亲家？”棣华听了，触起心事，止不住一阵珠泪，又扑簌簌的洒将下来。白氏道：“我儿快不要伤心，你要这样，我更难过了。”正说话间，外面忽然闯了一人进来。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却说白氏母女，正在彼此互相慰藉，忽然闯了一个人进来，抬头看时，正是那车夫。白氏忙问道：“找着了没有？”那车夫满脸酒气，手里拿着一根旱烟管，熏得满屋子的大蒜臭，大着舌头说道：“那里都找到了。今儿那一闹，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各处车店里去问，都说是来找人的，也不知有多少起，谁有空儿去问他姓甚么叫甚么。把我的腿也跑折了，也问不出个影子来。”棣华便道：“你去歇歇罢！”那车夫便出去了。棣华对白氏道：“母亲，这件事却怎生是好？我们且不要虑日后的事，就是眼前，没个男人，我们在路上也不得方便，况且母亲身上又不好。”白氏道：“此时我也没了主意了，只觉得头晕头痛，心里乱跳，身上又烧得滚烫。你叫

五钱银子足够一醉矣，一笑。

他们弄点午时茶我吃罢！”棣华答应着，取出午时茶来，走到房门口要叫店家，谁知都睡了，叫了几声，不见答应，取出表来一看，才得九点钟。要自己出去弄时，那房门以外是漆黑的。正在那里呆想主意，白氏道：“他们睡了，便由他去罢！”棣华道：“他们睡了，待女儿去弄来。”白氏此时觉得十分辛苦，也急于望好了好动身，便由他去弄了。

棣华取了一根纸捻儿，点了个火，出到外间，四面一照，只见墙上挂着一盏马口铁洋油灯，便先把他点着了。四面一看，只见西面靠墙摆着一张方桌子，桌上横七竖八的摆了许多筷子、碗、盏之类。东面墙脚下打了一口土灶，树叶、树枝、高粱秆子铺满一地。灶上安放着一口铁锅，旁边放着一个沙罐。拿过来一看，是空的，却没有盖，又没有水。吹着了纸捻，到院子里一照，并没有甚么，只有两匹牲口拴在那里。回到后院一看，有一口小缸，用一顶戴残的草帽盖住，揭开一看，喜得是半缸水。便进去在桌上取一个碗出来。先洗干净了，取了一碗水，舀在沙罐里。又没有小炉子，寻了许久，在树叶堆里寻了出来。这沙罐没盖，便拿一个碗来盖了。抓一把树枝、树叶，生起火来。不一会，水开了，揭去碗一看，是碧清的，才想起未放午时茶下去，忙到房里取出来，放下去，煎了一会，约莫好了，舀了一碗出来，把炉子里火弄熄了，壁上的灯也灭了，拿到房里去，白氏却又睡着了，便轻轻推了一下道：“母亲！吃茶罢！”白氏梦中大惊而醒，问道：“做甚么？”棣华道：“母亲休惊，女儿在这里。”白氏道：

自出京后，一路写赶车落店，至此再极力一描摹，竟是一篇北方风土记。

“我睡着了，就是梦魂颠倒，甚是害怕。”棣华道：“这是母亲受了惊之故，静养点就好了。午时茶煎好了，可要吃一口？”说罢，递了过去。白氏坐起来，吃了几口，重又睡下。棣华取过夹被窝代盖了，守坐在旁边。白氏昏昏沉沉，又复朦胧睡去。棣华此时，一灯相对，又复万念交萦。想起伯和此时，到底不知在那里？身子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够即刻有个人代他通一个信。又悔恨错出了京，倘使同在京里，到了事急时，还可以相依，或不至散失。又想起父亲在上海，那里知道我母女困在此处。那一寸芳心，便似辘轳般转。又念倘得伯和平安无事，到了上海，他自然会寻着父亲。那时父亲知道我们相失，又不知怎样着急了。咳！但愿他平安到了上海，就是父亲着急几天也罢了，好在我们也总有到上海的日子，我们到了，父亲自然不着急了。或者我们到了天津，先发个电报到上海，父亲自然放心了。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只消到了天津，打电报去问父亲，便知道了。想到此处，巴不得当夜就到了天津。可奈母亲病了，明天料来不能上路，不知几时才好？若得早到一天，岂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么？忽又想起伯和纵使到上海，则我们此时赶到天津去，他也不过在轮船上，未必就到，纵发电去问，亦是枉然。想到这里，不觉自己啐了自己一口，心中又忽然一阵糊涂起来，甚么都不想，只看着那似豆的残灯，在那里出神。

忽听得白氏从睡梦中哼起来，忙俯身在额上摸了一下，却出了一额的汗，忙取过手巾拭去。白氏醒了，又哼个不住道：“女儿！我此刻格外辛苦了，头晕的就同没了主一般，只觉得身子是飘飘荡荡的，又头重的抬不起来，如何是好？”棣华道：

“母亲身上可有汗？”白氏道：“通身是汗了。”棣华又伸手到身上，都代拭干了。说也奇怪，汗虽出了许多，他那烧热仍旧未退，只觉得烧得比先前厉害。棣华益发慌了。白氏又要午时茶喝。棣华道：“只怕吃不得了，出了这许多汗，甚么风邪都该散了，为甚还不退烧呢，想来是不对症的了。”白氏便不言语。棣华盘膝在旁边守着，愈觉得凄凉。忽听得窗外一阵狂风过处，洒下雨来，打得纸窗淅沥，愈觉得愁肠百转，度夜如年。白氏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身上的汗，出个不止。醒一回，棣华伏侍揩拭一回，直到天色黎明，还没有睡。白氏的病，更觉得重了，哼声不止。棣华暗想：母亲病势如此，眼见得不能起身的了。这辆车子，要十四两银子一天，如何用得着？好在他昨天已经把车价开发了，不如且打发他走了罢。三、两天母亲病好了，再作打算便了。想定主意。天明之后，便对那车夫说：“你且回去，我们此刻暂时不能动身了。”那车夫道：“说过到天津的，怎么半道上好回了我。”棣华道：“人病了，不能动身，知道病到几时？你这十四两银子一天的车价，我们出不起。”车夫道：“今天就走，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你们回我的，这一天半的价总要给我。”棣华暗想：这个人籍端撒赖，真是可恶。又见那店家及几个不相识的人都站在门口观看，想给他几两银子原不要紧，但是钱财露眼，须防歹人起心，因撒了一个谎道：“给你原不要紧，但是我们带的银两汇单，一切都在陈少爷身上，他走散了，叫我拿甚么给你？倘使不是走散了，有银子在身边，也不回你了。”车夫沉吟半晌道：“车价没了，茶酒钱总要给我两个。”棣华取了一块碎银约有二、三钱重的给了他。车夫接过来，便

自己套着空车去了。

棣华便问店家：“这里可有好大夫？”店家道：“大夫便没有，有一个药铺里的掌柜，他会治病，不消诊脉，只要把病情告诉了他，抓几样药来，吃了就好。”棣华道：“不知靠得住靠不住？”店家道：“那里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我们这里八百户的人，那个生病不是请他治的？”棣华便把母亲受吓、得病、头晕、发烧，吃了午时茶，出了汗，烧不肯退，病又加重的话，对店家说了，叫他去抓药。又恐怕他忘了，又取出笔砚来，逐一写了出来。因为十三岁上便荒了读书，此时提起笔来，十分勉强，慢慢的写完了，自己又信不过有写白字没有，怕弄成笑话。因为病情要紧，只得老着脸，交给店家拿去。那乡庄人家，看见姑娘们会写字，便十分希奇，传将出去。那店家的内眷，本来看着他母女两人，不过是个过客，住一宿就走的罢了，所以没甚招呼，及至闻得棣华会写字，便走来招呼夸奖，称奇道怪，说：“像我们乡庄儿上，爷儿们也没几个认识字的呢。”又问：“太太病的怎样了？阿弥陀佛，怪可怜的！太太们金枝玉叶，平常轻易不出门，碰了这种事，自然会吓唬出病来了。”棣华本来为人极是和融，便也同他对答，倒可以籍他解闷，免了许多胡思乱想。

谈了一会，店家抓了药回来，道：“忘了带钱去，是赊着的。”棣华问：“是多少钱？”店家道：“五百钱。”棣华打开药

京师呼医生为大夫。“大”字读如“代”。

乡人每每少见多怪，于此可见一斑。爷儿们没几个识字的，一叹。民焉得不愚！

包一看，内中有一样硃茯神，一样硃麦冬，是认得的，其余便不大认得出来，因说道：“这里的药很贵，这样便值到五百钱？”店家笑道：“小姐是从京城里来的，不知道咱们这乡庄上的规矩。咱们这里一吊钱，只有一百四十个大钱，五百钱，只有七十文。”棣华这才明白了，便数了七十钱还他，自己要去煎药。那店家内眷，忙叫店家来代煎，自己要和棣华谈天。棣华只得称呼他嫂嫂。他道：“这个称呼不敢当。我的小名叫五姐儿，邻居朋友个个都是那么叫我，小姐也叫我五姐儿罢。”棣华笑了一笑，问他姓氏。五姐儿道：“我们当家的姓张，叫五哥儿，我娘家姓李，自小到这边来做童养媳妇，所以就那么哥儿、姐儿的叫惯了。”棣华听了暗想：看他们虽是乡庄人家，倒是从小童养过来，夫妻相守着，永不分离的，多少快活。我与他若是向不相识的倒也罢了，偏又是从小同居、同砚过的，叫人回想起小时候的友爱情形，便要时时挂念着。此刻又是同行，承他多般体贴，正是令人感激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偏又分散了，令人好不挂念。想到此处，不觉出了神。那五姐儿还有一大串说话，他竟自没有听见。

两人又谈了许久，只见五哥儿送了一碗药进来。棣华伏侍母亲吃了，仍旧睡下。五姐儿又问棣华：“吃甚么饭？”棣华道：“其实吃不下，不吃也罢了。”五姐儿道：“昨儿晚上听说就没吃，今天再不吃不饿坏了么？待我清清的做一碗片儿

五哥儿配了五姐儿、可称二五偶，一笑。

北人无论米食麦食，均谓之饭。南人则饭、面别之甚严。吃了面，抵死不肯说是饭，可发一笑。

汤来小姐吃罢。太太病人，不能吃饭，咱们家有小米，我去做一碗小米粥来。”说罢去了。一会儿果然端了一碗片儿汤来。棣华道谢，五姐儿放下自去。棣华走过桌子边坐下，拿筷子调着，只见那面色黑得不像个样子，只呷一口汤。五姐儿又端了一个碗进来道：“小姐胃口不好，加上点忌讳罢！”棣华道：“费心得很，其实我真是吃不下。”接过来，顺手加上一点，又呷了一口汤，勉强吃了两片，便不吃了。再一会儿，五姐儿拿了小米粥进来，见白氏正昏昏沉沉的睡着，便轻轻说道：“烫着呢，由他凉凉也好。”棣华点点头。五姐儿看见片儿汤还没动，便道：“小姐怎么认真一点也不吃？别饿坏了。”棣华道：“吃不下，怎么办呢！”五姐儿拿了出去，又盛了一碗小米粥进来道：“小姐吃不下，吃点粥罢。”棣华其实肚子里是饿了，不过心烦意乱，胃口不开，吃不下去。今见五姐儿那般殷勤，便勉强拿来吃。这小米里面，又是许多细砂子，嚼在牙上，格吱格吱的好不难过，只得呷到嘴里，便直咽下去。

恰好吃完了，白氏醒了。棣华便端过粥去，伏侍母亲吃粥，吃了一碗。五姐儿问：“可还要添？”白氏道：“多谢，费心得很！不要了。”五姐儿收了出去。白氏道：“睡的骨头生疼的，扶我坐起来罢。”棣华扶白氏坐起，又取过伯和的铺盖来，放在一边，叫白氏靠着。因为拿动了这个铺盖，又触起了心事，一阵心酸，又复流泪。白氏看见，明知女儿心事，然

“片儿汤”，南人谓之“胡蝶面”。

北人讳言“醋”字，呼“醋”为忌讳，亦可笑之俗也。

而自己也正在为了这个烦恼，没有说话好解劝他。棣华忽然想了一个主意，便对白氏道：“母亲，他——”说到这里，又顿住了。白氏道：“我的好女儿，你有话说罢。我和你母女至亲，又没有外人，甚么话不好说呢？”棣华道：“我想昨天散失之后，他一定也找我们。何不写几个字，说明我们在这里等他，拿到外面去贴起来，他见了，自然会寻来。”白氏道：“好主意，你便快写起来罢。还得要多写几张，凡是往来大路，及车店、客店门口，都贴起来才好。”棣华忙取出笔墨笺纸来，在桌子上去写。写着：“陈伯和鉴：有人在八百户——”写到这里，便顿住了。出去找五姐儿问道：“你们这个店可有个店名？”五姐儿道：“我们这个店，还是五哥儿太公手里开开来的，叫做张家店，邻近各处乡庄都有名气的，小姐问他做甚么？”棣华道：“我不过这么问一声儿。”说罢，回到房里，在笺纸上接写着：“张家店守候，望速来！切盼！”总共二十个字。自己看了一看，虽然写不端正，去还认得是个字，便一张一张写来，写了二十多张。五姐儿走进来看见了，便问道：“写许多字儿做甚么？”棣华道：“要烦你们五哥儿，代我拿到我们昨天失散的地方张贴起来，好叫失散的人看见了，寻了来。”五姐儿道：“正是，我还没有动问，你们失散的是那一位？”棣华见问，红了脸，答不出来。白氏在炕上，连忙代答道：“是一个亲戚，同伴出京的。”五姐儿便叫了五哥儿来，

我也说好主意，只可惜不曾昨夜便做。虽然，若是昨夜做了，便无此一部小说矣。

如此店也有名气，可发一笑。

教他去贴。棣华又切切叮嘱，叫他贴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及车店客店门口。五哥儿答应去了。

此时已是下午申牌时分，五哥儿直去到傍晚时候，还没有回来。忽然门外来了一伙人，有五、六个之多，要来投宿。五姐儿招呼了进来。棣华道：“这却怎么？我们怎好和他们同在一起？”五姐儿道：“不要紧，小姐们搬到我屋里去。”说罢，便代把铺盖行李搬到对过一间来。棣华扶了白氏过去。五姐儿便招呼那伙客到客房里。棣华扶白氏上炕坐下。这边炕上，多了一张炕几，地下却没有桌子，只有两把竹椅，墙上贴了许多五彩画张，画的都是一出戏，如“四郎探母”、“卖胭脂”之类。忽然看见旁边贴了一张字纸，仔细一看，不禁为之愕然。要知这张字纸是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且说棣华扶了母亲过来，伏侍坐下。忽见墙上贴的五彩画张旁边，贴了一张字条儿，正是自己写母亲病情的那张纸条。不觉暗暗称奇，不知贴在这里是何用意？白氏坐了一会，五姐儿掌上灯来。棣华问道：“我们住在这里，你们又到那里去睡呢？”五姐儿道：“不要紧，我在这里陪着，让五哥儿到客房里睡去。”棣华道：“那客人肯么？”五姐儿道：“小姐不

居然亲热。

彼以为女子之字不可多黏，故粘之于壁也。此意不言自明，故书中亦不再提及矣。

知这乡庄儿上的规矩，那边客房里，常时一睡十七、八个人，都挤在一个炕上。还有人过多的时候，这屋里也住客，我就到后面搭个板铺儿，五哥儿还不是混在客人一起么？这是常惯的事，小姐只管放心。”此时白氏坐得乏了，仍复睡下。五姐儿到外面烧水，招呼那伙客人洗面、洗脚，又代客人做饭。一会儿，又送了两碗小米粥进来，一小碟子咸菜。棣华见他这般殷勤，心中倒觉得不安，伏侍母亲吃了一碗，自己也勉强吃了。五哥儿回来了，说：“字帖儿都贴好了。今天外头，好不热闹！来了多少义和团，都说是赶到卫里杀毛子的。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到这会回来。”棣华听了，又是耽心，只因听了义和团的话，不知伯和怎样？倘使遇见了，不知可碍事。

再过一会儿，人静了，白氏对棣华道“今天吃的药，倒有点意思，此刻好多了，头晕也轻了，那觉着轻飘飘的也没了，只是头痛发烧，依然不好。明日再去抓一服来吃，只怕就可以望好了。”棣华听母亲说好点了，自是放心。因为昨夜通宵不寐，觉得倦了，便在白氏身旁睡下，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里？这等乱离之际，不知可曾遇了强暴，又不知可曾安抵天津？……那心中忽喜忽悲，说不尽的心事。正欲朦胧睡去，只见五姐儿说道：“恭喜小姐，你家陈少爷来了！”棣华听说，连忙起来问：“在那里？”五姐

多情人必易感激人。

此等人偏说是热闹，奈何奈何！极愁苦事，却以趣语出之。

“你家”二字直刺耳，五姐儿如何认得，梦境离奇！

儿道：“在外面，就来了。我同小姐去看来。”棣华便起身同五姐儿走到门外一望，原来是一条康庄大道，那逃难的车马络绎不绝，那里有个伯和在內？正自仔细辨认时，五姐儿指着前面道：“小姐，你看，那边不是陈少爷么？”棣华顺着所指处望去，果然见伯和跨了一辆车檐，笑容可掬的过来。暗想：车里面还有甚人，他还是跨着车檐呢。回眼一看，那赶车的正是出京所用，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个车夫，不觉暗暗欢喜道：“原来是他代我们寻着的。”因便高声叫：“伯和贤弟！”叫了两声，那辆车子从自己身边经过，伯和却只做听不见，车夫赶着牲口，径投南道上去了。棣华不觉十分悲苦，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说话，因此恼了我了。又不好意思过于呼唤，拿着手帕在那里拭泪。忽听得旁边有人说道：“好忍心！姊姊一向不理我！”回头看时，不见了五姐儿，却是伯和站在那里，不觉转悲为喜。正欲说话，那过往的车子内，忽有一匹牲口走近自己身边嘶叫起来，不觉吓了一跳。猛回来看时，只见眼前漆黑，不见了伯和，那牲口还在那里嘶叫。宁神一想，原来还睡在炕上，炕几上的灯已经灭了，那伙客人骑来的驴子拴在院子里，在那里嘶叫，才知是做梦。

回想梦中光景，伯和何故不理我？大约是我日间苦思所致。猛可想起梦中见了车夫代伯和赶车，又想起打发那车夫

是意识界。

凡小说家写梦境，入梦时似真似假，一至出梦，总不脱豁然惊语等语，此却别具一格。

时曾说及所有银子汇单都在伯和身上，不要那车夫记在心里，出去遇见，图害了他。此刻乱离的时候，有甚王法？果然如此，可是我害了他了。我想念他，梦见他，自是常事，何以又看见那车夫呢？愈想愈像真的，不觉如身负芒刺，万箭攒心，一阵阵的冷汗出个不住，不由得呜呜咽咽的哭起来。暗想他若是因此丧生，我便是相从地下，也无面目相见，叫我如何是好？愈想愈伤心，愈伤心愈哭，把白氏哭醒了，问道：“女儿何事痛哭？”棣华答不出来，仍是抽咽不止。白氏叹口气道：“我儿，不要伤心了！万事皆前定，但愿吉人天相，女婿平安，便是两家洪福。”说到这里，顿住了不说。棣华听了，更是伤心，几乎要放声大哭，白氏也忍不住呜咽起来。棣华见母亲哭了，便连忙忍住道：“母亲正怕睡的骨头又要疼了，女儿起来捶捶罢。”白氏道：“不疼，不要捶，你睡罢！”棣华道：“女儿左右睡不着。”说罢，便坐起来，黑摸着，代母亲捶腿。白氏道：“此刻甚么时候了？”棣华道：“方才听见远远的打四更，这乡庄儿上的更次，不见得准，灭了灯，又看不见表，也不知是甚么时候。”捶了一会，白氏又睡着了。棣华兀自暗暗垂泪，恐惊醒母亲，不敢呜咽，伏在炕几上，听着村鸡乱唱，不久就是天明。

五姐儿睡在炕几那边，一觉睡醒，见棣华呆呆坐着，便道：“小姐起来得好早。”棣华道：“睡不着，半夜里就起来了。”五姐儿翻身起来，对棣华定睛一看道：“小姐，你哭甚么来？”

梦时以此为喜，醒时却以此为惧，真境幻境，其见解自是不同。
多情人必孝。

眼睛都红肿了！”棣华道：“不曾哭甚么。”五姐儿叹口气道：“出门人自然是苦的。”说罢，下炕，张罗弄水洗脸。是日，又叫五哥儿去撮了药，白氏吃了。

做书的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白氏在此养病，一住就是十天，那病却是不好不坏的，只管在那里发热发烧。棣华是念夫愁母，寸心无有宁时，自不必说。过到第十天上午，忽然一个人走进来问：“张家店是这里么？”五哥儿答应道：“是。”那人道：“可有一位张太太和一位小姐住在这里？”棣华听见，连忙问：“是谁？”一面走出房门，往外一看，却是李富，走前两步，请了个安。棣华这一喜，喜的说不出来，就如见了亲人一般，也自忘了甚么是个嫌疑，忙问道：“少爷呢？可和你一同来？身子可好？”李富道：“小的也因不见少爷……”棣华听了，如冷水浇背一般，顿时便丢去了一天欢喜，又担上了一担忧愁，便退了入房。李富走到房门口，给白氏请了个安，说道：“自从那天失散之后，小的寻不见车子，又不见了少爷，思量总是往卫里去了，便雇了一匹牲口，要至卫里。走着走着，走到铁路旁边，看见好些洋兵，不知在那里做甚么。小的只看了一看，那洋兵便对着小的打了一枪，在肩膀上擦过，连忙跑了回来，下在店里养伤，今天才好了。听外面风声紧的了不得，天天往卫里去的义和团也不知多少。要出来打听，在店门口，看见一张条子，写的是有人在这里等

隔膜之言，说来一笑。

如闻其声。

可见杀人不尽是拳匪，洋兵所杀亦不尽是拳匪也。

少爷，料是亲家太太在这里，因此寻到这里，果然得见。此刻外面乱的不得了，多少人从卫里往这边跑，卫里是去不得的了。小的打听来，此刻只有山东地面太平，亲家太太，赶紧动身才好。这个地方，只怕也不得安静！”五哥儿在旁边说道：“不错，我们相近的七百户、九百户，都请了大师兄来，设坛学拳。我们这里，也不过这一两天，就有大师兄来了。”棣华听了，又是悲苦，又是害怕。白氏道：“少爷到底那里去了，可打听得出？”李富道：“料来总是到卫里去了，但得到了卫里，此时早到了上海了，亲家太太早点动身要紧！”棣华道：“此刻太太病着，怎么好动身？”李富道：“不知亲家太太是甚么病？从水路动身不要紧，此时也只有水路太平些，若再走旱路，再像前回那样子一来，就不好了。”白氏道：“如此，你便去雇船罢。我头回吓怕了，再禁不起了，还是早点走罢。”棣华哭着对母亲道：“他还没来，我们走甚么？”白氏强慰道：“他已经到了天津，自然就到上海去了，我们等在这里做甚么？并且我还有个主意在此，这里五姐儿夫妻都是好人，我们只要重托他，如果女婿到了，告诉他我们往山东去了，叫他也跟去。我们到了山东，也照样写着字帖儿，贴在通衢大路，他自会寻来。”棣华道：“山东地方大得很，我们到那里呢？”李富接口道：“此刻逃难的人都说德州便太平，我们就到德州罢。”五姐儿道：“这就可以办得到了，倘有人来问信，我便指引他去便是。”棣华道：“母亲也要告诉他那模样儿，不要错指引了别人。”白氏心急，一面叫李富先去雇船，

一面告诉五姐儿伯和的面貌。五哥儿告诉李富说：“这里没有船叫，往东南走三十里，清宫庄东面，才是运河，才有船可叫。”李富听了，便到外面，赁了一匹快骡子，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去了。

这里白氏便叫棣华收拾行李。棣华虽然记念伯和，也恐怕母亲再受惊吓，禁当不起，只得含悲茹痛，检点起来。五姐儿也在旁边帮着收拾。棣华因为五姐儿百般殷勤，此时临别，倒有点恋恋不舍之意。收拾好了，又叫五哥儿去多抓几服药，预备母亲在路上吃。开发店钱，也不和他细算了，取出一锭五两重的银子，算了店钱。五哥儿夫妇千恩万谢，欢喜无量。棣华又念五姐儿连日伏侍勤劳，在小指上褪下一个小小的金戒指来，给与他道：“辛苦了几天，留下这个给你做个纪念罢。”五姐儿吓得连忙万福道：“小姐这是那儿说起！我今生受了，来世再报小姐的大恩！”棣华道：“这是我酬谢你的意思！不算甚么，何必说报？”五姐儿吐出舌头道：“小姐，你便说不算甚么，这个金器，我们乡庄儿上人家，前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呢！”棣华道：“这里可有车雇？回来我们上船，还要坐了车去呢。”五姐儿道：“车是没得雇的，本庄刘太公家自己有着一辆车子，我叫五哥儿去借来用用，可以使得。”五哥儿在外答应道：“可以使得，我就去借来，回来

元人曲云：好叫我左右做人难。

多情人无处不用情。

多情人必慷慨豪侠。

细心之至。

后一辈子如何，一笑。

我自己赶车，便送太太们下船。” 棣华道：“这更好了，费心得很。”

商量停当，吃过饭后，申牌时分，李富和一个船户，都骑着骡子来了。李富说道：“船价贵得很，大点的船，动不动要二百多两银子才肯到德州。小的雇的是一只小船，没有中舱的，只有内外两舱，也要一百两银子。小的大胆，雇定了，人少，这只船也够了。”白氏道：“只要坐得下就是了，此刻是逃命的时候，还讲究甚么？”李富便和船户搬取行李到车上去。棣华别过五姐儿，扶了白氏上车，然后自己上去。五姐儿送到车边，代下了车帘。那船户把骑来的骡子，拴在车上，做了个双套车。李富自去把骡子还了主人，然后同船户跨上车檐。五哥儿赶着牲口便走。看看走到日落崦嵫，才到了清宫。船户还了赁来的骡子，赶到岸边时，已断黑了。船上人打了灯笼，先接应了白氏母女上船，然后搬取行李。棣华又拣了一块碎银子，谢了五哥儿。五哥儿不肯接受。棣华道：“你今夜断不能回去，在这里住店，也要使用，拿去罢。”五哥儿方才接了，拜谢而去。白氏母女住了内舱，李富住了外舱，他的行李，当日失散时，本在车上，此刻便取了出去。船户来一开舱板，把两口小皮箱放在舱下，铺平了，竟是一个平舱。棣华恐怕母亲睡的骨头酸疼，开铺盖时，便把自己的一床褥加铺了上去，意思要就同睡在一个铺上。白氏看见，便道：“也好，我垫厚些，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说时指着伯

银子之功，自不必说。

此虽小事，办多情人体贴人情处。

和的铺盖。棣华把脸一红道：“我就同母亲一铺罢。”白氏道：“这又何苦，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挤在一处做甚么？”说罢，拉过铺盖去解。棣华道：“既然母亲怕热，又这么吩咐，我就用了他罢。”接过铺盖开了，铺好，又把自己的一床夹被窝支起来做了帘子，隔断外舱。是夜，棣华用了伯和被褥，不觉情极成痴，默念虽未成礼，今日奉了母命，先用了他的衾枕，或者是他日同衾之兆，也未可知。这一点痴念萦在心上，不知不觉，把一切愁苦，都暂时丢开，只打算将来成礼之后，如何恩爱，如何相敬。想起他在村店时，那般体贴，又是彼此同遭过这场患难，将来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温存。想到得意之处，转觉得心痒难挠起来，遂不觉酣然睡去。不知何日始达德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却说棣华在张家店里一住十天，既忧虑母亲之病，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郁着一屋子的闷气。有时到院子里走走，又是满院子的骡马粪臭，夜静时，直熏到屋里来。加之心中悲苦，何曾得一夜安眠？今夜到了船上，这船虽小，却靠在河边，气息为之一清。他又展开了伯和衾枕，陡生痴想，心中为之一畅，所以就酣然睡去，连梦也没有一个，直到天色平明方醒。坐了起来，看看母亲，还自睡着。水面上早起有点微凉，盘膝坐着，把夹被窝盖着，在

情极成痴，盖有之矣。然实未经人道，不知具何等慧心，遂能描摹至此。

那里顽弄出神。默念昨夜那一番痴想，不知能如愿以偿否？尚能发愿，我今日便多受些苦，也是情愿的。只是苦了他，不知失落到何处，我这里想念他，他的想念我，只怕还要厉害。已经到了荆天棘地之中，再受那相思之苦，不要把他身子磨坏了？忽又想起小时候，读过《孟子》，有几句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今年才十八岁，便遭了这流离之苦，将来前程万里，正未可知，说不得夫荣妻贵，我倒仗了他的福了。想到这里，又复十分自慰，抚摩着那衾枕，聊当相见。呆坐着出了一会神，白氏也醒了，棣华便问：“母亲今天可好点？”白氏道：“不过如此，船开了没有？”棣华道：“还没有开呢。”掀开帘子一看，李富也起来了，看见棣华便道：“请小姐打发点银子，买点粮食，好开船。”棣华听了，取出一块银子，约有二两重，交给李富。李富叫船户秤过，嘱其到岸上买点米面腌菜之类。一会儿买了回来，便开船。

走了一天，到了一个所在，只见帆樯林立，好不热闹，船便泊定了。棣华问李富：“这是甚么地方？”李富也不知道，转问船户。船户道：“清宫庄下船的地方是个支河，这里才是大路，有名的叫做西大湾子，前面便是卫里。”棣华吃惊道：“我们为的是卫里不太平，才要到德州去，为甚倒走到这里来？”船户笑道：“总要越过这里，转向南路，到了静海，才

如卿此言，则庚子之变，身经其难者何止千万人，岂皆前程万里者耶？可谓痴极。虽然，天地间本有此一种痴想，以为情人自然之慰解，不然不令钟情者一齐愁煞耶？

是往德州的大道。你看这里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乱的，这里离洋场很远，是不要紧的地方。你们看这些船，在这里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不肯开行，不过暂时避在这里，总望没事，他们便仍旧上岸，不远去了。”棣华听了，方才明白。是夜，就在西大湾子停泊过宿。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船户百般为难，在众船缝里钻行。从日出时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这还是幸得船小，才有缝可钻，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难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涨了，船户又起来觅缝钻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复被大船挡住，只得泊了。如此一连三天，不得过去。

忽然这一天，远远望见浓烟蔽天，半日不熄，外面各船户，互相大惊小怪的传说义和团放火烧天津城里大教堂。白氏听了，又是惊慌。棣华连忙过来搂住了，说道：“母亲不要害怕。这是岸上的事，我们这里离得远着呢。况且又在水里，是没事的。”口中是如此劝慰，心里是惦记着伯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倘在那里，便不好了。怎能想个法子，知道他的下落，才可以放心呢？到了夜来，望见那浓烟的所在，便变了一片火光。左右邻船，都在那里喧呼议论，都是南边人声口居多。纷扰到半夜，方才略静。到了第四日，又忙了一日。船户道：“好了！看过去，前面只有百十来条船，明日怕可以出去了。今天晚上，是四更天的潮，我们赶四更再走罢。”棣华在舱内听得，略略放心。只是念着伯和，未免暗暗落泪。

原来并不是热闹。

吃过晚饭，正在倚枕歇息，忽然一阵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吃了一大惊，推开篷窗观望，又被旁边一号大船挡住，看不见甚么。白氏已吓得打颤。棣华道：“母亲休惊，女儿问来。”掀起窗子问李富。李富却往船头去了，叫了几声，都不听见。便对白氏道：“母亲不必惊怕，没有甚事，待女儿出去看来。”白氏道：“你小心点儿。”棣华道：“女儿知道。”说罢，鞠躬出到船头。李富看见，连忙站过半边道：“小姐小心！”棣华出到船头，站起来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远远的起了六、七个火头，照得满天通红，直逼到船上的人脸上也有了火光影子。人声嘈杂之中，还隐隐听得远远哭喊之声，不由得心头小鹿乱撞，忙问李富：“是那里走水？”李富道：“还不得确消息。听说是七、八处教堂同时起火，都是义和团干的事。”棣华再抬头望时，只见岸上树林中的鸦鹊之类，都被火光惊起，满天飞舞，火光之中，历历可数。天上月亮，映的也变了殷红之色。心中不住的吃吓，忙忙退入内舱，脸上不敢现出惊惶之色。白氏问：“到底是甚么事？”棣华道：“又是岸上失火，那些人便大惊小怪起来，没有甚么事，母亲只管放心。”说罢，便坐近白氏身边，轻抒玉腕，代为捶腿，心中只念着伯和：如果他还在天津，此时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知可脱得了这个难？万分悲苦，却又诉不出来；对着母亲，又不敢哭，那眼泪只得向肚子里滚。外面那些人，一阵阵的怪声乱叫。白氏道：“明日再走不出去，我便吓死在这里了。我那虚飘飘的病，服了药，本来好了，此刻可又发作

如此大惊、亏他按捺得住。

了。”棣华道：“母亲但请宽心。据船户说，明天准可以出去了。”白氏道：“果能如此，我就有了命了。”此时白氏的烧热病又重起来，昏昏沉沉的睡去，只撇下棣华一个，独自伤心。

到了四更时分，众船户果然起来，设法把船移动，辛苦到天亮，果然离开了大队船只。众人满心欢喜，撑篙打桨的走到薄暮时，到了静海。谁知这里避难的船，比西大湾子更多，一望无际，都是帆樯，仍旧在船缝里钻过去。争奈此处河道甚窄，竟有终日不能移动一步的时候。无论白氏母女心急如焚，便是几个船户，都说晦气。从静海走到独流，本来只有一天的路程，这回却走了一个多月。只见岸上的义和团，成群结队，裹红巾，束红带，持刀弄棒的，互相往来，也不知他做些甚么。从离了独流，才能畅行。然而遇了码头，仍有许多避难船只，不过不像那么拥挤罢了。从此按站前进，不日到了德州城外，只见旌旗招展，刀剑如林，正不知为着甚事。泊定了码头，不敢就登岸。李富和一个船户上岸去打听，一会儿回来，那船户慌忙开了船，往下站而走。棣华问道：“这不是德州了么？为甚还走？”李富道：“方才打听得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天津也失了。此刻各省督抚都兴兵勤王。这岸上是山东抚台袁大人的勤王兵，方才到此，正要封船，由水路进京。所以船户忙忙开了，是恐怕被官封了船，白当苦差。”棣华道：“他便如此，我们为甚要多走一程？你可去问问他们，怎么说法？”李富听说，便从船舷上，往后艄问船户

惊弓之鸟闪烁。

原来如此。

去了。

白氏道：“我有一句话和你商量：我们自从离了静海之后，一路上还算平安，只是我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药是早吃完了。我此刻思家甚切，与其在这里耽搁住，不如和船户商量，就叫他直到清江浦，我们由镇江附轮船回上海罢。”棣华道：“母亲不说，女儿也想过来，这个本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在八百户约下人家德州相会的怎样了？”白氏道：“这个呢，怪不得你老记着不肯忘，便是我也时常记在心上。但我想他又不是个呆子，那有尽着耽搁之理，此刻早到了上海了。不信我们到了上海时，包管他已住在我们家里了。”棣华低头一想道：“万一他寻这里来，我们走了岂不误事？不如仍回到码头上，仍旧写几个字帖儿，在码头上要路贴下，说明我们已经南下，就是他到了，也可以知道。”白氏道：“这个主意也好。”母女商量停当，恰好李富问了船户，从后艄出来回话，说：“船户的意思，再往下走一站，请太太们在下一站登岸，小的和他争论不得。”棣华道：“现在我们打算径往清江浦，你再问他要加多少钱，并且要回船停泊一会儿，我们要到岸上贴两张字帖儿。”李富又到后艄去说了半晌，出来回说：“径到清江浦，他只要加五十两船钱，大约他们也情愿到南边避几时的意思。小的同他说明白了，此刻已经转舵回船了。”棣华听说，便在网篮里取出纸笔，伏在舱上，写字帖儿。等到船拢了岸，搭好了跳板，棣华已写好了十几张。李富领了，到岸上去贴，心中暗想：我们从卫里动身，走了两个多月，才

处处不能忘“人家”二字，奇称。我欲问卿：谁是人家？人家是谁也？

到此地，少爷就是来，也不知何时方到。这里是个热闹城市，不比乡庄儿上，贴不上几天，便被人家的招帖盖住了，有何用处？但是小姐要如此办，不敢有违，上去粘贴了，便自回船。

船户接着，忙忙的就抽跳板，起锚开行。忽听得岸上一阵排枪乱鸣，白氏又吓得魂不附体。棣华生平不曾听过这等声音，也吓得芳心乱跳，看见母亲吃吓，只得硬着胆子，强来安慰。白氏已是一阵阵要发昏迷。棣华十分慌乱着急，搂住叫唤，又百般安慰说：“方才枪响，是官兵打拳匪，已把拳匪打跑了，母亲放心！”安慰了许久，方才略定。棣华问李富：“前路可有大村镇？先靠定船，要请大夫看病。”李富转问船户，船户道：“这里下去六十里，四柳树地方，是个大镇市，我们尽今天赶到罢。”是日果然赶到了四柳树，无奈天色已晚，只得等到次日清晨，李富上岸请了一位医生，下船看病。在外舱隔着帘子，诊了脉，掀开帘子，望了颜色，看过舌头，说是猝受大惊，神魂离舍，暑邪乘之所致，此病已被耽误了，此时颇觉棘手。定了一个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自去了。李富到岸上，撮了五帖药回来。一面煎药，一面开船，兼程进发。是日赶到了马甲营。这药连服了几天，不见起色。李富也甚为耽心，便对棣华说道：“小的看亲家太太的病不比平常，在船上不是调养的地方，这大夫的药又不见功。若说到一站请一位大夫，尽着换人诊看，也不是治病的方法。前面到济宁州，不过还有两天路程，那

也会撒谎，二笑。

边地方，甚是热闹，在山东地面，也算是一个大码头。在小的意思，不如到那里上岸，请医调治，一面写信到上海去，或者请亲家老爷来，也好得个主意。”棣华一心虽怕伯和跟踪南下，然而母亲的病更是要紧，遂依了李富之言。等到了济宁，便开了船钱，舍舟登陆，觅了客店居住。住了一天，店家见有个病人，十分沉重，便要下逐客令。此时现银已经用尽，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类去质卖了。觅了一处房子，置备了一切动用家具，请医调治。一面打电报给他父亲张鹤亭，又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寄去。从此白氏母女，便在济宁耽搁住了。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伯和自从到了紫竹林，住在佛照楼，过了十来天，外边的风声更加紧急，所有南省之人，都纷纷附了轮船南下。只有伯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不肯动身。这一天，佛照楼掌柜也要歇业避乱了，伯和只得收拾，出了佛照楼，到相近的一家四合客栈里住下。又过了两天，喧传义和团定了日期来攻紫竹林，四合找也要歇业了。伯和暗想：拳匪恨的是洋人，我只要离了此地，到内地里去，或者可以无事。但是到了内地，他们来了，从何处找我呢？不如径到西沽大车店里住下，他们来时，必要经过，可以相见。定了主意，就收拾过行李。此时东洋车，拳匪不准到内地，只得套了骡车，径到西沽来，下在店里。在路上，只见那些拳匪，成群结队的横行，幸得此时尚未劫掠。在西沽住了一天，便遇了烧教堂的事。此时的拳匪愈来愈多，本地的土著也起而相应，无间日夜，到处

只闻呼啸之声，往来不绝。伯和天天只在店门首看那大队行人，希冀遇见白氏母女。这一天正在往来观望，忽然来了一大队拳匪，也不知其数多少，蜂拥而来，叱喝着百姓跪接。伯和本是个极机变的人，如何肯跪？然而看此情形，乱事正未有已时，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见，不如且出了险再讲罢。

于是回到房里，扯过一幅红布，裹在头上，扮做拳匪模样，跑出店来，混在里面。才上个虹桥，回望自己住的车店，已经火起。那拳匪沿路焚杀，竟没有一个官兵出来拦阻。正行走之间，忽听得紫竹林那边连天炮响，伯和怕不是事，便故意转到一条横巷里去，弯弯曲曲，走了半里多路，只见一处烧不尽的颓垣败壁。这一片火烧场的尽处，却有一所房子，巍然独存。暗想：这里不知可能暂避？想罢，便踏着瓦砾过去。循墙寻觅，得了一个小门。不知这小门之内，是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却说伯和走近那小门，用手一推，是关着的。叩了两下，不见有人答应。走得乏了，便靠在那小门之上略歇。歇了良久，隐隐听得门内有人声，侧耳再听时，忽然那门开了，伯和一闪，跌了进去。里面四、五个人，都哗然大叫起来，口中只叫饶命。伯和一想，自己头上裹着红布，所以他们认做拳匪，连忙把红巾去了，向众人作揖道：“列位不必错疑，我是个逃难的。不信，你们且看，我手中并无兵器。我为的是跑乏了，在这里门外歇歇，不想惊动了众位。”那四、五个人

互相错愕，内中一个便道：“既然来此，也是缘分。当此兵荒马乱之时，我们也不多他一个人吃，就留在这里，一同躲避也好。”伯和大喜拜谢。便有一个把小门关了。伯和看时，统共是五个人，问起情由，才知道这五个都是米店的伙计，这所房子，便是米栈，米铺子的门面，开在前面大街上，已被火烧了，烧倒了的断砖残瓦，把这米栈的前门堵住。这小门是个后门，后门外的小巷，是个极僻静的地方，所以伙计们便躲在这里避难。当下伯和与众人通过姓名，便献计道：“这里既然是米栈，谅我们几个人靠了所存的米，总不至于饿了。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寻着了，总是不免。不如等到晚上，我们出去，把那小巷子的两面，用砖瓦塞断了，岂不太平？”一个人道：“好便好，只是我们统共六个人，一晚上要塞两头的路，如何来得及？不如我们取些砖瓦之类，把这后门堵住了，便没有人来，不信，但看前门，不是靠些断砖零瓦堵住了么？”伯和道：“出去堵了，又怎么进来呢？”那人道：“带了梯子出去，堵了之后，上梯子从墙上进来。”众人一齐称妙。是夜如法炮制，把小门堵住了。从此伯和便在这里避乱，每日只听得外面枪炮声响，到了夜来，只见红光烛天，幸喜都在远处。六个人昏昏沉沉的，过得日子也忘了，时常听得前门外面，有多人走路的声音，后门外面却是声息全无。

约莫过了有一个月光景。忽然一天，听得外面炮声震天，比从前响的格外厉害，隐约听得外面有许多哭喊的声音。自此次之后，便一连十多天不闻声息，不过偶然有一两响罢

了。伯和道：“一连好几天不闻声息，外面想已太平了，我们不如设法出去罢。”那五人齐声道：“若是太平了，我们东家岂有不来查看栈房的道理？一定还没有太平。”伯和道：“兵乱以后，那里便急着来查看栈房？且避乱是没有定的，也有许多跑的远了，没有回来。你几位没事的人，可以在这里等候，我有事在身，打算先出去了。”五人道：“门也堵住了，怎么出去？难道再扒挖一次么？”伯和道：“这个我也不敢劳动，但求借我一梯子，等我上到墙上，把梯子提到墙外下去，要烦一位收梯子进来罢了。”这五个人，知他去志已决，便依言送了他出来。

伯和逾墙出了米栈，走出了小巷口，只见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暗想：我是在万死之中逃出一生来，这是那里说起的侥幸。正在低头觅路，忽听得背后一声叱喝，回头看时，只见一个洋兵，手执洋枪。伯和发脚便跑，忽听得一声枪响，自己便跌了一交。正待爬起来时，那洋兵早走近身旁，把自己所用剩还带在身边的几两银子搜了出来，拿了扬长而去。伯和等他去了，便起来往前面走去。忽觉得身下甚湿，低头一看，右面大腿上流出许多血来，穿的那单马裤上，破了一个焦洞，才知道是着了枪子。此时那里去觅伤科，匆忙之间，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把伤口按住，再往前走。走不多几步，觉得大腿湿了，扭过头一看，见血流如注，裤子后面，也是一个焦洞，又抓了一把土按住。望见前面有一处，许多房子相

连，并无火烧痕迹，便望房子里边走，却是一条大街。两旁店铺，一律的关门闭户，好不萧条。此时觉得伤处疼痛，一步一步捱的，希冀遇了个人，求个歇息的地方。只管四面观望，忽见一家店铺，排门虽然上好，却有两扇微开，似是虚掩未上拴的。走过去轻轻一推，随手而开，便问：“里面有人么？”问了三四声，不见答应。伯和此时觉得痛极，也不管甚么，捱身进去，回身掩好了门，便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定。坐了良久，不见一人。捱到后面窥探，只见后面一个院子，院子里面，三间平屋。厢房便是厨房，锅灶尘封，像许久没有动用的样子。仗着胆，走到平屋里一看，也不见一人，只有八个大衣箱放在地下。回到铺面上一看，原来是一家药店，竟是空无一人的了。于是先把门下了拴，在柜内搜寻，见了些熟地、黄精之类，便拿来归在一处，打算把他代粮，在此权过几天。又搜出好些膏药，便不管对不对，先拿两贴在伤口上贴了。自家仔细体察，方知这枪弹中在大腿旁边的肉上，幸而未对着骨头，便穿肉而过的。贴了膏药，便走到平屋里去。把衣箱提了提，却是很沉重的。旁边一张床，无褥无席，只得扫了灰尘，胡乱躺下。从此就在这药铺里暂时躲避。

过了五六天，总无人来，那伤口慢慢的好了。却是那可以代粮的药也要尽了，打算舍了此处，再奔他处。忽然一天，外面打门声甚急，心中暗想：不好了，这是主人来了，如何对付他呢？忽又听得门外说话的声音，不是中国人，心中益

直到此时，方知是药店，极写慌张情状也。

使棣华知之，不知如何心痛也。

发害怕，不敢开门，只坐在里面平房里发怔。此时外面打门之声更急，再听时，竟不是叩门，是拿重东西撞门的声音，益觉慌做一团，不敢转动。忽听得“砰訇”一声，门已开了，闯进了一群人。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五个洋人都拿着洋枪，先在铺面上看了一遍，然后一同进来。伯和此时走投无路，暗暗叫苦道：“今番死也！”那洋人看见了，便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话，旁边那华人便传话道：“兵头问：‘你是甚么人？在这里做甚么？’”伯和知道这华人是个通事，顿时生出机变来道：“我是这铺子里的伙计，东家避乱去了，叫我代他看守铺户的。”通事转告了洋人。又问：“你守了多少日子了？”伯和道：“一个多月了。”通事又和洋人说了好几句话。又问：“你莫非撒谎？这一个多月你吃甚么？喝甚么？”伯和道：“我一月以来，只吃些熟地黄精之类当饭；噙点乌梅代茶。”说罢，在床头上取出熟地、乌梅给他看。通事又与洋人说了好几句。那洋人又取那乌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笑了一笑，又说了几句。通事便道：“兵头说，‘难得中国有你这等好人。’你这里有甚么贵重东西？要到那里去？你说了，兵头给你照会，送你出境。”伯和道：“也没有甚么贵重东西，只有这八口箱子。我和东家都是广东人，东家先回广东去了，临行时，叫我得便代他带这八口箱子回去。”通事吃惊道：“怎么你是广东人，一口的北边话？”伯和道：“在北边多年了。”通事道：“如此我们是同乡，不知你还会打乡谈不会？”伯和道：“如何不会？”便和他说了两句广东土话。通事大喜，又

亏他这等机变。

对洋人说了。那洋人便在衣袋里取出洋纸、铅笔，画了许多洋字，交给伯和。通事道：“这个便是照会，你拿了这个，有洋人问你，你只要拿给他看，便没有留难的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叫人来代你挑了箱子，到至河沿，雇了小船，驳到大沽，便有烟台放来的运船，可以附了到烟台，再附轮船回去。”伯和不胜之喜，谢了又谢，送出大门。

不一会，果然来了十多人，口称奉了洋大人之命，来代搬行李的。伯和便叫他们把八口皮箱扛了，径扛到至河沿，叫了一只小船，运将下去。众人便要散去，伯和叫住，解开了腿带，取了一片金叶，给作扛力钱。众人欢呼拜谢而去。这里小船，便摇向大沽去。

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伯和都拿出照会给他看，他看过了便放行，果然沿途无阻。到得大沽，果然泊了几十号运粮船。伯和便上了一船，叫人把八口皮箱搬运上来，拣了一席之地坐下，又取了一片金叶，谢了小船户。此时倚定船舱，回想自出京以来，以至今日，犹如做梦一般。同船之人，无非是流离失散的，也有失了子女的，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如今聚在一起，真是“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一个个都是愁眉双锁，短叹长吁。伯和对此景象，也不免勾起心事来。念着父母兄弟，不知如何，棣华母女，不知流落何所。想到这里，也自凄然不乐。又默念到我凭空撒了一个大谎，被我谎了八口大皮箱，正不知箱中是何贵重之物。倘都是金银宝贝，这一注财，也发得不小。想罢，又不觉暗暗

快活起来。在船上坐了十多天，和同船诸人大家诉说一切，倒也不甚寂寞。直等到人坐满了，方才起碇出口，向烟台驶去。船到烟台，伯和解下两片金叶，代了船价，叫了驳船，载了行李，起岸，入了客栈。推说乱离中失了钥匙，叫铜匠来开了锁。原来八口皮箱里面，多是细软、衣服、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不觉大喜，便打算到上海去。恰好隔壁房里，有一个贩枣客人，姓辛，字述坏，宁波人氏，他向来走东昌贩枣。今年因为北方扰乱，枣价大落，他趁便多办了些便宜货，都已发付南下，此时住在栈里，正等轮船回上海去。伯和因为一人寂寞，未免同他扳起话来，知道是到上海的，便相约同伴。不一天，有了轮船，便一同动身。

到了上海，便同住在洋泾浜大方栈里。安放行李已毕，便到丈人张鹤亭的洋货字号里去，谒见丈人。谁知问起来，张鹤亭因为纪念家眷在京，于五月初间，附了轮船，到天津，取道进京接家眷去了。伯和只得回栈去。从此便留在上海，与辛述坏一起住下，暂且不提。

且说陈戟临自从打发大儿子护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后，便把家眷搬到东华门外锡蜡胡同居住，以为此地逼近禁城，可以稍为太平。过了几天，风声更紧，戟临屡次打发小儿子仲藹避去，仲藹只是不肯，说道：“侍奉父母是人子当尽之职，处常尚且如此，何况处变？当此可危之时，若做儿子的舍父母远去，则做父母的何贵有子？若说是恐怕同死无益，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则哥哥已经出京去了。父母身边，岂可无

人？”说得戟临无奈，只得由他守在身边。

到了十五那天，喧传董军入京。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军杀死，义和团与董军联合做一气，与洋人为难。街上往来的，无非是义和团，东交民巷一带，麇聚的更多，麒便攻打使馆。锡蜡胡同一带，义和团往来不绝。戟临从此便连衙门也不敢上，每日只关上大门避乱。屡次叫仲蔼逃避，仲蔼道：“父亲若叫孩儿一人避去，孩儿死不敢行。据孩儿的意思，莫若父母一齐出京避乱。虽说的不准告假，究竟功名与性命相较，还是性命要紧。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何必在这里守着？何况这场乱事，实是王公大臣所召，我们何必同他一般见识？”戟临道：“话虽如此，究竟有个责任。倘若是大家都往处一跑，这部里的事有谁办呢？我这几天虽然不到部，如果有事，他们还可以送个信来，我还可以去办得。到了十二分危险的时候，再走未迟。”仲蔼见说不上去，只得罢了。

又过得几天，又喧传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死。董军旦夕便攻使馆。仲蔼又劝父亲走避，戟临只是不允。又过了两天，京报上载了一道上谕，足有六百多字，无非是痛骂洋人，奖励义和团。戟临叹道：“照这上谕所说，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洋人固然可恨，但何不商量一个对付之法，振刷起精神来，力图自强，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同他计较。徒然召些乱民，要与他徒手相搏，又有何益处呢？”仲蔼道：“这个上谕一下，便是与了洋人一封战书，大乱就在眼前，父亲还是快走罢。”戟临道：“且再过两天，倘是风声过紧，说不

写仲蔼纯是孝子，盖天下无有多情而不孝者，亦无有孝而不多情者也。

定也要暂时走避的了。”说犹未了，忽听得门外一片喧嚷之声，家人报说：“是董军经过，义和团也杂在其内，往交民巷攻打使馆。”仲蔼便道：“父亲还是作速走罢！再作观望，恐怕来不及了！”戟临也急了，便叫李氏收拾细软，准备明日动身。是夜忽然听得远近一片喧嚷之声，火光冲天而起。仲蔼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只见街上往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义和团，拥挤的不堪，口中乱嚷：“烧教堂！烧使馆！杀毛子！”走到前门大街，望见火光还在西面，不敢走远，便自退回。及至来到家时，只见重门洞开，心中大疑。连忙进去看时，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惊的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却说仲蔼出来打探了一回，及至回家，见重门洞开，已是吃了一惊，及至走到里面，只见满地血迹，父母俱被杀死，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吓到魂飞天外，魄散九州，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便晕了过去。可怜又没人灌救，歇了半晌，自行苏醒，不觉放声大哭，哭过一会，要叫家人时，却没有人答应。自己出来，里外一看，所用的一名车夫，两名家人，都已不知去向。南边带来的一个家人，也被杀死在后院里。寻到厨房，只见一个老妈子，慌做一团，躲在柴堆里。仲蔼叫他起来问时，他还在那里发抖。抖过好一会，方能说话，说道：“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那里人，

老爷回他说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裹了红头，跟那义和团去了。”仲蔼只得出来，叫他关上大门，帮着把尸首抬好，不禁又哭起来。俟至天明，去买了三口棺材，雇人把头缝好，草草殓了。也不能成礼，就送到广东义园去寄葬。葬事已毕，便打算逃避。可奈金银细软，多被义和团劫去，笨重家伙，此时要卖，也没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笼，搜刮起来，只剩了十来两银子，思量不能远去。听得安肃县没有拳匪，那县官李灼然是父亲同年榜下知县，向来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开发了老妈子，弃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画衣服之类，都送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中寄放。然后出了彰仪门，赁了牲口，取道芦沟桥、长辛店，投安肃县来。

李灼然接见之下，得知戟临被害，不胜悲悼，便留仲蔼住下。仲蔼住过两天，便对灼然道：“蒙年伯不弃，下榻在此，感激无量。但念先君、先母，惨遭毒手，故乡又无恒产，他日归葬父母，自己成家，后事正长，何能坐食？还求年伯荐一馆地，俾得自谋生计，不胜铭感。”灼然道：“我也谋虑到此。但是县中没有事情，纵有了事，也不过几吊钱一月。世兄且略住几时，等有了机会，自当设法。”是夜，署中一个账房朋友王伯绅，与仲蔼谈天，因对仲蔼说道：“敝东看见阁下文章丰采，十分倾佩。有一女公子，欲以仰攀，嘱弟致意。弟拙于词令，只能直说，不知阁下意思如何？”仲蔼道：“年伯

乃郎以自陈广东人之故得福，公乃以自陈广东人之故得祸，想此时广东人皆有幸有不幸也。

错爱，怎能推辞？无奈先君在日，已经聘定有人，不得遵命，还求阁下代为转致。”伯绅道：“莫非阁下有意推托么？”仲藹道：“岂有此理！弟当此落魄之时，有人垂青，方趋承之不暇，何敢借故推诿？”伯绅听说，便照直回复了灼然。次日灼然便对仲藹道：“近日北方一带，扰乱异常，纵使有馆地，也恐怕不得太平。我有一个去处，要荐世兄，不知怕远不怕？”仲藹道：“年伯赐荐，何敢嫌远，但不知在何处？”灼然道：“此刻陕西西乾鄜道孙可亭观察，是我的换帖，兼管着全省营务处的差事，若投奔在那里，可望一个好点的馆地。我因为代贤侄打算，将来归葬父母，成家立业，后事方长，非寻常小馆地可以办得到，所以着想这个去处。世兄肯去时，我写封信荐去。”仲藹道：“年伯如此周旋，真是粉身难报！”灼然道：“我们世交，何必如此？只是世兄的文章丰采，不能朝夕与共，令人爽然！不知令尊在日，曾与世兄定下那一家的亲事？”仲藹道：“是苏州王氏。”灼然当下亲笔写了一封信，送了盘缠，仲藹拜谢了。

次日长行，出了安肃县，一路上晓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方才到了陕西，便到西乾鄜道衙门投信请见。可亭看了灼然的信，便请到花厅相见。仲藹的谈风吐属，本来甚好。可亭十分欢喜，便留在署内，允许代为位置，先在营务处文案，挂了个名字，支取干修。不到几天，官场中接了电报，知道联军已经攻破京城，两宫出狩，将要临幸西安。大小官员便忙着要办皇差，抚台委了藩台做总办，道台做会办。可亭得了这个兼差，便把仲藹派在采办处。一时各路商贾，闻得省城采办物料，供应皇差，便都麇集到西安，顿时热闹起来。仲

蔼得了采办的事，那些商人那一个不来巴结，未免暗中有些孝敬。虽然同事有人，然而这一笔好处，瓜分起来也就可观了。众人有了钱，又有那班商人应酬，那花柳地方，自然不免要涉足，到了那些地方，少不免要迷恋。仲蔼虽然也随众同往，却仍淡然漠然。有人佩服他少年老成，也有人笑他迂腐。仲蔼道：“少年老成，我也不敢自信，迂腐我也不肯认。我自信是一个迷恋女色极多情之人，却笑诸君都是绝顶聪明之辈，无奈被一部《红楼梦》卖了去。”众人都问此话怎讲，仲蔼道：“世人每每看了《红楼》，便自命为宝玉。世人都做了宝玉，世上却没有许多蘅芜君、潇湘妃子。他却把秦楼楚馆中人，看得人人黛玉，个个宝钗，拿着宝玉的情，对他们施展起来，岂不是被《红楼梦》卖了去？须知钗、黛诸人，都是闺女，轻易不见一个男子，宝玉混在里面用情，那些闺女自然感他的情。此刻世人个个自命为宝玉，跑到妓家去用情，不知那当妓女的，这一个宝玉才走，那一个宝玉又来，络绎不绝的都是宝玉，他不知感那一个的情才好呢。那做宝玉的，才向这一家的钗、黛用了情，又到那一家的钗、黛去用情，也不知要多少钗、黛，才够他用，岂不可笑？”众人道：“照这样说，你是无情的了？”仲蔼道：“我何尝无情？但是务求施得其当罢了。”众人又道：“若必要像宝玉那等，才算施得其当，也就难了。”仲蔼道：“宝玉何尝施得其当？不过是个非礼越分罢了。若要施得其当，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间。所

奇论妙论。

奇论妙论，写尽一切嫖客丑态。

以我常说，幸而世人不善学宝玉，不过用情不当，变了痴魔，若是善学宝玉，那非礼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后人每每指称《红楼》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之罪？”众人笑道：“如此说，尊夫人是享尽阁下之情的了。”仲蔼笑道：“不敢说！内人虽已聘定，却还不曾迎娶，又从何享起？”内中一个说道：“阁下在外，不肯滥用其情，留以有待，这便是享了。”说得大众一笑。从此仲蔼便留在陕西。

却说棣华奉了母亲白氏，在济宁州住下养病，只靠典卖金珠度日。连打了两个电报到上海，总不见有复电，心中愈加忧疑。后来又发了通电信去问，才得了复电，却是“鹤五月进京接着未回”九个字，不觉心中又多了一层忧疑挂念，暗想这荆天棘地之中，父亲何苦轻身而去？多只为钟爱女儿，才冒这个险。我们路上，又不曾相遇，此时不知在那里，好不令人担忧。眼看着母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经过几个医生，都说是十分棘手。可怜这一寸芳心，又是忧母，又是念父，又是忆夫，经了这三种折磨，加之金珠将尽，又多一层心焦，渐渐的也黄瘦了。捱到九月下旬，又要添做冬衣。白氏的病，愈加沉重，竟至一天昏晕两、三次，吓得棣华晚间也不敢睡，默念古人有割股疗亲的，不知可灵不灵？倘是灵的，我又何惜一脔？眼见得诸医束手，舍此之外，更无他法。姑勿问灵与不灵，我且做一次看。于是等到夜静时，焚香告

从有《红楼梦》以来，未曾经此评论。

鹤亭进京，此处用虚写，笔下便不忙。

天，求母病早愈，又暗暗祷祝：“虽说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然而我今日为母病起见，说不得犯一次不孝，以起母病。如果母亲因此得愈，情愿再领此不孝之罪。”祝毕，袒下左臂，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块肉，提将起来，右手拿起并州快剪，“飕”的一声，剪下一块肉来，并不觉痛楚，连忙用布裹住伤口。拿起那块肉来一看，不过半截手指大，便悄悄的拿到药罐前放了下去，生火煎药。等白氏醒了，便舀出来，伏侍吃下。守至天明，仍然不愈，心中更加焦急。那伤处直到此时，才觉得疼痛起来。

又过了几天，已是十月初旬了，白氏愈加昏沉，自知不起，看着棣华一天瘦似一天，心中也甚是难过。因对棣华说道：“自从出京之后，不到三天，我就得病，缠绵到今日，都是亏了女儿伏侍，我儿能够如此，也不枉我抚养一场。我自己看来，这个病是不得好的了！我死之后，我儿切不要过于伤心，也不必思念父亲乃女婿。我们女子，尚且能在难中逃出，何况男子？断不至于有甚意外。我做鬼有灵，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险，到上海来与你成亲。”棣华初听母言，已是泪流不止，听到此处，更由不得放声大哭道：“母女们千辛万苦，得脱虎口，实指望永远相守，不料母亲病到这般，这都是女儿不会伏侍之罪。倘然有甚山高水低，女儿情愿跟着母亲去了！”白氏道：“我儿，切不可如此！我虽不得好，须知你还

割股虽愚，然不得不谓之孝。孝矣而曰犯不孝，吾恐今之不孝者辄以孝子自居也，一笑。

割股亦有法，不然如何切得下一片肉来？

有父亲、翁姑、丈夫，必要自己保重，才是孝女。不然，我就做鬼也不安了。”棣华听了，愈加悲痛，执着白氏双手道：“母亲快点将息着，携挈女儿到底。女儿情愿减了寿元，让给母亲。只要我母女永远相守，女儿情愿捐了一生的衣禄，换将过来。”一面哭，一面说。只见白氏已经晕了过去，吓得棣华伏下抱住大叫：“母亲醒来！”叫了一会，白氏又微睁双眼，有气没力的说了一句：“女儿保重！”便咽了气了。棣华不觉抚尸大恸，说得一声：“母亲你撇得女儿苦也！”便觉得身体忽然轻如败叶，被风吹起，飘飘荡荡的，好不快活，把一切悲痛都忘了。想起逃难的时候，那身子能像今天这种轻飘，能御风而行，又何至在路上耽搁。正想念间，忽听得远远的有人叫：“小姐，小姐，快回来罢！”那声音细得犹如耳鸣一般。暗想这是那个叫我呢？那声音叫个不住，愈叫愈近，慢慢的叫到耳边来。仔细一听，正是雇用的老妈子王妈的声音。猛可想起母亲没了，我如何撇了母亲，跑到这里来，由不得说一声：“我好苦也！”睁眼一看，只见雇用的王妈，抱着自己灌救，方知自己哭晕了。此时王妈念一声佛道：“好了！回过来了！”棣华醒来，看见母亲，又复撞头痛哭。王妈一面苦苦相劝，李富只在院子里跌足。棣华哭够多时，李富走到堂屋里劝道：“小姐且止一止哀。此刻亲家太太过了，亲家老爷不

父母爱子之心死犹未已，为人子者念哉。

据作者云，曾经气厥一去时，实系如此情景，故写得出来，可谓现身说法矣。

写得出。

在这里，又没有个少爷，许多大事，都在小姐身上。如果小姐哭坏了，更有谁作主？此刻办后事要紧！”棣华听说，方才略略止住啼哭，忙叫李富叫了裁缝来，赶做寿衣。又取出一包金饰来，交与李富，叫他先去变卖了去看寿器。李富领命去了。棣华仍旧哀哀哭泣，暗想割股也不能疗，莫非是古人欺我？但是欺人的说话，何以相传了若干年，还不被人识破？大约古人必不我欺，不过我心不诚罢了。想到这里，又痛恨自己不诚心。一头撞到灵床上，又复痛哭。直哭到天愁地惨，日月无光。李富剪了衣料，叫了裁缝来，又去看好了寿器，请了阴阳生来，择日大殓。

到了盛殓之日，衣衾棺槨，都已齐备，正待入木，忽然有人送进一封电报来。李富接了，交给王妈，王妈递与棣华。棣华一看，封面是上海来的，连忙抽出来看时，却一字不识，不觉呆了，便问李富。李富道：“电报向来用的是洋码，小的也不认得。”棣华道：“你赶紧拿去请懂得的人看一遍，到底是些甚么？”李富道：“头回来那个电报，是电报局里翻好来的。这回不知为甚他们不翻？除非是仍然送到电报局里，请他们翻出来。”那送电报的信差道：“翻便翻好了，在我身边，不过要交出加一翻译费，才好给你们。”棣华便叫李富给了他，又在收条上签了字。信差交了出来，却是“鹤即日动身来”六个字，不觉又喜又悲。喜的是父亲无恙，指日可望到来；悲

肉且割下，何得谓之不诚？孝子之心不得不作此想耳。

中国电报局必用洋码实所不解。是殆崇拜外人，甘忘根本使然，不便商民犹其次也。

的是母亲亡故，父亲虽来，老夫妻不能相见的了。想到这里，又不觉放声大哭道：“母亲！你好命苦也！”痛哭过一场，方才大殓。自此朝夕哭泣上奠，天天屈指计着父亲行程。盼到月底，鹤亭到了，知道白氏病故，父女抱头痛哭。哭过一场，彼此诉说所遇乱离情状。鹤亭恐怕河道冻冰，即日带了女儿，扶了灵柩，率同李富，雇定船只，兼程南下。那王妈不必说是开发去了。棣华见父亲一字不曾提起伯和，未免又是担忧，欲待问时，却又羞于出口。父亲较母亲又自不同，终日在船上，惟有默默愁苦。在路不止一日，船到了清江浦，便过江到镇江去，附了轮船回上海。不知回到上海，两人如何相遇，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原来鹤亭在上海，四月间便听得北方风声不好，各家报章，议论沸腾，十分心急。到四月底，发了个电信给戟临，不见有回电。过了端午节，匆匆便附了轮船到天津，要进京接家眷。到得天津时，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从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都有洋兵把守，各国兵船，布满口外，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里，寻着一个朋友，打听消息，并告以进京的缘故。那朋友极力劝止，说万万去不得！莫说京里去不得，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不如且在我行里耽搁两天，再作道理。鹤亭虽一意要走，怎奈行内诸人都说走不得，甚至有内地之人迁到洋场来避乱的，就不敢行。不到几天，便大乱起来，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一面是洋兵夺大沽炮台。外面讹言四起，

《国闻日日报》馆也被拳匪毁了，一点信息也没了。没有几天，联军又到了，攻打天津城。所以在洋场避难的人，都藏在地窖里面，粮也绝了，取些花生熬粥代饭，吃了又泻个不止。此时津沪轮船断了往来，欲走不得，连上海的消息也断了。直到了九月间，陆纯伯在上海开办了救济会，租了轮船，直放天津，载难民回沪，鹤亭才得附了回来。又托了一个救济会执事罗焕章，托其代访寻妻女。及至回到上海，见了两个电报及棣华的信，才知道他母女已在济宁，便先发一个电信去通知，然后连夜起身，到了镇江，取道清江浦，兼程进发，到了济宁，才知道妻子故了。携了女儿，运枢到沪，暂在广肇山庄寄厝。

一切事情都已停当，鹤亭才向棣华谈起伯和失散后绝无消息的话。棣华在父亲跟前，不好说甚么，只道：“既然有了救济会，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请父亲在外面留心打听便了。”鹤亭道：“我有店开着，他是知道的，既然到了上海，他总会到我店里来。此时只怕还流落在北边，也未可知，只得托人到北边去打听的了。并且亲家那里，也没有信息来，不知如何，也甚担心。待我写个信去，托人打听罢。”说罢自去。原来鹤亭向有一房姨娘，在上海居住。前两年生下一个小儿子，今年三岁，因为是属狗的，小名就叫狗儿。棣华与庶母同住，更是处处避嫌，不敢露一些愁苦，只有晚上，独对灯花垂泪。

挨过了残年，北方大事粗定，开河之后，便有到天津轮船。鹤亭写了一封信，与了盘缠，叫李富到京里去投信与陈戟临。李富叩别自去。不多几时，得了李富来信，才知戟临

夫妇被杀，仲蔼已往陕西，伯和仍无下落。棣华得了此信，愈加悲苦。如此又过了一年多，棣华暗中流下的眼泪，少说点也不止一缸了。忽然一天，鹤亭悻悻然走了回家，对棣华说道：“你说陈家这畜生一向在那里来？”棣华听了，愕然不知所对。鹤亭把桌子一拍道：“他一向只在上海，却藏着不来见我！”棣华听说，心中暗暗的念了一声佛道：“只要旅人无恙，就是父亲动怒，不免慢慢的劝得息下来。”鹤亭又道：“他在天津，不知怎样拐了人家许多金银、首饰、衣服等物，前年便到了上海，结交一个甚么辛述坏，由这个辛述坏勾引了他，就识了无数的狐群狗党，在上海大嫖起来。去年五月，讨了一个妓女，叫甚么金如玉。过了没有几个月，这金如玉就罄其所有，席卷而逃，便把他闹穷了。又吃上了鸦片烟。从去年冬天便落魄下来，在虹口一带的小烟馆里住宿，近来竟闹到求乞了，你说可气不可气！”棣华听了一席话，如冷水浇背，如天雷击顶，如万箭攒心，那酸甜苦辣的味道，一齐向心上涌来，见父亲十分动怒，又不敢说话。鹤亭又狠狠的叹了一口气。棣华道：“这是女儿命苦所致，父亲不必动怒，休要气坏了身子。”鹤亭道：“当日看他小孩子时，人甚聪明，就是后来长大了，我也看他举止端方，心中甚是欣慰，却不道一变变到如此。此刻我打发人找他去，等找了来，且叫他

又过了一年，是壬寅年了。

闻此说不怨不怒而喜，是何等情。

补叙伯和以前之事。

只用鹤亭口中述出并不费事，倘从伯和一边叙来，则嫖妓娶妓种种丑态，未免有累笔墨矣。由此观之，可见非义之物得之不祥。

在家里住下，先叫他把鸦片烟戒了再说。”棣华低头道：“父亲只当疼惜女儿！”鹤亭叹了一口气，起身自去。

棣华独自一个暗暗垂泪，想他为何一旦颠倒至此，总是所交非人所致，但愿此番寻着他，等父亲劝戒得他醒悟了便好。大约年轻男子，在外胡闹，都是不免的，他离了父母，无人管束，他自然有糊涂的时候，这也难怪，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想来想去，又怪着出京之日，自己不该过于矜持，叫他不肯同坐一车，以致失散，这都是我害出来的。越想越是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来。

且说鹤亭相识一个朋友，叫做卜书铭，是开鸦片烟馆的，伯和有钱的时候，常去买烟，买得多，便相熟了，彼此通过姓名，也略知伯和的来历。一天，鹤亭对他说起女婿失散的事，书铭问起他女婿姓名，正是陈伯和，便如此这般的告诉了一遍。鹤亭便托他去找寻，自己便回来告诉女儿，然后回到店里。不多一会，书铭带了伯和来，伯和不免上前拜见。鹤亭看时，只见他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此时三月里天时，上海尚冷，他只穿了一件破旧竹布长衫，十分瑟缩。鹤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当着书铭和众多伙计，不便说他，等书铭坐了一会辞去了，方才把他带回家里来，在书房中坐定，问他以前的事。伯和道：“我因为失散后，流落到上海，所以不敢相见。”鹤亭笑道：“谁不知你在天津发了横财，到上海来嫖了个不亦乐乎，娶了个妓女，被他卷逃了，累得你一寒

鹤亭也是多情。

这个谎撒得太勉强了。

至此！此是已往之事，且不必提了。你为甚么又吃上了鸦片烟？这个东西便是一生之累，我见了他，恨如切骨。你从今可住在我这里，先把鸦片烟戒了，好好的在这里温理旧业，将来也可以望个上进。”伯和道：“我吃烟并没有瘾，不过顽顽罢了。”鹤亭道：“只要如此便好了。你令尊令堂都没了，你可得信？”伯和大惊道：“这是几时的事？”鹤亭道：“可见得你是昏天黑地的过日子，连父母信息都不去打打听。”说罢，取出李富的信给他看了，也不免流下泪来。鹤亭走到楼上，叫姨娘检出一身棉衣服来，叫丫头拿下去，给伯和更换。转过棣华房里，对他说知伯和来了，要留他住下，叫他戒烟的话。棣华把脸涨的绯红，要开口说话，却又说不出来。鹤亭道：“女儿有话只管说，何必如此？”棣华方开口要说时，又顿住了，脸上又是一红。鹤亭道：“奇了！有甚么说不出的话呢？”棣华方才嚅囁说道：“女儿闻得戒烟不得法，要闹出病的。父亲要他戒烟，一面要请医生来调理着方好。”鹤亭道：“这个容易，医生彭伴渔和我是老朋友。我回来写个条子，请他天天出诊时，顺便来一次便是了。”说罢便下去，又故意回头笑道：“女儿放心，我绝不难为了他。”一句话说得棣华双颊绯红。鹤亭便笑着下去了。棣华暗想父亲到底疼惜女儿，方才那等大怒，此刻他来了，便一点气也没了。我说的话，千

凡是吃烟的人，偏都说是没有瘾，可发一笑。

父母惨死，为子者得信，“流下泪来”四字之上加上“也不免”三字，其孝可知。世间真有此子，令人一叹。

我看到此等处，便欲下泪，不知何故。

依百顺，不知我棣华何等福气，投了这等父母，但不知终我之身，如何报答罢了。又因伯和到了，肯住在家里戒烟，心中又是一畅，旦夕只望他戒烟之后，调理好身子，便如愿相偿了。

不说棣华心事，且说鹤亭下去见了伯和，又好好的劝戒一番，伯和只是低头不答。鹤亭把他安顿下，便到店里，叫一个老成伙计到家去，陪了伯和去洗浴，又写了条子请彭伴渔，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倘使他就此改过自新，戒去烟瘾，成就了婚姻，岂不是好？岂知他在上海把心闹野了，在家里总觉得不安稳，住了三四天，便不耐烦，溜到外头去了。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又回来了，就是出去也何妨，无奈他这一去，就不回来了。鹤亭见他两天不回，有点疑心，到书房里一看，桌上放着一个心爱的宣德炉没了。只得又去找卜书铭，托他找寻。寻了三天，方才寻着，带了回来。身上的棉袍也没了，穿上短衣，问他时，说是当了，问他的当票，却又卖了；问他宣德炉，却也拿到冷摊上卖了。鹤亭只得付之一叹，又苦苦的劝了一番。棣华见父亲如此相待，更加感激。讵奈伯和野心不改，回来之后，住了两天，仍旧溜了出去。如此三四次，鹤亭恼得没法，便来和女儿商量，怎生劝得他改过？父女两个，相对愁叹。棣华向父亲跪下说道：“女

何等体贴。

大凡劝人，他是低头不答者，其心中必不以为然者，不可不知。

上海竟是不祥之地，可叹。

写败子如画。

儿有一个办法，乞父亲恕了女儿之罪，方敢说。”鹤亭道：“女儿何故如此？快起来，有话但说无妨！”棣华道：“女儿从小就和他同砚读书，彼此是见惯了的。后来订了亲事，搬开几年。及至出京之时，又是同伴起身。那时女儿为的是未曾成礼的，处处回避。偏又一个车夫回绝了不肯行，只剩了一辆车子，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车，徒步相随，方才散失，以致今日。这明明是女儿害了他。他此刻染了个痼疾，父亲那般苦劝，他只不听——。”说到这里，顿住了口，好一会方才流下泪来道：“女儿想来，儿女之情，是人人都有的。当日出京时，女儿也承他十分体贴，今日禀过父亲，女儿打算含羞冒耻，下去见他，当面劝他一番，或者他肯改，亦未可知。望父亲恕女儿越礼之罪。”鹤亭叹道：“女儿起来罢。你们从小是相见的，就是见见也不为越礼，你便去见他罢。能够劝得转来便好，劝不转来，便是我误了你的终身了。”棣华含泪起来，鹤亭便起身下去，索性到店里去了，让女儿去劝他。

棣华起身要下楼，只觉得一阵脸红耳热起来，脚下便软了，心头小鹿乱撞，重复坐下，按一按心头，又站起来要走，不知怎样，只是心跳不止。又歇了一会，方才勉强扶下楼梯，走到房门口，又是一阵心跳，好容易安定了，进得门来，又是一阵脸红。伯和正躺在榻上，看见棣华进来，暗暗诧异，

直到此时，还是自责。

这不得已而去，此棣华心苦矣。

不知从何而得小儿女此等心事、此等情形？

也不觉自愧起来，现于颜色，只得起身相见，说得一声：“姊姊请坐！”棣华倒觉得一阵阵的心跳不止，回答不出来，只在书桌旁边坐下。良久方说道：“许久未见贤弟，清减了许多了。”伯和低头不答。棣华道：“自从那天失散之后，不知贤弟怎生到的上海？”伯和仍旧低头不答。棣华道：“总是怪我过于避嫌，以致贤弟如此。往事也不必论了，此刻家父请贤弟在此暂住，倘有不到之处，不妨直说，切不可放在心里，自己见外。”伯和听了，顿时脸上涨的绯红。棣华道：“家父劝贤弟戒烟，本是好意；倘戒的不很舒服，不妨慢慢的戒，也不必过于急切，致伤身体。”伯和突然说道：“我这两口烟，一辈子也戒不掉了！”棣华说开了头，正要往下说去，不提防被他突然拦了这一句，不觉顿住了口，心中暗想：他从前情性，甚是温和，何以一变至此？因又说道：“戒不掉也不要紧，不过家父最厌的是这个。贤弟纵不肯长戒，何妨暂戒几个月，好让家父欢喜欢喜。将来我们成过礼之后，任凭吃多少，我再也不敢拦阻。”伯和道：“就是我老子复生，我这两口烟是性命，不能戒的。我此刻一贫如洗，拿甚么成礼？我是打算定了，做得好便好，不好，我便当和尚去！”棣华听了，不觉愕然，暗想为甚变成这个样子了？正要寻话往下说时，有人在外面叩门。丫头开了门，却是他父亲带着彭伴渔来看病，连忙从后面门口回避到楼上去了。暗想：天下没有不能感格的

想此时两张红脸面儿相映，甚好看也。

倒是伯和不答，奇极！

不是自己见外，实系自外生成也。

人，他今日何以如此，见了我只管淡然漠然？莫不是我心还有不诚之处，以致如此？或是不善词令，说他不动？噯！怎能够剖了此心，给他一看呢？默默寻思，不禁又扑簌簌的滚下泪来。过了一会，鹤亭送了彭伴渔出去，又到楼上来问道：“女儿劝得他怎样了？”棣华正欲回答，只见丫头跑上来说道：“陈姑爷又出去了。”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却说鹤亭听得伯和又去了，只长叹了一口气道：“女儿！这是你的命，我也无可如何的了！”棣华不觉流下泪来。鹤亭也无心再问，搭讪着走了下来，也不去再寻伯和，只索由他浪荡着去。心中还打算他在外面受尽了折磨，或有回心转意之日。谁知伯和这番出去，竟至无可跟寻。可怜棣华寸心如结，说不尽那一种抑郁缠绵，有时他姨娘过来劝慰，倒触起他思念母亲的心事来。从此恹恹成病，茶饭少进，日见消瘦起来。张鹤亭爱女心切，想设法寻回伯和，再为解劝。又怕他仍要逃避，反与女儿添此病症，真是左右为难。

这天店中无事，便回到家中看望女儿。棣华正在倚枕憩息。鹤亭坐定，先说些闲话，慢慢提到伯和这件事来，因叹口气道：“论起来，这件事总是我误了女儿。当日陈氏来求亲时，你们只有十二三岁，不应该草草答应了他，以致今日之误。”棣华道：“父亲千万不可如此说，天下事莫非前定，米

又用自责，棣华岂是情人？竟是圣人！

已成饭，女儿断不敢怨天尤人，此刻只有听其自然罢了。只念着当日同居时，陈家两老待女儿甚是多情，此时定了翁姑之分，女儿未曾尽得一点孝心。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损友，学的流连忘返，女儿德薄，不能感格得他回心，此正是女儿罪案，父亲何故引起过来？”鹤亭道：“我此刻想了一个主意，且把他寻回来，也不必要他戒烟，便设了烟具，尽他去吃，择日先成了礼，把他招赘在家，然后由女儿慢慢劝他，或者他仍旧读书，或者在店里帮着做事也好。只是我又愁到一层：万一他成亲之后，依然如此，岂不更是为难？”棣华道：“论理，这等事不是女孩儿家可以插口的，然而事至今日，也是无可如何，父亲只管照此办去。女儿想，古人有言：‘至诚金石为开。’到了成亲之后，女儿仗着一片血诚，或者可以感格得过来，也未可定。万一不能，那就应了《孟子》两句话：‘莫之为而为之者，云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自己安命，断不敢有所怨尤。此时我们不知他踪迹便了，已经知道了他的踪迹，倘再迁延不办，万一他在外面折磨坏了，就是父亲也无以对其父母。”鹤亭听了，点头不语，良久乃道：“如此，我便去寻他来便了。”说罢，径自出来，暗想：我这个贤慧女儿，可惜错配了这个混账东西，总是当日自己轻于然诺所至。

堂堂正大，非尽儿女私情也。

早点出这个主意只怕还好。

此等人还望可以感格，真是痴绝。

此女乃熟读《孟子》，一笑。

谁知果然不出卿之所料。

看了这件事，这早订婚姻，是干不得的！一面想着，便顺着脚步，去三马路烟馆里访卜书铭，问伯和下落。书铭道：“他近来贫病交迫，前两天还到我这里来，借了两角洋钱去，病的不成个样子。我还劝他说：‘丈人待你很好，你为甚不愿在那里？何不仍到丈人家去？’他那里未必多了你一个人吃饭。”他倒说：“我不惯仰人眉睫。”我听了这句话，倒不便再劝他了。”鹤亭听了，笑不得，恼不得，只是叹气，因央求书铭代为寻觅。书铭便叫一个伙计去寻。去了许久，回来说道：“他病的了不得，本来住在虹口广华昌小烟馆里，后来人家因他病的过重了，恐怕有甚不测，便把他送到广肇医院去了。”鹤亭听说，吃了一惊，连忙别过书铭，坐了车子，赶到广肇医院去看。只见伯和十分昏沉。问那伏侍病人的人要了药方来看，开的脉案是疟疾转伤寒，是个险症。急的搓手顿足，走近伯和榻前问道：“贤婿，你觉得怎样了？”伯和张开眼睛看了一眼，仍复闭上答道：“不怎样。”再问他时，便不答了。鹤亭无奈，只得叮嘱伏侍的人，小心伏侍，等病好了，自当重重酬谢。说罢，自回家去。思量此事，告诉棣华不好，不告诉也不好，踌躇没了主意。

回到家去，只得含糊说是伯和有点病，等好了就来。禁不得棣华百般追问，问是甚么病？病在那里，既然病了，为

有小儿女之人听着，不可随意作小说读过也。

写尽荡子下场。

算是他的志气，一笑。

写病情如见。

甚不叫他到家来养病？鹤亭被他追问不过，只得直说了。。棣华大惊道：“这个如何使得！医院虽说有人伏侍，那都是公众的人，要茶要水，怎得便当？父亲为甚不叫他到家来养病？”鹤亭叹道：“我问他说话，他都不答应了，怎么再和他说话？”棣华更是惊慌，也顾不得甚么了，便道：“父亲，可容女儿去看他一看？”鹤亭道：“去就是了，只是不可过于劝他家来。他不愿到我家，总是另外有甚意见？此时他病的不能动了，本来不难把他抬来了，争奈他向来不愿意的，一旦乘其不能抗拒的时候，强了他来，未免心中要动气，病人动了气，岂不是代他添病么？”说罢，便叫包车夫预备。棣华带了一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同坐车到了广肇医院。

入到病房，只见房中支了四个板铺，三个都空着，伯和睡在一个铺上，病的面青唇白，瘦骨难支，紧闭双眼。棣华由不得一阵心酸，却说不出话来，在床沿坐下，轻轻在额上摸了一下，觉得干热。伯和睁开眼来一看，棣华忍不住流下泪来，叫一声：“陈郎！觉得怎么样了？”伯和有气没力的说道：“辛苦！”棣华道：“这是妾害出来的，望郎君善自调养，得郎病愈，专愿贬为妾媵，以赎前罪。”伯和摇一摇头。棣华伏下身子来道：“家父劝郎戒烟，本是好意，郎既不能戒，也是无妨。不知可是戒烟得的病？”伯和道：“不是。”棣华道：“郎君千万宽心养病，这里不方便，不如仍到妾家去，妾当捐

已是十分着急矣。

善于体贴，鹤亭非徒恃岸然道貌之长亲比也。

从前叫过多少贤弟。

去一切羞怯嫌疑，亲侍汤药。”伯和叹口气道：“我不能动了，明日好点再说。”说着话时，便有人拿进一碗药来道：“陈先生，吃药了，可要我扶你起来？”棣华道：“扶起来怕不方便了，烦你拿个汤匙来罢！”那人答应，便去拿来。棣华亲自拿汤匙喂着吃。此时伯和连咽药的气力都没了，喂进去，便从口角里流出来。棣华由不得一阵阵的心中悲痛道：“陈郎怎么样了？”伯和呛了两声道：“方才我一阵昏迷，此刻再灌，我可以咽了。”棣华再喂一匙，偏又洒了一半在外，忙把手帕揩了。叫小丫头，到后面要一碗清水来，嗽了口，叫老妈子、丫头都到外头去，自己把药呷在口里噙住，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里去。看他咽了，再哺。一连哺了二十多口，伯和摇头说：“不吃了。”棣华看那碗时，只搁了半口药，就搁过一边。伯和道：“你口苦。”棣华道：“陈郎！妾心更苦呢！”说得这一声，那眼泪便和断线珍珠般扑簌簌落个不住，抽抽咽咽的哭起来。伯和叹了一口气道：“姊姊！”只叫得一声，便不言语了。棣华道：“郎君！不可再这种称呼。妾身已为郎君所有，今日侍奉汤药，是妾分内事。千万宽心调理，不可多心想这个，想那个。”

正说话时，鹤亭来了，丫头、老妈子都跟着进来。鹤亭问道：“好点没有？”棣华道：“才吃下药去。”鹤亭向旁边一个空铺上坐下。棣华道：“此时太沉重了，不便家去。只是这瘦剩一把骨头的人，睡在这板床上，怎生禁得住？请父亲回

此时忽然唤转陈郎一寸芳心，正不知打叠多少时候矣。
知其知感而嘱其不必感也，体贴入微。

家叫人送一个棕榻来罢。这里动用东西，都是顶粗的，茶碗、茶壶之类，亦请送一两件来。”鹤亭道：“这个都容易，女儿先回去罢。”棣华道：“女儿打算今天先不回去，等伏侍得好点了，明天一同家去了。”鹤亭踌躇道：“只是晚上睡在那里？”棣华道：“那里还有睡的工夫，这个倒不消虑得。”老妈子在旁边说道：“方才我们到后面园子里去，看见有伏侍女病人的妇人，他们另外有住房，困了时，和他们商量去歇一会，只怕也可以使得。”鹤亭听说，只得由女儿的便，先自去了。打发人送了棕榻、铺盖和茶壶、茶碗之类来。棣华叫来人先把对过的板铺卸下，安上棕榻。一回头看见桌上放着一副残破的鸦片烟具，暗想这个东西如何用得，便叫来人去把店里待客的一副烟具取来暂用。来人答应去了。这些来人，无非是店里打杂、出店之类，都知道伯和是个未成亲的女婿，棣华是个未出嫁的女儿。今见此举动，未免窃窃私议，有个说难得的，有个说不害臊的，纷纷不一。

不说众人私议，且说棣华铺设好了棕榻，便叫老妈子帮着扶起伯和。伯和一手搭在棣华肩上，棣华用手扶住了腰，扶到棕榻上放下。伯和对着棣华赧然一笑，棣华不觉把脸一红。忽然又回想道：“我已经立志来此侍奉汤药，得他一笑，正见得他心中欢喜，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态，使他不安？大凡有病之人，只要心中舒畅，病自易好的，我能博得他舒畅，正是我的职分。”想罢，索性也对着伯和舒眉一笑，伏侍睡下。索性盘腿坐到床上，俯下身子，百般的软语温存。又在身边解

下那白玉双喜牌，给伯和看道：“自从失散以后，这东西妾一日不曾敢离身。”伯和见了，不禁滴下泪来。棣华忙道：“妾与郎看，不过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岂可因此伤心？”说着话时，烟具也送来了。棣华打发老妈子先回去，单留下小丫头伺候，便代伯和烧烟。争奈这东西向来不曾顽过，好容易才装上了，递给他吃。此时伯和在枪上竟不能吸了，另用一个小竹管，插在烟枪嘴上。棣华一手捧枪，一手拿灯，方才吃得下去。

这一天棣华就在院里伏侍，连夜饭也不曾吃。捱到半夜里，伯和烧热大作，呓语模糊。小丫头在空铺上横躺着睡了。棣华十分悲苦，不住口的轻轻叫：“陈郎！”伯和清醒一阵，糊涂一阵，挨过了一夜。次日早晨，本院的医生来看过，一面诊着脉，只是摇头，开了方。棣华照昨天的样子，哺了药。病人此时已是连眼睛都不张的了。午间，鹤亭带了伴渔来看，棣华此时也不回避了。伴渔看了，也是摇头，又取本院药方看过道：“医院的规矩，是没有不开方之说，但是病人一口气还在，总要发药的。这个方，错是一点也不曾错，只不过尽人事罢了。我遇了这个症，是不敢开方的了。鹤翁，我看你不如同他备点后事罢！只在这一两个时辰内的了！……”说犹未了，忽听得“訇”的一声，猛抬头看时，原来是棣华晕绝在地。鹤亭忙来抱起乱叫。伴渔道：“徒叫无益，快掐他人中！”鹤亭依言，用力一掐。棣华蓦地里“哗”的一声，哭了出来

道：“陈郎！奴害得你苦也！”顾不得伴渔在旁，三步两步走近榻前去看。只见伯和双颊绯红，额黄唇白，已是有出气，没进气的了。棣华哭道：“陈郎，你看看奴是谁来？”伯和微睁双眼道：“姊姊！我负你！”说罢，那身子便慢慢的凉了，两颊的红也退了，竟自呜呼哀哉了。

棣华这一场哀痛，非同小可，只哭了个死去活来。鹤亭只管跌脚，伴渔却自叹气，小丫头见此情形，慌了，也哭起来。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便来七手八脚抬到殓房里去。鹤亭便去置办衣衾棺槨。棣华哭得泪人儿一般，亲为沐浴更衣。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的妇人，借了一把剪刀，把自己十个指甲，都剪了下来，又剪下了一缕青丝，裹在一起，放到伯和袖内，说道：“陈郎，你冥路有知，便早带奴同去也！”说罢，大哭。旁边看的人，也都代他流泪。内中有知道的说：“这个还是未婚妻呢？”众人益发称赞。

闲话少提。且说当下大殓已毕，在这医院之内，不能成礼，便送至广肇山庄，暂时停在殓房里面。棣华哭别了，跟随父亲回到家中。鹤亭只坐在堂屋里出神，棣华径自登楼去了。鹤亭出够一回神，叹一口气，正要到店里去，忽见棣华手中握着一把头发走下来，对着自己扑怀跪下，放声大哭。鹤亭吃惊看时，只见他头上那十万八千根烦恼丝，已经齐根剪下，不觉惊惶失措道：“女儿！你这是做甚么来？”棣华哭够

如闻其声。

荡子回头已来不及，万古伤心。

我亦哭矣！

多时，方才说道：“女儿不孝，要求父亲格外施恩，放女儿出家去！”鹤亭顿足道：“女儿！你这是何苦？我虽是生意中人，却不是那一种混账行子，不明道理的。你要守，难道我不许你？你何苦竟不商量，便先把头发绞了下来呢？”棣华哭道：“父亲！你可怜女儿翁姑先丧，小叔尚未成家，叫我奔丧守节，也无家可奔，断没有在娘家守节的道理。这一条路，女儿也是出于无奈。女儿此番出去了，望父亲只当女儿嫁了，在陈家守寡也是一般。女儿本打算一死以了余生，因恐怕死了，父亲更是伤心，所以女儿这个还是下策中之上策。父亲疼惜女儿一场，将就再顺了女儿这一次罢！”说罢，放声大哭。姨娘在旁边解劝不得。鹤亭无奈，只得央人介绍到虹口报德庵住持处说了，择了日子来接。

到了那天，棣华先拜别了家堂祖宗及母亲，望空拜别了丈夫，然后拜别了父亲道：“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了父亲，望父亲从此勿以女儿为念。倘天地有情，但愿来生，再做父女，以补今生不孝之罪。”鹤亭到此，也忍不住放声大哭道：“女儿，苦了你也！”棣华又对姨娘跪下道：“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下父亲。望六之人，动辄须人招呼，望姨娘善为护持。做女儿的，生生世世，犬马报答大恩。”说罢叩下头去。姨娘慌忙挽住回拜，哭做一团。哭够多时，棣华又抱起了五岁的小兄弟狗儿，说道：“好兄弟！你在外听父亲的命令，在家听母亲的教训，将来长大成人，孝顺父母。你姊姊不孝之罪，已经通天，你不必记念我也。”说得那五岁孩子也哀哀痛哭。大

真是可怜，我亦为之泪下矣！

家又珍重了一番，棣华便起身向报德庵而去，当日祝发为尼。鹤亭自从棣华出家之后，终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

忽然一天，一个人闯到店里来，对着鹤亭纳头便拜。鹤亭吃惊看时，正是仲藹。仲藹拜罢，猝然便问：“姻伯可知家兄现在那里？”鹤亭见了仲藹，心中又加悲惶，执手相见，让到客座里坐，一面告说：“令兄已不在了！”仲藹听说，放声大哭道：“哥哥！不道果然是你也！”哭倒在地。良久，鹤亭含悲劝住了。仲藹方才问起家兄到此可曾成亲的话？鹤亭叹了一口气，从当日合伴出京，半路失散说起，直说到医院病重，女儿亲往伏侍汤药，与及出家为止，只不知伯和在津所发的横财是何来历。仲藹挥涕道：“我嫂嫂又多情、又贞烈，哥哥，你负煞嫂嫂也！”鹤亭问起仲藹这两年的事。仲藹道：“侄自从到了陕西，当了一年多的采办，加之孙观察诸多照应，好歹挣了万把银子，又由文童保举了一个巡检的前程。回銮之后，又帮了孙观察几个月，才请假入京，先运父母灵柩南来，打算到苏州就亲之后，再运回广东。今天才到，奉了灵柩到广肇山庄，不料看见同号的一副灵柩，题着‘南海陈公伯和之柩’，心下万分疑惑，所以急急到姻伯这里打听，不料果是家兄。不知嫂嫂出家之后，可还回来？报德庵男子能否进去？可否令小侄见嫂嫂一面？”鹤亭道：“庵里只怕男子不能进去。今日先室忌日，小女回家祭奠，此时只怕还在家里？”仲藹道：“如此，敢烦姻伯引去一见。”鹤亭便带了同到家里

郎君误矣，贞烈之人未有多情者也。

此所以猝然间哭，果然是你之故也。

去，让在书房坐下，叫丫头到楼上去说知。一会儿，棣华下来，缁流打扮，面黄肌瘦，神采无光。仲藹忍不住放声大哭，拜倒在地道：“我哥哥负煞嫂嫂，兄弟又不能早日南来，以致嫂嫂如此，今日特来请罪。”棣华也大哭回拜道：“叔叔请起。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害了你哥哥，所以出家忏悔，想起来兀自心痛。叔叔万不可如此说，望叔叔保重，早点娶了婶婶，生下儿女，代你哥哥立一个后。未亡人虽已出家，不得为母，亦代你哥哥入肌髓也。”仲藹听了，愈是哭不可仰。

坐了一会，棣华便辞了上楼，仲藹也要辞去。鹤亭道：“不知贤侄住在那里？不嫌简慢，何妨住到这里来。”仲藹道：“此番出京，有人写了封信，介绍住在德昌字号，行李已经搬去了。并且小侄即日就动身到苏州；虽然有了先兄期丧，不便娶亲，也得先见了家岳，定个日子。”说罢，便辞了出来，到德昌取了行李，径到苏州，先入了客栈，按着从前写下的住址去查访。谁知到了那里，已是门是人非了。问了两家邻舍，都说王中书那年回来，不久就死了，才终了七，他妻小便带了女儿到上海招女婿去了。仲藹暗想：只我便是女婿，他又招甚么女婿？并且热丧里面，那里有招女婿之理？无奈问了几家，都如此说，只得快快回到上海，仍住在德昌字号里，终日寡欢。

号主归荃书问知情由道：“或者他们没有了男子，到上海

到底还是自责，一“情”字岂足以尽之！

计算到百年后事，真是情到海枯石烂时也。

归结全书也。

投亲，也难说的，何妨登个告白访问呢？”仲藹依言，登了个访寻王乐天中书眷属的告白，半个月，杳无信息。仲藹更是不乐，暗想：我数年来，守身如玉，满望今日成就了婚姻，谁知来迟了，我的表妹不知迁徙到哪里去了。归荃书见他终日闷损，不免设法代他解闷。一日，邀了几个朋友，同着仲藹到妓馆里吃酒消遣。一时灯红酒绿，管弦嘈杂，大家猜拳行令起来。仲藹仍是毫无情绪。忽然一个妓女丰姿绰约，长裙曳地而来，走到仲藹右首一个朋友后面坐下。仲藹定睛一看，不觉冷了半截身子，原来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不过略长了些。那妓女也不住的对仲藹观看。仲藹忽然想起小时候和娟娟一起顽笑，到定了亲时，大家背着人常说：“难道将来长大了，还是表兄表妹么？”这句话，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人如此相像，我终不信果然是他，待我把这句话提一提看是如何？想罢，等那妓女回脸看自己时，便说道：“难道还是表兄表妹么？”那妓女听了，顿时面红过耳，马上站起来，对那客人说道：“我还要转局去，你等一会来罢。”说罢拔脚便跑。仲藹此时才如冷水浇背一般，顿时两眼昏黑，连人带椅子仰翻在地。众人吃了一大惊，只当他发痧，用痧药乱救了一阵。仲藹道：“我偶然昏晕，并非发痧，这会好了。”归荃书也不知就里，忙把他送回号里去。仲藹拿自己和哥哥比较，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较，觉得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浮沉尘海，终

无慰情之日。想到此处，万念皆灰，即定日运了父母兄长灵柩回广东安葬，把挣来万金，分散贫乏亲友，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西江月

精卫不填恨海，女娲未补情天。好姻缘是恶姻缘，
说甚牵来一线？底事无情公子，不逢薄幸婵娟。安
排颠倒遇颠连，到此真情乃见。

一部书中，伯和浪荡，娟娟卖淫，岂无可写之处？观其只用虚写，不着一字，而文自明，作者非不能实写之，不欲以此等猥屑污其笔墨也。其视专摹写狎褻之小说，相去为何如也。此所谓情天恨海！

苏曼殊

断鸿零雁记

第一章

百越有金甌山者，滨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无云，山麓葱翠间，红瓦鳞鳞，隐约可辨，盖海云古刹在焉。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遁迹于斯，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故至今日，遥望山岭，云气葱郁；或时闻潮水悲嘶，尤使人欷歔凭吊，不堪回首。今吾述刹中宝盖金幢，俱为古物。池流清净，松柏蔚然。住僧数十，威仪齐肃，器钵无声。岁岁经冬传戒，顾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肠峻险，登之殊艰故也。

一日凌晨，钟声徐发，余倚刹角危楼，看天际沙鸥明灭。是时已入冬令，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读吾书者识之，此日为余三戒俱足之日。计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

师。后此扫叶焚香，送我流年，亦复何憾！如是思维，不觉堕泪，叹曰：“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否否。余自养父见背，虽茕茕一身，然常于风动树梢，零雨连绵，百静之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顾声从何来，余心且不自明，恒结轸凝想耳。”继又叹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见？亦知儿身世飘零，至于斯极耶？”

此时晴波旷邈，光景奇丽。余遂披袈裟，随同戒者三十六人，双手捧香鱼贯而行。升大殿已，鹄立左右。四山长老云集。《香赞》既阕，万籁无声。少选，有尊证闍黎以悲紧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报父母养育之恩。”

余斯时泪如縠縠，莫能仰视，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礼毕，诸长老一一来相劝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愿力壮严。此去谨侍亲师，异日灵山会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顶礼受牒，收泪拜辞诸长老，徐徐下山。夹道枯柯，已无宿叶，悲凉境地，惟见樵夫出没，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

第二章

余既辞海云寺，即驻荒村静室，经行侍师而外，日以泪珠拭面耳。吾师视余年幼，固已怜之。顾吾师虽慈蔼，不足以杀吾悲。读者试思，余殆极人世之至戚者矣！

一日，余以师命下乡化米，量之可十余斤，负之行，思觅投宿之所，忽有强者自远而来，将余米囊夺去。余付之一叹。尔时天已薄暮，予独行，至海边，已不辨道路。徘徊

久之，就沙滩小憩，而骇浪遽起，四顾昏黑。余踌躇间，遥见海面火光如豆，知有渔舟经此，遂疾声呼曰：“请渔翁来，余欲渡耳。”

已而火光渐大，知舟已迎面至，余心殊慰。未几，舟果傍岸，渔人询余何往。曰：“余为波罗村寺僧，今失道至此，幸翁助我。”

渔人摇手曰：“乌，是何言！余舟将以捕鱼易利，安能载尔贫僧？”言毕，登舟驶去。

余莫审所适，怅然涕下。忽耳畔微闻犬吠声，余念是间殆有村落，遂循草径行。渐前，有古庙，就之，中悬渔灯，余入，蜷卧石上。俄闻户外足音，余整衣起，瞥见一童子匆匆入。余曰：“小子何之？”童子手持竹笼数事示余曰：“吾操业至劳，夜已深矣，吾犹匿颓垣败壁，或幽岩密菁间，类偷儿行径者，盖为此唧唧者耳，不亦大可哀耶？”余曰：“少年英俊，胡为业此屑小事？”

童子太息曰：“吾家固有花圃，吾日间挑花以售富人，富人倍吝，故所入滋微，不足以养吾慈母。慈母老矣，试思吾为人子，安可勿尽心以娱其晚景？此吾所以不避艰辛，而兼业此。虽然，吾母尚不之知，否则亦必尼吾如是。吾前日见庙侧有蟋蟀跨蜈蚣者，候此已两夜，尚未得也。天乎！使此微虫早落吾手，待邻村墟期，必得善价，当为慈母市羊裘一领，使老母虽于冬深之日，犹在春温。小子之心，如是慰矣。吾岂荒伦市俗，尽日孳孳爱钱而不爱命者耶？”

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触，泣然泪下。童子相余顶，从容曰：“敢问师奚为露宿于是？”

余视童貌甚庄肃，一一告以所遇。童子慨然曰：“师苦矣。寒舍尚有空闲，去此不远，请从我归，否则村人固凶恣，诬师为贼，且不堪也。”

余感此童诚实，诺之，遂行。俄入村，至一宅。童子辟扉，复自阖之，导余曲折度回廊。苑内百花，暗香沁鼻。既忽微闻老人语曰：“潮儿今日归何晚？”

余谛听之，奇哉，奇哉，此人声音也。乃至厅事，则赫然余乳媪在焉。

第三章

余礼乳媪既毕，悲喜交并。媪一一究吾行止，乃命余坐，谛视余面，即以手拊额，沉思久之，凄然曰：“伤哉，三郎也！设吾今日犹在彼家，即尔胡至沦入空界？计吾依夫人之侧，不过三年，为时虽短，然夫人以慈爱为怀，视我良厚。一别夫人，悠悠十数载，乃至于是今，吾每饭犹能不忘夫人爱顾之心。先是夫人行后，彼家人虽遇我恶薄，吾但顺受之，盖吾感夫人恩德，良不忍离三郎而去。迨尔父执去世之时，吾中心戚戚，方谓三郎孤寒无依，欲驰书白夫人，使尔东归，离彼獠獠。詎料彼妇侦知，逢其蕴怒，即以藤鞭我。斯时吾亦不欲与之言人道矣！纵情撻已，即接我归。”

媪言至此，声泪俱下。斯时余方寸悲惨已极，顾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惟泪涌如泉，相对无语。余忽心念乳媪以四十许人，触此愤恻，宁人所堪？遂强颜慰之曰：“媪毋伤。媪育我今已成立。此恩此德，感戴何可言宣？余虽心冷空门，今兹幸逢吾媪，借通吾骨肉消息；否即碧落黄泉，无相见之日！

以此思之，不亦彼苍尚有灵耶？余在幼龄，恒知吾母尚存，第百思莫审居何许，且为谁氏。今吾媼所称夫人者，得非余生身阿母？奚为任我子子一身，飘摇危苦，都弗之问？媼试语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

媼既收泪，面余言曰：“三郎居，吾语尔：吾为村人女，世居于斯，牧畜为业。既嫁，随吾夫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乐无极，宁识人间有是非忧患？村家夫妇，如水流年。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仅遗稚子，即潮儿也。是后家计日困，平生亲友，咸视吾母子为路人。斯时吾始悟世变，怆然于中，四顾茫茫，其谁诉耶？”

“一日，拾穗村边，忽有古装夫人，珊珊来至吾前，谓曰：‘子似重有忧者？’因详叩吾况。吾一一答之，遂蒙夫人怜而招我，为三郎乳媼。古装夫人者，诚三郎生母，盖夫人为日本产，衣制悉从吾国古代。此吾见夫人后，始习闻之。”

“‘三郎’即夫人命尔名也。尝闻之夫人，尔呱呱坠地，无几月，即生父见背。尔生父宗郎，旧为江户名族，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后此夫人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尔托根上国；故掣尔身于父执为义子，使尔离绝岛民根性，冀尔长进为人中龙也。明知兹事有干国律，然慈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乃亲自抱尔潜行来游吾国，侨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诏我曰：‘我东归矣，尔其珍重！’复手指三郎，凄声含泪曰：‘是儿生也不辰，媼其善视之，吾必不忘尔赐。’语已，手书地址付余，嘱勿遗失。故吾今尚珍藏旧簏之中。”

“当是时，吾感泣不置。夫人且赐我百金，顾今日此金虽尽，而吾感激之私，无能尽也。尤忆夫人束装之先一夕，一

一为贮小影于尔果罐之中，衣筐之内，冀尔稍长，不忘见阿母容仪，用意至为凄恻。谁知夫人行后，彼家人悉检毁之。嗣后，夫人尝三致书于余，并寄我以金，均由彼妇收没。又以吾详知夫人身世，且深爱三郎，怒我固作是态，以形其寡德。怨毒之因，由斯而发。甚矣哉，人与猛兽，直一线之分耳！吾既见殡之后，彼即诡言夫人已葬鱼腹，故亲友邻舍，咸目尔为无母之儿，弗之闻问。迹彼肺肝，盖防尔长大，思归依阿娘耳。嗟乎！既取人子，复暴遇之，吾百思不解彼妇前生，是何毒物？苍天苍天！吾岂怨毒他人者哉？今为是言者，所以恧悍妇耳。尔父执为人诚实，恒念尔生父于彼有恩，视尔犹如己出。谁料尔父执辞世不旋踵，而彼妇初心顿变耶？至尔无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伦比。顾尔今亭亭玉立，别来无恙；吾亦老矣，不应对尔絮絮出之，以存忠厚。虽然，今丁未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则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长。世态如斯，可胜浩叹！”吾媪言已，垂头太息。

少须，媪尚欲有言。斯时余满胸愁绪，波谲云诡。顾既审吾生母消息，不愿多询往事，更无暇自悲身世，遂从容启媪曰：“今夜深矣，媪且安寝。余行将子身以寻阿母，望吾媪千万勿过伤悲。天下事正复谁料？媪视我与潮儿，岂没世而名不称者耶？”

既而媪忽仰首，且抚余肩曰：“伤哉，不图三郎羸瘠至于斯极！尔今须就寝，后此且住吾家，徐图东归，寻觅尔母。吾时时犹梦古装夫人，旁皇于东海之滨，盼三郎归也。三郎，尔尚有阿姊义妹，娇随娘侧，尔亦将闻阿娘唤尔之声。老身已矣，行将就木，弗克再会夫人，但愿苍苍者，必有以加庇夫

人耳。”

翌晨，阳光灿烂，余思往事，历历犹在心头。读者试思，余昨宵乌能成寐？斯时郁伊无极，即起披衣出庐四瞩，柳瘦于骨，山容萧然矣。继今以后，余居乳媪家，日与潮儿弄艇投竿于荒江烟雨之中，或骑牛村外。幽恨万千，不自知其消散于晚风长笛间也。

第四章

一日薄暮，荒村风雪，萧萧彻骨。余与潮儿方自后山负薪以归。甫入门，见吾乳媪背炉兀坐，手缝旧衲，闻吾等声气，即仰首视余曰：“劳哉小子！吾见尔滋慰。尔两人且歇，待我燃烛出鲜鱼热饭，偕尔晚膳。吾家去湖不远，鱼甚鲜美，价亦不昂，村居胜城市多矣。”

余与潮儿即将蓑笠除下，与媪共饭，为况乐甚。少选，饭罢，媪面余言曰：“吾今日见三郎荷薪，心殊未忍。以尔孱躯，今后勿复如是。此粗重工夫，潮儿可为吾助。今吾为尔计，尔须静听吾言。吾家花圃，在三春佳日，群芳甚盛。今已冬深，明岁春归时，尔朝携花出售，日中即为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资虽薄，然吾能为尔积聚。迄二三年后，定能敷尔东归之费，舍此计无所出。三郎，尔意云何？”

余曰：“善，均如媪言。”

媪续曰：“三郎，尔先在江户固为公子，出必肥马轻裘，今兹暂作花佣，亦殊异事。虽然，尔异日东归，仍为千金之子，谁复呼尔为鬻花郎耶？”

余听至此，注视吾媪慈颜，一笑如春温焉。

岁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装，携花出售，每晨只经三四村落。余左手携花筐，右手持竹竿，顶戴渔父之笠，盖防人知我为比丘也。踽踽道中，状殊羞涩，见买花者，女子为最多，次则村姬耳。计余每日得钱可二三百，如是者弥月矣。

一日，余方独行前村，天忽阴晦，小雨溟濛，沾余衣袂。此日为清明前二日，家家部署扫墓之事，故沿道无人，但有雨声清沥愁人而已。余纡道徐行，至一屋角细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纱窗内，有女郎新装临眺，容华绝代，而玉颜带肃，涌现殷忧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气清，新绿照眼。余方欲行，前屋侧扉已启，又见一女子匆遽出而礼余，嚬囁言曰：“恕奴失礼。请问若从何方至此，为谁氏子？以若年华，奚至业是？若岂不识韶光一逝，悔无及耶？请详答我。”

余聆其言，心念彼女慧甚，无村竖态，但奚为盘问，一若算命先生也者？殆故探吾行止，抑有他因耶？余惟僵立，心殊弗释，亦莫审所以为对。

良久，彼女复曰：“吾之所以唐突者，乃受吾家女公子命，嘱必如是探问。吾女公子情性幽静无伦，未尝共生人言语，顾今如此者，盖听若卖花声里，含酸哽余音。今晨女公子且见若于窗外，即审若身世，固非荒凉。若得毋怪我语无伦次？若非‘河合’其姓，‘三郎’其名者耶？”

余骤闻是言，愕极欲奔，继思彼辈殆非为害于余，即漫声应之曰：“诚然。余亟于东归寻母，不得不业此耳。尚望子勿泄于人，则余受恩不浅矣。”

女重礼余，言曰：“谨受教。先生且自珍重。明晨请再莅此，待我复命女公子也。”

余自是心绪潮涌，遂快快以归。

第五章

明日，天气阴沉，较诸昨日为甚。迄余晨起，觉方寸中仓皇无主，以须臾即赴名姝之约耳。读吾书者，至此必将议我陷身情网，为清净法流障碍。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复有何患？宁省后此吾躬有如许惨戚，以告吾读者。

余出门去矣，此时正为余惨戚之发轫也。江村寒食，风雨飘忽，余举目四顾，心怦然动。窃揣如斯景物，殆非佳朕。然念彼姝见约，定有远因，否则奚由稔余名姓？且余昨日乍睹芳容，静柔简淡，不同凡艳，又乌可与佻挻下流，同日而语！余且行且思，不觉已重至碧纱窗下，呆立良久，都无动定。余方沉吟，谓彼小娃，殆戏我耶？继又迹彼昨日之言，一出之至情，然则又胡容疑者？

亡何，风雨稍止，僮娃果启扉出，不言亦不笑，行至吾前，第以双手出一纸函见授。余趣接之，觉物压余手颇重。余方欲发问，而僮娃旋踵已去。余亟擘函视之，累累者，金也。余心滋惑，于是细察函中，更有银管乌丝，盖贻余书也。嗟夫！读者，余观书讫，惨然魂摇，心房碎矣！书曰：

妾雪梅将泪和墨，检衽致书于三郎足下：

先是人咸谓君已披剃空山，妾以君秉坚孤之性，故

深信之，悲号几绝者屡矣！静夜思君，梦中又不识路，命也如此，夫复奚言！迨者连朝于卖花声里，惊辨此音，酷肖三郎心声。盖妾婴年，尝之君许，一挹清光，景状至今犹藏心坎也。迨侵晨隔窗一晤，知真为吾三郎矣。当此之时，妾觉魂已离舍，流荡空际，心亦腾涌弗止，不可自持。欲亲自陈情于君子之前，又以干于名义，故使侍儿冒昧进诘，以渎清神，还望三郎怜而恕妾。妾自生母弃养，以至今日，伶仃愁苦，已无复生人之趣。继母孤恩，见利忘义，怂老父以前约可欺，行思以妾改嫁他姓。嗟夫！三郎，妾心终始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见抑于父母，妾只有自裁以见志。妾虽骨化形销至千万劫，犹为三郎同心耳。上苍曲全与否，弗之问矣！不图今日复睹尊颜，知吾三郎无恙，深感天心慈爱，又自喜矣。呜呼！茫茫宇宙，妾舍君其谁属耶？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今以戔戔百金奉呈，望君即日买棹遄归，与太夫人图之。万转千回，惟君垂悯。苦次不能细缕，伏维长途珍重。

雪梅者，余未婚妻也。然则余胡可忍心舍之，独向空山而去？读者殆以余不近情矣，实则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须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今请语吾读者：雪梅之父，亦为余父执，在余义父未逝之先，已将雪梅许我。后此见余义父家运式微，余生母复无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诺。雪梅固高抗无伦者，奚肯甘心负约？顾其生父继母，都不见恤，以为女子者，实货物耳，吾固可择其礼

金高者而鬻之，况此权特操诸父母，又乌容彼纤小致一辞者？雪梅是后，茹苦含辛，莫可告诉。所谓庶女之怨，惟欲依母氏于冥府，较在恶世为安。此非躬历其境者，不自知也。余年渐长，久不与雪梅相见，无由一证心量，然睹此情况，悲慨不可自聊。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摩、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否则绝世名姝，必郁郁为余而死，是何可者？不观其父母利令智昏，宁将骨肉之亲，付之蒿里，亦不以嫠单寒无告之儿如余者。当时余固年少气盛，遂掉头不顾，飘然之广州常秀寺，哀祷赞初长老，摄受为“驱乌沙弥”，冀梵天帝释愍此薄命女郎而已。前书叙余在古刹中忆余生母者，盖后此数月间事也。

第六章

余自得雪梅一纸书后，知彼姝所以许我者良厚。是时心头辘辘，不能为定行止，竟不审上穷碧落，下极黄泉，舍吾雪梅而外，尚有何物。即余乳媪，以半百之年，一见彼姝之书，亦惨同身受，泪潸潸下。余此际神经，当作何状，读者自能得之。须知天下事，由爱而生者，无不以为难，无论湿、化、卵、胎四生，综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清明后四日，侵晨，晨曦在树，花香沁脑，是时余与潮儿母子别矣。以媪亦速余遄归将母，且谓雪梅之事，必力为余助。余不知所云，以报吾媪之德，但有泪落如瀦，乃将雪梅所赠款，分二十金与潮儿，为媪购羊裘之用。又思潮儿虽稚，侍亲至孝，不觉感动于怀，良不忍与之遽作分飞劳燕。忽回顾苑中花草，均带可怜颜色，悲从中来，徘徊饮泣。媪忽

趣余曰：“三郎，行矣，迟则渡船解缆。”余此时遂抑抑别乳媪、潮儿而去。

二日已至广州，余登岸步行，思诣吾师面别。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学暴徒毁为墟市，法器无存。想吾师此时，已归静室，乃即日午后易舟赴香江。翌晨。余理装登岸，即向罗弼牧师之家而去。牧师隶西班牙国，先是数年，携伉俪及女公子至此，构庐于太平山。家居不恒外出，第以收罗粤中古器及奇花异草为事。余特慕其人清幽绝俗，实景教中铮铮之士，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遂从之治欧文二载，故与余雅有情怀也。余既至牧师许，其女公子盈盈迎于堂上，牧师夫妇亦喜慰万状。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俱泪盈于睫。余万感填胸，即踞胡床而大哭矣。

第七章

后此四日，牧师夫妇为余置西服。及部署各事既竟，乃就余握别曰：“舟于正午启舷，孺子珍重，上帝必宠锡尔福慧兼修。尔此去可时以笺寄我。”语毕，其女公子曳蔚蓝文裾以出，颇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亲持紫罗兰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书籍数种见贻。余拜谢受之。俄而海天在眼，余东行矣。

船行可五昼夜，经太平洋。斯时风日晴美，余徘徊于舵楼之上，茫茫天海，渺渺余怀。即检罗弼大家所贻书籍，中有莎士比尔，拜伦及室梨全集。余尝谓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尔犹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乃先展拜伦诗，诵《哈洛尔游草》，至末篇，有《大

海》六章，遂叹曰：“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其匹矣。”濡笔译为汉文如左：

皇涛澜汗	灵海黝冥	万艘鼓楫	泛若轻萍
芒芒九围	每有遗虚	旷哉天沼	匪人攸居
大器自运	振荡帛帛	岂伊人力	赫彼神工
罔象乍见	决舟没人	狂瞽未几	遂为波臣
掩体无棺	归骨无坟	丧钟声嘶	邈矣谁闻

谁能乘蹻	履涉狂波	藐诸苍生	其奈公何
泱泱大风	立懦起罢	兹维公功	人力何衰
亦有雄豪	中原陵厉	自公胸中	撻彼空际
惊浪霆奔	慑魂惛神	转侧张皇	冀为公怜
腾澜赴厓	载彼微体	拚溺含弘	公何岂弟

摇山撼城	声若雷霆	王公黔首	莫不震惊
赫赫军艘	亦有浮名	雄视海上	大莫与京
自公视之	藐矣其形	纷纷溶溶	旋入沧溟
彼阿摩陀	失其威灵	多罗缚迦	壮气亦倾

傍公而居	雄国几许	西利佉维	希腊罗马
伟哉自由	公所锡予	君德既衰	耗哉斯土
遂成遗虚	公目所睹	以敖以娱	旛回涛舞
苍颜不鞞	长寿自古	渺瀰澶漫	滔滔不舍

赫如阳燧	神灵是鉴	别风淮雨	上临下监
扶摇羊角	溶溶澹澹	北极凝冰	赤道淫滢
浩此地镜	无裔无檐	圆形在前	神光晻闪
精彪变怪	出尔泥淦	回流云转	气易舒惨
公之淫威	忽不可验		

苍海苍海	余念旧恩	儿时水嬉	在公膺前
沸波激岸	随公转旋	淋淋翔潮	媵余往还
涤我匈臆	懾我精魂	惟余与女	父子之亲
或近或远	托我元身	今我来斯	握公之髻

余既译拜轮诗竟，循还朗诵。时新月在天，渔灯三五，清风徐来，旷哉观也。翌晨，舟抵横滨，余遂舍舟投逆旅，今后当叙余在东之事。

第八章

余行装甫卸，即出吾乳媪所授地址，以询逆旅主人。逆旅主人曰：“是地甚迤，境绝严静，汽车去此可五站。客且歇一句钟，吾当为客购车票。吾阅人多矣，无如客之超逸者，诚宜至彼一游。今客如是急逼，殆有要事耶？”

余曰：“省亲耳。”

午餐后，逆旅主人伴余赴车场，余甚感其殷渥。车既驶行，经二站，至一驿，名大船。掌车者向余言曰：“由此换车，第一站为兼仓，第二站是已。”

余既换车，危坐车中，此时心绪，深形忐忑。自念于此

顷刻间，即余骨肉重逢，母氏慈怀大慰，宁非余有生以来第一快事？忽又转念，自幼不省音耗，矧世事多变如此，安知母氏不移居他方？苟今日不获面吾生母，则飘泊人胡堪设想？余心正怔忡不已，而车已停。余向车窗外望，见牌上书“逗子驿”三字，遂下车。余既出驿场，四瞩无有行人，地至萧旷，即雇手车向田亩间辘辘而去。时正寒凝，积冰弥望。如是数里，从山脚左转，即濒海边而行。但见渔家数处，群儿往来垂钓，殊为幽悄不嚣。车夫忽止步告余曰：“是处即樱山，客将安往？”

余曰：“樱山即此耶？”遂下车携筐步行。

久之，至一处，松青沙白。方跂望间，忽遥见松阴夹道中，有小桥通一板屋，隐然背山面海，桥下流水触石，汨汨作声。余趣前就之，仰首见柴扉之侧，有标识曰：“相州逗子樱山村八番”。余大悦怿，盖此九字，即余乳媪所授地址。遂以手轻叩其扉，久之，阒如无人。寻复叩之，一妇人启扉出。余见其襟前垂白巾一幅，审其为厨娘也。即问之曰：“幸恕唐突，是即河合夫人居乎？”

妇曰：“然。”

余曰：“吾欲面夫人，烦为我通报。”

妇踌躇曰：“吾主人大病新瘥，医者嘱勿见客，客此来何事，吾可代达主人。”

余曰：“主人即余阿母，余名三郎。余来自支那，今早始莅横滨，幸速通报。”

妇闻言，张目相余，自颇及踵，凝思移时，骇曰：“信乎，客三郎乎？吾尝闻吾主言及少主，顾存亡未卜耳。”

语已，遂入。久之，复出，肃余进。至廊下，一垂髫少女礼余曰：“阿兄归来大幸。阿娘病已逾月，侵晨人略清爽，今小睡已觉，请兄来见阿娘。”

于是导余登楼。甫推屏，即见吾母斑发垂垂，据榻而坐，以面迎余微笑。余心知慈母此笑，较之恸哭尤为酸辛万倍。余即趋前俯伏吾母膝下，口不能言，惟泪如潮涌，遽湿棉墩。此时但闻慈母咽声言曰：“吾儿无恙，谢上苍垂悯。三郎，尔且拭泪面余。余此病几殆，年迈人固如风前之烛，今得见吾儿，吾病已觉霍然脱体，尔勿悲切。”

言已，收泪扶余起，徐回顾少女言曰：“此尔兄也，自幼适异国，故未相见。”旋复面余曰：“此为吾养女，今年十一，少尔五岁，即尔女弟也，侍我滋谨，吾至爱之。尔阿姊明日闻尔归，必来面尔。尔姊嫁已两载，家事如毛，故不恒至。吾后此但得尔兄妹二人在侧，为况慰矣。吾感谢上苍，不任吾骨肉分飞，至有恩意也。”

慈母言讫，余视女弟依慈母之侧，泪盈于睫，悲戚不胜，此时景状，凄清极矣。少选，慈母复抚余等曰：“尔勿伤心，吾明日病瘳，后日可携尔赴谒王父及尔父墓所，祝呵护尔。吾家亲戚故旧正多，后此当带尔兄妹各处游玩。吾卧病已久，正思远行，一覘他乡风物。”

时厨娘亦来面余母，似有所询问。吾母且起且嘱余女弟曰：“惠子，且偕阿兄出前楼瞭望，尔兄仆仆征尘，苦矣。”已，复指厨娘顾余曰：“三郎，尔今在家中，诸事尽可遣阿竹理之。阿竹佣吾家十余载，为人诚笃，吾甚德之。”

吾母言竟下楼，为余治晚餐。余心念天下仁慈之心，无

若母氏之于其子矣。遂随吾女弟步至楼前。时正崦嵫落日，渔父归舟，海光山色，果然清丽。忽闻山后钟声，徐徐与海鸥逐浪而去。女弟告余曰：“此神武古寺晚钟也。”

第九章

入夜，余作书二通：一致吾乳媪，一致罗弼牧师。二书均言余平安抵家，得会余母，并述余母子感谢前此恩德，永永不忘。余母复附寄百金与吾乳媪，且嘱其母子千万珍卫，良会自当有期。迨二书竟，余疲极睡矣。逾日既醒，红日当窗，即披衣入浴室。浴罢，登楼，见芙蓉峰涌现于金波之上，胸次为之澄澈。此日余母精神顿复，为余陈设各事无少暇。

余归家之第三日，天甫迟明，余母携余及弱妹趁急行车，赴小田原扫墓。是日阴寒，车行而密雪翻飞，途中景物，至为萧瑟。迨车抵小田原驿，雪封径途矣。荒村风雪中，固无牵车者，余母遂雇一村妇负余妹。又至驿旁，购鲜花一束。既已，余即扶将母氏步行可三里，至一山脚。余仰睇山顶积雪中，露红墙一角，余母以指示余曰：“是即龙山寺，尔祖及父之墓即在此。”

余等遂徐徐踏石蹬而上。既近山门，有联曰：

蒲团坐耐江头冷 香火重生劫后灰

余心谓是联颇工整。方至殿中，一老尼龙钟出，与余母问讯叙寒暄毕，尼即往燃香，并携清水一壶，授余母。余与弱妹随阿母步至浮屠之后，见王父及先君两墓并立，四围绕以铁栅，栅外复立木柱。柱之四面，作悉昙文，书“地，水，火，风，空”五字，盖密宗以表大日如来之德者也。余与弱

妹拾取松枝，将坟上积雪推去。余母以手提壶灌水，由墓顶而下。少选，汛洒严净，香花既陈，余母复摘长青叶一片，端置石案之中，命余等展拜。余拜已，掩面而哭。余母曰：“三郎，雪弥剧，余等遑归。”

余遂启目视坟台，积雪复盈三寸，新陈诸物，均为雪蔽。余母以白纸裹金授老尼，即与告别，冒雪下山。余母且行且语余曰：“三郎，若姨昨岁卜居箱根，去此不远，今且与尔赴谒若姨。须知尔幼时，若姨爱尔如雏凤，一日不见尔，则心殊弗择。先时余携尔西行，若姨力阻；及尔行后，阿姨肝肠寸断矣。三郎知若姨爱尔之恩，弗可忘也。”

第十章

既至姨氏许，阍者通报，姨氏即出迓余母。已，复引领顾余问曰：“其谁家宁馨耶？”

余母指余笑答姨氏曰：“三郎也，前日才归家。”

姨氏闻言喜极曰：“然哉，三郎果生还耶？胡未驰电告我？”

言已，即以手扑余肩上雪花，徐徐叹曰：“哀哉三郎！吾不见尔十数载，今尔相貌犹依稀辨识，但较儿时消瘦耳。尔今罢矣，且进吾闼。”

遂齐进厅事，自去外衣。倏忽见一女郎，擎茶具，作淡妆出，嫋娜无伦。与余等礼毕。时余旁立谛视之，果清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骇，盖似曾相见者。姨氏以铁管剔火钵寒灰，且剔且言曰：“别来逾旬，使人系念。前日接书，始知吾妹就瘞，稍慰。今三郎归，诚如梦幻，顾我乐极矣！”

余母答曰：“谢姊关垂。身虽老病，今见三郎，心滋怡悦。

惟此子殊可慰耳！”

此时女郎治茗既备，即先献余母，次则献余。余觉女郎此际瑟缩不知为地。姨氏知状，回顾女郎曰：“静子，余犹记三郎去时，尔亦知惜别，丝丝垂泪，尚忆之乎？”因屈指一算，续曰：“尔长于三郎二十有一月，即三郎为尔阿弟，尔勿踟躇作常态也。”

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为余妹理鬓丝，双颊微生春晕矣。迨晚餐既已，余顿觉头颅肢体均热，如居火宅。是夜辗转不能成寐，病乃大作。

翌晨，雪不可止。余母及姨氏举屋之人，咸怏怏不可状，谓余此病匪细。顾余虽呻吟床褥，然以新归，初履家庭乐境，但觉有生以来，无若斯时欢欣也。于是一一思量，余自脱俗至今，所遇师傅、乳媪母子及罗弼牧师家族，均殷殷垂爱，无异骨肉。则举我前此之飘零辛苦，尽足偿矣。第念及雪梅孤苦无告，中心又难自恕耳。然余为僧及雪梅事，都秘而不宣，防余母闻之伤心也。兹出家与合婚二事，直相背而驰。余既证法身，固弗娶者，虽依慈母，不亦可乎？

方遐想间，余母与姨氏入矣。姨氏手持汤药，行至榻畔予余曰：“三郎，汝病盖为感冒。汝今且起服药，一二日后可无事。此药吾所手采。三郎，若姨日中固无所事，惟好去山中采药，亲制成剂，将施贫乏而多病者。须知世间医者，莫不贪财，故贫人不幸构病，只好垂手待毙，伤心惨目，无过于此。吾自顾遣此余年，舍此采药济人之事，无他乐趣。若村妇烧香念佛，吾弗为也。三郎，吾与汝母俱为老人矣。谚云‘老者预为交代事’，盖谓人老只当替后人谋幸福，但自身

劳苦非所计。顾吾子现隶海军，且已娶妇，亦无庸为彼虑。今兹静子，彼人最关吾怀。静子少失怙恃，依吾已十有余载，吾但托之天命。”

姨氏言至此，凝思移时，长喘一声，复面余曰：“三郎，先是汝母归来，不及三月，即接汝义父家中一信，谓三郎上山，为虎所噬。吾思彼方固多虎患，以为言实也。余与汝母，得此凶耗，一哭几绝，顿增二十余年老态。兹事亦无可如何，惟有晨夕祷告上苍，祝小子游魂，来归阿母。”

余倾听姨氏之言，厥声至惨，猛触宿恨，肺叶震震然，不知所可。久之，仰面见余母容仪，无有悲戚，即力制余悲，恭谨言曰：“铭感阿姨过爱。第孺子遭逢，不堪追溯，且已成过去陈迹，请阿姨阿母置之。儿后此晨昏得奉阿姨阿母慈祥颜色，即孺子喜幸当何如也！”

余言已，余母速余饮药。少选，上身汗出如注，惫极，帖然而卧。

第十一章

余病四昼夜，始臻勿药。余母及姨氏举家喜形于色。时为三月三日，天气清新，余就窗次卷帘外盼，山光照眼，花鸟怡魂，心乃滋适。忽念一事，盖余连日晨醒，即觉清芬通余鼻观，以榻畔紫檀几上，必易鲜花一束，插胆瓶中，奕奕有光，花心犹带露滴。今晨忽见一翡翠襟针遗于几下，方悉其为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贻也。余又顿忆前日似与玉人曾相识者，因余先在罗弼女士斋中，所见德意志画伯阿陀辅手绩《沙浮遗影》，与彼姝无少差别耳。方凝伫间，忽注目纱帘

之下，陈设甚雅：有云石案作鹅卵形，上置鉴屏、银盒、笔砚、绛罗，一尘不着。旁有柚木书牖，状若鸽笼，藏书颇富。余检之，均汉土古籍也。迨余回视左壁，复有小几，上置雁柱鸣箏，似尚有余音绕诸弦上。此时余始惊审此楼为彼姝妆阁，又心仪彼姝学邃，且翛然出尘，如藐姑仙子。

斯时，余正觉心中如有所念，移时，又恍然若失。忽见余母登楼，手中将春衣二袭，嘱余曰：“三郎，今兹寒威已退，尔试易此衣。”

余将衣接下，遂伴余母坐于蓝缎弹簧长椅之上。余母视余作慈祥之色，旋以手案余额问曰：“吾儿今晨何似？”

余曰：“儿无所苦，身略罢耳。阿娘以何日将余及妹宁家？余尚未面阿姊也。”

余母曰：“何时均可。吾初意俟尔病瘳即行，但若姨昨夕，苦苦留吾母子勿遽去。今晨已函报尔姊。盖若姨有切心之事，与我相量。苟尔居此舒泰，吾一时固无归意。尔知吾年已垂暮，生平亲属咸老，势必疏远，安能如盛年时往来无绝？吾今举目四顾，惟与若姨形影相吊耳。且若姨见尔，中心怡悦靡极，则尔住此，一若在家中可也。吾知尔性耽幽寂，居此楼最适。此楼向为静子所居，前日尔来，始移于楼下，与尔妹同室。三郎，尔居此，意若弗适者，尽可语我。”

余曰：“敬遵娘言。阿姨屋外风物固佳，小住，于儿心滋乐也。”

此时侍者传言，晨餐已备，余母欣然趣余更衣下楼御膳。余既随母氏至食堂，即鞠躬致谢阿姨厚遇之恩。姨氏以面迎余，欣欢万状，引首顾彼姝曰：“托天之庇，三郎无恙矣。静

子，尔趋前为三郎道晨安。”

瞬息，即见玉人翩若惊鸿，至余前，肃然为礼。而此际玉人密发虚鬟，丰姿愈见娟媚。余不敢回眸正视，惟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何所止。

余兄妹随阿娘羁旅姨氏家中，不啻置身天苑。姨氏固最怜余，余惟凡百恭谨，以奉阿姨阿母欢颜，自觉娱悦匪极。苟心有枵触，即倚树临流，或以书自遣。顾牖中所藏多宋人理学之书，外有梵章及驴文数种，已为虫蚀，不可辨析，俱唐本也。复次有汉译《婆罗多》及《罗摩延》二书，乃长篇叙事诗。二书汉土已失传矣，惟于《华严经》中偶述其名称，谓出自马鸣菩萨，今印度学人哆氏之英译《摩诃婆罗多族大战篇》，即其一也。

第十二章

一时雁影横空，蝉声四彻。余垂首环行于姨氏庭苑鱼塘堤畔，盈眸廓落，沦漪冷然。余默念晨间，余母言明朝将余兄妹遄归，则此地白云红树，不无恋恋于怀。忽有风声过余耳，瑟瑟作响。余乃仰空，但见宿叶脱柯，萧萧下堕，心始耸然知清秋亦垂尽矣。遂不觉中怀惘惘，一若重愁在抱。想余母此时已屏挡行具，方思进退闲之轩，一看弱妹。步至石阑桥上，忽闻衣裙窸窣之声。

少选，香风四溢，陡见玉人靓妆，仙仙飘举而来，去余仅数武；一回青盼，徐徐与余眸相属矣。余即肃然鞠躬致敬。尔时玉人双颊虽赧，然不若前此之羞涩，至于无地自容也。余少曛，觉玉人似欲言而未言。余愈踟躇，进退不知所可，惟

有俯首视地。久久，忽残菊上有物，映余眼帘，飘飘然如粉蝶，行将逾篱落而去。余趋前以手捉之，方知为蝉翼轻纱，落自玉人头上者。斯时余欲掷之于地，又思于礼微悖，遂将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即双手进接，以慧目迎余，且羞且发娇柔之声曰：“多谢三郎见助。”

此为余第一次见玉人启其唇樱，贻余诚款，故余胶胶不知作何词以对。但见玉人口窝动处，又使沙浮复生，亦无此庄艳。此时令人真个消魂矣！

玉人寻复俯其颈，叶婉妙之音，微微言曰：“三郎日来安乎？逗子气候温和，吾甚思造府奉谒，但阿母事集，恐岁内未能抽身耳。是间比逗子清严幽澈则一，惟气候悬绝，盖深山也。唐人咏罗浮诗云：‘游人莫著单衣去，六月飞云带雪寒。’吾思此语移用于此，颇觉亲切有味，未知三郎以吾言有当不？”

余聆玉人词旨，心乃奇骇，唯唯不能作答，久乃恭谨言曰：“谢阿姊分神及我。果阿姊见枉寒舍，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垂纶于荒村寒牖，幸何如之！否则寒舍东西诗集不少，亦可挑灯披卷，阿姊得毋嫌软尘溷人？敢问阿姊喜诵谁家诗句耶？”

玉人低首凝思，旋即星眸矚我，輒然答曰：“感篆三郎盛意。所问爱读何诗，诚为笑话，须知吾固未尝学也。三郎既不以吾为读，敢不出吾肝膈以告？且幸三郎有以教我。”遂累累如贯珠言曰：“从来好读陈后山诗，亦爱陆放翁，惟是故国西风，泪痕满纸，令人心恻耳。比来读《庄子》及《陶诗》，颇自觉徜徉世外，可见此关于性情之学不少。三郎观吾书匮所藏多理学家言，此书均明之遗臣朱舜水先生所赠吾远祖安

积公者。盖安积公彼时参与德川政事，执弟子礼以侍朱公，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赐。吾家藏此书帙，已历二百三十余年矣。”此语一发，余更愕然张目注视玉人。

玉人续曰：“吾婴年闻先君道朱公遗事，至今历历不忘，吾今复述三郎听之。”于是长喟一声，即愀然曰：“朱公以崇祯十七年，即吾国正保元年，正值胡人猖披之际，子身数航长崎，欲作秦庭七日之哭，竟不果其志。迨万治三年，而明社覆矣。朱公以亡国遗民，耻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长崎，以其地与平户郑成功诞生处近也。后德川氏闻之，遣水户儒臣，聘为宾师，尤殚礼遇。公遂传王阳明学于吾国土，公与阳明固是同乡也。至今朱公遗墓，尚存茨城县久慈郡瑞龙山上，容日当导三郎，一往奠之，以慰亡国忠魂。三郎其有意乎？又闻公酷爱樱花，今江户小石川后乐园中，犹留朱公遗爱。此园系朱公亲手经营者。朱公以天和二年春辞世，享寿八十有三。公目清人腴然人面，疾之如仇。平日操日语至精，然当易箴之际，公所言悉用汉语，故无人能聆其临终垂训，不亦大可哀耶？”

玉人言已，仰空而歔，余亦凄然。二人伫立无语，但闻风声萧瑟。

忽有红叶一片，敲玉人肩上。玉人蹙其双蛾，状似弗愜，因俯首低声曰：“三郎，明朝行耶？胡弗久留？吾自先君见背，旧学抛荒已久。三郎在，吾可执书问难。三郎如不以弱质见弃，则吾虽凋零，可无憾矣。”

余不待其言之毕，双颊大赭，俯首至臆；欲贡诚款，又不工于词，久乃嚅嚅言曰：“阿母言明日归耳。阿姊恳恳如此，

滋可感也。”

时余妹亦出自廊间，且行且呼曰：“阿姊不观吾袷衣已带耶？晚餐将备，曷入食堂乎？”

玉人让余先行，即信步随吾而入。是夕餐事丰美，逾于常日，顾余确不审为何味。饭罢，枯坐楼头，兀思余今日始见玉人天真呈露，且殖学滋深，匪但容仪佳也。即监守天阍之乌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思至此，忽尔昂首见月明星稀，因诵亿翁诗曰：

千岩万壑无人迹， 独自飞行明月中。

心为廓然。对月凝思，久久，回顾银烛已跋，更深矣，遂解衣就寝；复喟然叹曰：“今夕月华如水，安知明夕不黑云叆叇耶？”

余词未毕，果闻雷声隐隐，似发于芙蓉塘外，因亦戚戚无已。寻复叹曰：“云耶，电耶，雨耶，雪耶，实一物也，不过因热度之异而变耳。多谢天公，幸勿以柔丝缚我！”

明日，晨餐甫竟，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且言姨氏亦携静子偕行。余闻言喜甚，谓可免黯然魂消之感。余等既登车室，玻璃窗上，霜痕犹在。余母及姨氏，指麾云树，心旷神怡。瞬息，闻天风海涛之声，不觉抵吾家矣。自是日以来，余循陔之余，静子亦彼此常见，但不久谭，莞尔示敬而已。

一日，细雨廉纤，余方伴余母倚阑观海，忽微微有叩环声，少选，侍者持一邮筒，跪上余母。余母发函申纸，少选，观竟，嘱余言曰：“三郎，此尔姊来笺也，言明日莅此，适逢

夫子以明日赴京都，才能分身一来省我云。此子亦大可怜。”言至此，微喟，续曰：“谚云‘养女徒劳’，不其然乎？女子一嫖夫家，必置其亲于脑后，即每逢佳节，思一见女面，亦非易易。此虽因中馈繁杂，然亦天下女子之心，固多忘所自也。昔有贫女，嫁数年，夫婿致富。女之父母，私心欣幸，方谓两口可以无饥矣。谁料不数日，女差人将其旧服悉还父母，且传语曰：‘好女不着嫁时衣。’意讽嫁时奁具薄也。世人心理如是，安得不江河日下耶？”

余母言已，即将吾姊来书置桌上，以慈祥之色回顾余曰：“三郎，晨来毋寒乎？吾觉凉生两臂。”

余即答曰：“否。”

余母遂徐徐诏余曰：“三郎，坐。”

余即坐。余母问曰：“三郎，尔视静子何如人耶？”

余曰：“慧秀孤标，好女子也。”

余母尔时舒适不可状，旋曰：“诚然，诚然，吾亦极爱静子和婉有仪。母今有言，关白于尔，尔听之：三郎，吾决纳静子为三郎妇矣。静子长于尔二岁，在理吾不应尔。然吾仔细回环，的确更无佳耦逾是人者。顾静子父母不全，按例须招赘，始可袭父遗荫，然吾固可与若姨合居，此实天缘巧凑。若姨一切部署已定，俟明岁开春时成礼，破夏吾亦迁居箱根。兹事以情理而论，即若姨必婿吾三郎，中怀方释。盖若姨为托孤之人，今静子年事已及，无时不系之怀抱。顾连岁以来，求婚者虽众，若姨都不之顾。若姨之意，非关门地，第以世人良莠不齐，人心不古，苟静子不得贤夫子而侍，则若姨将何以自对？今得婿三郎，若姨重肩卸矣。”

余母言至此，凄然欲哭曰：“三郎，老母一生寥寂，今行将见尔庆成嘉礼，即吾与若姨晚景，亦堪告慰。后此但托天命，吾知上苍必予尔两小福慧双修。”

余母方絮絮发言，余心房突突而跳。当余母言讫，余夷犹不敢遽答。正思将前此所历，径白余母，继又恐滋慈母之戚，非人子之道。心念良久，蕴泪于眶，微微言曰：“儿今有言奉干慈母听纳，盖儿已决心……”

余母急曰：“何谓？”

余曰：“儿终身不娶耳。”

余母闻言极骇，起立张目注余曰：“乌，是何言也！尔何所见而为此言？抑尔固执拗若是？此语真令余不解。尔年弱冠不娶，人其谓我何？若姨爱尔，不陡然耶？尔澄心思之，此语胡可使若姨听之者？矧静子恒为吾言，舍三郎无属意之人。尔前次恹恹病卧姨家，汤药均静子亲自煎调。怀诚已久，尚不知尔今竟岸然作是言也！”

余母言至末句，声愈严峻。余即敛涕言曰：“慈母谛听。儿抚心自问，固爱静子，无异骨肉；且深敬其为人，想静子亦必心知之。儿今兹愀然出是言者，亦非敢抗挠慈母及阿姨之命，此实出诸不得已之苦衷，望慈母恕儿稚昧。”

余母凄然不余答，久乃哀咽言曰：“三郎，尔当善体吾意。吾钟漏且歇，但望尔与静子早成眷属，则吾虽入土，犹含笑矣。”

第十三章

余听母言，泪如瀑泻，中心自咎，诚不应逆堂上之命，致

老母出此伤心之言，此景奚堪？余皇然少间，遽跪余母膝前，婉慰余母曰：“阿娘恕儿。儿诚不孝，儿罪重矣！后此惟有谨遵慈命。儿固不经事者，但望阿娘见恕耳。”

余母徐徐收泪，漫声应曰：“孺子当听吾言为是。古云：‘不信老人言，后悔将何及。’矧吾儿终身大事，老母安得不深思详察耶？当知娘心无一刻不为儿计也。即尔姊在家时，苟不从吾言，吾亦面加叱责而不姑息。今既归人，万事吾可不必过问。须知女心固外向，吾又何言？若静子则不然。彼姝性情娴穆，且有夙慧，最称吾怀，尔切勿以傅粉涂脂之流目之可耳。”

余母尚欲有言，适侍女跪白余母曰：“浴室诸事已备，此时刚十句钟也。”言毕，即去。

余母颜色开霁，抚余肩曰：“三郎，娘今当下楼检点冬衣，十一时方暇。尔去就浴。”

余此时知己宽慈母之忧，不禁怡然自得。仰视天际游丝，缓缓移去，雨亦遽止，余起易衣下楼就浴。

余浴毕，登楼面海，兀坐久之，则又云愁海思，袭余而来。当余今日，慨然许彼姝于吾母之时，明知此言一发，后此有无穷忧患，正如此海潮之声，续续而至，无有尽时。然思若不尔者，又将何以慰吾老母？事至于此，今但焉置吾身？只好权顺老母之意，容日婉言劝慰余母，或可收回成命。如老母坚不见许，则历举隐衷，或卒能谅余为空门中人，未应蓄内。余抚心自问，固非忍人忘彼姝也。继余又思：日俗真宗，固许带妻，且于刹中行结婚礼式，一效景教然者。若吾母以此为言，吾又将何言说答余慈母耶？余反复思维，不可

自聊，又闻山后凄风号林，余不觉惴惴其栗。因念佛言：“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嗟乎！望吾慈母，切勿驱儿作哑羊可耳！

第十四章

越日，余姊果来，见余不多言，但亦劝余曰：“吾弟随时随地须听母言。凡事毋以盛气自用，则人情世故，思过半矣。至尔谓终身不娶，自以为高，此直村竖恒态，适足笑煞人耳！三郎，尔后此须谨志吾言，勿貽人笑柄也。”

余唯唯而退。余自是以来，焦悚万状，定省晨昏，辄不久坐。尽日惴惴然，惟恐余母重提意向。余母每面余时，欢欣无已，似曾不理余心有闲愁万种。一日，余方在斋中下笔作画，用宣愁绪。既绘怒涛激石状，复次画远海波纹，已而作一沙鸥斜射堕寒烟而没。忽微闻叩门声，继知吾妹，推扉言曰：“阿兄胡不出外游玩？”

余即回顾，忽尔见静子作斜红绕脸之妆，携余妹之手，伫立门外，见余即鞠躬与余为礼。余遂言曰：“请阿姊进斋中小坐，今吾画已竟，无他事也。”

余言既毕，余妹强牵静子，径至余侧。静子注观余案上之画，少选，莞尔顾余言曰：“三郎幸恕唐突。昔董源写江南山，李唐写中州山，李思训写海外山，米元晖写南徐山，马远、夏圭写钱塘山，黄子久写海虞山，赵吴兴写霅苕山；今吾三郎得毋写匡山耶？一胡使人见即翛然如置身清古之域，此诚快心洞目之观也。”

言已，将画还余。余受之，言曰：“吾画笔久废，今兴至

作此，不图阿姊称誉过当，徒令人增惭惕耳。”

静子复微哂，言曰：“三郎，余非作客气之言也。试思今之画者，但贵形似，取悦市俗，实则宁达画之理趣哉？昔人谓画水能终夜有声，余今观三郎此画，果证得其言不谬。三郎此幅，较诸近代名手，固有瓦砾明珠之别，又岂待余之多言也？”

余倾听其言，心念世宁有如此慧颖者，因退立其后，略举目视之，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余暗自叹曰：“真旷劫难逢者也。”

忽而静子回盼，赧赧然曰：“三郎，此画能见媵否？三郎或不以余求在礼为背否？余观此景沧茫古逸，故爱之甚挚。今兹发问，度三郎能谅我耳。”

余即答曰：“岂敢，岂敢，此画固不值阿姊一粲。吾意阿姊固精通绘事者，望阿姊毋吝教诲，作我良师，不宁佳乎？”

静子瑟缩垂其双睫，以柔荑之手，理其罗带之端，言曰：“非然也。昔日虽偶习之，然一无所成，今惟行篋所藏《花燕》一幅而已。”

余曰：“请问云何《花燕》？”

静子曰：“吾家园池，当荷花盛开时，每夜有紫燕无算，巢荷花中，花尽犹不去。余感其情性，命之曰‘花燕’，爰为之图。三郎，今容我检之来，第恐贻笑大方耳。”

余鞠躬对曰：“请阿姊速将来，弟亟欲拜观。”

静子不待余言之毕，即移步鞠躬而去，轻振其袖，熏香扑人。余遂留余妹问之曰：“何不闻阿母阿姊声音，抑外出耶？”

余妹答曰：“然，阿姊约阿姨阿母俱出，谓往叶山观千贯

松，兼有他事，顺道谒淡岛神社。已嘱厨娘，今日午膳在十二句半钟，并嘱吾语阿兄也。”

余曰：“妹曷未同往？”

妹曰：“不，静姊不往，故我亦不愿往。”

余顾余妹手中携有书籍，即诘之曰：“何书？”

妹曰：“此波弥尼八部书也。”

余曰：“此为《梵文典》，吾妹习此乎？”

妹曰：“静姊每日授余诵之，顾初学殊艰，久之渐觉醴醴有味。其句度雅丽，迥非独逸，法兰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语。”

余曰：“然则静姊固究心三斯克列多文久矣。”

妹曰：“静姊平素喜谈佛理，以是因缘，好涉猎梵章。尝语妹云：‘佛教虽斥声论，然《楞伽》、《瑜伽》所说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别，曰正智，曰真如，与波弥尼派相近。《楞严》后出，依于耳根圆通，有声论宣明之语。是佛教亦取声论，特形式相异耳。’”

余听毕，正色语余妹曰：“善哉，静姊果超凡入圣矣。吾妹谨随之学毋怠。”

第十五章

余语吾妹既讫，私心叹曰：“静子慧骨天生，一时无两，宁不令人畏敬？惜乎，吾固勿能长侍秋波也！”

已而静子盈盈至矣。静子手持缟绢一帧，至余前；余肃然起立，接而观之：莲池之畔，环以垂杨修竹，固是姨家风物，有女郎兀立，风采盎然，碧罗为衣，颇得吴带当风之致。

女郎挽文金高髻，即汉制飞仙髻也。俯观花燕，且自看妆映，倏然有出尘之姿，飘飘有凌云之概。余赞叹曰：“美哉伊人！奚啻真真者？”

静子闻言，转目盼余，兼视余妹，莞尔言曰：“究又奚能与三郎之言相副耶？且三郎安可以外貌取人？亦觐其中藏如何耳。画中人外观，似奕奕动人，第不能言，三郎何从谖其中心着何颜色者？”

余置其言弗答，续曰：“画笔秀逸无伦，固是仙品。余生平博览丹青之士，咸弗能逮。嗟乎！衣钵尘土久，吾尚何言？今且据行云流水之描，的是吾姊戛戛独造，使余叹观止矣。阿姊端为吾师，吾何幸哉！”

静子此时，羞不能答，俯首须臾，委婉言曰：“三郎，胡为而作如是言？令浅尝者无地自容。但愿三郎将今日之画见赐，俾为临本，兼作永永纪念，以画中意况，亦与余身世吻合。迹君心情，宁谓非然者？”

余曰：“余久不复属意于画，盖已江郎才尽。阿姊自是才调过人，固应使我北面红妆，云何谓我妄言？”

静子含羞不余答。余亦无言，但双手擎余画献之，且无心而言曰：“敬乞吾畏友晒存，聊申稚弟倾服之诚，非敢言画也。”

静子欣然曰：“三郎此言，适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贵耳。”言已，即平铺袖角，端承余画，以温厚之词答曰：“敬谢三郎。三郎无庸以畏友外我。今得此画，朝夕对之，不敢忘锡画人也。”

是夕，微月已生西海，水波不兴。余乃负杖出门，随步

所之，遇渔翁，相与闲话，迄翁收拾垂纶，余亦转身归去。时夜静风严，余四顾，舍海曲残月而外，别无所睹。及去余家仅丈许，瞥见有人悄立海边孤石之旁，静观海面，余谛瞩倩影亭亭，知为静子，遂前叩之曰：“立者其吾阿姊乎？”

静子闻余声，却至欣悦，急回首应曰：“三郎，归何晏？独不避海风耶？吾迟三郎于此久矣。三郎出时可曾加衣否？向晚气候，不比日间，恐非三郎所胜，不能使人无戚戚于中。三郎善自珍摄，寒威滋可畏也。”

余即答曰：“感谢吾姊关垂。天寒夜寂，敬问吾姊于此，沉沉何思？女弟胡未奉侍左右？”

静子则柔声答曰：“区区弱质，奚云惜者？今余方自家中来，姨母、令姊、令妹及阿母，咸集厨下制瓜团粉果，独余偷闲来此，奉候三郎。三郎归，吾心至适。”

余重谢之曰：“深感阿姊厚意见待，愧弗克当。望阿姊次回，毋冒夜以伫我。吾姊恩意，特恐下走不称消受耳。”

余言毕，举步欲先入门，静子趣前娇而扶将曰：“三郎且住。三郎悦我请问数言乎？”

余曰：“何哉？姊胡为客气乃尔？阿姊欲有下回，稚弟固无不愿奉白者也。”

静子踌躇少间，乃出细腻之词，第一问曰：“三郎，迩来相见，颇带幽忧之色，是何故者？是不能令人无郁拂。今愿窃有请耳。”

余此时心知警兆，兀立不语。静子第二问曰：“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同令姊，往礼淡岛明神，何因也？吾思三郎必未之审。”

余闻语茫然，瞠不能答，旋曰：“果如阿姊言，未之悉也。”

静子低声而言，其词断续不可辨，似曰：“三郎鉴之，总为君与区区不肖耳。”

第十六章

余胸震震然，知彼美言中之骨也。余正怔忡间，转身稍离静子所立处，故作漫声指海面而言曰：“吾姊试谛望海心黑影，似是鱼舸经此，然耶？否耶？”

静子垂头弗余答。少选，复步近余胸前，双波略注余面。余在月色溟濛之下，凝神静观其脸，横云斜月，殊胜端丽。此际万籁都寂，余心不自镇；既而昂首瞩天，则又乌云弥布，只余残星数点，空摇明灭。余不觉自语曰：“吁！此非人间世耶？今夕吾何为置身如是景域中也？”

余言甫竟，似有一缕吴绵，轻温而贴余掌。视之，则静子一手牵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即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脱也。久之，静子发清响之音，如怨如诉曰：“我且问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关白三郎乎？”

余此际神经已无所主，几于膝摇而牙齿相击，垂头不敢睇视，心中默念，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此其时矣。

但闻静子连复同曰：“三郎乎，果阿姨作何语？三郎宁勿审于世情者，抑三郎心知之，故弗背言？何见弃之深耶？余日来见三郎愀然不欢，因亦不能无渎问耳。”

余乃力制惊悸之状，嚅嚅言曰：“阿娘向无言说，虽有，亦已依稀不可省记。”

余言甫发，忽觉静子筋脉跃动，骤松其柔荑之掌。余知

其心固中吾言而愕然耳。余正思言以他事，忽尔悲风自海面吹来，乃至山岭，出林薄而去。余方凝伫间，静子四顾皇然，即襟间出一温香罗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绣角梨花笺，吾婴年随阿母挑绣而成，谨以奉赠，聊报今晨杰作。君其纳之。此闲花草，宁足云贡？三郎其亦知吾心耳！”

余乍闻是语，无以为计。自念拒之于心良弗忍；受之则睹物思人，宁可力行正照，直证无生耶？余反复思维，不知所可。静子故欲有言，余陡闻阴风怒号，声振十方，巨浪触石，惨然如破军之声。静子自将笺帕袭之，谨纳余胸间。既讫，遽握余臂，以腮熨之，嚤嚤欲泣曰：“三郎受此勿戚，愿苍苍者祐吾三郎无恙。今吾两人同归，朝母氏也。”余呆立无言，惟觉胸间趑趄而跃。静子娇不自胜，搀余徐行。及抵斋中，稍觉清爽，然心绪纷乱，废弃一切。此夜今时，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躯，以还父母，又那能越此情关，离诸忧怖耶？

第十七章

翌朝，天色清朗，惟气候遽寒，盖冬深矣。余母晨起，即部署厨娘，出饔飧，又陈备饮食之需。既而齐聚膳厅中，欢声腾彻。余始知姊氏今日归去。静子此际作魏代晓霞妆，余散发垂右肩，束以毡带，迥绝时世之装，腼腆与余为礼，益增其冷艳也。余既近炉联坐，中心滋耿耿，以昨夕款语海边之时，余未以实对彼姝故耳。已而姊氏辞行，余见静子拖百褶长裙，手携余妹送姊氏出门。余步跟其后，行至甬道中，余母在旁，命余亦随送阿姊。

静子闻命，欣然即转身为余上冠杖。余曰：“谨谢阿姊，待我周浹。”

余等齐行，送至驿上，展轸车发，遂与余姊别。归途惟静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

静子缓缓移步，远远见农人治田事，因出其纤指示余，顺口吟曰：“‘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三郎，此非范石湖之诗欤？在宋已然，无怪吾国今日赋税之繁且重，吾为村人生无限悲感耳。”

静子言毕，微喟，须臾忽绛其颊，盼余问曰：“三郎得毋劳顿？日来身心，亦无患耶？吾晨朝闻阿母传言，来周过已，更三日，当挈令妹及余归箱根。未审于时三郎可肯重尘游履否？”

余闻言，万念起落，不即答，转视静子，匿面于绫伞流苏之下，引慧目迎余，为状似甚羞涩。余曰：“如阿娘行，吾必随叩尊府。”

余言已，复回顾静子眉端隐约见愁态。转瞬，静子果蕴泪于眶，嚶然而呻曰：“吾晨来在膳厅中，见三郎胡乃作戚戚容？得毋玉体违和？敢希见告耳。苟吾三郎有何伤感，亦不妨掏心相示，幸毋见外也。”

余默默弗答。静子复微微言曰：“君其怒我乎？胡靳吾请？”

余停履抗声答曰：“心偶不适，亦自不识所以然。劳阿姊询及，惭惕何可言？万望阿姊饶我。”

余且行且思，赫然有触于心，弗可自持，因失声呼曰：“吁！吾滋愧悔于中，无解脱时矣！”

余此时泪随声下。静子虽闻余言，殆未见窥余命意所在，

默不一语。继而容光惨悴，就胸次出丹霞之巾，授余搵泪，慰藉良殷，至于红泪沾襟。余暗惊曰：“吾两人如此，非寿征也！”旁午，始莅家庭，静子与余都弗进膳。

第十八章

余姊行后，忽忽又三日矣。此日大雪缤纷，余紧闭窗户，静坐思量，此时正余心与雪花交飞于茫茫天海间也。余思久之，遂起立徘徊，叹曰：“苍天，苍天，吾胡尽日怀抱百忧于中，不能自弭耶？学道无成，而生涯易尽，则后悔已迟耳。”

余谛念彼姝，抗心高远，固是大善知识，然以眼波决之，则又儿女情长，殊堪畏怖。使吾身此时为幽燕老将，固亦不能提刚刀慧剑，驱此婴婴宛宛者于漠北。吾前此归家，为吾慈母，奚事一逢彼姝，遽加余以尔许缠绵婉恋，累余虱身于情网之中，负己负人，无有是处耶？嗟乎，系于情者，难平尤怨，历古皆然。吾今胡能没溺家庭之恋，以闲愁自戕哉？佛言：“佛子离佛数千里，当念佛戒。”吾今而后，当以持戒为基础，其庶几乎。余轮转思维，忽觉断惑证真，删除艳思，喜慰无极。决心归觅师傅，冀重重忏悔耳。第念此事决不可以禀白母氏，母氏知之，万不成行矣。

忽而余妹手托锦制瓶花入，语余曰：“阿兄，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阿兄月旦，其能有当否？”

余无言，默视余妹，心忽恫楚，泪盈余睫，思欲语以离家之旨，又恐行不得也。迄吾妹去后，余心颤不已，返身掩面，成泪人矣。

此夕，余愁绪复万叠如云，自思静子日来恹恹，已有病

容。迹彼情词，又似有所顾虑，抑已洞悉吾隐衷，以我为太上忘情者欤？今既不以礼防为格，吾胡不亲过静子之室，叙白前因，或能宥我。且名姝深恻，又何可弃捐如是之速者？思已，整襟下楼，缓缓而行。及至廊际，闻琴声，心知此吾母八云琴，为静子所弹，以彼姝喜调《梅春》之曲也。至“夜迢迢，银台绛蜡，伴人垂泪”句，忽而双弦不谱，音变滞而不延，似为泪珠沾湿。迄余音都杳，余已至窗前，屏立不动。乍闻余妹言曰：“阿姊，晨来所治针黹，亦已毕业未？”

静子太息答余妹曰：“吾欲为三郎制领结，顾累日未竟，吾乃真孺稚也。”

余既知余妹未睡，转身欲返，忽复闻静子凄声和泪，细诘余妹曰：“吾妹知阿兄连日胡因郁郁弗舒，恒露忧思之状耶？”

余妹答曰：“吾亦弗审其由。今日尚见阿兄独坐斋中，泪潜潜下，良匪无以。妹诚愕异，又弗敢以禀阿娘。吾姊何以教我慰阿兄耶？”

静子曰：“顾乃无术。惟待余等归期，吾妹努力助我，要阿兄同行，吾宁家，则必有以舒阿兄郁结。阿兄莅吾家，兼可与吾妹剧谈破寂，岂不大妙？不观阿兄面庞，近日十分消瘦，令人滋恨恨。今有一言相问吾妹：妹知阿母，阿姨，或阿姊，向有何语吩咐阿兄否？”

余妹曰：“无所闻也。”

静子不语。久之，微呻曰：“抑吾有所开罪阿兄耶？余虽勿慧，曷遂相见则……”言至此，噫焉而止。复曰：“待明日，但乞三郎加示喻耳。”

静子言时，凄咽不复成声。余猛触彼美沛然至情，万绪悲凉，不禁歔歔泣下，乃归，和衣而寝。

第十九章

天将破晓，余忧思顿释，自谓觅得安心立命之所矣。盥漱既讫，于是就案搦管构思，恍然少间，力疾书数语于笺素云：

静姊妆次：

呜呼，吾与吾姊终古永诀矣！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伏维吾姊，贷我残生，夫复何云？倏忽离家，未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并婉劝二老切勿悲念顽儿身世，以时强饭加衣，即所以怜儿也。幼弟三郎含泪顶礼。

书毕，即易急装，将笺暗纳于鞞骨细盒之内。盒为静子前日盛果媵余，余意行后，静子必能检盒得笺也。摒挡既毕，举目见壁上铜钟，锵锵七奏，一若催余就道者。此时阿母、阿姨咸在寝室，为余妹理衣饰。静子与厨娘、女侍，则在厨下都弗余觉。余竟自辟栅潜行。行数武，余回顾，忽见静子亦匆匆踵至，绿鬓垂于耳际，知其还未栉掠，但仓皇呼曰：“三郎，侵晨安适？夜来积雪未消，不宜出行。且晨餐将备，曷

稍待乎？”

余心为赫然，即脱冠致敬，恭谨以答曰：“近日疏慵特甚，忘却为阿姊道晨安，幸阿姊恕之。吾今日欲观白龙不动尊神，须趁雪未溶时往耳。敬乞阿姊勿以稚弟为念。”

静子趣近余前，愕然作声问曰：“三郎颜色，奚为乍变？得毋感冒？”言毕，出其腻洁之手，按余额角，复执余掌言曰：“果热度腾涌。三郎此行可止，请速归家，就榻安歇，待吾稟报阿母。”言时声颤欲嘶。

余即陈谢曰：“阿姊太过细心，余惟觉头部微晕，正思外出，吸取清气耳。望吾姊勿尼吾行。二小时后，余即宁家，可乎？”

静子以指掠其鬓丝，微叹不余答；久乃娇声言曰：“然则，吾请侍三郎行耳。”

余急曰：“何敢重烦玉趾，余一人行道上，固无他虑。”

静子似弗怪，含泪盼余，喟然答曰：“否。粉身碎骨，以卫三郎，亦所不惜，况区区一行耶？望三郎莫累累见却，即幸甚矣。”

余更无词固拒，权伴静子逡巡而行。道中积雪照眼，余略顾静子芙蓉之靥，衬以雪光，庄艳绝伦，吾魂又为之爽然而摇也。静子频频出素手，谨炙余掌，或扪余额，以觇热度有无增减。俄而行经海角沙滩之上，时值海潮初退，静子下其眉睫，似有所思。余瞩静子清癯已极，且有泪容，心滋恻悵，遂扶静子腰围，央其稍歇。静子脉脉弗语，依余憩息于细软干砂之上。

此时余神志为爽，心亦镇定，两鬓热度尽退，一如常时，

但静默不发一言。静子似渐释其悲哽，尚复含愁注视海上波光。久久，忽尔扶余臂愀然问曰：“三郎，何思之深也？三郎或勿讶吾言唐突耶？前接香江邮筒，中附褪红小简，作英吉利书，下署罗弼氏者，究属谁家扫眉才子？可得闻乎？吾观其书法妩媚动人，宁让簪花格体？奈何以此蟹行乌丝，惑吾三郎，快快至此田地？余以私心决之，三郎意似怜其薄命如樱花然者。三郎今兹肯为我倾吐其详否耶？”

余无端闻其细腻酸咽之词，以余初不宿备，故噤不能声。静子续其声韵曰：“三郎，胡为缄口如金人？固弗容吾一闻芳讯耶？”

余遂径报曰：“彼马德利产，其父即吾恩师也。”

静子闻言，目动神慌，似极惨悸，故迟迟言曰：“然则彼人殆绝代丽姝，三郎固岂能忘怀者？”

言毕，哆其唇樱，回波注睇吾面，似细察吾方寸作何向背。余略引目视静子，玉容瘦损，忽而慧眼含红欲滴。余心知此子固天怀活泼，其此时情波万叠而中沸矣。余情况至窘，不审将何词以答。少选，遽作庄容而语之曰：“阿姊当谅吾心，絮问何为？余实非有所恋恋于怀。顾余素鞅鞅不自聊者，又非如阿姊所料。余周历人间至苦，今已绝意人世，特阿姊未之知耳。”

余言毕，静子挥其长袖，掩面悲咽曰：“宜乎三郎视我，漠若路人，余固乌知者？”已而复曰：“嗟乎！三郎，尔意究安属？心向丽人则亦已耳，宁遂忍然弗为二老计耶？”

余聆其言，良不自适，更不忍伤其情款。所谓藕断丝连，不其然欤？余遂自绾愁丝，阳慰之曰：“稚弟胡敢者？适戏言

耳，阿姊何当介蒂于中，令稚弟皇恐无地。实则余心绪不宁，言乃无检。阿姊爱我既深，尚冀阿姊今以恕道加我，感且无任耳！阿姊其见宥耶？”

静子闻余言，若喜若忧，垂额至余肩际，方含意欲申，余即抚之曰：“悲乃不伦，不如归也。”

静子愁悱略释，盈盈起立，捧余手重复亲之，言曰：“三郎记取：后此无论何适，须约我偕行，寸心释矣。若今晨匆匆自去，将毋令人悬念耶？”

余即答曰：“敬闻命矣。”

静子此时俯身，拾得虹纹贝壳，执玩反复，旋复置诸砂面，为状似甚乐也。已而骈行，天忽阴晦，欲雪不雪，路无行人。静子且行且喟。余栗栗惴惧不已，乃问之曰：“阿姊奚叹？”

静子答曰：“三郎有所不适，吾心至慊。”

余曰：“但愿阿姊宽怀。”

此时已近由脚孤亭之侧，离吾家只数十武，余停履谓曰：“请阿姊先归，以慰二老。小弟至板桥之下，拾螺蛤数枚，归贻妹氏，容缓二十分钟宁家。第恐有劳垂盼。阿姊愿耶？否耶？”

静子曰：“甚善。余先归为三郎传朝食。”

言毕，握余手略鞠躬言曰：“三郎，早归。吾偕令妹伫伺三郎，同御晨餐。今夕且看明月照积雪也。”

余垂目细瞻其雪白冰清之手，微现蔚蓝脉线，良不忍遽释，惘然久立，因曰：“敬谢阿姊礼我。”

第二十章

余目送静子珊珊行后，喟然而叹曰：“甚矣，柔丝之绊人也！”

余自是力遏情澜，亟转山脚疾行。渐前，适有人夫牵空车一辆，余招而乘之，径赴车站。购票讫，汽车即发。二日半，经长崎，复乘欧舶西渡。余方豁然动念，遂将静子曩日所媵凤文罗筒之属，沉诸海中，自谓忧患之心都泯。

更二日，抵上海，余即日入城，购僧衣一着易之，萧然向武林去，以余素慕圣湖之美，今应顺道酬吾夙愿也。既至西子湖边，盈眸寂乐，迥绝尘寰。余复泛瓜皮舟，之茅家埠。既至，余舍舟，肩挑被席数事，投灵隐寺，即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处也。余进山门，复至客堂，将行李放堂外左边，即自往右边鹄立。

久久，有知客师出问曰：“大师何自而来？”

余曰：“从广州来。”

知客闻言欣然曰：“广东富饶之区也。”

余弗答，摩襟出牒示之。知客审视牒讫，复欣然导余登南楼安息。余视此楼颇广，丁方可数丈，楼中一无所有，惟灰砖数方而已。

迨薄暮，斋罢，余急就寝，即以灰砖代枕。入夜，余忽醒，弗复成寐，又闻楼中作怪声甚厉。余心惊疑是间有鬼，惨栗不已，急以绒毡裹头，力闭余目，虽汗出如瀋，亦弗敢少动。漫漫长夜，不胜苦闷。天甫迟明，闻钟声，即起，询之守夜之僧，始知楼上向多松鼠，故发此怪声，来往香客，无

不惊讶云。

晨粥既毕，主持来嘱余曰：“师远来，晨夕无庸上殿，但出山门扫枯叶柏子，聚而焚之。”

余曰：“谨受教。”

过午，复命余将冷泉亭石脚衰草剔净。如是安居五日过已，余颇觉翛然自得，竟不识人间有何忧患，有何恐怖。听风望月，万念都空。惟有一事，不能无憾：以是间风景为圣湖之冠，而冠盖之流，往来如鲫，竟以清净山门，为凡夫俗子宴游之区，殊令人弗堪耳。

第二十一章

余一日无事，偶出春淙亭眺望，忽见壁上新题，墨痕犹湿。余细视之，即《捐官竹枝词》数章也，其词曰：

二品加衔四品阶， 皇然绿轿四人抬。
黄堂半跪称卑府， 白简通详署宪台。
督抚请谈当座揖， 臬藩接见大门开。
便宜此日称观察， 五百光洋买得来。

大夫原不会医生， 误被都人唤此名。
说梦但求升道府， 升阶何敢望参丞。
外商吏礼皆无分， 兵户刑工浪挂名。
一万白银能报效， 灯笼马上换京卿。

一麾分省出京华， 蓝顶花翎到处夸。

直与翰林争俸满， 偶兼坐办望厘差。
大人两字凭他叫， 小考诸童听我枷。
莫问出身清白否， 有钱再把道员加。

工赈捐输价便宜， 白银两百得同知。
官场逢我称司马， 照壁凭他画大狮。
家世问来皆票局， 大夫买去署门楣。
怪他多少功牌顶， 混我胸前白鹭鸶。

八成遇缺尽先班， 铨补居然父母官。
刮得民膏还夙债， 掩将妻耳买新欢。
若逢苦缺还求调， 偏想诸曹要请安。
别有上台饶不得， 一年节寿又分餐。

补褂朝珠顶似晶， 冒充一个状元郎。
教官都作加衔用， 殷户何妨苦缺当。
外放只能抡刺史， 出身原是做厨房。
可怜裁缺悲公等， 丢了金钱要发狂。

小小京官不足珍， 素珠金顶亦荣身。
也随编检称前辈， 曾向王公作上宾。
借与招牌充薙匠， 呼来雅号冒儒臣。
街条三字翰林院， 诳得家人唤大人。

余读至此，谓其词雅谑。首章指道员，其二郎中，其三知府，其四同知，其五知县，其六光禄寺署丞，其七待诏，惜末章为风雨剥灭，不可辨，只剩：

天丧斯文人影绝，官多捷径士心寒。

一联而已。此时科举已废，盖指留学生而言也。

余方欲行，适有少年比丘，负囊而来。余观其年，可十六七，面带深忧极恨之色。见余即肃容合十，向余而言曰：“敬问阿师，此间能容我挂单否乎？”

余曰：“可，吾导尔至客堂。”

比丘曰：“阿弥陀佛。”

余曰：“子来从何许？观子形容，劳困已极，吾请助子负囊。”

比丘颦蹙曰：“谢师厚意。吾果困顿，如阿师言。吾自湖南来者，吾发愿参礼十方，形虽枯槁，第吾心中懊恼，固已净尽无余，且勿知苦为何味也。”

第二十二章

晚上比丘与余同歇楼上，余视其衣单，均非旧物，因意其必新剃度，又一望可知其中心实有千端愁恨者。遂叩之曰：“子出家几载？”

比丘聆余言，沉思久之，凄然应余曰：“吾削发仅月余耳。阿师待我殊有礼义，中心宁弗感篆？我今且语阿师以吾何由而出家者。

“吾恨人也，自幼失怙恃。吾叔贪利，鬻余于邻邑巨家为嗣。一日，风雨凄迷，余静坐窗间，读《唐五代词》，适邻家有女，亦于斯时当窗刺绣。余引目望之，盖代容华，如天仙临凡也。然余初固不敢稍萌妄念。忽一日，女缙一小小蛮笺，以红线轻系于蜻蜓身上，令徐徐飞入余窗。盖邻窗与余窗斜对，仅离六尺，下有小河相界耳。余得笺，循还雒诵，心醉其美，复艳其情，因叹曰：‘吾何修而能枉天仙下盼耶？’由是梦魂，竟被邻女牵系，而不能自作主持矣。此后朝夕必临窗对晤，且馈余以锦绣文房之属。吾知其家贫亲老，亦厚报之以金，如是者屡矣。

“一日，女复自绣秋海棠笔袋，实以旃檀香屑见贶。余感邻女之心，至于万状，中心自念，非更得金以酬之，无以自对良心也。顾此时阮囊羞涩，遂不获已，告贷于厮仆。不料仆阳诺而阴述诸吾义父之前。翌晨，义父严责余曰：‘吾素爱汝，汝竟行同浪子耶？吾家断无容似汝败行之人，汝去！’义父言毕，即草一函，嘱余挈归，致吾叔父。余受函入房，女犹倚窗迎余含笑。余正色告之曰：‘今日见槟于老父，后此何地何时，可图良会耶？’

“女聆余言，似不欢，怫然竖其一指，逡巡答余曰：‘今夕无月，君于十一句钟，以舴舺至吾屋后。君能之乎？’余亟应曰：‘能之。’

“余既领香谕，自以为如天之福也，即归至家。叔父诘余曰：‘汝语我，将钱何所用，赌耶？交游无赖耶？’余惟恭默，不敢答一辞，恐直言之，则邻女声名瓦解，是何可者？俄顷，叔父复问曰：‘汝究与谁人赌耶？’余弗答如故。遂益中吾叔

父之怒，乃以桐城烟斗，乱剥余肩。余忍痛不敢少动，又不敢哭。

“黄昏后，余潜取邻舍渔舟，肩痛不可忍，自念今夕不行，将负诺，则痛且死，亦安能格我者？遂勉力摇舟，欸乃而去。及至其宅，刚九句钟，余心滋慰，竟忘痛楚。停桡于屋角。待久之，不见人影，良用焦忧。忽骤雨如覆盆，余将孤艇驶至墙缘芭蕉之下，冒风雨而立，直至四更，亦复杳然。余心知有变，跃身入水，无知觉已。

“迄余渐醒，四瞩竹篱茅舍，知为渔家。一翁一媪，守余侧，频以手按余胸次，甚殷。余突然问曰：‘叟及夫人拯吾命耶？然余诚无面目，更生人世。’

“媪曰：‘悲哉，吾客也！客今且勿言。天必祐客平安无事，吾谢天地。’

“余闻媪言辞温厚，不觉堕泪，悉语以故。媪白发婆娑，摇头叹曰：‘天下负心人儿，比比然也。客今后须知自重。’

“叟曰：‘勉乎哉，客今回头是岸，佳也。’

“余收泪跪别翁媪而行，莫审所适，悲愤恨溢，遂入岳麓为僧。乃将腰间所系海棠笔袋并香屑葬于飞来钟树脚之侧。后此附商人来是间。今兹茫茫宇宙，又乌睹所谓情，所谓恨耶？”

余闻湘僧言讫，历历忆及旧事，不能宁睡。忽依稀闻慈母责余之声，神为耸然而动，泪满双睫，顿发思家之感。翌朝，余果病不能兴。湘僧晨夕为余司汤药粥施各事，余辄于中夜感极涕零，遂与湘僧为患难交。后此湘僧亦备审吾隐恫，形影相吊，无片刻少离。余病兼旬，始护清健，能扶杖出山门眺望，潭映疏钟，清人骨髓。

第二十三章

忽一日，监院过余言曰：“明日中元节，城内麦家有法事，首座命衲应赴，并询住僧之中，谁合选为同伴者。衲以师对，首座喜甚。道师沉静寡言，足庄山门风范，能起十方宗仰。且麦氏亦岭南人，以师款洽，较他人方便，此吾侪不得不借重于吾师也。”

余答曰：“余出家以来，未尝习此，舍《香赞》、《心经》、《大悲咒》而外，一无所能，恐辱命，奈何？”

监院曰：“瑜伽炮口，只此亦够。尚有侍者三人，于诸事殊练达。师第助吾等敲木鱼及添香剪烛之外，无多劳。万望吾师勿辞辛苦，则常住增光矣。”

余不获已，允之。监院欣然遂去。余语湘僧曰：“此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耳。应赴之说，古未之闻。昔白起为秦将，坑长平降卒四十万。至梁武帝时，志公智者，提斯悲惨之事，用警独夫好杀之心，并示所以济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陆道场七昼夜，一时名僧，咸赴其请。应赴之法，自此始。

“余尝考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四生。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下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

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

湘僧曰：“阿师言深有至理，令人不可置一词也。第余又不解志公胡必作此忤仪，延误天下苍生耶？”

余曰：“志公本是菩萨化身，能以圆音利物。唐持梵呗，已无补秋毫。矧在今日凡僧，更何益之有？云栖广作忤法，蔓延至今，徒误正修，以资利养，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至于禅宗本无忤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顾吾与子，俱是正信之人，既皈依佛，但广说其四谛八正道，岂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同日语哉？”

湘僧曰：“善哉！马鸣菩萨言：诸菩萨舍妄，一切显真实，诸凡夫覆真，一切显虚妄。”

第二十四章

明日，余随监院莅麦氏许，然余未尝询其为何名，隶何地，但知其为宰官耳。

入夜，法事开场，此余破题儿第一遭也。此时男女叠肩环观者甚众。监院垂睫合十，朗念真言，至“想骨肉已分离，睹音容而何在”，声至凄恻。及至“呜呼！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又“昔日风流都不见，绿杨芳草鬣髯寒”，又“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等句，则又悲健无论。斯时举屋之人，咸屏默无声，注矚余等。

余忽闻对壁座中，有窈窕细碎之声，言曰：“殆此人无疑也。回忆垂髫，恍如隔世，宁勿凄然？”时复有男子太息曰：

“伤哉！果三郎其人也。”

余骤闻是言，岂不惊但？余此际神色顿变，然不敢直视。女郎复曰：“似大病新瘥，我知三郎固有难言之隐耳。”

余默察其声音，久之，始大悟其即麦家兄妹，为吾乡里，又为总角同窗。计相别五载，想其父今为宦于此。回首前尘，徒增浩叹耳。忆余羁香江时，与麦氏兄妹结邻于卖花街。其父固性情中人，意极可亲，御我特厚，今乃不期相遇于此，实属前缘。余今后或能借此一讯吾旧乡之事，斯亦足以稍慰飘零否耶？余心于是镇定如常。

黎明，法事告完，果见僮仆至余前揖曰：“主人有命，请大师赓临书斋便饭。”

余即随之行。此时，同来诸僧咸骇异，以彼辈未尝知余身世，彼意谓余一人见招，必有殊荣极宠。盖今之沙门，虽身在兰阁，而情趣纓茅者，固如是耳！

及余至斋中，见餐事陈设甚盛：有莼菜，有醋鱼、五香腐干、桂花栗子、红菱藕粉、三白西瓜、龙井虎跑茶、上蒋虹字腿，此均为余特备者。余心默感麦氏，果依依有故人之意，足征长者之风，于此炎凉世态中，已属凤毛麟角矣。

少须，麦氏携其一子一女出斋中，与余为礼。余谛认麦家兄妹，容颜如故，戏采娱亲；而余抱无涯之戚，四顾萧条，负我负人，何以堪此？因掩面哀咽不止。麦氏父子，深形凄怆，其女公子亦不觉为余而作啼妆矣。

无语久之，麦氏抚余庄然言曰：“孺子毋愁为幸。吾久弗见尔。先是闻乡人言，吾始知尔已离俗，吾正深悲尔天资俊爽，而世路凄其也。吾去岁挈家人侨居于此，昨夕儿辈语我，

以尔来吾家作法事，令老夫惊喜交集。老夫髦矣，不料犹能会尔，宁谓此非天缘耶？尔父执之妇，昨春迁居香江，死于喉疫。今老夫愿尔勿归广东。老夫知尔了无凡骨，请客吾家，与豚儿作伴，则尔于余为益良多。尔意云何者？”

余闻父执之妻早年去世，满怀悲感，叹人事百变叵测也。

第二十五章

余收泪启麦氏曰：“铭感丈人，不以残衲见弃，中心诚皇诚恐，将奚以为报？然寺中尚有湘僧名法忍者，为吾至友，同居甚久，孺子滋不忍离之。后此孺子当时叩高轩侍教，丈人其恕我乎？”

麦氏少思，霭然言曰：“如是亦善，吾惟恐寺中苦尔。”

余即答曰：“否，寺僧遇我俱善。敬谢丈人，垂念小子，小子何日忘之？”

麦氏喜形于色，引余入席。顾桌上浙中名品咸备，奈余心怀百忧，于此时亦味同嚼蜡耳。饭罢，余略述东归寻母事。麦氏举家静听，感喟无已。麦家夫人并其太夫人，亦在座中，为余言，天心自有安排，嘱余屏除万虑。余感极而继之以泣。及余辞行，麦家夫人出百金之票授余，嘱曰：“孺子莫拒，纳之用备急需也。”

余拜却之曰：“孺子自逗子起行时，已备二百金，至今还有其半，在衣襟之内。此恩吾惟心领，敬谢夫人。”

余归山门。越数日，麦家兄妹同来灵隐，视余于冷泉亭。余乘间问雪梅近况何若。初，兄妹皆隐约其辞，余不得端倪。因再叩之，凡三次。其妹微蹙其眉，太息曰：“其如玉葬香埋

何？”

余闻言儿踣，退立震慑，捶胸大恸曰：“果不幸耶？”

其兄知旨，急挽余臂曰：“女弟孟浪，焉有是事？实则……”语至此，转复慰余曰：“吾爱友三郎，千万珍重。女弟此言非确，实则人传彼姝春病颇剧耳。然吉人自有天相，万望吾爱友切勿焦虑，至伤玉体。”余遂力遏其悲。

是日，麦家兄妹复邀余同归其家。翌晨，余偶出后苑嘘气，适逢其妹于亭桥之上，扶栏凝睇，如有所思。既见余至，不禁红上梨涡，意不忍为陇中佳人将消息耳。余将转身欲行，其妹回眸一盼，娇声问曰：“三郎其容我导君一游苑中乎？”

余即鞠躬，庄然谢曰：“那敢有劳玉趾？敬问贤妹一言，雪梅究存人世与否？贤妹可详见告欤？”

其妹嚬然而呻，辄摇其首曰：“谚云：‘继母心肝，甚于蛇虺。’不诚然哉？前此吾居乡间，闻其继母力逼雪姑为富家媳，迨出阁前一夕，竟绝粒而夭。天乎！天乎！乡人咸悲雪姑命薄，吾则叹人世之无良，一于至此也！”

余此时确得噩信，乃失声而哭，急驰返山门，与法忍商酌，同归岭海，一吊雪梅之墓，冀慰贞魂。明日午后，麦氏父子，亲送余等至拱宸桥，挥泪而别。

第二十六章

余与法忍至上海，始悉襟间银票，均已不翼而飞，故不能买舟，遂与法忍决定行脚同归。沿途托钵，蹭蹬已极。逾岁，始抵横蒲关，入南雄边界。既过红梅驿，土人言此去俱为坦途，然水行不一由延能达始兴。余二人尽出所蓄，尚可

敷舟资及粮食之用，于是扬帆以行。风利，数日遂过浈水，至始兴县，余二人忧思稍解。

是夕，维舟于野渡残阳之下。时凉秋九月矣，山川寥寂，举目苍凉。忽有西北风萧飒过耳，余悚然而听之，又有巨物呜呜然袭舟而来，竟落灯光之下，如是者络续而至。余异而瞩之，约有百数，均团脐胖蟹也。此为余初次所见，颇觉奇趣。

法忍语余曰：“吾闻丹凤山去此不远，有张九龄故宅，吾二人明晨当紆道往观。”又曰：“惜吾两人不能痛饮，否则将此蟹煮之，复入村沽黄醪无量，尔我举匏樽以消幽恨。奈何此夕百忧感其心耶？”

语次，舟子以手指枫林旷刹告余二人曰：“此即怀庵古兰若也，金碧飘零尽矣。父老相传，甲申三月，吾族遗老誓师于此，不观腐草转磷，至今犹在？嗟乎！风景依然，而江山已非，宁不令人愀然生感，欷歔不置耶？”

迨余等将睡，忽而黑风暴雨遽作。余谓法忍：“今夕不能住宿舟中，不若同往荒殿少避风雨，明日重行。”法忍曰：“善。”余二人遂辞舟子，向枫林摩道而入。既至山门，缭垣倾圯殆尽，扉亦无存者。及入，殿中都无声响，惟见佛灯，光摇四壁。殿旁有甬道，通一耳室，余意其为住僧寮房，故止步弗入。法忍手扪碑上题诗，读曰：

十郡名贤请自思，座中若个是男儿。
鼎湖难挽龙髯日，鸳水争持牛耳时。
哭尽冬青徒有泪，歌残凝碧竟无诗。

故陵麦饭谁浇取，赢得空堂酒满卮。

余曰：“此澹归和尚贻吴梅村之诗也。当日所谓名流，忍以父母之邦，委于群胡，残暴戮辱，亦可想而知矣。澹归和尚固是顶天立地一堂堂男子。呜呼！丹霞一炬，遗老幽光，至今犹屈而不申，何天心之愤愤也？”

时暴雨忽歇，余与法忍无言，解袂卧于殿角。余陡然从梦中惊醒，时万籁沉沉，微闻西风振箨，参以寒虫断续之声。忽有念《蓼莪》之什于侧室者，其声酸楚无伦。听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句，不禁沉沉大恸，心为摧折。

晨兴，天无宿翳。余视此僧，呜呼，即余乳媪之子潮儿也！余愕不止；潮儿几疑余为鬼物，相视久之，悲咽万状曰：“阿兄归几日矣？”

余曰：“昨夕抵此，风雨兼天，故就宿殿内。贤弟何故失容？阿母无恙耶？”

潮儿未及发言，已簌簌落泪，白余言曰：“慈母见背，吾心悲极为僧，庐墓于此，三经弦望矣。”

余闻言，震越失次，趋前抱潮儿而恸哭曰：“吾意归南海必先见吾媪。余自襁褓，独媪一人怜而抚我，不图今已长眠。天乎！吾媪养育之恩，吾未报其万一。天乎！吾心胃都碎矣！”

既而潮儿导余等出西院门，至其亡母墓前，黄土一杯，白杨萧萧，山鸟哀鸣其上。余同法忍，俯伏陨涕。潮儿根泪言曰：“亡母感古装夫人极矣！舍古装夫人而外，欲得一赐惠之人，无有也。吾前月奉去一笑，不知阿兄遄归。今会阿兄于此，亦余梦魂所不及料，宁非苍天垂愍？先母重泉慰矣。”

第二十七章

余等暂与潮儿为别，遂向雪梅故乡而去。陆行假食，凡七昼夜，始抵黄叶村。读者尚忆之乎？村即吾乳媪前此所居，吾尝于是村为园丁者也。顾吾乳媪旧屋，既已易主，外观自不如前，触目多愁思耳。余与法忍，投村边破寺一宿。晨曦甫动，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郎当行阡陌间。此时余心经时百转，诚无以对吾雪梅也。

既至雪梅故宅，余伫立，回念当日卖花经此，犹如昨晨耳。谁料云鬓花颜，今竟化烟而去！吾憾绵绵，宁有极耶？嗟乎！雪梅亦必当怜我于永永无穷！余羁縻世网，亦恹恹欲尽矣。惟思余自西行以来，慈母在家，盼余归期，直泥牛入海，何有消息？余诚冲幼，竟敢将阿姨、阿母残年期望，付诸沧渤。思之，余罪又宁可逭耶？此时余乃战兢而前，至门次，颤声连呼：“施主，施主！”

少选，小娃出，余审视之，果前此所遇侍儿，遗余以金者。侍儿忽而却立，面容丧失，凝眸盼余二人，若识若不识。余未发言，寸心碎礫，且哭且叩侍儿曰：“子还忆卖花人否耶？雪姑今葬何许？幸子导吾一往，则吾感子恩德弗尽。吾今急不择言，以表吾心，望子怜而恕我。”

侍儿闻余言，始为凜然，继作怒容，他顾久之，厉声曰：“异哉！先生，人既云亡，哭胡为者？曾谓雪姑有负于先生耶？试问鬻花郎，吾家女公子为谁魂断也？”言至此，复相余身，双颊殷然，含愠言曰：“和尚行矣，恕奴无礼，以对和尚。”语已返身，力阖其扉。

余立垂首，无由申辩，不图竟为僮娃峻绝，如割余以刃也。余呆立几不欲生人世。良久，法忍殷殷慰藉，余不觉自缓其悲，乃转身行，法忍随之。既而就村间丛冢之内遍寻，直至斜阳垂落，竟不得彼姝之墓。俄而诸天曛黑，深沉万籁，此际但有法忍与余相对呼吸之声而已。余低声语法忍曰：“良友已矣，吾不堪更受悲怆矣！吾其了此残生于斯乎？”

法忍闻余言，仰首瞩天，少选，以悲哽之声，百端慰解，并劝余归寺，明日更寻归途。余颓僵如尸，幸赖法忍扶余，迤邐而行。

呜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读者思之，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余此时泪尽矣！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束装就道。而不知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诗词

一八九五前后—一九二七

黄遵宪

今 别 离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讯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缙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班班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镜奁来，入妾怀袖中。临行剪中衣，是妾亲手缝。肥瘦妾自思，今昔得毋同？自别思见君，情如春酒浓。今日见君面，仍觉心忡忡。揽镜妄自照，颜色桃花红。开篋持赠君，如与君相逢。妾有钗插鬓，君有襟当胸。双悬可怜影，汝我长相从。虽则长相从，别恨终无穷。对面不解语，若隔山万重。自非梦来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入君室，举手攀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妄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山 歌（选二）

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

知亲切转伤离。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

酬曾重伯维修（选一）

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虬驺，出门惘惘更寻谁？

梁启超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

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土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眈眈。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巨灵擘地鑿鸿荒，飞鼉碎影神螺僵。上有抔土顽苍苍，下有积水横泱泱，抔土为六积水五，位置落错如参商。尔来千劫千纪又千岁，保虫缘虱为其乡。此虫他虫相间天演界中复几劫，优胜劣败吾莫强。主宰造物役物物，庄严地土无尽藏。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邻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及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厥名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始脱行国成建邦。衣食衍衍郑白沃，贸迁仆仆浮茶梁。恒河郁壮殍伽长，扬子水碧黄河黄。尼罗埃及河名。一岁一泛溉，姚台姚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皆安息大河名。蜿蜿双龙翔。水哉水哉厥利乃尔溥，浸濯暗黑扬晶光。此后四千数百载，群族内力逾扩张。乘风每驾一苇渡，搏浪乃持三岁粮。汉书《西域传》言：“渡西海不得风，或三岁乃达。”西海即地中海也。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葱郁郁腾光铓。岸环大小都会数百计，积气森森盘中央。自余各土亦尔尔，海若凯奏河伯降。波罗的与亚刺伯，二海名。西域两极遥相望。亚东黄渤谓黄海、渤海。壮以阔，亚西尾闾身毒洋。谓印

度洋。斯名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五洲寥邈殊未央。蛰雷一声百灵忙，翼轮降空神鸟翔。哥伦布初到美洲，土人以为天神，见其船之帆，谓为翼也。咄哉世界之外复有新世界，造化乃尔神秘藏。阁龙日本译哥伦布以此二字。归去举国狂，帝国挟帙民赢粮。谈瀛海客多于鲫，莽土倏变华严场。揭来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蘖，亘五世纪堂哉皇。其时西洋谓大西洋。权力渐夺西海谓地中海，用汉名也。席，两岸新市星罗棋布气燄长虹长。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瞠。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伋顿曲，觅得檀香山、澳大利亚洲者，后为檀岛土民所杀。冲锋我爱麦寨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绕地球一周者。鼎鼎数子只手挈大地，电光一掣剑气磅礴太平洋。太平洋，太平洋，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张肺歔地地出没，喷沫冲天天低昂。气吞欧墨者八九，况乃区区列国谁界疆。异哉似此大物隐匿万千载，禹经亥步无能详。毋乃吾曹躯壳太小君太大，弃我不屑齐较量。君兮今落我族手，游刃当尽君所长。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鸷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余口无余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费商量。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水银钻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虫焉藏。尔来环球九万里上一沙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强权强。惟余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肃肃云雨

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鬼罢哭，问天不语徒苍苍。噫
噫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
海电兮既没，舰队兮愈张。西伯利亚兮，铁路卒业，巴拿马
峡兮，运河通航。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
壮剧惨剧齐鞞鞳。吾曹生此岂非福，饱看世界一度两度兮沧
桑。沧桑兮沧桑，转绿兮回黄。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
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
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
同胞兮破浪以颺。海云极目何茫茫，涛声彻耳逾激昂。鼉腥
龙血玄以黄，天黑水黑长夜长。满船沉睡我徬徨，浊酒一斗
神飞扬。渔阳三叠魂懔伤，欲语不语怀故乡。纬度东指天尽
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

自励二首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
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
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
肇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
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读陆放翁集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

康有为

出都留别诸公（选二）

吾以诸生上书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

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庭思贾谊，拚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一代才人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正始如闻本风雅，丽葩无奈祖骚词。汉唐格律周人意，悱恻雄奇亦可思。

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州云物惊。四圣崆峒迷大道，万灵风雨集明廷。华严帝网重重现，广乐钧天窃窃听。

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扫除近代新诗话，惆怅诸天闻乐声。兹事混茫与微妙，感人千载妙音生。

蒋智由

卢 骚

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
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有 感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
个男儿非马牛！

谭嗣同

有感一首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马君武

寄南社同人

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远闻南社多才俊，满饮葡萄祝酒杯。

译器俄重展旧时恋书之作

此是青年有德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增老，青史青山事总虚。百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天国知何处，人世仓皇一梦如。

秋 瑾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
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
出群才。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宝 刀 歌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
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忆昔我祖名轩辕，发
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
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
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

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孰与侔？平生了了旧恩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

柳亚子

放 歌

天地太无情，日月何无光？浮云西北来，随风作低昂。我生胡不辰，丁斯老大邦。仰面出门去，泪下何淋浪！听我前致辞，血气同感伤。

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尚酣睡，民气苦不扬。豺狼方当道，燕雀犹处堂。天骄

闯入，踞我卧榻旁。瓜分与豆剖，横议声洋洋。世界大风潮，鬼泣神亦瞠。盘涡日以急，欲渡河无梁。沉沉四百州，尸冢遥相望。他人殖民地，何处为故乡？

下言女贼盛，兰惠黯不芳。女权痛零落，女界遭厄殃。邪说起何人？扶抑分阴阳。无才便是德，忍令群雌盲。服从供玩好，谬种流无疆。明明平等权，剥削无尽藏。会稽首刻石，罪魁仇秦皇。变本复加厉，蠢尔南朝唐。刖刑施无辜，岸狱盈闺房。同胞二百兆，心死热血凉。钗愁与鬟病，漫漫长夜长。

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象，公理方翔翔。谬种辟前人，妄诞解剖详。智慧用益出，大哉言煌煌。

独笑支那士，论理魔为障。乡愿倡衞言，毒人纲与常。横流今泛滥，洪祸谁能当？安得有豪杰，重使此理彰！仰天苦无言，长歌一引吭。

题张苍水集（选一）

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

章太炎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糍。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苏曼殊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
天明月白如霜。

本事诗（选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
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日本尺八与洞箫少异，其曲名有
《春雨》者，殊凄惻。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樊增祥

后彩云曲 并序

光绪己亥，居京师，制《彩云曲》，为时传诵。癸卯入觐，适彩云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发到刑部，门官皆其相识，从轻递籍而已。同人多请补记以诗。余谓其前随使节，俨然敌体，鱼轩出入，参佐皆屏息鹄立。陆军大臣某，时为舌人，亦在行列。后乃沦为淫鹜，流配南归，何足

更汗笔墨。顷居沪上，有人于夷场见之，盖不知偃蹇几夫矣。因思庚子拳董之乱，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尔时联军驻京，惟德军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结舌，赖彩言于所欢，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仪鸾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当其秽乱宫禁，招摇市廛，昼入歌楼，夜侍夷寝，视从某侍郎使英、德时，尤极烜赫。今老矣，流落沪滨，仍与厕养同归，视师师白发青裙，就簷溜濯足，抑又不逮。而瓦酋归国，德皇察其秽行，卒被褫遣。此一泓祸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实一寻常荡妇而已。祸水何足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楼者，可以鉴矣。此诗着意庚子之变，其他琐琐，概从略焉。

纳兰昔御仪鸾殿，曾以宰官三召见。画栋珠帘霭御香，金床玉几开宫扇。明年西幸万人哀，桂观蜚廉委劫灰。虜骑乱穿驿道走，汉宫重见柏梁灾。白头宫监逢人说，庚子灾年秋七月。六龙一去万马来，柏灵旧帅称魁桀。红巾蚁附端郡王，擅杀德使董福祥。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获池鱼殃。瓦酋入据仪鸾座，凤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胜贪财，桂殿清秋少眠卧。闻道平康有丽人，能操德语工德文。状元紫诰曾相假，英后殊施并写真。柏灵当日人争看，依稀记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琼华岛畔邀相见。隔水疑通银汉槎，催妆还用天山箭。彩云此际泥秋衾，云雨巫山何处寻？忽报将军亲折简，自来花下问青禽。徐娘虽老犹风致，巧换西妆称人意。百环螺髻满簪花，全匹蛟绡长拂地。鸦娘催上七香车，豹尾银枪两行侍。细马遥遵辇路

来，袜罗果踏金莲至。历乱宫帷飞野鸡，荒唐御座拥狐狸。将军携手瑶阶下，未上迷楼意已迷。骂贼翻嗤毛惜惜，入宫自诮李师师。言和言战纷纭久，乱杀平人及鸡狗。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肘筐休探赤侧钱，操刀莫逼红颜妇。始信倾城哲妇言，强于辩士仪秦口。后来虐婢如虺蜮，此日能言赛鹦鹉。较量功罪相折除，侥幸他年免纆首。将军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钗泽。普法战罢又今年，枕席行师老无力。女间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亲虎额。不随槃瓠卧花单，那得驯狐集城阙？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火马飞驰过凤楼，金蛇燄燄燔鸡树。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袴。见古乐府。小家女记入抱时，夜度娘寻凿坏处。撞破烟楼闪电窗，釜鱼笼鸟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别馆离宫住。朝云暮雨秋复春，坐见珠槃和议成。一闻红海班师诏，可有青楼惜别情？从此茫茫隔云海，将军也有连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遥识军中妇人在。有罪无功损国威，金符铁券趣销毁。太息联邦虎将才，终为旧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弹破时。白门沦落归乡里，绿草依稀具狱词。世人有情多不达，明明祸水寨裳涉。玉堂鹓鹭愆羽仪，碧海鲸鱼丧鳞甲。何限人间将相家，墙茨不扫伤门阙。乐府休歌杨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妇，青裙来往春申浦。北门学士最关渠，西幸丛谈亦及汝。古人诗贵达事情，事有阙遗须拾补。不然落溷退红花，白发摩登何足数。

丘逢甲

春 愁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高 旭

拟石达开致曾国藩诗五首（选一）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愆愆，
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

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陈去病

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

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览空。
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日
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

王国维

颐和园词

汉家七叶钟阳九，溷洞风埃昏九有。南国

潢池正弄兵，北沽门户仍飞牡。仓皇万乘向金微，一去宫车不复归。提挈嗣皇绥旧服，万几从此出宫闱。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亲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迅归櫂抢回日月，八方重睹中兴年。联翩方召升朝右，北门独对西平手。因治楼船凿汉池，别营台沼追文囿。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水下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河水号昆明。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阁三层峙。墮道盘行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栽火树千花发，不数名珠彻夜悬。是时朝野多丰豫，年年三月迎銮驭。长乐深严苦敝神，甘泉爽垲宜清暑。高秋风日过重阳，佳节坤成启未央。丹陛大陈三部伎，玉卮亲举万年觞。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游罕讲家人礼。东平小女最承恩，远嫁归来奉紫宸。卧起每偕荣寿主，丹青差喜缪夫人。尊号珠联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别启琼林贮羨余，更营玉府蒐珍异。月殿云阶敞上方，宫中习静夜焚香。但祝时平边塞静，千秋万岁未渠央。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却因清暇话平生，万事何堪重回首。忆昔先皇幸朔方，属车恩幸故难量。内批教写清舒馆，小印新镌同道堂。一朝铸鼎降龙驭，后宫髯绝不能去。北渚何堪帝子愁，南衙复遘丞卿怒。手夷端肃反京师，永念冲人未有知。为简儒臣严谕教，别求名族正宫闱。可怜白日西南驶，一纪恩勤付流水。甲观曾无世嫡孙，后宫并乏才人子。提携犹子付黄图，劬苦还如同治初。又见法宫冯玉几，更劳武帐坐珠襦。国事中间几翻

覆，近年最忆怀来辱。草地间关短毂车，邮亭仓卒芜萎粥。上相留都树大牙，东南诸将奉王家。坐令佳气腾金阙，复道都人望翠华。自古忠良能活国，于今母子仍玉食。宗庙重闻钟鼓声，离宫不改池台色。一自官家静摄频，含饴无异弄诸孙。但看腰脚今犹健，莫道伤心迹已陈。两宫一旦同绵惓，天柱偏先地维折。高武子孙复几人，哀平国统仍三绝。是时长乐正弥留，茹痛还为社稷谋。已遣伯禽承大统，更扳公旦觐诸侯。别有重臣升御榻，紫枢元老开黄阁。安世忠勤自始终，本初才气尤腾踔。复数同时奉话言，诸王刘泽号亲贤。独总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济艰难。社稷有灵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见弥天戢玉棺，独留未命书盟府。原庙丹青俨若神，镜奁遗物尚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离宫一闭经三载，绿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苍苔石兽闲，风摇朱户铜螭在。云韶散乐久无声，甲帐珠簾取次倾。岂谓先朝营楚殿，翻教今日恨尧臣。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深宫母子独凄然，却似滦阳游幸年。昔去会逢天下养，今来劣受厉人怜。虎鼠龙鱼无定态，唐侯已在虞宾位。且语王孙慎勿疏，相期黄发终无艾。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

王鹏运

点绛唇 饯春

抛尽榆钱，依然难买春光驻。饯春无语，肠断春归路。春去能来，人去能来否？长亭暮，乱山无数，只有鹃声苦。

郑文焯

月下笛

戊戌八月十三日宿王御史宅，夜雨，闻邻笛感音而作，和石帚。

月满层城，秋声变
了，乱山飞雨。哀鸿怨语，自书空、背人去。危阑不为伤高倚，但肠断、衰杨几缕。怪玉梯雾冷，瑶台霜悄，错认

仙路。 延伫，销魂处。早漏泄幽盟，隔帘鹦鹉。残花过影，镜中情事如许。西风一夜惊庭绿，问天上人间见否？漏谯断，又梦闻孤管，暗向谁度？

陈三立

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目江舟行（选一）

露气如微虫，波势
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郑孝胥

望月怀沈子培

天风海色飒成围，独倚三更万籁稀。不觉肺肝生白露，
空怜河汉失流晖。东溟自窜谁还忆，北斗孤悬讵可依。今
夕太虚便相见，屋梁留照梦中归。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散文

一八九五前后——一九二七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

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青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青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青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青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青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青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青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青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青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涸为泽，青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头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

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擎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

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

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

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

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棂，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炙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矍矍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谭 嗣 同 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专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

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等为学堂教习，召□□□□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

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

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

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筐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

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割记》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壹壺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乃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与君之石交□□□□□□□□□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生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稜稜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复生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论；论其所学。自唐宋以后帖毕小儒，徇其一孔之论，以谤佛毁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数百年来，宗门之人，耽乐小乘，堕断常见，龙象之才，罕有闻者。以为佛法皆清净而已，寂灭而已。岂知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

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谭嗣同

仁学自叙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许说“通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元。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

孔，曰耶。而孔与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则曰墨。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惟其尚俭非乐，似未足进于大同；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自足相消。盖兼爱则人我如一，初非世之专以尚俭非乐苦人也。故墨之尚俭非乐，自足与其兼爱相消，犹天元代数之以正负相消，无所于爱焉。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

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

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时切亡教之忧，吾则窃不谓然。何者？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极其量不过亡其名耳，其实固莫能亡矣。名非圣人之所争。圣人亦名也，圣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学皆名也。名则无与于存亡，呼马马应之可也，呼牛牛应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无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实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实而不克传其实，使人反瞋于名实之为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犹海之一滑滴耳，其苦何可胜道？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于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凡诵吾书，皆可于斯二语领之矣。

所惧智悲未圆，语多有漏。每思一义，理奥例赅，全

涌奔腾，际笔来会，急不暇择，修词易刺，止期直达所见，文词亦自不欲求工。况少有神悟，又决非此世间之语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间之脑气心思所能径至。古之达人，悼夫词害意，意害志，所以宁终默尔也。庄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圣人，知其解者犹旦暮也。”夫既已著为篇章，即堕粗迹，而知解不易，犹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复无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难焉。今则新学竞兴，民智渐辟，吾知地球之运，自苦向甘。吾惭吾书未履观听则有之，若夫知解为谁某，为几何，非所敢患也矣。

书凡五十篇，分为二卷，首界说二十七条。华相众生自叙于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邹 容

革命军绪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

回生，还命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咤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

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此犹指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掬攬。过昨日，历今日，以象现现象于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

流合汇，以同归于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宝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痒痒。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羶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

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嗟呼！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此吾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勛，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章炳麟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

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齟齬不了之语，以耸东

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借言天然，则褫袷海藻，享桃猿蜮，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

长素又曰：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簪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

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发瓔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固熏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旦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至谓衣服辮发，满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辮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辮发之久，则以辮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垚，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

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猊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剗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暗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

翁、孙，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阍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易能独行其意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羨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已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延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

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洞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类。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天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晏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

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籍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欢谄，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共、驩四子，于尧皆葭莩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侔于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

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旂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揜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

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诿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录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笃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

“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

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梟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

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天阨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耶？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

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未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慨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羶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

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廩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刳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土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

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瞋瞞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渐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瞋瞞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薨，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曩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祇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

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严 复

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

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浚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寝多，镌铍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颡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覆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耆，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窥，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

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器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伙，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置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

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余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

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

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亘肩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尔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忸忸怩怩，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累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

“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诸公。

辟 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

之防。”“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之道，其胜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明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

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韩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

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呜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专力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强梗欺夺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

何有于强梗欺夺？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股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谓是固与天壤相弊也者，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

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更鹜其余，所谓“代大匠斫，未有不伤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

吾为其易也。

嗟夫！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骄，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胠篋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隶之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隶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林觉民

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

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棲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

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章士钊

政 本

民国三年五月

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欲得是说，最宜将当今时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罗而剔抉之，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

往者，清鼎既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从而构煽，鬼蜮万状，莫可穷究。党人不胜其愤，暴起而蹶，如黔之驴，卒为眈眈者断喉尽肉以去。由今计之，国中不见党人之迹，几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论定。惟

前之所衔于党人，而以为暴者，至今宜无有反之。所属望于党人以外，而以为治者，至此宜稍稍见端倪焉，此吾人应有之觉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闻人之恒言曰：“有强国之宪法，有弱国之宪法，有亡国之宪法。”所谓亡国宪法，即指临时约法而言。当时四方之所争执者，在总统大权一点。右之者以为总统而有大权，国即强，否则弱且亡。愚为平情论之，谓彼以大权与强国，併作一词，意在权朝至而国将夕治，此亦必无之理想，特曰权者为所以强国必由之道耳。然迨者国会灭，宪法草案消，约法之效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权，全然无碍，已非一朝一夕。所谓强国，其效果何如者？虽曰元气过伤，百端待理，期年三月，断难有成。然君子之观国也，不于其治而于其意。一载以还，风声所播，大略可见。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强国，妄人犹病其夸矣。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难。今只求其仅免于亡，止矣尽矣，则又何如者？

兴言至此，最易流于悲观，发为过激之论。愚且极力自镇，除客气务尽，而唯质之内籀归纳之方，事实既详，然后著为概说。夫夙昔以为忧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则有加无已也。有加无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于是媚外之道，亦与之继长而增高，前清之外务部，宜望尘而莫之及也。夙昔以为忧者，非财力之困乏乎？而今则有加无已也。有加无已，而吾惟知借债以弥缝之，愈弥缝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弥缝，坐是外人益益持吾短长。国款日见押，国产日见消，路矿日见失，甚且土地日见蹙也。夙昔

以为忧者，非人民生命财产之危险乎？而今则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数千里之地，悉蹂躏于豕狼，焚烧淫掠，无所不至。政府倾南北劲旅数万众以合围之，卒莫能克，不仅不能克，时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毁于所谓乱党，而毁于所谓国军，而今则西北之元元，困于匪而又困于兵也。夙昔以为忧者，非行政不能统一乎？而今则内而部自为政加甚也，外而省自为政加甚也，地方财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为忧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间，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则方镇大员，莫或识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贩夫走卒、刁生恶胥、革员废吏之蝇集蚁附，俨然操数万万人之生命于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势日进而未有已也。夙昔以为忧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则“兵乱日闻于郡县，盗贼遍扰于城乡，商贾不行，农机停业”。又烈于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绅猾吏，日借法律以为杀人之具。人不自保，何意谋生？因之企业愈停滞，利子愈下落，诚不知伊于胡底也。夙昔以为忧者，非党祸之烈乎？而今则无京无外，暗斗弥厉；掌政权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权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内复分旁系，派派相牵，即系系相抵，恍若国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乱，见象之恶，又非可以言语形容也。凡此种种，随笔所之，已至满幅。读者试思之，此其为说，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会心理，乃随其人之贤否；心之冷热，力之大小；位之高下，应于时势以呈其印象。分而验之，可得言焉。一派则不贤而得势者也，此将充其欲心与强权之

所至，以腴民膏脂而自肥。国家之危亡，彼果知之与否？乃视其不贤之限度以为衡。大凡不贤之尤者，其知之弥真切焉。是故不知者仅以经常之贪量，肆其所图；而知者转以犹太富人之思，坚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则贤而依势者也，兹所谓贤，亦有数等。其上自审其政略不能见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权，免至时会之来，无能骤进，以故虚与委蛇，俟时而动，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则明知天下将乱之机，终不以易其目前荣乐之计，强暴之为，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导天下。私居论议，则又抱头太息，痛陈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议于无形。其在习为奸智者流，则又造作语言，抵排异己，回护乱政，矜为通识。举凡贪势近贿纵欲败度一切之计，几无不可张皇粉饰，以号于众，谓从政乱邦，在理宜然，相习成风，了无愧畏。一派则不贤而失势者也，此其设心，与不贤得势者，了无以异。今虽失之，而终日蝇营狗苟，正谋所以复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恒有也。又一派则贤而无势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势，其行径亦将与前所谓贤者，宜无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气之存较多，见夫政治污秽，道德沦丧，外祸环迫，武夫横行，其不持消极之见，以为中国必亡必亡。而已得过且过者，又十无一二也。之四派者，虽不足以尽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伦，大抵不甚相远。就中不肖而冥顽，全不知国家为何物者不计。只求其有犹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则无论贤愚智钝，穷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觉念。主于其中是何也？即莫明其故，謏謏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为变乱之至，无方无时。

吾人既求所以治其国而不得，其次之所当为者，亦惟全吾躯，保吾妻子，艳吾姬妾，华吾舆马，乐吾擣蒲，纵吾酒食，并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万不应得之财，预为亡国后之生活计而已也。

夫至全国人举为亡国之预备，是其国有亡征，无可疑也。所谓亡征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财政益益穷，盗贼益益横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乱，工商业益益衰败，官僚私斗益益急激是已。夫国之盛衰，古今时有。转危为安，例亦不鲜。如是种种，竟酿成国亡无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为国如为医然，得其方则治，否则亡。”今兹国有亡声，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翮缕莫尽。所谓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观之，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举。政治之得失，无不视人才之得失为比例差。故政治为枝叶，而人才始为本根。今日为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语概之足矣。

愚今言用才，所谓用者，易生误解。今请以说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适有相当之职分以发展之。举曰用，用才云者，乃尽天下之才，随其偏正高下所宜，无不各如其量以献于国，非必一人居高临下以黜陟之也。人恒曰：“吾国人才消乏。”是则然矣。然愚谓苟悉其消乏之量，以致于用，国事断非不可为。此本论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尝以人才譬之货栈，必使一国之才，尽趋于栈，则栈力厚，否则贫。意谓国有一分之才，即当使之自觅其途，以入于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伦，其学者犹以为言。才难之国如吾，又焉待论？夫吾国

史家，最恶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贤。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务，乃在进贤而退不肖。而贤才之一进一退，恒不必有时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权奸当国而群贤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群贤复进，人才不出此数，而一为翻覆，政之清浊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词言之，人才不得所谓也。

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用事者之才，其义古。不用事者之才，其义今。用事者之才，譬之于人为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于人为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无待申说。不用事者，首推议会。议会者，以监督行政为务。监督行政，虽不与于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无敢失职。其有功于政治，与用事者固无殊也。故两部者，有若辅车，相依为命，一部丧其德，病在麻木，两部丧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闻呻吟之声，其或将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无才云者，乃比较之词，非绝对之义。一国之才，不足治一国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尚不欲以此自咒，惟语有之，绳之绝也，必有绝处，吾今困顿至此，其受病处究安在乎！愚尝为彷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恶异”。

好同恶异者，披其根而寻之，兽性也。治生物学者，言鸿荒之初，万物俱生，以同残异，渐遗今数。故生物争存，律曰同化。读者亦知前此张勋纵兵南京，今者白狼横行西北，遇物辄掠，遇屋辄焚，遇女辄淫，遇人辄创。千年以前，欧洲异族相残之所不忍为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为之。是何故耶？此无他，好同而恶异也。恶人之财产身分，不

与己同，必毁灭之，使尽同于己而后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显之则用于兵戈，隐之则施之政治学术。而数千年治乱循环，社会机能，卒无一日可以发达如欧美今日者，皆为此野性所缚之故。读者其勿骇吾言也。前世纪中叶，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曾谓印度未逾宗法社会一步，而吾国刚逾一步，遂乃永远不进，因断定“社会沉滞不动，本人种之通则，而奋发前迈，乃其例外”。夫通则者何？同也。例外者何？异也。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动，达尔文之言天演，欧人迎之，遂成为新旧世界相嬗之枢机。当时立说之不合于群众心理，殆过于为我无君兼爱无父之说，倘欧人视若洪水猛兽，亦如吾之所以排杨墨者而排之，则欧洲之文化至今无过于吾可也。间尝论之，吾之学术，莫盛于周末，西方几何逻辑以及其他物质之学，为诸子发其萌芽者，不少概见。苟能适如原量，布于人寰，善用其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术，不以利禄之途，迫人尊孔，则以吾东方神明之胄，推寻籀证，至于二千余年之久，而不群制高华，国力膨胀，与今日欧美诸邦，齐驱而并进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简之思，单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药。推原其朔，则此种苟简之思，单一之性，乃自原始社会迤演递嬗而来。无他，好同恶异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

常，则为立宪；抗之于无可抗，则为谏诤。由三代以迄前清，立宪之义，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与谏诤已矣。欧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卢梭之流，信之尤笃。而吾乃不然。吾历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培其恶者而代之。非能创一主义，必革其无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驱，饥寒之所迫，甚且阴谋僭志之所诱，遂出于斩木揭竿之举，以遂其称王称帝之谋。其成也，彼乃复为专制如故。不成则前之专制者，又特加甚。首难者死，余戢戢如犬羊，伏不敢动，惟所践踏。举数千年之政争，不出成王败寇一语。其中更无余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国法范围之中，从容出其所见，各各相衡，各各相抵，因取其长而致于用，以安其国，以和其人。无他，专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见，既无法自由表示，以施于政事。而于无可如何之中，微有郁而必发之象，则于谏诤见焉。谏诤者，亦隐消同势所由生，非专制之所欲也。于是谏诤与专制，其势力相与消长。而吾之学者，每以君能纳谏与否，卜世运之隆污。称美重臣，每日正色立朝；指斥奸佞，则曰阿谀取容。伊尹周公，谏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于书，以著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即汉高唐太，号称英主，亦不能有违于张良、魏徵之言。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谏者何？不肯苟同于君之谓也。是故有时天子与宰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时谏官与天子争是非，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

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甚且槛可以折，麻可以坏，簿卤可以遮，中使可以杀。幸则受者改容而迁善，不幸则施者浴血而陈尸。皆无非一同一异之辨也。其在欧洲，则进而言立宪。立宪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为同以乱政也。英伦千二百十五年之大宪章，为条六十有三，是乃民与君约。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书，自非然者，尔不得强吾同于尔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权宣言书》，两部共为条二十五，是亦民与君约。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书，自非然者，尔不得强吾同于尔也。英人于世界民族中，诚不愧为先觉。彼既认明王权不当绝对，即创为根本大法，使国中贤智，得所准据，以发抒其意气。而若政若法之因仍变化，举在种种意气相剂相质之中，而极端之民政，转得养成于君政之下。且为他共和国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艳称英之内阁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旷世寡俦之政论家也。尝着眼于巴力门论锋之烈，谓英伦政治，实先天下而以评政为政，其所以致此，则以内阁政治之故。愚谓白氏此言，微有倒果为因之弊。盖必国家先容有反对者之发生，而后有内阁政治。断非异军苍头特起，创造一内阁政治，以期反对者潜滋暗长于其中也。要之英伦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对者之得力，无可疑者。其政府党，在政治用语曰“王之仆”，在野党曰“王之反对党”，以王为标准而反对之。是以王当天下之冲，与君主不能为恶之原则，不期而相叛。故此语初出，人颇骇之，而英人卒奉为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穆勒曰：“一国之政论，必待异党相督，而

后有执中之美。”又曰：“二党之为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国，即在此相攻而不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皆此物此志也。

由是观之，好同恶异之为贼于政治，可以明其故矣。今更略而言之。专制之国，君诚至尊，而亦专欲难成，众怒莫犯，其能持盈保泰不至陨越者，亦必首有立朝侃侃之臣，次有敢谏直言之士，以折其同而表其异。以言立宪，则最初严制其君，使不得为同。次由一党代君以执政，而所以摧其同者，亦主于一党，堂堂正正，交绥于议会之中，此外新闻著述，又各以自由而为同异，此所以为政治之大观也。读者明辨乎此，可以进语共和政治矣。

昔者法儒奢吕著《民政与法兰西》一书，倡言君政民政之分，不在精神而在形式。英儒梅因和之，称其所言为政治学上一大进步。就此细论，本篇实无余幅。惟愚敢言曰，奢吕之说，实为精确无伦。今依彼立言。共和之与他国体异其形式者，不外元首之不由世袭。元首既不由世袭，则凡历史所传，民之以革命，以立宪，或以谏诤，谋制其君之同势者，至此举无有。在法宜若国中各方面之势力，最易寻其逻辑上之途径，充类至尽，以达于政治。而孰知证之事实，竟有大谬不然者。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旧制初覆，首难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组织，施之国家，势将与国中旧有之利益，方方冲突。于斯时也，一国最强之权，握于少数之主动者。彼恒易滥用其权，强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齐，乃物之情。独裁无上之君，且不能执一以驭万，

何况以共和之名相号召乎？其极也，必至反动大起，国本以摇。时则反对中之强者，又每能收拾人心，翻而覆之，一国高权，收于其手。以理言之，彼目睹前用事者之失败，宜力反其所为，而急以调和情感为务，而史证相告，则殊未然。彼之逼拶国人，使之附己，较之彼所受于前用事者，必且逾烈，其极也，遇反动而取灭亡，又与前同。如是展转，如环无端，民不堪其扰，国不胜其惫，而人之视共和，遂若蝮蛇之不可近。法兰西革命史，其所以诏吾，以兹为最有益之教训。千八百七十一年所谓第三共和，其不复返于君主，盖亦仅矣。其所以致此者无他，皆好同恶异之一念误之也。

满清乍倒，愚执笔于上海《民立报》，见夫举国若狂，一往莫复。曾将奢吕、梅因之说，反复说明，意在促革命者之注意，使不怀极端之见。视政质为前清所有者，悉毁之而不顾。人物为前清所重者，悉拒之而不接。以致酿成反响，更生政变。由今观之，吾说未尝有力于当时，可以想见。虽党人失败，是否全由新旧社会之不相容，尚待推论。而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姬，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党人既败，而败之者，又惟恐历史其或欺予，谨循前例而加甚焉。宋教仁演说于南中，斥及中央之失政，此在欧洲，特寻常之寻常。而枢要以之通电天下，指为奸国，盗贼乘之，以丧其身，国

卒以乱。夫暴徒诚可以除，而议会中反对借款质问俄约之为，既曰议政，亦安能免？而亦称为断送国家，残民以逞，列于文告，声罪致讨。政无古今中外，断未有百贤在位，中无一佞。满清季年，江春霖、胡思敬之流，严劾权贵，扬其直声。而民国三年，民直荡尽，独吾家太炎，一建议屏四凶，则中央钳其自由，举世目为狂易。近且灭议会，禁党派，废自治机关，用纯乎政府系之议员以修订大法。一载以还，清议绝灭，正气销亡，游探满街，道路以目。新闻之中，至数十日不著议论，有亦只谈游观玩好无关宏旨之事，或则满载陈篇说帖尘羹土饭之文。犹且禁锢记者，颁订条例，既严诽谤，复重检阅。欧洲中古之所未闻。满洲亲贵之所惮发，毁及乡校，智下于子产，禁至腹诽，计踵乎祖龙，自古为同，斯诚观止，则又暴民专制之所不敢为，而今之君子以为安国至计者也。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抑之也至，则其暴发也愈烈。望前路之茫茫，曷隐忧其有极。愚书至此，盖已为掷笔三叹，流涕而被面矣。不图为同之弊，乃至于此。

愚之草为此论，非敢有一毫成见也。说者谓国基未稳，民志未安，政府所为，纵越乎常轨以外。而为国家计，似未能责之过苛，是诚然也。盖共和之名，非国莫传。国如不存，体于何有？是政府所为，苟可以由之而国固，而民安，虽无当于共和之道，吾又何求？无如以愚观之，正如孟氏所言，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此泛览乎古今治体而可知也。论治之家，所以深恶夫同者，非于同而必有所恶也，恶夫同之不足为治也。苟足为治，则

专制政体，至今可留于欧美，彼中人士，决无取流血断脰以求去之。前举穆勒之论二党曰，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此不啻曰异之所以宜存，即以同之有所不及。惟不及云者，人皆以谓同之为物，本质未良。愚则退一步言之，同而失其为同，斯为不及，质之良否，暂不计焉。何以言之？凡为同者，非一手一足之事也，是必托乎朋类。而朋类以恃其为同之故，恒从其意而不从其令，语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倡为同者，本不喜法度，则为之子者，宜恶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齐之，此必不可得之数，是将有暴戾恣睢，坏法乱纪，而以其为同也，主者莫能问之者矣。夫至国有暴戾恣睢，坏法乱纪者，而莫能问。他非愚所知，以云为同，已不能副其实矣。凡为同者，所隶之人材，必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盖同其道；小人之同，则同其利。同其道者，以同而异；同其利者，以异而同。夫至有小人之异，伏于其所以为同，则奸悍倾巧，相贼相害，无所不恣，无所不至，主者将坐视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为同者亦罕矣。又凡为同者，其必至之势，首为蒙蔽。故古之善为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赵高二竖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蒙恬将兵三十万，扶苏以太子之贵，亲监其军，斯高矫诏杀之，彼乃不敢复请。何也？慑于始皇之同也。赵高陈鹿于廷，强指为马，群臣莫不马之。何也？慑于秦廷之同也。蒙蔽至此，必非为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达于真同之域。遑问良否？苏子瞻曰：“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此诚深通

治道之言。所谓恃智，犹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即同有所不及也。

此观于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清之末，当局无能，识者訾其媚外，攻之特甚。而吾权利之未尽丧于满清之手，未始非舆论之功。又当时封疆大吏，率多老成，与满廷旨趣，不必划一。每当国有大计，机至迫切，颇能径出所见，慷慨上争，与朝旨忤，所不计也。满洲末运，赖此而维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刘、张二督之保卫东南，今总统袁公之遮蔽齐鲁，明明与政府立异，而举国食其赐，其大证也。而今又何如矣！愚知外人之敢于要求，远过于前。政府之画诺唯恐或后，亦远过乎前。至舆论何在，则转飘忽一无所闻。夫清政府以铁道国有政策，酿起人民之抗争，以取覆亡。由今思之，国有云者，犹唐虞三代之治耳。乃前则张脉偻兴，今而奄奄欲死。虽曰彼此时有未同，而性与习移，亦不至如此其速。此得毋风尘瀕洞之秋，国中有大力者，方负国民而趋，使其耳目无自而彰也耶？夫民气嚣张，诚不可尚。而正当有力之公论，亦大足为国际谈判之后援。政府不知所以用之，而日以抑之为得计，是不谓之政治自杀，焉可得乎？今既议会消矣，新闻死矣。所谓封疆之吏，政府皆视同鹰犬，有事需其口舌，则嗾之言之，又安敢望其抗议？而吾国人无远识，无毅力，薄于爱国心，加以贪鄙近利，敢为小人无忌惮之事。倘外交当局不得其人，全国之生命财产，不难于冥冥之中，断送于一二李完用其人之手。国人至死，且莫知其病症。读者其勿以愚言为过激也。国政至专出一门，小人敢于买怨于国人，其术必足以弥缝

于首长。同僚知其隐者，其贪势嗜利之心，大抵相同，又各有以关其口而夺之气，事势至此，彼果胡所惮而不为？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愚为此论，虽逆探未然而以为必然，亦诚不愿不幸而言中。然纵览古今，横观中外，此种倾向，息息而来告，实迫愚不得不表而出之，以警其国人。呜呼！其所以有此倾向者何也？则好同恶异之一念酿之也。

此又观于人心而可知也。昔者国人惟以党人为忧，以为党人不亡，中国即不可治。于是踊跃奋迅，联为一气以排之。愚知赣宁不乱，党人亦将无侧足之地，何也？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一国之人，共厌此物，则其物必无法以自存也。今党人已星散矣。则国人之所当务，在仍然踊跃奋迅，联为一气，移其对待暴民之心，以整理国事。此应有之心理，亦当然之逻辑也。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华民国，非革命后国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气，无新无旧，无高无下，无老无壮，无贤无不肖，悉出其聪明才智之量，投之总货栈，如穆勒所言，以安而邦，以定而法乎？今既不可得，革命党以不胜其排而去矣。然国家者，非革命党之国家也。革命党可去，国家终不可去。虽曰国中一部分之聪明才智，势将随革命党以出吾栈，但若其余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气，如上云云而进行焉，国事亦奚不足为理，无如政象之来，又与吾人以反感也。盖前之排革命党者，乃集合无数互相排之人，群排一共通之大敌，公仇未消，私斗自己，迄大敌去，而其互相排之局立成。数月以来，政情纷扰，大率由此。夫人而至于相排，有天演之公

例，运乎其中焉。是乃新进孤立者常去，窃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则前者被吸于后者也。洁廉自好者常去，顽钝无耻者常留；不然，则前者依违于后者也。为政有方者常去，黷货乱政者常留；不然，则前者软化于后者也。而窃用威福顽钝无耻，黷货乱政者之中，其势力资望，又各有其等差。自兹以往，少窃用威福者常去，尤窃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则前者被吸于后者也。少顽钝无耻者常去，尤顽钝无耻者常留；不然，则前者依违于后者也。少黷货乱政者常去，尤黷货乱政者常留；不然，则前者软化于后者也。展转相排，展转相胜，最后而国家赖以支柱者，亦惟此窃用威福顽钝无耻黷货乱政醇乎醇者数辈而已。国政既出于彼，彼乃推类引朋，棋布而星罗，四周于天下。其窃用威福顽钝无耻黷货乱政之质，有一不肖己者，则陶而冶之，使之悉合。于是据尽天下之公家机关，以临吾民者，无往而非所谓醇乎醇者而已。读者又勿以愚言为滑稽也。以达尔文之说，施之政治，其例未可逃也。至吾国人相排之局，已至何级，尚非吾人所忍细认。其秉国成者，即当目为窃用威福，顽钝无耻，黷货乱政与否？亦属问题。然政之所出，确系数头，余则被吸者，依违者，软化者，与夫为其陶冶者而已，无可疑也。若而辈者，相与为容头过身仰事俯蓄之计，亦食其禄，不忠于事，设官千万，悉同废料。此外之受排者，愤国事之无可为，又多出于消极自暴之想，美人醇酒舆服赌博之好，与日而俱增。纲纪益隳，道德日腐，父兄不能约束其子弟，师长不能导领其生徒。非惟不能，抑又不欲。仿佛已入于日莫途远之境，只得共为其倒行逆施之谋，加以

外交无能，利权尽丧，债如山积，而政府舍其饮酖自杀之图，别无他计。步武埃及，胡以为国？虽至愚者，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以是不平之声，满乎天下；亡国之叹，闻于街衢。而又盗贼横行，饥馑荐至，商工废业，物价踊腾。不逞之徒，至死于炮烙。九空之室，更毁于官兵。新闻指斥武夫，则记者横被桎梏。行军一遇工厂，则佣女悉被奸淫，触目皆可伤心，无往而非戾气。而党人之远矚于海外，潜伏于田间，抚髀而太息。乘间而即发者，尚不计焉。以是种种，凡居国中者，终日皇皇，不知祸变将以何时而至，斯诚乱亡之象也。其所以致此者无他，苏子瞻之所谓“智勇辩力未得其养”也。智勇辩力未得其养，以相排者众也。然相排者，其初又非敢直以己意为之，必其国有可依之法律，有可承之意旨，然后因缘为奸，相与劫持而出于是。是又无他，政治所从出之地，有以好同恶异之术，操纵天下者也。语曰：“涓涓不壅，终为江河。”不图一术之差，为害竟至于此。

凡右所陈，乃在证明为同之弊。果为同也，有国会不足以为治，无国会亦不足以为治；有约法不足以为治，无约法亦不足以为治。易而言之，立宪既非所期，专制亦无能为役。其极也，国不能保，民即于死，而已身若子孙，亦或与之俱殉焉。甚矣术之不可不慎也。有疑愚言者曰：“国势至此，非人力所可挽回，子言诚是，然悉如子意而矫其弊，吾亦未见其可。”愚曰：不然。盖国势至此者，必有所以致之者也。苟吾一旦见其真因而芟夷之，则其目前之效，纵不能挽现状而进于良，亦必能障之使不更趋于恶。于是

集天下之聪明才力，大公而至正，戮力而同心，以谋所以救弊而补偏焉。谓国事终无可为，未必然也。盖国中无一有大力者，欲以其术一天下，因举天下之人才而钳束之，因毁之，则贤者无同流合污之嫌，而用其愧怍；智者无逢君张宠之目，而劳其粉饰。凡所谓才，必能自觅其经常正当之径涂，以入乎政事，向之新进孤立者，洁廉自好者，为政有方者，将不至受人之排以去。且君子小人之道，互为消长者也。国中多一分正气，即少一分邪气，此种端方廉直之士，既有自由发展之地，则窃用威福，顽钝无耻，黷货乱政者，亦将不至敢行无度，而绝无所顾忌。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彼之不逊而好利，固非自有生而然也。苟政治清明，无所容其贪诈。自暴之心既除，立功之意即正。则因材器使，功绩或较小廉曲谨者为尤多。语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之谓也。至如被吸者，依违者，软化者，为其陶冶者，本多饱于经验长于技术之徒。前之隐忍而不即去，无非屈于交游服食之所自出，不得已而为之，非所欲也。则一转眼间，去其不得已者，而为其所欲为者，是能吏万千，亦待即其地而求之耳。人才既回复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当之位置，使之发挥以至于最大限度。于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议会，若者为新闻，若者办学校，有一分之才，务得一分之用。毋投间，毋猎进；用为所学，学为所用。于是天下之智勇辩力，各得其所，太息之声，不闻于陇畔。责任之重，尽肩于匹夫。至是而外人不加敬，权利不可复，民间不知义，国债不可募，工商不知劝，实业不可兴，生徒不知奋，教育不可期，愚不信也。愚不信也，

然何以致此？曰：国人悉除其好同恶异之见则致此。读者或终疑愚言过于迂阔，当世之人，不必能行。则愚亦谨藏以有待，黄梨洲所谓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愚诚无似，亦妄希此。君子曰：为政有本。不好同恶异，斯诚政之本矣。因论政本。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二书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

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造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义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

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砲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楯，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讷，

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礼，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覆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砲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

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开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已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

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

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癰，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凉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几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

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踊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

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

督粤，邓廷桢督闽，叠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借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及震动津、沽、宫廷惶骇，则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借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大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衅既开，虚僞空谈，相与言战，乃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

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论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輿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后事料之，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咸借端开衅，阳攻都畿以索边省，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强，虽

不迁都，犹可立国；今日虽欲自强，而外夷连轨，计不及待。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则甘心鬻国。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而至辱国，又不补救于后，必至丧邦。皇上圣明，试以诘难诸臣，当无从置喙，或下群臣集议，当亦从同，而后宸衷独断，定议迁都，以安宗庙而保疆土，无逾于此。

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我迁都以避，寇深入以争，自古迁都之谋，皆遂为偏安之计，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而庚申所以止议也。不知古今异形，今昔殊势，外夷政由议院，爱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与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见。我即迁都，可以力战，虽沿边糜烂，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即无所胁制，主和者无所容其身，主战者得以激其气。岂不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

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讦也。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复以此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

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借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圯，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宜舍燕蓟之旧京，宅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诚论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盖世臣大家，輜重繁多，迁徙不易，听其变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轳，近之距日本之胁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励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冑之蔽，列国並立，兵者，国之甲冑也。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屦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可自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超骄蹇于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此赵惠王所以致疑于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惟少年强力，贱卒怀赏，故敢万死以求一生。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专督畿辅之军，假令便宜，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

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燾、李光久，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敕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荐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义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千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将。

《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敌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未能创制，只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选精于制造操守

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敌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

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外夷姗笑，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外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赂，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

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刚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贖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贖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大工，可以代筹，军

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今方连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俄人琿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利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

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矿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甚，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著，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已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著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皆由矿学之未开，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自濠镜通商，洋银流入中国，渐遍内地，及于京师。观其正朔，则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考其漏卮，则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七

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方折耗，是谓大漏卮。名实俱亡，吾政之失，孰大于是！而吾元宝及锭，形体既难握携，分两又无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异，轻重难定，亏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德用马克，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宜自铸银钱，以收利权。今广东已开局铸银，但患经费不敷，未能扩充以铸大圆耳。夫金银质软，只用九成。查美国铸银，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余饶，利亦厚矣。请飭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廉吏精明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塞卮，而存正朔矣。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摺，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赏费厚重，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此邮政宜行者六。

行之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而田峻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北方则苦水利不闢，物产无多；南方则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遇水旱不时，流离沟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国讲求树畜，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择种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瘠壤可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桎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中国独擅，恃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致吾衰减至千余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其余东南种棉蔗，西

北讲牧畜。棉以纺织，蔗以为糖，牛毛之毳，可以织呢绒氈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种树之利，俄在西伯利部岁入数百万，渔人之计，美之沿海可得千余万。今林木之运，罐头之鱼，中国销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国养蜂，西人以为能尽其利，所入等于旧金山之金矿，宜有以鼓励之。此务农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劝工”。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管仲治齐，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车，富强之效也。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英人始制轮船，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筑铁路于黑海、里海，开辟基窪，赫尔霸等国六千里，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舰、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渐为增设，而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为新制，盖国家未尝教之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精。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殫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应国家之用者。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国岁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余，英国三千余，法国千余，德国八百，奥国六百，意国四百，比利

时、暹国、瑞士皆二百余，俄国仅百余，故美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于此。此劝工宜行二也。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氈毯、毛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磁器、杂货不值三千万，值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吾物产虽盛，而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今日本且欲通及苏、杭、重庆、梧州，又加二万万之偿款。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辟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今各直省设立商会、商

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学者何？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识，宜译外国商学之书，选人学习，遍教直省，知识乃开，然后可收外国之利。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强，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少矣。比较厂者何？泰西赛会，非骋游乐，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楮。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消，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制窑，苏、杭织造，北地开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土棉而纺纱，南方广蔗园而制糖，皆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溢其上。又令吾领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制，且以夺其利，敌其货而已。然后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此外发金、银、煤、铁之利，足以夺五洲；制台舰枪炮之精，可以横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齿既繁，铁路未开，运货为难。即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

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亲见其呼号无诉，脓疡卧道，岂忍目睹乎！以一人而养天下，势所不给，宜设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国徒希利尼党于西伯利部，而西北利部以开；曰认耕，英之喀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之密士失必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是也；曰贸迁，荷兰南洋诸岛，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后，辟地过本国七十倍，民益繁盛，岂有苦其生齿之繁而弃之。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然犹不许，且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倍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是。二曰教工。《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圉土以警游惰。游民无赖，小之作奸，大之为盗。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凡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经费，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过，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小过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轻重，以为岁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穷民得食，而良民赖安，仁政之施，似难缓此。三曰养穷。鰥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先

王最矜，皆常饬焉。宜令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皆令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为经理司其事。经理有效，穷民乐之，联名请奖，许照军功劳绩奖励，则无一夫之失所，其于皇仁岂为小补？民心固结，国势系于苞桑矣。故恤穷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经学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亦可谓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躐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征聘，终老茅菅。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幬群生之意也。故教育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志，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

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羸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今宣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命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

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艺学州、县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作各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今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皆可胜用矣。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愚，《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

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蛮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调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夫教养之事，皆由国政。而今官制太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才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若不变通，则无以为养之本也。天下之治，必由乡始。而今知县选之既不择人望，任之兼责以六曹，下则巡检、典史一二人，皆出杂流，岂任民牧？上则藩臬、道府，徒增冗员，何关吏治？若京官

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繁琐。至于鬻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因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其巡抚之下，增置参议、参军、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县之下，分设公曹、决曹、贼曹、金曹，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各营一职，不得兼官。章京领天下之事，宜分以诸曹，翰林为近侍之臣，宜轮班顾问。部吏皆听举贡学习，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骍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禄。令其达官有以为舆马仆从之费，而后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为仰事俯畜之用，而后可责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禄之田，既体群臣，庶多廉吏。

内弊既除，则外交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为夷姗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办才者，入馆学习，

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虽利国便民，力阻罢议，一误再误，国日以替。宜选令游历三年，讲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余分遣品官，激励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为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

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有不逮，以之运骤 四海，措置百务，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于共兜，诸葛失之于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炆灶蔽贤，壅塞圣聪，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阨，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县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制，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

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稜。

昔德国相臣毕士麻克，尝以中国之大冠绝四洲，他日恐为欧罗之患，思与诸国分之。后以中国因循不足畏，议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挾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慎朽索之馭马，虑天命之无常，战战业业，若履渊冰。楚庄王之立国也，无日不训讨军实，虑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厉，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怀愍蒙塵，徽、钦见虏矣。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诗》曰：“天之方韍，无为夸毗。”说者谓夸毗，体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韜，下武膺运，历鉴覆辙，独奋乾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时，虽匹夫之言或可采。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自取罪戾，但同处一家，深虞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见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木刻《公车上书记》，又参见
光绪乙未上海石印书局代印本）

柳亚子

哀女界

莽莽尘球，芸芸万类，中有一怪物也，颇一而肢四，自翹于动植间，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曰人。人也者，其天之骄子乎？虽然，弱肉强食之丑态，吾未见其愈于禽兽也。以螻蛄朝菌之数十寒暑，梦梦以生，梦梦以死，又梦梦以有竞争，梦梦以有压制。甲为压制者，即乙为被压制者，未必甲为正而乙为负也。目论之士欲自文其种性之劣，则造为优胜劣败之谈，掩耳盗铃，夫复何益。夫华严天国之不能以梦见，而五浊人世长此终古，则必有受其弊者。独罗瑟女士之言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何事罪恶，而乃组织不平等之世界。”傅萼纱德夫人之言曰：“女子者，文明之母也，凡处女子于万重压制之下，教成其奴隶根性既深，则全国民皆奴隶之分子而已。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

也近。”何其言之有隐痛也。阳当扶而阴当抑，男当尊而女当卑，则不平等之毒、压制之毒顺风扬波，必将以女界为尾闾矣。吾哀众生，吾又哀女界。

“苍天何事太朦胧，一任伤心不管依。粉面黛眉成傀儡，画楼雕阁是牢笼。并刀夜映肤如雪，翠被朝看泪染红。姊妹同胞二万万，江山正好夕阳中。”嗟嗟，抱此痛者，岂独我二万万女子哉？豺狼当道，荆棘漫天，横刀出门，税驾何地，茫茫寰宇之中，法律一致、言论一致，安有一片于净土为女子仰首伸眉之新世界乎！彼西方大陆与东海岛国，固以女权自号于众者，自我支那民族之眼光视之，亦必啧啧称羨，以为彼天堂而我地狱矣。虽然，彼所谓女权者又安在也？选举无权矣，议政无权矣，有僵面目为半部分之国民，而政治上之价值乃与黑奴无异。虽有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其如群盲之反对乎？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煮鹤焚琴，毒流奕祀。吾言及此，吾欲置铃木力于查里斯第一之断头台，吾欲赠伯伦知理以亚历山大第二之爆裂丸，则女界革命庶几其兴乎！不然，则亦压制耳，奴隶耳。沧海桑田，变迁瞬息，此耻其终不可湔哉！

伪学横行，自由终死，悲歌慷慨，无法可挥。呜呼！吾今且勿大言高论，以澄清五洲女界为己任矣。“取镜照人，回面而发见自己之丑。”彼欧美扶桑剥削女子之公权，不使有一毫势力与政界，是诚可耻，顾私权犹完全而无缺。试一观吾祖国之女界，则固日日香花祈祝，求为欧美扶桑之一足趾而不可得者也。遍翻上古之典籍，近察流俗之舆论，岂以人类待女子者，而女子亦遂靦然受之。大抵三从七出，

所以禁锢女子之体魄；无才是德，所以遏绝女子之灵魂。盖蹂躏女权实以此二大谛为本营，而余皆其偏师小队。夫中国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要义，而人人为压制者，亦即人人皆为被压制者，其利害犹可互剂而相平，独施于女子则不然。准三从之义，女子之权力犹不能与其自孕育之子平等，乌论他人？而无才是德之言，则古今女杰木兰、红玉之流，皆不免为名教之罪人矣。束缚驰骤，致全国女界皆成冢中枯骨，绝无生气，变本加厉，有所谓穿耳刖足之俗，遂由奴隶而为玩物。谭嗣同曰：“世俗之待女子，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中国虽亡，而罪当有余。”吾读其言，而不知泪涔涔之何自来也，谁非我至尊至贵可亲可爱之同胞，而何至于此！

廿纪风尘，盘涡东下，漫漫长夜，渐露光明。女权女权之声，始发现于中国人之耳膜，女界怪杰方发愤兴起以图之，而同胞志士亦祛负心之辱，深同病之怜，著书立说，鼓吹一世，欲恢复私权，渐近而开参预政治之幕。儿女英雄提携互誓，此亦人心之未死者矣。乃返顾世俗，阻力方坚。独夫民贼创之于上，鳏生狗曲和之于下，邑犬狂吠，信吠所怪哉。夫以恢复权利之着手，固不得不忍气吞声以求学问，而群魔之阻挠即因之以起。裴景福、丁仁长之禁广东女学，德某之禁常州女学，近则湖北已成之女学校，且为张之洞所解散。彼固以二千年惨酷野蛮待女子之手段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不使女子有冲决罗网之一日也。虽然，彼异族走狗固何足骂，我独悲堂堂华夏之胄亦为此丧心病狂之逆行：有权力者，实行其破坏女学阻遏女权之政策；无

权力者，则冷嘲热骂以播谣诼于社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是与女界为直接之公敌，与祖国为间接之公敌也。世无张献忠，谁能行择种留良之手段，勿使此辈蠹贼遗孽于新社会哉！

吾恶真野蛮，抑吾尤恶伪文明。吾见今日温和派之以狡狴手段侵犯女界者矣。彼之言曰：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呜呼，是何其助桀辅桀之甚，设淫辞而助之攻也！夫权利云者，与有生俱生，苟非被人剥夺，即终身无一日之可离。必曰如何而后可以有权，如何即无权，此岂有量才之玉尺而比较至累黍不差乎？中国女子即学问不足，抑岂不可与男子平等？必如论者所言，将中国男子亦在不能有权之列，而翻怪独夫民贼仅夺国民之公权，而不夺其私权，为放任太过矣。夫女子之无学，岂女子之罪哉！奴隶视之，玩物待之，女权既丧，学焉将安用之？况如“无才是德”所云，且明禁女子之求学乎！昔以女权之亡，而女学遂湮，今日欲复女权，又曰女学不兴不能有权，则女界其终无自由独立之一日矣。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今乃曰女权之行必待数十年后，大好江山又不知几易主矣。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更迂缓时日以阻之，其将索我国民于枯鱼之肆哉！牛山之木萌孽初生，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焉。际女权幼稚之秋，而摧之折之，温和派其勿以牛羊自命也。

吾敢披发裂喉，大声疾呼，以告我二万万同胞男子曰：

咄咄，公等日匍匐于曼殊贱种之下，受其压制、受其戮辱、受其鞭笞、受其愚弄二百六十一年。国仇民贼而父母事之，帝天待之，不敢有一毫抵抗力。奴性既深，奴风日煽，时至今日，犹欲以己所身受之状，反而使压力于女界，女界诚何辜，而为公等奴隶为异种重儻哉！公等虽不肖，非所谓黄帝之子孙耶？彼二万万女子非他，固亦轩辕之遗胤而公等之诸姑伯姊也，公等于异族则媚之，于同胞则排之，靦颜事仇，不知廉耻，虽擢公等之发，不能数公等之罪。特恐虏运既终，贩卖方始，中原大陆将演第二次亡国之惨剧，公等乃与平日所奴视之女子同烬于枪烟炮雨之中，而公之特权卒归于乌有也。夫岂如及今可为之日好自图之，扶植女子共谋进步，以造福于女界，即以造福于中国，他日义旗北指，羽檄西驰，革命军中必有玛尼他、苏菲亚为之马前卒者。巾帼须眉相将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而公等亦得享自由独立之幸福以去。公等其愿就死亡乎，其愿享幸福乎？造因于今，结果于后，公等其自择之。

吾更敢披发裂喉，大声疾呼，以告我二万万同胞女子曰：嗟嗟！公等之束缚驰骤二千年于兹矣，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黑狱。公等之抱异质、怀大志而不可堪诽谤，不可堪钳束，郁郁以去，不知几千万人哉。天命方新，无往不复，洪涛东簸，劫灰忽燃。公等何幸而遇今日，公等又何不幸而仅仅遇今日。今日何日？此公等沉九渊，飞九天，千钧一发之界线也。公等而不甘以三重奴隶

终乎，则请自奋发、请自鼓励、请自提倡、请自团结，实力既充，自足以推倒魔障。彼独夫民贼与蠹生狗曲为公等敌者，岂足当公等剑头之一快也。非然者，落花飞絮，飘泊堪怜，笄凤囚鸾，鞭笞谁惜，亡国灭种，沦胥以尽。公等之末路，我悲从中来，又岂能为公等说哉！抑吾又有进言于公等者，当某氏之兴，满珠王气渐消沉矣，湘淮诸将甘为胡奴，竭力以覆义军，而中国复灭。公等其知之否耶？今英雄女杰欲恢复女界之权利者，不乏其人，顾出一言一行一事，他人犹未置可否，而公等团体中之蠹贼先反对之，诽谤之，其顽固野蛮自暴自弃或有更甚于男子者，他日大功终败，又岂能专责男子之负心也！呜呼，公等其慎之！

金一有言曰：“凡身领压制之况味，受压制之痛苦之人，必痛心切齿于压制政体，不愿世间有此等恶现象。”旨哉斯言，其伤心语哉！吾非女子，而压制之惨亦身受之矣。神州陆沉，胡骑如织，身为亡国遗民，抱鲁仲连之遗恨，坐视异族之杀我同胞，卖我祖国，而赤手空拳，徒呼负负。头颅大好，抚影自豪，我亦劫余之身哉。

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睹斯惨状，同病之感，我又乌能已于言。我独怪奴颜婢膝于大廷，而归骄其妻妾者之尚有人也。世界无公理，国民有铁血，人以强权侵我之自由，吾即以强权自拥护其自由，而哓哓奚为？铁乎血乎！汝为文明之敌，抑亦文明之母乎！吾以是二者自赠，勉达我前途之希望；吾更以是二者赠女界，使勉达其前途之希望。摆伦乎，乐欢脱乎，哥修士孤乎，吾以是自期。吾又不愿女界之以

是期我也。呜呼！近弹棋之局，心最难平；抚宝剑之鞘，壶真欲缺。吾悬是文于十年以后，待女子世界之成立，选举代议，一切平等，而吾“哀女界”之名词乃有销灭之一日。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

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幾《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截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学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学、真为学者，可信其无是也。

夫然，故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可得而详焉。何以言学无新旧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嫌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

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弃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

《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翻、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颺颺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偏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渺。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

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林 纾

苍霞精舍后轩记

建谿之水，直趋南港，始分二支。其一下洪山，而中洲适当水冲，洲上下联二桥，水穿桥抱洲而过，始汇于马江。苍霞洲在江南桥右偏，江水之所经也。洲上居民百家，咸面江而门。余家洲之北，湫溢苦水，乃谋适爽垲，即今所谓苍霞精舍者。屋五楹，前轩种竹数十竿，微 略振，秋气满于窗户，

母宜人生时之所常过也。后轩则余与宜人联楹而居。其下为治庖之所。宜人病，常思珍味，得则余自治之。亡妻纳薪于灶，满则苦烈，抽之又莫适于火候，亡妻笑。母宜人谓曰：“尔夫妇嘤嘤，何为也？我食能几何？事求精，尔烹饪岂亦有古法耶？”一家相传以为笑。宜人既逝，余始通二轩为一。每从夜归，妻疲不能起。余即灯下教女雪诵杜诗，尽七八首始寝。亡妻病革，屋适易主。乃命舆至轩下，藉鞞舆中，扶掖以去。至新居十日卒。

孙幼穀太守、力香雨孝廉，即余旧居，为苍霞精舍，聚生徒课西学，延余讲《毛诗》、《史记》，授诸生古文。间五日一至。栏循楼轩，一一如旧。斜阳满窗，帘幔四垂，乌雀下集，庭墀阒无人声。余微步廊庑，犹谓太宜人昼寝于轩中也。轩后严密之处，双扉阖焉。残针一已锈矣，和线犹注扉上，则亡妻之所遗也。呜呼！前后二年，此轩景物已再变矣。余非木石人，宁能不悲？归而作《后轩记》。

冷红生传

冷红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

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蹑蹑隅匿，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迨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绝一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侦生他出，潜投珍饵，馆僮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褊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婉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吴汝纶

天演论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

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亏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氏舛陋不文，不足转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沦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沦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济其

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侔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赅赅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俱其傑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沦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小说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鲁 迅

狂 人 日 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相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

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

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

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

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上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

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

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个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便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 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说明，大约也

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录自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

孔乙己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麝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

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

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

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三月。

阿Q正传

第一章 序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

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

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优胜记略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

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英！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

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诨，亮起来了。”

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 Q 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 Q 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 Q 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 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 Q 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 Q 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 Q 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

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

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

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忿忿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Q，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

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管，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藐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

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踉踉跄跄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

远远的走来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

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

忆，又发生了敌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鉴赏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

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他有些异样。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

“断子绝孙的阿Q！”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尚动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Q在什么时候才打鼾。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便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

“女……”阿Q想。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然而伊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这一天，阿Q在赵太爷家里舂了一天米，吃过晚饭，便

坐在厨房里吸旱烟。倘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Q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这……”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Q奔入春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这时，他那“女……”的思想却也没有了。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便动手去舂米。舂了一会，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

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听得外面很热闹，阿Q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便即寻声走出去了。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虽然在昏黄中，却辨得出许多人，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阿Q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他翻身便走，想逃回春米场，不图这支竹杠阻

了他的去路，于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不多工夫，已在土谷祠内了。

阿Q坐了一会，皮肤有些起粟，他觉得冷了，因为虽在春季，而夜间颇有余寒，尚不宜于赤膊，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杠。然而地保进来了。

“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

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阿Q自然没有话。临末，因为在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并且订定了五条件：

一 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 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Q负担。

三 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 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应了，可惜没有钱。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质了二千大钱，履行条约。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

第五章 生计问题

阿Q礼毕之后，仍旧回到土谷祠，太阳下去了，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细一想，终于省悟过来：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他记得破夹袄还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张开眼睛，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他坐起身，一面说道，“妈妈的……”

他起来之后，也仍旧在街上逛，虽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肤之痛，却又渐渐的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阿Q很以为奇，而且想：“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这娼妇们……”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噜苏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却使阿Q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然而情形也异样：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你出去！”

阿Q愈觉得稀奇了。他想，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他留心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去叫小D。这小D，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所以阿Q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唱道：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几天之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

这谦逊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

着；小 D 进三步，阿 Q 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 Q 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 D 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 Q 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 D 也回过头来说。

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都没有发什么议论，而阿 Q 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 Q 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 Q 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

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扯着何首乌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子，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园门去，忽而非常惊喜了，这分明是一畦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又即缩回去了，这分明是小尼姑。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须“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拧下青叶，兜在大襟里。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阿Q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吓，略略一停，阿Q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

树噪，老尼姑念着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Q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第六章 从中兴到末路

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Q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次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土谷祠的老头子，然而未庄老例，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何况是阿Q：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而未庄的社会上也就不从知道了。

但阿Q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掌柜既先

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嘎，阿Q，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

这一件新闻，第二天便传遍了全未庄。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这结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

据阿Q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合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有不必再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未庄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但据阿Q又说，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这一节，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因为阿Q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而不帮忙是可惜的。

据阿Q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城里却连小乌电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电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这一节，听的人

都赧然了。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然而不多久，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虽然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但闺中究竟是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异。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九角钱。还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钱九二串。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问道：

“阿Q，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

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

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以为阿Q实在有些古怪，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也许有点好东西罢。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于是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Q，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

油灯干了不少了，阿Q还不到。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Q太飘忽，或怨邹七嫂不上紧。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赵太爷有见识，阿Q终于跟着邹七嫂进来了。

“他只说没有没有，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他还要说，我说……”邹七嫂气喘吁吁的走着说。

“太爷！”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声，在檐下站住了。

“阿Q，听说你在外面发财，”赵太爷踱开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说。“那很好，那很好的。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可以都拿来看一看，……这也不是别的，因为我倒要……”

“我对邹七嫂说过了。都完了。”

“完了？”赵太爷不觉失声的说，“那里会完得这样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来不多。他们买了些，……”

“总该还有一点罢。”

“现在，只剩了一张门幕了。”

“就拿门幕来看看罢。”赵太太慌忙说。

“那么，明天拿来就是，”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

阿Q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忿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对于阿Q的态度也很不平，于是说，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未庄。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秀才听了这“庭训”，非常之以为然，便即刻撤消了驱逐阿Q的提议，而且叮嘱邹七嫂，请伊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

但第二日，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又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可是确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然而这已经于阿Q很不利。最先，地保寻上门了，取了他的门幕去，阿Q说是赵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还，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噤”的时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细。阿Q也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从此他们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小脚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

只站在洞外接东西。有一夜，他刚才接到一个包，正手再进去，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他便赶紧跑，连夜爬出城，逃回未庄来了，从此不敢再去做。然而这故事却于阿Q更不利，村人对于阿Q的“敬而远之”者，本因为怕结怨，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第七章 革 命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船从黑魃魃中荡来，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出去时将近黎明，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

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

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看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恍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

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

“荷荷！”阿Q忽而大叫起来，抬了头仓皇的四顾，待到看见四两烛，却又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

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事阿Q后来才知道。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

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

第八章 不准革命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 Q 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但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 Q。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已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未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说，
“噯，革命党来了！”

阿 Q 听到了很羡慕。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现在看见赵司晨也如此，才有了学样的意思，定下实行的决心。他用一支竹筷

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说什么话，阿Q当初很不快，后来便很不平。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其实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而阿Q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况且有一回看见小D，愈使他气破肚皮了。

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决不准他这样做！小D是什么东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但他终于饶放了，单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介绍介绍，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

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噤”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踱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Q轻轻的走进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唔，……这个……”阿Q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除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Q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那人转弯，阿Q也转弯，既转弯，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 D 气喘吁吁的说。

阿 Q 的心怦怦的跳了。小 D 说了便走；阿 Q 却逃而又停的两三回。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的人，格外胆大，于是蹩出路角，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阿 Q 站着看到自己发烦，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决计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

土谷祠里更漆黑；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 Q 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第九章 大团圆

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 Q 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 Q 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

城里去了。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踰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跣跟，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 Q 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 Q 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 Q 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 Q 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旧。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阿 Q 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 Q 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 Q 的

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说道，“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急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

“请便罢！”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阿Q也照例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气苦；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缚了，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篷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Q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啍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

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进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因为终于没有追赃，他全家都号咷了。其次是赵府，非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所以全家也号咷了。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 Q 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在 酒 楼 上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 S 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 S 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

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我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一石居是在的，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棧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倌听，一面向后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

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样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 S 城人是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罢，这虽说是酒楼，却毫无酒楼气，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我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有些改易，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在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神气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的，然而颇不自然的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霭，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他问我别后的景况，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来，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后再去添二斤。中间还点菜，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终于也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就从堂倌的口头报告上指定了四样菜：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

或蚊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就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当时什么法也没有。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他又喝干一杯酒，看着窗外，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因为我豫料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四个土工，下乡

迁葬去。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圪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胳，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后回转身，也拿着酒杯，正对面默默的听着。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但只要价钱极便宜，原铺子就许要，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墁，昨天又忙

了我大半天：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几口烟，才又慢慢的说，“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她还小。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青得像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她很能干，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也经济，家计倒渐渐的稳当起来了。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她，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话。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又记得她了，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她说她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

戴着红的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这种剪绒花是外省的东西，S城里买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买两朵去送她。

“我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来接我母亲的时候，有一天，长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闲谈起来了。他便要请我吃点心，荞麦粉，并且告诉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里能有白糖的船户，可见决不是一个穷船户了，所以他也吃得很丰满。我被劝不过，答应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识世故，便嘱咐阿顺说，‘他们文人，是不会吃东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冲好端来的时候，仍然使我吃一吓，是一大碗，足够我吃一天。但是和长富吃的一碗比起来，我的也确乎算小碗。我生平没有吃过荞麦粉，这回一尝，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在无意中，忽而瞥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即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怕惧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冲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才有这样难。然而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恶梦，

也还是祝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然而这些意思不过是我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并不知道她曾经为了一朵剪绒花挨打，但因为母亲一说起，便也记得了荞麦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来了。我先在太原城里搜求了一遍，都没有；一直到济南……”

窗外沙沙一阵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溜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

“一直到了济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转身干一杯酒，又吸几口烟，接着说。“我才买到剪绒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这一种，总之是绒做的罢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都带到这里来。

“就是今天午后，我一吃完饭，便去看长富，我为此特地耽搁了一天。他的家倒还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气色了，但这恐怕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他的儿子和第二个女儿——阿昭，都站在门口，大了。阿昭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我就问那小子，知道长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而且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我就退走了，我现在是敷衍敷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办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终于回到就在斜对门的柴店里。店主的母亲，老发奶奶，倒也还在，而且也还认识我，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就说明了回到 S 城和寻长富的缘故。不料她就叹息说：

“‘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

“她于是告诉我，说是‘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她就见得黄瘦，后来忽而时时流泪了，问她缘故又不说；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她早就像她母亲一样，不时的吐血和流夜汗。但是瞒着，怕他因此要担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长富赶紧将她的男人怎样的挣气说给她听，那里还来得及？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

“她说，‘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长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个偷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然而他来送殓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他的，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还眼泪汪汪的说，自己撑了半世船，苦熬苦省的积起钱来聘了一个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见他实在是一个好人，长庚说

的全是谎。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那样的贼骨头，白送了性命。——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那倒也罢了，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剪绒花怎么办呢？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我实在不愿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 ABCD 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他满脸已经绯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楼梯上一阵乱响，拥上几个酒客来；当头的是矮子，拥肿的圆脸；第二个是长的，在脸上很惹眼的显出一个红鼻子；此后还有人，一叠连的走得小楼都发抖。我转眼去看吕纬甫，他也正转眼来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账。

“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准备走，一面问。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么，你以后预备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预定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后一秒。……”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的逊让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店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不断的纯白的罗网里。

二月十六日。

（录自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期）

铸 剑

—

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老鼠便出来咬锅盖，使他听得发烦。他轻轻地叱了几声，最初还有些效验，后来是简直不理他了

，格支格支地径自咬。他又不肯大声赶，怕惊醒了白天做

得劳乏，晚上一躺就睡着了的母亲。

许多时光之后，平静了；他也不想睡去。忽然，扑通一声，惊得他又睁开眼。同时听到沙沙地响，是爪子抓着瓦器的声音。

“好！该死！”他想着，心里非常高兴，一面就轻轻地坐起来。

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瓮里一照。果然，一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但是，存水已经不多，爬不出来，只沿着水瓮内壁，抓着，团团地转圈子。

“活该！”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它们，很觉得畅快。他将松明插在土墙的小孔里，赏玩着；然而那圆睁的小眼睛，又使他发生了憎恨，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将它直接到水底去。过了一会，才放手，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气。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再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

换了六回松明之后，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不过沉浮

在水中间，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眉间尺又觉得很可怜，随即折断芦柴，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放在地面上。老鼠先是丝毫不动，后来才有一点呼吸；又许多时，四只脚运动了，一翻身，似乎要站起来逃走。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只听得吱的一声，他蹲下去仔细看时，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大概是死掉了。

他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他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

“尺儿，你在做什么？”他的母亲已经醒来了，在床上问。

“老鼠……。”他慌忙站起，回转身去，却只答了两个字。

“是的，老鼠。这我知道。可是你在做什么？杀它呢，还是在救它？”

他没有回答。松明烧尽了；他默默地立在暗中，渐看见月光的皎洁。

“唉！”他的母亲叹息说，“一交子时，你就是十六岁了，性情还是那样，不冷不热地，一点也不变。看来，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

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低微的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悲哀，使他冷得毛骨悚然，而一转眼间，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

“父亲的仇？父亲有什么仇呢？”他前进几步，惊急地问。

“有的。还要你去报。我早想告诉你的了；只因为你太

小，没有说。现在你已经成人了，却还是那样的性情。这教我怎么办呢？你似的性情，能行大事的么？”

“能。说罢，母亲。我要改过……。”

“自然。我也只得说。你必须改过……。那么，走过来罢。”

他走过去；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

“听哪！”她严肃地说，“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天下第一。他的工具，我早已都卖掉了来救了穷了，你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但他是一个世上无二的铸剑的名工。二十年前，王妃生下了一块铁，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大王知道是异宝，便决计用来铸一把剑，想用它保国，用它杀敌，用它防身。不幸你的父亲那时偏偏入了选，便将铁捧回家里来，日日夜夜地锻炼，费了整三年的精神，炼成两把剑。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大欢喜的光采，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他拿起剑，拂拭着，拂拭着。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他将那两把剑分装在两个匣子里。

“‘你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就明白无论是谁，都知道剑已炼就的了。’他悄悄地对我说。‘一到明天，我必须去献给大王。但献剑的一天，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怕我们从此要长别了。’

“‘你……’我很骇异，猜不透他的意思，不知怎么说的好。我只是这样地说：‘你这回有了这么大的功劳……’

“‘唉！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

“我掉泪了。

“‘你不要悲哀。这是无法逃避的。眼泪决不能洗掉运命。我可是早已有准备在这里了！’他的眼里忽然发出电火似的光芒，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这是雄剑。’他说。‘你收着。明天，我只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你不是怀孕已经五六个月了么？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抚养。一到成人之后，你便交给他这雄剑，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给我报仇！’”

“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眉间尺赶紧问。

“没有回来！”她冷静地说。“我四处打听，也杳无消息。后来听得人说，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亲。还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

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

他的母亲站起了，揭去床头的木板，下床点了松明，到门背后取过一把锄，交给眉间尺道：“掘下去！”

眉间尺心跳着，但很沉静的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掘出来的都是黄土，约到五尺多深，土色有些不同了，似乎是烂掉的材木。

“看罢！要小心！”他的母亲说。

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伸手下去，谨慎小心地撮开烂树，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他看清了剑靶，捏着，提了出来。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

“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他的母亲说。

“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

“但愿如此。你穿了青衣，背上这剑，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衣服我已经做在这里，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罢。不要记念我！”她向床后的破衣箱一指，说。

眉间尺取出新衣，试去一穿，长短正很合式。他便重行迭好，裹了剑，放在枕边，沉静地躺下。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优柔的性情；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讎。

但他醒着。他翻来复去，总想坐起来。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二

当眉间尺肿着眼眶，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穿着青衣，背着青剑，迈开大步，径奔城中的时候，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都挂着露珠，其中隐藏着夜气。但是，待到走到树林的那一头，露珠里却闪出各样的光辉，渐渐幻成晓色了。远望前面，便依稀看见灰黑色的城墙和雉堞。

和挑葱卖菜的一同混入城里，街市上已经很热闹。男人们一排一排的呆站着；女人们也时时从门里探出头来。她们大半也肿着眼眶；蓬着头；黄黄的脸，连脂粉也不及涂抹。

眉间尺预觉到将有巨变降临，他们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

他径自向前走；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转出北方，离王宫不远，人们就挤得密密层层，都伸着脖子。人丛中还有女人和孩子哭嚷的声音。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然而人们却又在背后拥上来。他只得宛转地退避；面前只看见人们的背脊和伸长的脖子。

忽然，前面的人们都陆续跪倒了；远远地有两匹马并着跑过来。此后是拿着木棍，戈，刀，弓弩，旌旗的武人，

走得满路黄尘滚滚。又来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上面坐着一队人，有的打钟击鼓，有的嘴上吹着不知道叫什么名目的劳什子。此后又是车，里面的人都穿画衣，不是老头子，便是矮胖子，个个满脸油汗。接着又是一队拿刀枪剑戟的骑士。跪着的人们便都伏下去了。这时眉间尺正看见一辆黄盖的大车驰来，正中坐着一个画衣的胖子，花白胡子，小脑袋；腰间还依稀看见佩着和他背上一样的青剑。

他不觉全身一冷，但立刻又灼热起来，像是猛火焚烧着。他一面伸手向肩头捏住剑柄，一面提起脚，便从伏着的人们的脖子的空处跨出去。

但他只走得五六步，就跌了一个倒栽葱，因为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一只脚。这一跌又正压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他正怕剑尖伤了他，吃惊地起来看的时候，肋下就挨了很重的两拳。他也不暇计较，再望路上，不但黄盖车已经走过，连拥护的骑士也过去了一大阵了。

路旁的一切人们也都爬起来。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了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得浑身发火，看的人却仍不见减，还是津津有味似的。

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他并不言语，只向眉间尺冷冷地一笑，一

面举手轻轻地一拨干瘪脸少年的下巴，并且看定了他的脸。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会，不觉慢慢地松了手，溜走了；那人也就溜走了；看的人们也都无聊地走散。只有几个人还来问眉间尺的年纪，住址，家里可有姊姊。眉间尺都不理他们。

他向南走着；心里想，城市中这么热闹，容易误伤，还不如在南门外等候他回来，给父亲报仇罢，那地方是地旷人稀，实在很便于施展。这时满城都议论着国王的游山，仪仗，威严，自己得见国王的荣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很像蜜蜂的排衙。直至将近南门，这才渐渐地冷静。

他走出城外，坐在一株大桑树下，取出两个馒头来充了饥；吃着的时候忽然记起母亲来，不觉眼鼻一酸，然而此后倒也没有什么。周围是一步一步地静下去了，他至于很分明地听到自己的呼吸。

天色愈暗，他也愈不安，尽目力望着前方，毫未见有国王回来的影子。上城卖菜的村人，一个个挑着空担出城回家去了。

人迹绝了许久之后，忽然从城里闪出那一个黑色的人来。

“走罢，眉间尺！国王在捉你了！”他说，声音好像鸱鸒。

眉间尺浑身一颤，中了魔似的，立即跟着他走；后来是飞奔。他站定了喘息许多时，才明白已经到了杉树林边。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

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你怎么认识我？……”他极其惶骇地问。

“哈哈！我一向认识你。”那人的声音说。“我知道你背着雄剑，要给你的父亲报仇，我也知道你报不成。岂但报不成；今天已经有人告密，你的仇人早从东门还宫，下令捕拿你了。”

眉间尺不觉伤心起来。

“唉唉，母亲的叹息是无怪的。”他低声说。

“但她只知道一半。她不知道我要给你报仇。”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好。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

“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两粒磷火下的声音说。“那两件么？你听着：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

眉间尺虽然觉得奇怪，有些狐疑，却并不吃惊。他一时开不得口。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暗中的声音又严冷地说。“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暗中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

“呵呵！”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笑声即刻散布在杉树林中，深处随着有一群篝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息。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最先头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扑过来。他用青剑一挥，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别的狼们第一口撕尽了它的皮，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他已经掣起地上的青衣，包了眉间尺的头，和青剑都背在背脊上，回转身，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

狼们站定了，耸着肩，伸出舌头，咻咻地喘着，放着绿的眼光看他扬长地走。

他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发出尖利的声音唱着歌：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
伙颐连翩兮多少一夫。
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
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
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三

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加上了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更使他扫兴而还。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

午后，国王一起身，就又有些不高兴，待到用过午膳，简直现出怒容来。

“唉唉！无聊！”他打一个大呵欠之后，高声说。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看见这情形，都不觉手足无措。白须老臣的讲道，矮胖侏儒的打诨，王是早已听厌的了；近来便是走索，缘竿，抛丸，倒立，吞刀，吐火等等奇妙的把戏，也都看得毫无意味。他常常要发怒；一发怒，便按着青剑，总想寻点小错处，杀掉几个人。

偷空在宫外闲游的两个小宦官，刚刚回来，一看见宫

里面大家的愁苦的情形，便知道又是照例的祸事临头了，一个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却像是大有把握一般，不慌不忙，跑到国王的面前，俯伏着，说道：

“奴才刚才访得一个异人，很有异术，可以给大王解闷，因此特来奏闻。”

“什么？！”王说。他的话是一向很短的。

“那是一个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穿一身青衣，背着一个圆圆的青包裹；嘴里唱着胡诌的歌。人问他。他说善于玩把戏，空前绝后，举世无双，人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一见之后，便即解烦释闷，天下太平。但大家要他玩，他却又不肯。说是第一须有一条金龙，第二须有一个金鼎。

……”

“金龙？我是的。金鼎？我有。”

“奴才也正是这样想。……”

“传进来！”

话声未绝，四个武士便跟着那小宦官疾趋而出。上自王后，下至弄臣，个个喜形于色。他们都愿意这把戏玩得解愁释闷，天下太平；即使玩不成，这回也有了那乞丐似的黑瘦男子来受祸，他们只要能挨到传了进来的时候就好了。

并不要许多工夫，就望见六个人向金阶趋进。先头是宦官，后面是四个武士，中间夹着一个黑色人。待到近来时，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他恭敬地跪着俯伏下去时，果然看见背上有一个圆圆的小包袱，青色布，上面还

画上一些暗红色的花纹。

“奏来！”王暴躁地说。他见他家伙简单，以为他未必会玩什么好把戏。

“臣名叫宴之敖者；生长汶汶乡。少无职业；晚遇明师，教臣把戏，是一个孩子的头。这把戏一个人玩不起来，必须在金龙之前，摆一个金鼎，注满清水，用兽炭煎熬。于是放下孩子的头去，一到水沸，这头便随波上下，跳舞百端，且发妙音，欢喜歌唱。这歌舞为一人所见，便解愁释闷，为万民所见，便天下太平。”

“玩来！”王大声命令说。

并不要许多工夫，一个煮牛的大金鼎便摆在殿外，注满水，下面堆了兽炭，点起火来。那黑色人站在旁边，见炭火一红，便解下包袱，打开，两手捧出孩子的头来，高高举起。那头是秀眉长眼，皓齿红唇；脸带笑容；头发蓬松，正如青烟一阵。黑色人捧着向四面转了一圈，便伸手擎到鼎上，动着嘴唇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随即将手一松，只听得扑通一声，坠入水中去了。水花同时溅起，足有五尺多高，此后是一切平静。

许多工夫，还无动静。国王首先暴躁起来，接着是王后和妃子，大臣，宦官们也都有些焦急，矮胖的侏儒们则已经开始冷笑了。王一见他们的冷笑，便觉自己受愚，回顾武士，想命令他们就将那欺君的莠民掷入牛鼎里去煮杀。

但同时就听得水沸声；炭火也正旺，映着那黑色人变成红黑，如铁的烧到微红。王刚又回过脸来，他也已经伸

起两手向天，眼光向着无物，舞蹈着，忽地发出尖利的声音唱起歌来：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随着歌声，水就从鼎口涌起，上尖下广，像一坐小山，但自水尖至鼎底，不住地回旋运动。那头即随水上上下下，转着圈子，一面又滴溜溜自己翻筋斗，人们还可以隐约看见他玩得高兴的笑容。过了些时，突然变了逆水的游泳，打旋子夹着穿梭，激得水花向四面飞溅，满庭洒下一阵热雨来。一个侏儒忽然叫了一声，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他不幸被热水烫了一下，又不耐痛，终于免不得出声叫苦了。

黑色人的歌声才停，那头也就在水中央停住，面向王殿，颜色转成端庄。这样的有十余瞬息之久，才慢慢地上下抖动；从抖动加速而为起伏的游泳，但不很快，态度很雍容。绕着水边一高一低地游了三匝，忽然睁大眼睛，漆黑的眼珠显得格外精采，同时也开口唱起歌来：

王泽流兮浩洋洋；
克服怨敌，怨敌克服兮，赫兮强！
宇宙有穷止兮万寿无疆。
幸我来也兮青其光！
青其光兮永不相忘。
异处异处兮堂哉皇！
堂哉皇哉兮噯噯唷，
嗟来归来，嗟来陪来兮青其光！

头忽然升到水的尖端停住；翻了几个筋斗之后，上下升降起来，眼珠向着左右瞥视，十分秀媚，嘴里仍然唱着歌：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血一头颅兮爱乎呜呼。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

唱到这里，是沉下去的时候，但不再浮上来了；歌词也不能辨别。涌起的水，也随着歌声的微弱，渐渐低落，像退潮一般，终至到鼎口以下，在远处什么也看不见。

“怎了？”等了一会，王不耐烦地问。

“大王，”那黑色人半跪着说。“他正在鼎底里作最神奇的团圆舞，不临近是看不见的。臣也没有法术使他上来，因

为作团圆舞必须在鼎底里。”

王站起身，跨下金阶，冒着炎热立在鼎边，探头去看。只见水平如镜，那头仰面躺在水中间，两眼正看着他的脸。待到王的眼光射到他脸上时，他便嫣然一笑。这一笑使王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是谁来。刚在惊疑，黑色人已经掣出了背着的青色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扑通一声，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

仇人相见，本来格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很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约有二十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眉间尺偶一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无法转身。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一粒地起粟；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泅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

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四

烟消火灭；水波不兴。特别的寂静倒使殿上殿下的人们警醒。他们中的一个首先叫了一声，大家也立刻迭连惊叫起来；一个迈开腿向金鼎走去，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拥上去了。有挤在后面的，只能从人脖子的空隙间向里面窥探。

热气还炙得人脸上发烧。鼎里的水却一平如镜，上面浮着一层油，照出许多人脸孔：王后，王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

“阿呀，天哪！咱们大王的头还在里面哪，唉唉唉！”第六个妃子忽然发狂似的哭嚷起来。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恍然大悟，仓皇散开，急得手足无措，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一个最有谋略的老臣独又上前，伸手向鼎边一摸，然而浑身一抖，立刻缩了回来，伸出两个指头，放在口边吹个不住。

大家定了定神，便在殿门外商议打捞办法。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总算得到一种结果，是：到大厨房去调集了铁丝勺子，命武士协力捞起来。

器具不久就调集了，铁丝勺，漏勺，金盘，擦桌布，都放在鼎旁边。武士们便揲起衣袖，有用铁丝勺的，有用漏勺的，一齐恭行打捞。有勺子相触的声音，有勺子刮着金鼎的声音；水是随着勺子的搅动而旋绕着。好一会，一个武士的脸色忽而很端庄了，极小心地两手慢慢举起了勺子，水滴从勺孔中珠子一般漏下，勺里面便显出雪白的头骨来。大家惊叫了一声；他便将头骨倒在金盘里。

“阿呀！我的大王呀！”王后，妃子，老臣，以至太监之类，都放声哭起来。但不久就陆续停止了，因为武士又捞起了一个同样的头骨。

他们泪眼模胡地四顾，只见武士们满脸油汗，还在打捞。此后捞出来的是一团糟的白头发和黑头发；还有几勺很短的东西，似乎是白胡须和黑胡须。此后又是一个头骨。此后是三枝簪。

直到鼎里面只剩下清汤，才始住手；将捞出的物件分盛了三金盘：一盘头骨，一盘须发，一盘簪。

“咱们大王只有一个头。那一个是咱们大王的呢？”第九个妃子焦急地问。

“是呵……。”老臣们都面面相觑。

“如果皮肉没有煮烂，那就容易辨别了。”一个侏儒跪着说。

大家只得平心静气，去细看那头骨，但是黑白大小，都

差不多，连那孩子的头，也无从分辨。王后说王的右额上有一个疤，是做太子时候跌伤的，怕骨上也有痕迹。果然，侏儒在一个头骨上发见了；大家正在欢喜的时候，另外的一个侏儒却又在较黄的头骨的右额上看出相仿的瘢痕来。

“我有法子。”第三个王妃得意地说，“咱们大王的龙准是很高的。”

太监们即刻动手研究鼻准骨，有一个确也似乎比较高，但究竟相差无几；最可惜的是右额上却并无跌伤的瘢痕。

“况且，”老臣们向太监说，“大王的后枕骨是这么尖的么？”

“奴才们向来就没有留心看过大王的后枕骨……。”

王后和妃子们也各自回想起来，有的说是尖的，有的说是平的。叫梳头太监来问的时候，却一句话也不说。

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并且连须发也发生了问题。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讨论了小半夜，只将几根红色的胡子选出；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根红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作为疑案了。

到后半夜，还是毫无结果。大家却居然一面打呵欠，一面继续讨论，直到第二次鸡鸣，这才决定了一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是：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热闹。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天一亮，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中间还夹着许多祭桌。待到上午，清道的骑士才缓辔而来。又过了不少工夫，才看见仪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此后是四辆鼓吹车。再后面是黄盖随着路的不平而起伏着，并且渐渐近来了，于是现出灵车，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

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作。

示 众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哑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

马路的那边了。在电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但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

“嗡，都，哼，八，而，……”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草帽檐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

又像用了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

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久，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首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只望着红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奶头四近有几枝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啦？……”

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象一条死鲈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但即刻也就立直，擎起一只手来拚命搔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唧咕唧咕的声响。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踉跄。同时，从他肩膀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来，展开五指，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踉跄了四五步，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落在捕机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推开他，冲出去了。小学生也返身跟出去了。

“吓，这孩子……。”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他于是用手掌

拂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踉跄，但便即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

“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空隙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下颚向上一磕，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挟洋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膊，皱眉疾视着肩后的死鲑鱼。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夏。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彩。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都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瞌睡似的长呼；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

路上，发见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车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成么？”车夫要来拉车时，坐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看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从屋檐阴下踱过去了。胖孩子歪着头，挤细了眼睛，拖长声音，瞌睡地叫喊——

“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八日。

郁达夫

沉 沦

一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

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

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象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象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象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

英国大诗人(1770—1850)，现在普遍译为华兹华斯。

英语：“啊，你这平静的轻纱！你这优美的轻纱！”

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 single in the field ,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
Stop here , or gently pass !
Alone she cuts , and binds the grain ,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
Oh , listen ! for the vale profound ,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 unhappy , far - off things ,
And battle long ago :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
Some natural sorrow , loss , or pain ,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

“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他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儿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的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

自骂的说道：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喀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一副忧郁的面色，好象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二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Zarathustra，把 Zarathustra 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在这样的时候，也难怪他不愿意上学校去，去作那同机械一样的工夫去。他竟有连续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他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象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看，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象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作乐

古代波斯的国教祆教的始祖（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为尼采著《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一书之主人公。

夸大妄想狂。

忧郁症。

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同他同路的。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

“你们上哪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声笑起来，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坐也席地而坐，睡也睡在席上的——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的说：

“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 coward, coward！”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女学生的眼波来了。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

英语：“你这懦夫，你太怯懦！”

英语：“啊，怯懦，怯懦！”

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极点了。这一天晚上，他记的日记说：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捱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佳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三

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贯流全浙，江形曲折，风景常新：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他十四岁的时候，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贴在他的书斋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

他三岁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W大学卒了业，回到北京，考了一个

伊甸园是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的地方（见《旧约》）。

“伊扶”即夏娃，圣经故事中上帝所造的女人。

进士，分发在法部当差，不上两年，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说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讲来，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所以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不上半年又忽然转到H府中学来；在H府中学住了三个月，革命就起来了。H府中学停学之后，他依旧只能回到他那小小的书斋里来。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岁的时候，他就进了H大学的预科。这大学是在杭州城外，本来是美国长老会捐钱创办的，所以学校里浸润了一种专制的弊风，学生的自由，几乎被压缩得同针眼儿一般的小。礼拜三的晚上有什么祈祷会，礼拜日非但不准出去游玩，并且在家里看别的书也不准的，除了唱赞美诗祈祷之外，只许看新旧约书；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九点二十分，定要去做礼拜，不去做礼拜，就要扣分数记过。他虽然非常爱那学校近旁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服从的。住不上半年，那大学里的厨子，托了校长的势，竟打起学生来。学生中间有几个不服的，便去告诉校长，校长反说学生不是。他看看这些情形，实在是太无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复回家，到那小小的书斋里去。那时候已经是六月初了。

在家里住了三个多月，秋风吹到富春江上，两岸的绿树就快凋落的时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却好那时候石牌楼的W中学正在那里招插班生，他进去见

了校长 M 氏，把他的经历说给了 M 氏夫妻听，M 氏就许他插入最高的班里去。这 W 中学原来也是一个教会学校，校长 M 氏，也是一个糊涂的美国宣教师；他看看这学校的内容倒比 H 大学不如了。与一位很卑鄙的教务长——原来这一位先生就是 H 大学的毕业生——闹了一场，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出来了。出了 W 中学，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

正是这个时候，他的长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来他的长兄为人正直得很，在部里办事，铁面无私，并且比一般部内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学识，所以部内上下都忌惮他。有一天，某次长的私人来问他要一个位置，他执意不肯，因此次长就同他闹起意见来，过了几天，他就辞了部里的职，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二兄，那时候正在绍兴军队里作军官，这一位二兄，军人习气颇深，挥金如土，专喜结交侠少。他们弟兄三人，到这时候都不能如意之所为，所以那一小市镇里的闲人都说他们的风水破了。

他回家之后，便镇日镇夜的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他父祖及他长兄所藏的书籍，就作了他的良师益友。他的日记上面，一天一天的记起诗来。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小说来；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作了一个多情的勇士，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把他故乡的风物，全编作了田园的清景；有兴的时候，他还把他自家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忧郁症的根苗，大概也就在这时候培

养成功的。

在家里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长兄的来信说：

院内近有派予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务之意，予已许院长以东行，大约此事不日可见命令，渡日之先，拟返里小住。三弟居家，断非上策，此次当偕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这一封信之后，心中日日盼他长兄南来，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才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长兄长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后，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 尚未醒悟，模模糊糊的过了半载，他就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里去了。这正是他十九岁的秋天。

第一高等学校将开学的时候，他的长兄接到了院长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长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里，几天之后，他的长兄长嫂和他的新生的侄女儿就回国去了。

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里有一班预备班，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

在这预科里预备一年，卒业之后才能入各地高等学校的正科，与日本学生同学。他考入预科的时候，本来填的是文科，后来将在预科卒业的时候，他的长兄定要他改到

医科去，他当时亦没有什么主见，就听了他长兄的话把文科改了。

预科毕业之后，他听说N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

四

他的二十岁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个人从东京的中央车站乘了夜行车到N市去。

那一天大约刚是旧历的初三四的样子，同天鹅绒似的又蓝又紫的天空里，洒满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挂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样子。他一个人靠着了三等车的车窗，默默的在那里数窗外人家的灯火。火车在暗黑的夜气中间，一程一程的进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灯火，也一点一点的朦胧起来，他的胸中忽然生了万千哀感，他的眼睛里就忽然觉得热起来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这样的叫了一声，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来。

“你也没有情人留在东京，你也没有弟兄知己住在东京，你的眼泪究竟是为谁洒的呀！或者是对于你过去的生活的伤感，或者是对你二年间的生活的余情，然而你平时不是说不爱东京的么？”

英语：“感伤，太感伤了！”

“唉，一年人住岂无情。

“黄莺住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胡思乱想的寻思了一会，他又忽然想到初次赴新大陆去的清教徒身上去。

“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离开他故乡海岸的时候，大约也是悲壮淋漓，同我一样的。”

火车过了横滨，他的感情方才渐渐儿的平静起来。呆呆的坐了一忽，他就取了一张明信片出来，垫在海涅(Heine)的诗集上，用铅笔写了一首诗寄他东京的朋友。

蛾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别故居。四壁旗亭争赌酒，六街灯火远随车。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夜后芦根秋水长，凭君南浦觅双鱼。

在朦胧的电灯光里，静悄悄的坐了一会，他又把海涅的诗集翻开来看了。

Lebet wohl, ihr glatten Saele,
Glatte Herren, glatte, Frauen!
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 end auf euch miederschauen!
Aus Heines Buch der Lieder.

浮薄的尘寰，无情的男女，
你看那隐隐的青山，我欲乘风飞去；
且住且住，

我将从那绝顶的高峰，笑看你终归何处。

单调的轮声，一声声连连续续的飞到他的耳膜上来，不上三十分钟，他竟被这催眠的车轮声引诱到梦幻的仙境里去了。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天空渐渐儿的明亮起来。在车窗里向外一望，他只见一线青天还被夜色包住在那里。探头出去一望，一层薄雾，笼罩着一幅天然的画图，他心里想了一想：

“原来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气，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

过了一个钟头，火车就到了 N 市的停车场。

下了火车，在车站上遇见了一个日本学生；他看看那学生的制帽上也有两条白线，便知道他也是高等学校的学生。他走上前去，对那学生脱了一脱帽，问他说：

“第 X 高等学校是在什么地方？”

那学生回答说：

“我们一路去吧。”

他就跟了那学生跑出火车站来；在火车站的前头，乘了电车。

早晨还早得很，N 市的店家都还未曾起来。他同那日本学生坐了电车，经过了几条冷清的街巷，就在鹤舞公园前面下了车。他问那日本学生说：

“学校还远得很么？”

“还有二里多路。”

穿过了公园，走到稻田中间的细路上的时候，他看见太阳已经起来了。稻上的露滴，还同明珠似的挂在那里。前面有一丛树林，树林荫里，疏疏落落的看得见几椽农舍。有两三条烟囱筒子，突出在农舍的上面，隐隐约约的浮在清晨的空气里。一缕两缕的青烟，同炉香似的在那里浮动，他知道农家已在那里炊早饭了。

到学校近边的一家旅馆去一问，他一礼拜前头寄出的几件行李，已经到在那里。原来那一家人家是住过中国留学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馆里住下了之后，他觉得前途好象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原来他的故里，也是一个小小的市镇。到了东京之后，在人山人海的中间，他虽然时常觉得孤独，然而东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时的习惯尚无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这N市的乡下之后，他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一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是稻田，四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一家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他一个客人。白天倒还可以支吾过去，一到了晚上，他开窗一望，四面都是沉沉的黑影，并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连天，四面并无遮障之处，远远里有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天花板里，又有许多虫鼠，息粟索落的在那里争食。窗外有几株梧桐，微风动叶，飒飒的响得不已，因为他住在二层楼上，所以梧桐的叶战声，近在他的耳边。他觉得害怕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对于

都市的怀乡病(nostalgia),从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学校开了课,他朋友也渐渐儿的多起来。感受性非常强烈的他的性情,也同天空大地丛林野水融和了。不上半年,他竟变成了一个大自然的宠儿,一刻也离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

他的学校是在N市外,刚才说过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四边的地平线,界限广大得很。那时候日本的工业还没有十分发达,人口也还没有增加得同目下一样,所以他的学校的近边,还多是丛林空地,小阜低冈。除了几家与学生做买卖的文房具店及菜馆之外,附近并没有居民。荒野的中间,只有几家为学生而设的旅馆,同晓天的星影一般,散缀在麦田瓜地的中央。晚饭毕后,披了黑呢的缦斗(le manteau),拿了爱读的书,在迟迟不落的夕照中间散步逍遥,是非常快乐的。他的田园趣味,大约也是在这Idyllic Wandersings的中间养成的。

在生活竞争并不十分猛烈,逍遥自在,同中古时代一样的时候;在风气纯良,不与市井小人同处,清闲雅淡的地方;过日子正如做梦一般。他到了N市之后,转瞬之间,已经有半载多了。

熏风日夜的吹来,草色渐渐儿的绿起来。旅馆近旁麦田里的麦穗,也一寸一寸的长起来了。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日一日的增长起来,他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的到他的眼前来。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 madam 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发他情动的地方。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这样的一次成了两次，两次之后就成了习惯了。他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有一天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好象是一本书上说，俄国近代文学的创设者 Gogol 也犯这一宗病，他到死竟没有改过来，他想到了 Go- gol 心里就宽了一宽，因为这《死了的灵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样的。然而这不过自家对自家的宽慰而已，他的胸里，总有一种非常的忧虑存在那里。

因为他是非常爱洁净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洗澡一次，因为他是非常爱惜身体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吃几个生鸡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鸡子的时候，他总

夫人。
果戈里。
即《死魂灵》。

觉得惭愧得很，因为这都是他的犯罪的证据。

他觉得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起来，记忆力也一天一天的减退了。他又渐渐儿的生了一种怕见人面的心，见了妇女的时候，他觉得更加难受。学校的教科书，他渐渐的嫌恶起来，法国自然派的小说和中国那几本有名的诲淫小说，他念了又念，几乎记熟了。

有时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诗来，他自家便喜欢得非常，以为他的脑力还没有破坏。那时候他每对着自家起誓说：

“我的脑力还可以使得，还能做得出这样的诗，我以后决不再犯罪了。过去的事实是没法，我以后总不再犯罪了。若从此自新，我的脑力还是很可以的。”

然而，到了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礼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时候，他索性尽意的贪起欢来。他的心里想，自下礼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总不犯罪了。有时候正合到礼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头洗澡去，以为这就是改过自新的记号，然而过几天，他又不得不吃鸡子和牛乳了。

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这样的状态继续了一二个月，他的学校里就放了暑假。暑假的两个半月内，他受的苦闷，更甚于平时；到了学校开课的时候，他的两颊的颧骨更高起来，他的青灰色的眼窝更大起来，他的一双灵活的瞳人，变了同死鱼的眼睛一样了。

五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黄金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

一礼拜前的有一天午后，他拿了一本 Wordsworth 的诗集，在田塍路上逍遥漫步了半天。从那一天以后，他的循环性的忧郁症，尚未离他的身过。前几天在路上遇着的那两个女学生，常在他的脑里，不使他安静：想起那一天的事情，他还是一个人要红起脸来。

他近来无论上什么地方去，总觉得有坐立难安的样子。他上学校去的时候，觉得他的日本同学都似在那里排斥他。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也许久不去寻访了，因为去寻访了回来，他心里反觉得空虚。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寻访的时候，总想得些同情回来的，然而谈了几句之后，他又不得不自悔寻访错了。有时候讲得投机，他就任了一时的热意，把他的内外的生活都讲了出来，然而到了归途，他又自悔失言，心理的责备，倒反比不去访友的时候更加厉害。他的几个中国朋友，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他同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一日一日的疏远起来。虽在路上，或在学校里遇见的时候，他同那几个中国同学，也不点头招呼。中国留学生开会的时候，他当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

他的中国同学的里边，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人：因为他自家的结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恶，所以他专喜讲人的丑事，以掩己之不善，说他是神经病，也是这一位同学说的。

他交游离绝之后，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幸而他住的旅馆里，还有一个主人的女儿，可以牵引他的心，否则他真只能自杀了。他旅馆的主人的女儿，今年正是十七岁，长方的脸儿，眼睛大得很，笑起来的时候，面上有两颗笑靥，嘴里有一颗金牙看得出来，因为她的笑容是非常可爱，所以她也时常在那里笑的。

他心里虽然非常爱她，然而她送饭来或来替他铺被的时候，他总装出一种兀不可犯的样子来。他心里虽想对她讲几句话，然而一见了她，他总不能开口。她进他房里来的时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气不出的地步。她在她的面前实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来她进他的房里来的时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然而他思慕她的心情，却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有一天礼拜六的晚上，旅馆里的学生都上N市去行乐去。他因为经济困难，所以吃了晚饭，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回，就回来了。

回家来坐了一会，他觉得那空旷的二层楼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静悄悄的坐了不耐烦起来的时候，他又想跑出外面去。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门口经过，因为主人和他女儿的房，就在大门的边上。他记得刚才进来的时候，主人和他的女儿正在那儿吃饭。他一想到经过她面前的时候的苦楚，就把跑出外面去的心思丢了。

拿出一本 G .Gissing 的小说来读了三四页之后，静寂的空气里，忽然传了几声簌簌的泼水声音过来。他静静儿的听了一听，呼吸又一霎时的急了起来，面色也涨红了。迟疑了一会，他就轻轻的开了房门，拖鞋也不拖，幽手幽脚的走下扶梯去。轻轻的开了便所的门，他尽兀兀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原来他旅馆里的浴室，就在便所的间壁，从便所的玻璃窗里看去，浴室里的动静了了可见。他起初以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后，他竟同被钉子钉住的一样，动也不能动了。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

那一双肥白的大腿！

这全身的曲线！

呼气也不呼，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会，他面上的筋肉都发起痒来。愈看愈颤得厉害，他那发颤的前额部竟同玻璃窗冲击了一下。被蒸气包住的那赤裸裸的“伊扶”便发了娇声问说：

“是谁呀……”

他一声也不响，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脚两步的跑上楼上去。

他跑到了房里，面上同火烧的一样，口也干渴了。一边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一边就把他的被窝拿出来睡了。他在被窝里翻来复去，总睡不着，便立起了两耳，听起楼下的动静来。他听听泼水的声音也息了，浴室的门开了之

后，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好象是走上楼来的样子。用被包着了头，他心里的耳朵明明告诉他说：

“她已经立在门外了。”

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往上奔注的样子。心里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欢得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

他屏住了气息，尖着了两耳听了一会，觉得门外并无动静，又故意咳嗽了一声，门外亦无声响。他正在那里疑惑的时候，忽听见她的声音，在楼下同她的父亲在那里说话。他手里捏了一把冷汗，拚命想听出她的话来，然而无论如何总听不清楚。停了一会，她的父亲高声的笑了起来，他把被蒙头的一罩，咬紧了牙齿说：

“她告诉了他了！她告诉了他了！”

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曾睡着。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时候，他就惊心吊胆的走下楼来。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儿还没有起来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个旅馆，跑到外面来。

官道上的沙尘，染了朝露，还未曾干着。太阳已经起来了。他不问皂白，一直的往东走去。远远有一个农夫，拖了一车野菜慢慢的走来。那农夫同他擦过的时候，忽然对他说：

“你早啊！”

他倒惊了一跳，那清瘦的脸上又起了一层红潮，胸前又乱跳起来，他心里想：

“难道这农夫也知道了么？”

无头无脑的跑了好久，他回转头来看看他的学校，已经远得很了。太阳也升高了。他摸摸表看，那银饼大的表也不在身边。从太阳的角度看起来，大约已经是九点钟前后的样子。他虽然觉得饥饿得很，然而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再回到那旅馆里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儿相见。想去买些零食充一充饥，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袋里只剩了一角二分钱在那里。他到一家乡下的杂货店内，尽那一角二分钱，买了些零碎的食物，想去寻一处无人看见的地方去吃去。走到了一处两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他朝南一望，只见与他的去路横交的那一条自北趋南的路上，行人稀少得很。那一条路是向南斜低下去的，两面更有高壁在那里，他知道这路是从一条小山中开辟出来的。他刚才走来的那条大道，便是这山的岭脊，十字路当作了中心，与岭脊上的那条大道相交的横路，是两边低斜下去的。在十字路口迟疑了一会，他就取了那一条向南斜下的路走去。走尽了两面的高壁，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直通到彼岸的市内。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深林，划在碧空的心里，他心里想：

“这大约就是 A 神宫了。”

他走尽了两面的高壁，向左手斜面上一望，见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墙，围住着几间茅舍，茅舍的门上悬着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额。他离开了正路，走上几步，到那女墙的门前，顺手的向门一推，那两扇柴门竟自开了。他就随随便便的踏了进去：门内有一条曲径，自门口通过了斜面，直达到山上去的。曲径的两旁，有许多苍老的梅树种在那里，他知道这就是梅林了。顺了那一条曲

径，往北的从斜面上走到山顶的时候，一片同图画似的平地，展开在他的眼前。这园自从山脚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顶上的一块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

山顶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绝壁，与隔岸的绝壁相对峙，两壁的中间，便是他刚走过的那一条自北趋南的通路。背临着了那绝壁，有一间楼屋，几间平屋造在那里。因为这几间屋，门窗都闭在那里，他所以知道这定是为梅花开日卖酒食用的。楼屋的前面有一块草地，草地中间有几方白石，围成了一个花圈，圈子里，卧着一枝老梅。那草地的南尽头，山顶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有一块石碑立在那里，系记这梅林的历史的。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后，就把买来的零食拿出来吃了。

吃了之后，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四面并无声，远远的树枝上时有一声两声的鸟鸣声飞来。他仰起头来看看澄清的碧空，同那皎洁的日轮，觉得四面的树枝房屋，小草飞禽，都一样的在和平的太阳光里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记忆，正同远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又来又去的曲径很多。他站起来走来走去的走了一会，方晓得斜面上梅树的中间，更有一间平屋造在那里。从这一间房屋往东的走去几步，有眼古井，埋在松叶堆中。他摇摇井上的唧筒看：唧唧的响了几声，却抽不起水来。他心里想：

“这园大约只有梅花开的时候开放一下，平时总没有人住的。”

想到这里，他又自言自语的说：

“既然空在这里，我何妨去问园主人去借住借住。”

想定了主意，他就跑下山来。打算去寻园主人去。他将走到门口的时候，却好遇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农夫走进园来。他对那农夫道歉之后，就问他说：

“这园是谁的，你可知道么？”

“这园是我经管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路的那面的。”

一边这样的说，一边那农民指着道路西边的一间小屋给他看。他向西一看，果然在西边的高壁尽头的地方，有一间小屋在那里。他点了点头，又问说：

“你可以把园内的那间楼屋租给我住么？”

“可是可以的，你只一个人么？”

“我只一个人。”

“那你可不必搬来的。”

“这是什么缘故呢？”

“你们学校的学生，已经有几次搬过来了，大约都因为冷静不过，住不上十天就搬走的。”

“我可同别人不同，你但能租给我，我是不怕冷静的。”

“这样岂有不租的道理，你想什么时候搬来？”

“就是今天午后吧。”

“可以的，可以的。”

“请你替我扫一扫干净，免得搬来之后着忙。”

“可以可以，再会！”

“再会！”

六

搬进了山上梅园之后，他的忧郁症（hypochondria）又变起形状来了。

他同他的北京的长兄，为了一些儿细事，竟生起龃龉来。他发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长兄绝了交。

那一封信发出之后，他呆呆的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其实这一次的决裂，是发始于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于他姓之相争，自此之后，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他被他人欺侮的时候，每把他长兄拿出来作比：

“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呢！”

他每达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必尽把他长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细细回想出来。把各种过去的事迹列举出来之后，就把他长兄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他在那里哭的时候，空中好象有一种柔和的声音对他说：

“啊吓，哭的是你么？那真是冤屈了你了。象你这样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样的虐待，这可是真冤屈了你了。罢了罢了，这也是天命，你别再哭了，怕伤害了你的身体！”

他心里一听到这一种声音，就舒畅起来。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

他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他的意思，以为医科是他长兄要他改的，仍旧改回文科，就是对他长兄宣战的一种明示。并且他由医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学校须迟卒业一年。他心里想，迟卒业一年，就是早死一岁，你若因此迟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对你长兄含一种敌意。因为他恐怕一二年之后，他们兄弟两人的感情，仍旧和好起来；所以这一次的转科，便是帮他永久敌视他长兄的一个手段。

气候渐渐儿的寒冷起来，他搬上山来之后，已经有一个月了。几日来天气阴郁，灰色的层云，天天挂在空中。寒冷的北风吹来的时候，梅林的树叶已将凋落起来。

初搬来的时候，他卖了些旧书，买了许多炊饭的器具，自家烧了一个月饭，因为天冷了，他也懒得烧了。他每天的伙食，就一切包给了山脚下的园丁家包办，他近来只同退院的闲僧一样，除了怨人骂己之外，更没有别的事了。

有一天早晨，他侵早的起来。把朝东的窗门开了之后，他看见前面的地平线上有几缕红云，在那里浮荡。东天半角，反照出一种银红的灰色。因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几分欢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从那古井里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后，觉得满身的力气，一霎时回复转来的样子。他便跑上楼去，拿了一本黄仲则的诗集下来，一边高声朗读，一边尽在那梅林的曲径里，跑来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会，太阳起来了。

从他住的山顶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里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黄的谷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阳的晨光，那风景正同看密来 (Millet) 的田园清画一般。

他觉得自家好象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对了这自然的默示，他不觉笑起自家的气量狭小起来。

“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

手里拿着了那一本诗集，眼里浮着了两泓清泪，正对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的立在那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忽听见他的近边，有两人在那里低声的说：

“今晚上你一定要来的哩！”

这分明是男子的声音。

“我是非常想来的，但是恐怕……”

他听了这娇滴滴的女子的声音之后，好象是被电气贯穿了的样子，觉得自家的血液循环都停止了。原来他的身边有一丛长大的苇草生在那里，他立在苇草的右面，那一对男女，大约是在苇草的左面，所以他们两个还不晓得隔着苇草，有人站在那里。那男人又说：

“你心真好，请你今晚来吧，我们到如今还没有在被窝里
× ×。”

“……………”

他忽然听见两人的嘴唇，咂咂的好象在那里吮吸的样子。他正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就惊心吊胆的把身子屈倒去听了。

“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

他心里虽然如此的在那里痛骂自己，然而他那一双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意遗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

地上的落叶索息索息的响了一下。

解衣带的声音。

男人嘶嘶的吐了几口气。

舌尖吮吸的声音。

女人半轻半重，断断续续的说：

“你！……你！……你快……快××罢。……别……别……别被人……被人看见了。”

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他的上颚骨同下颚骨呶呶的发起颤来。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他苦闷了一场，听听两人出去了之后，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到楼上房里去，拿出被窝来睡了。

七

他饭也不吃，一直在被窝里睡到午后四点钟的时候才起来。那时候夕阳洒满了远近。平原的彼岸的树林里，有一带苍烟，悠悠扬扬的笼罩在那里。他踉踉跄跄的走下了山，上了那一条自北趋南的大道，穿过了那平原，无头无

绪的尽是向南走去。走尽了平原，他已经到了 A 神宫前的电车停留处了。那时候恰好从南面有一乘电车到来，他不知不觉就乘了上去，既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乘电车，也不知道这电车是往什么地方去的。

走了十五六分钟，电车停了，开车的教他换车，他就换了一乘车。走了二三十分钟，电车又停了，他听见说是终点了，他就走了下来。他的面前就是筑港了。

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横在午后的太阳光里，在那里微笑。超海而南有一发青山，隐隐的浮在透明的空气里。西边是一脉长堤，直驰到海湾的心里去。堤外有一处灯台，同巨人似的立在那里。几艘空船和几只舢板，轻轻的在系着的地方浮荡。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许多浮标，饱受了斜阳，红红的浮在那里。远处风来，带着几句单调的话声，既听不清楚是什么话，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他在岸边上走来走去走了一会，忽听见那一边传过了一阵击磬的声来。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为唤渡船而发的。他立了一会，看有一只小火轮从对岸过来了。跟着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人，他也进了那只小火轮去坐下了。

渡到东岸之后，上前走了几步，他看见靠岸有一家大庄子在那里。大门开得很大，庭内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爱。他不问是非，就踱了进去。走不上几步，他忽听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娇声叫他说：

“请进来吓！”

他不觉惊了一头，就呆呆的站住了。他心里想：

“这大约就是卖酒食的人家，但是我听见说，这样的地

方，总有妓女在那里的。”

一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就抖擞起来，好象是一桶冷水浇上身来的样子。他的面色立时变了。要想进去又不能进去，要想出来又不得出来；可怜他那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了。

“进来吓！请进来吓！”里面又娇滴滴的叫了起来，带着笑声。

“可恶东西，你们竟敢欺我胆小么？”

这样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烧了起来。咬紧了牙齿，把脚在地上轻轻的蹬了一蹬，他就捏了两个拳头向前进去，好象是对了那几个年轻的侍女宣战的样子。但是他那青一阵红一阵的面色，和他的面上微微儿在那里振动的筋肉，他总隐藏不过。他走到那几个侍女的面前的时候，几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来了。

“请上来！”

“请上来！”

他硬了头皮，跟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侍女走上楼去，那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有些镇静下来了。走了几步，经过一条暗暗的夹道的时候，一阵恼人的粉花香气，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扑上他的鼻孔里来。他立刻觉得头晕起来，眼睛里看见了几颗火星，向后面跌也似的退了一步。他再定睛一看，只见他的前面黑暗暗的中间，有一长圆形的女人的粉面，堆着了微笑在那里问他说：

“你！你还是上靠海的地方去呢，还是怎样？”

他觉得女人口里吐出来的气息，也热和和的喷上他的面来。他不知不觉把这气息深深的吸了一口。他的意识感觉到他这行为的时候，他的面色又立刻红了起来。他不得已只能含含糊糊的答应她说：

“上靠海的房间里去。”

进了一间靠海的小房间，那侍女便问他要什么菜。他就回答说：

“随便拿几样来吧。”

“酒要不要？”

“要的。”

那侍女出去之后，他就站起来推开了纸窗，从外边放了一阵空气进来。因为房里的空气沉浊得很，他刚才在夹道中闻过的那一阵女人的香味，还剩在那里，他实在是被这一阵气味压迫不过了。

一湾大海，静静的浮在他的面前。外边好象是起了微风的样子，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阳光的返照，同金鱼的鱼鳞似的在那里微动。他立在窗前看了一会，低声的吟了一句诗出来：

“夕阳红上海边楼。”

他向西一望，见太阳离西南的地平线只有一丈多高了。呆呆的看了一会，他的心思怎么也离不开刚才的那个侍女。她的口里的头上的面上的和身体上的那一种香味，怎么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别的东西。他才知道他想吟诗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体的心是真的了。

停了一会，那侍女把酒菜搬了进来，跪坐在他的面前，

亲亲热热的替他上酒。他心里想仔仔细细的看她一看，把他的心里的苦闷都告诉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么也不敢平视她一眼，他的舌根怎么也不能摇动一摇动。他不过同哑子一样，偷看着她那搁在膝上的一双纤嫩的白手，同衣缝里露出来的一条粉红的围裙角。

原来日本的妇人都不穿裤子，身上贴肉只围着一条短短的围裙。外边就是一件长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没有钮扣，腰里只缚着一条一尺多宽的带子，后面结着一个方结。她们走路的时候，前面的衣服一步一步的掀开来，所以红色的围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这是日本女子特别的美处，他在路上遇见女子的时候，注意的就是这些地方。他切齿的痛骂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也便是这个时候。

他看了那侍女的围裙角，心里便乱跳起来。愈想同她说话，他觉得愈讲不出话来。大约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烦起来了，便轻轻的问他说：

“你府上是什么地方？”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痒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那侍女看他发颤发得厉害，就想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静安静，所以对他说：

“酒就快没有了，我再去拿一瓶来吧。”

停了一会，他听得那侍女脚步声又走上楼来。他以为她是上他这里来的，所以就把衣服整了一整，姿势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了。她原来是领了两三个另外的客人，上间壁的那一间房间里去的。那两三个客人都在那里对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娇滴滴的说：

“别胡闹了，间壁还有客人在那里。”

他听了就立刻发起怒来。他心里骂他们说：

“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哪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他马上就想跑回去发愤用功。但是他的心里，却很羡慕那间壁的几个俗物。他的心里，还有一处地方在那里盼望那个侍女再回到他这里来。

他按住了怒，默默的喝干了几杯酒，觉得身上热起来。打开了窗门，他看看太阳就快要下山去了。又连饮了几杯，他觉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胧起来。西面堤外的那灯台的黑影，长大了许多。一层茫茫的薄雾，把海天融混作了一处。在这一层混沌不明的薄纱影里，西方那将落不落的太阳，好象在那里惜别的样子。他看了一会，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只觉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热的双颊，便自言自语的说：

“醉了醉了！”

那侍女果然进来了。见他红了脸，立在窗口在那里痴笑，便问他说：

“窗开了这样大，你不冷的么？”

“不冷不冷，这样好的落照，谁舍得不看呢？”

“你真是一个诗人呀！酒拿来了。”

“诗人！我本来是一个诗人。你去把纸笔拿了来，我马上写一首诗给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后，他自家觉得奇怪起来。他心里想：

“我怎么会变了这样大胆的？”

痛饮了几杯新拿来的热酒，他更觉得快活起来，又禁不得呵呵的笑了一阵。他听见间壁房间里的那几个俗物，高声的唱起日本歌来，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说：

“醉拍栏杆酒意寒，江湖牢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儿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高声的念了几遍，他就在席上醉倒了。

八

一醉醒来，他看见自家睡在一条红绸的被里，被上有一种奇怪的香气。这一间房间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间房间了。房中挂着一盏十烛光的电灯，枕头边上摆着一壶茶，两只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后，就

踉踉跄跄的走到房外去。他开了门，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过来了。她问他说：

“你！你醒了么？”

他点了一点头，笑微微的回答说：

“醒了。厕所是在什么地方的？”

“我领你去吧。”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过日间的那道夹道的时候，电灯点得明亮得很。远近有许多歌唱的声音，三弦的声音，大笑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白天的情节，他都想了出来。一想到酒醉之后，他对那侍女说的那些话的时候，他觉得面上又发起烧来。

从厕所回到房里之后，他问那侍女说：

“这被是你的么？”

侍女笑着说：

“是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的样子。”

“你去开了账来罢！”

“是。”

他付清了账，又拿了一张纸币给那侍女，他的手不觉微颤起来。那侍女说：

“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涨红了，袋里摸来摸去，只有一张纸币了，他就拿了出来给她说：

“你别嫌少了，请你收了吧。”

他的手震动得更加厉害。他的话声也颤动起来了。那侍女对他看了一眼，就低声的说：

“谢谢！”

他一直是跑下了楼，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来。

外面冷得非常，这一天，大约是旧历的初八九的样子。半轮寒月，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淡青的圆形天盖里，也有几点疏星，散在那里。

他在海边上走了一会，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象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

他摸摸身边看，乘电车的钱也没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兄弟，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连续不断的滴下来。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他也不举起手来揩揩眼泪，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他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长的影子，不觉心痛起来。

“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地步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口气，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

（原载小说集《沉沦》，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

春风沉醉的晚上

—

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这些自由的监房的住民，除了几个同强盗小窃一样的凶恶裁缝之外，都是些可怜的无名文士，我当时所以送了那地方一个 Yellow Grub Street 的称号。在这 Grub Street 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中间，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迁移了过去。

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从

黄种人的寒士街。（按：寒士街系伦敦以往的一条街名。）

前面的衖里踱进了那房子的门，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铁器堆满的中间，侧着身子走进两步，就有一张中间有几根横档跌落的梯子靠墙摆在那里。用了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楼去。黑沉沉的这层楼上，本来只有猫额那样大，房主人却把它隔成了两间小房，外面一间是一个N烟公司的工女住在那里，我所租的是梯子口头的那间小房，因为外间的住者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间的便宜几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弯腰老人。他的脸上的青黄色里，映射着一层暗黑的油光。两只眼睛是一只大一只小，颧骨很高，额上颊上的几条皱纹里满砌着煤灰，好象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样子。他每日于八九点钟的时候起来，咳嗽一阵，便挑了一只竹篮出去，到午后的三四点钟总仍旧是挑了一只空篮回来的，有时挑了满担回来的时候，他的竹篮里便是那些破布，破铁器，玻璃瓶之类。象这样的晚上，他必要去买些酒来喝喝，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瞎骂出许多不可捉摸的话来。

我与间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来的那天午后。春天的急景已经快晚了的五点钟的时候，我点了一枝蜡烛，在那里安放几本刚从栈房里搬过来的破书。先把它们叠成了两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后把两个二尺长的装画的画架覆在大一点的那堆书上。因为我的器具都卖完了，这一堆书和画架白天要当写字台，晚上可当床睡的。摆好了画架的板，我就朝着了这张由书叠成的桌子，坐

在小一点的那堆书上吸烟，我的背系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边吸烟，一边在那里呆看放在桌子上的蜡烛火，忽而听见梯子口上起了响动。回头一看，我只见了一个自家的扩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么也辨不出来，但我的听觉分明告诉我说：“有人上来了。”我向暗中凝视了几秒钟，一个圆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纤细的女人的身体，方才映到我的眼帘上来。一见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隔壁的同居者了。因为我来找房子的时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诉我说，这屋里除了他一个人外，楼上只住着一个工女。我一则喜欢房价的便宜，二则喜欢这屋里没有别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才站起来对她点了点头说：

“对不起，我是今朝才搬来的。以后要请你照应。”

她听了我的话，也并不回答，放了一双漆黑的大眼，对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门口去开了锁，进房去了。我与她不过这样的见了一面，不晓是什么原因，我只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体，好象都是表明她是可怜的特征。但是当时正为了生活问题在那里操心的我，也无暇去怜惜这还未曾失业的工女，过了几分钟我又动也不动的坐在那一小堆书上看蜡烛光了。

在这贫民窟里过了一个多礼拜，她每天早晨七点钟去上工和午后六点多钟下工回来，总只见我呆呆的对着了蜡烛或油灯坐在那堆书上。大约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痴不痴呆不呆的态度挑动了罢。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楼来的时候，

我依旧和第一天一样的站起来让她过去。她走到了我的身边忽而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象怕什么似的问我说：

“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什么书？”

（她操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听了这一种声音以后的感觉，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的言语译成普通的白话。）

我听了她的话，反而脸上涨红了。因为我天天呆坐在那里，面前虽则有几本外国书摊着，其实我的脑筋昏乱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进去。有时候我只用了想象在书的上一行与下一行中间的空白里，填些奇异的模型进去。有时候我只把书里边的插画翻开来看看，就了那些插画演绎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来。我那时候的身体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态了。况且又因为我的唯一的财产的一件棉袍子已经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里全没有光线进来，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点着油灯或蜡烛的缘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在这样状态下的我，听了她这一问，如何能够不红起脸来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说：

“我并不在看书，不过什么也不做呆坐在这里，样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这几本书摊放着的。”她听了这话，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种不了解的形容，依旧的走到她的房里去了。

那几天里，若说我完全什么事情也不去找，什么事情

也不曾干，却是假的。有时候，我的脑筋稍微清新一点下来，也会译过几首英法的小诗，和几篇不满四千字的德国的短篇小说，于晚上大家睡熟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寄投给各新开的书局。因为当时我的各方面就职的希望，早已经完全断绝了，只有这一方面，还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脑筋，想想法子看。万一中了他们编辑先生的意，把我译的东西登了出来，也不难得着几块钱的酬报。所以我自迁移到邓脱路以后，当她第一次同我讲话的时候，这样的译稿已经发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乱昏昏的上海租界里住着，四季的变迁和日子的过去是不容易觉得的。我搬到了邓脱路的贫民窟之后，只觉得身上穿在那里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来，热了起来，所以我心里想：

“大约春光也已经老透了罢！”

但是囊中很羞涩的我，也不能上什么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灯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约是午后了，我也是这样的坐在那里，隔壁的同住者忽而手里拿了两包用纸包好的物件走了上来，我站起来让她走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纸包放了一包在我的书桌上说：

“这一包是葡萄浆的面包，请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还有一包香蕉买在这里，请你到我房里来一道吃罢！”

我替她拿住了纸包，她就开了门邀我进她的房里去。

共住了这十几天，她好象已经信用我是一个忠厚的人的样子。我见她初见我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疑惧的形容完全没有了。我进了她的房里，才知道天还未暗，因为她的房里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阳反射的光线从这窗里投射进来，照见了小小的一间房，由二条板铺成的一张床，一张黑漆的半桌，一只板箱，和一只圆凳。床上虽则没有帐子，但堆着有二条洁净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只小洋铁箱摆在那里，大约是她的梳头器具，洋铁箱上已经有许多油污的点子了。她一边把堆在圆凳上的几件半旧的洋布棉袄，粗布裤等收在床上，一边就让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样子，心里倒不好意思起来，所以就对她说：

“我们本来住在一处，何必这样的客气。”

“我并不客气，但是你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站起来让路，我却觉得对不起得很。”

这样的说着，她就在一包香蕉打开来让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只，在床上坐下，一边吃一边问我说：

“你何以只住在家里，不出去找点事情做做？”

“我原是这样的想，但是找来找去总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么？”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们都不和我来往了。”

“你进过学堂么？”

“我在外国的学堂里曾经念过几年书。”

“你家在什么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问到了这里，我忽而感觉到我自己的现状了。因为

自去年以来，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么人”，“我现在所处的是怎么一种境遇”，“我的心里还是悲还是喜”这些观念都忘掉了。经她这一问，我重新把半年来困苦的情形一层一层的想了出来。所以听她的问话以后，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她看了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脸上就立时起了一种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叹着说：

“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

微微的叹了一声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红起来，所以就想了个另外的问题问她说：

“你在工厂里做的是什么工作？”

“是包纸烟的。”

“一天作几个钟头工？”

“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中上休息一个钟头，每天一共要作十个钟头的工。少作一点钟就要扣钱的。”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你吸烟的么？”

“吸的。”

“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吸。就吸也不要吸我们工厂的烟。我真恨死它在这里。”

我看看她那一种切齿怨恨的样子，就不愿意再说下去。把手里捏着的半个吃剩的香蕉咬了几口，向四边一看，觉得她的房里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来道了谢，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里。她大约作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来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只有这一晚上，她在房里好象是直到半夜还没有就寝。从这一回之后，她每天回来，总和我说几句话。我从她自家的口里听得，知道她姓陈，名叫二妹，是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了她一个人了。她父亲死后的一个多月，她早晨上工厂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来也一路哭了回来的。她今年十七岁，也无兄弟姊妹，也无近亲的亲戚。她父亲死后的葬殓等事，是他于未死之前把十五块钱交给楼下的老人，托这老人包办的。她说：

“楼下的老人倒是一个好人，对我从来没有起过坏心，所以我得同父亲在日一样的去作工；不过工厂的一个姓李的管理人却坏得很，知道我父亲死了，就天天想戏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亲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亲是如何的一个人，死了呢还是活在哪里，假使还活着，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她却从来还没有说及过。

三

天气好象变了。几日来我那独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朽的空气，同蒸笼里的蒸气一样，蒸得人头昏欲晕。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的神经衰弱的重症，遇了这样的气候，就要使我变成半狂。所以我这几天来，到了晚上，等马路上人静之后，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个人在马路上从狭隘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倒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我这样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几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来的前后方才起来。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状态也渐渐的回复起来了。平时只能消化半磅面包的我的胃部，自从我的深夜游行的练习开始之后，进步得几乎能容纳面包一磅了。这事在经济上虽则是一大打击，但我的脑筋，受了这些滋养，似乎比从前稍能统一。我于游行回来之后，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几篇 Allan Poe 式的短篇小说，自家看看，也不很坏。我改了几次，抄了几次，一一投邮寄出之后，心里虽然起了些微细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几回的译稿的绝无消息，过了几天，也便把它们忘了。

邻住者的二妹，这几天来，当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时候，我总在那里酣睡，只有午后下工回来的时候，有几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不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她对我的态度，又回到从前初见面的时候的疑惧状态去了。有时候她深深的

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里，似乎是满含着责备我规劝我的意思。

我搬到这贫民窟里住后，约摸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样子。一天午后我正点上蜡烛，在那里看一本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小说的时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楼来对我说：

“楼下有一个送信的在那里，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得明显，她好象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啊！”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她听了我这气愤愤的回答，更好象是得了胜利似的，脸上忽涌出了一种冷笑着说：

“你自家去看罢！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时我听见楼底下门口果真有一个邮差似的人在催着说：

“挂号信！”

我把信取来一看，心里就突突的跳了几跳，原来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译稿，已经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信中寄来的是五元钱的一张汇票。我囊里正是将空的时候，有了这五元钱，非但月底要预付的来月的房金可以无忧，并且付过房金以后，还可以维持几天食料。当时这五元钱对我的效用的广大，是谁也不能推想得出来的。

第二天午后，我上邮局去取了钱，在太阳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会，忽而觉得身上就淋出了许多汗来。我向我前

后左右的行人一看，复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觉的把头低俯了下去。我颈上头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颗一颗的钻出来了。因为当我在深夜游行时候，天上并没有太阳，并且料峭的春寒，于东方微白的残夜，老在静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还觉得不十分与节季违异。如今到了阳和的春日晒着的这日中，我还不能自觉，依旧穿了这件夜游的敝袍，在大街上阔步，与前后左右的和节季同时进行的我的同类一比，我哪得不自惭形秽呢？我一时竟忘了几日后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来将尽的些微的积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闹路的估衣铺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来往的汽车人力车，车中坐着的华美的少年男女，和马路两边的绸缎铺金银铺窗里的丰丽的陈设，听听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车铃声，一时倒也觉得是身到了大罗天上的样子。我忘记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样的欢歌欣舞起来，我的嘴里便不知不觉的唱起几句久忘了的京调来了。这一时的涅槃幻境，当我想横越过马路，转入闹路去的时候，忽而被一阵铃声惊破了。我抬起头来一看，我的面前正冲来了一乘无轨电车，车头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机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大声骂我说：

“猪头三！侬（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杀时，叫旺（黄）够（狗）抵侬（命）噢！”我呆呆的站住了脚，目送那无轨电车尾后卷起了一道灰尘，向北过去之后，不知是从何处发出来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几声。等得四面的人注视我的时候，我才红了脸慢慢的走

向了闸路里去。

我在几家估衣铺里，问了些夹衫的价钱，还了他们一个我所能出的数目。几个估衣铺的店员，好象是一个师父教出的样子，都摆下了脸面，嘲弄着说：

“侬（你）寻萨咯（什么）凯（开）心！马（买）勿起好勿要马（买）咯！”

一直问到五马路边上的一家小铺子里，我看看夹衫是怎么也买不成了，才买定了一件竹布单衫，马上就把它换上。手里拿了一包换下的棉袍子，默默的走回家来。一边我心里却在打算：

“横竖是不够用了，我索性来痛快的用它一下罢。”同时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面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寻着了一家卖糖食的店，进去买了一块钱巧格力，香蕉糖，鸡蛋糕等杂食。站在那店里，等店员在那里替我包好来的时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顺便也去洗一个澡罢。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棉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邓脱路的时候，马路两旁的店家，已经上电灯了。街上来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阵从黄浦江上吹来的日暮的凉风，吹得我打了几个冷瘕。我回到了我的房里，把蜡烛点上，向二妹的房门一照，知道她还没有回来。那时候我腹中虽则饥饿得很，但我刚买来的那包糖食怎么也不愿意打开来，因为我想等二妹回来同她一道吃。我一边拿出书来看，一边口里尽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许多时候，二妹终不回来，我的疲倦不知什么时候出来战胜了我，就靠在书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来的响动把我惊醒的时候，我见我面前的一枝十二盎司一包的洋蜡烛已经点去了二寸的样子，我问她是什么时候了？她说：

“十点的汽管刚刚放过。”

“你何以今天回来得这样迟？”

“厂里因为销路大了，要我们作夜工。工钱是增加的，不过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够，不做是不行的。”

她讲到这里，忽而滚了两粒眼泪出来，我以为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动了伤感，一边心里虽在可怜她，但一边看了她这同小孩似的脾气，却也感着了些儿快乐。把糖食包打开，请她吃了几颗之后，我就劝她说：

“初作夜工的时候不惯，所以觉得困倦，作惯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书叠成的桌上，吃了几颗巧格力，对我看了几眼，好象是有话说不出来的样子。我就催她说：

“你有什么话说？”

她又沉默了一会，便断断续续的问我说：

“我……我……早想问你了，这几天晚上，你每晚在外边，可在与坏人作伙友么？”

我听了她这话，倒吃了一惊，她好象在疑我天天晚上

在外面与小窃恶棍混在一块。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为我的行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连续着说：

“你何苦要吃这样好的东西，要穿这样好的衣服？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万一被人家捉了去，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罢。……”

我尽是张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无从辩解起。她沉默了数秒钟，又接着说：

“就以你吸的烟而论，每天若戒绝了不吸，岂不可省几个铜子。我早就劝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厂的烟，你总是不听。”

她讲到了这里，又忽而落了几滴眼泪。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N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它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我静静儿的想了一会，等她的神经镇静下去之后，就把昨天的那封挂号信的来由说给她听，又把今天的取钱买物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更将我的神经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说了。她听了我一番辩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说完之后，她颊上忽而起了两点红晕，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象是怕羞似的说：

“噢，我错怪你了，我错怪你了。请我不要再多心，我本来是没有歹意的。因为你的行为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里去。你若能好好儿的用功，岂不是很好么？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

能做一个，多么好呢？”

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

我当那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曾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才把眼睛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对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说：

“夜也深了，你该去睡了罢！明天你还要上工去的呢！我从今天起，就答应你把纸烟戒下来罢！”

她听了我的话，就站了起来，很喜欢的回到她的房里去睡了。

她去之后，我又换上一枝洋蜡烛，静静儿的想了许多事情：

“我的劳动的结果，第一次得来的这五块钱已经用去了三块了。连我原有的一块多钱合起来，付房钱之后，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来，如何是好呢！”

“就把这破棉袍子去当罢！但是当铺里恐怕不要。

“这女孩子真是可怜，但我现在的境遇，可是还赶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我是想找一点工作，终于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劳动罢！啊啊，但是我这一双弱腕，怕

吃不下一部黄包车的重力。

“自杀！我有勇气，早就干了。现在还能想到这两个字，足证我的志气还没有完全消磨尽哩！”

“哈哈哈哈哈！今天的那无轨电车的机器手！他骂我什么来？”

“黄狗，黄狗倒是一个好名词，

……

我想了许多零乱断续的思想，终究没有一个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穷状来。听见工厂的汽笛，好象在报十二点钟了，我就站了起来，换上了白天脱下的那件破棉袍子，仍复吹熄了蜡烛，走出外面去散步。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原载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过 去

空中起了凉风，树叶煞煞的同雹片似的飞掉下来，虽然是南方的一个小港市里，然而也象能够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
我和她，在临海的一间高楼上吃晚饭。

这一天的早晨，天气很好，中午的时候，只穿得住一件夹衫。但到了午后三四点钟，忽而由北面飞来了几片灰色的层云，把太阳遮住，接着就刮起风来了。

这时候，我为疗养呼吸器病的缘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里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恰巧遇着了C省的政变，东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稳，所以就迁到H港去住了几天。后来又因为H港的生活费太昂贵，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这M港市。

说起这M港，大约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国人应许外国人来互市的最初的地方，所以这港市的建筑，还带着些当时的时代性，很有一点中古的遗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湾，港市中，也有一座小山，三面滨海的通衢里，建筑着许多颜色很沉郁的洋房。商务已经不如从前的

盛了，然而富室和赌场很多，所以处处有庭园，处处有别墅。沿港的街上，有两列很大的榕树排列在那里。在榕树下的长椅上休息着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带有些舒服的态度。正因为商务不盛的原因，这些南欧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没有那一种殖民地的商人的紧张横暴的样子。一种衰颓的美感，一种使人可以安居下去，于不知不觉的中间消沉下去的美感，在这港市的无论哪一角地方都感觉得出来。我到此港不久，心里头就暗暗地决定“以后不再迁徙了，以后就在此地住下去吧”。谁知住不上几天，却又偏偏遇见了她。

实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细雨蒙蒙的日暮，我从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馆内走下山来，想到市上去吃晚饭去。经过行人很少的那条 P 街的时候，临街的一间小洋房的棚门口，忽而从里面慢慢的走出了一个女人来。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张着洋伞，所以她的脸我看不见。大约是在棚门内，她已经看见了我了——因为这一天我并不带伞——所以我在她前头走了几步，她忽而问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时先生！”

我一听了她叫我的声音，仿佛是很熟，但记不起是哪一个是了，同触了电气似的急忙回转头来一看，只看见了衬映在黑洋伞上的一张灰白的小脸。已经是夜色朦胧的时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颜面全部的组织；不过她的两只大眼睛，却闪烁得厉害，并且不知从何处来的，和一阵冷风似的一种电力，把我的精神摇动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问她。

“大约认不清了吧！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还记得？”

“噢！唉！你是老三么？你何以会到这里来的？这真奇怪！这真奇怪极了！”

说话的中间，我不知不觉的转过身来逼进了一步，并且伸出手来把她那只带轻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么地方去？几时来此地的？”她问。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饭去，来了好几天了，你呢？你上什么地方去？”

她经我一问，一时间回答不出来，只把嘴唇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时候的她的那种怪脾气，所以也就不再追问，和她一路的向前边慢慢地走去。两人并肩默走了几分钟，她才幽幽的告诉我说：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会和你相见。李先生，这两三年的分离，把你的容貌变得极老了，你看我怎么样？也完全变过了吧？”

“你倒没什么，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怜，这两三年来……”

“这两三年来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点。有的时候，在报纸上就看见过一二回你的行踪。不过李先生，你怎么会到此地来的呢？这真太奇怪了。”

“那么你呢？你何以会到此地来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条水草，浮来浮去，总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来，说奇怪也是奇怪，说应该也是应该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楼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还

记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记性真好！”

“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他和我一道来此地呀！”

“噢！这也是奇怪。”

“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么？”

“他已经死了！”

“这……这么说起来，你现在只剩了一个人了啦？”

“可不是么！”

“唉！”

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远的三叉路口了。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打算明天午后来看我。我说还是我去访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说：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里去。”

出了 P 街以后，街上的灯火已经很多，并且行人也繁杂起来了，所以两个人没有握一握手，笑一笑的机会。到了分别的时候，她只约略点了一点头，就向南面的一条长街上跑了进去。

经了这一回奇遇的挑拨，我的平稳得同山中的静水湖似的心里，又起了些波纹。回想起来，已经是三年前的旧事了，那时候她的年纪还没有二十岁，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对门的一间洋房里。这一间洋房里，除了她一家的三四个年轻女子以外，还有二楼上的一家华侨的家族

在住。当时我也不晓得谁是房东，谁是房客，更不晓得她们几个姐妹的生计是如何维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他们的老二认识以后，约有两个月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厢房里打牌，忽而来了一位穿着很阔绰的中老绅士，她们为我介绍，说这一位是她们的大姐夫。老大见他来了，果然就抛弃了我们，到对面的厢房里去和他攀谈去了，于是老四就坐下来替了她的缺。听她们说，她们都是江西人，而大姐夫的故乡却是湖北。他和她们大姐的结合，是当他在九江当行长的時候。

我当时刚从乡下出来，在一家报馆里当编辑。民德里的房子，是报馆总经理友人陈君的住宅。当时因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陈君的家里。陈家和她们对门而居，时常往来，因此我也于无意之中，和她们中间最活泼的老二认识了。

听陈家的底下人说：“她们的老大，仿佛是那一位银行经理的小。她们一家四口的生活费，和她们一位弟弟的学费，都由这位银行经理负担的。”

她们姐妹四个，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泼可爱的，是她们老二。大约因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们姐妹三个，全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而仍找不到一个适当的配偶者。

我一边在回想这些过去的事情，一边已经走到了长街的中心，最热闹的那一家百货商店的门口了。在这一个黄昏细雨里，只有这一段街上的行人还没有减少。两旁店家的灯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离人的孤独的情怀。向

东走尽了这条街，朝南一转，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楼。这一家的三四层楼上，一间一间的小室很多，开窗看去，看得见海里的帆樯，是我到 M 港后去得次数最多的一家酒馆。

我慢慢的走到楼上坐下，叫好了酒菜，点着烟卷，朝电灯光呆看的时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开展在我的眼前。

她们姐妹中间，当时我最爱的是老二。老大已经有了主顾，对她当然更不能生出什么邪念来，老三有点阴郁，不象一个年轻的少女，老四年纪和我相差太远——她当时只有十六岁——自然不能发生相互的情感，所以当时我所热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们的脸形，都是长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细白，以外貌来看，本来都是一样的可爱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远。老大和蔼，老二活泼，老三阴郁，老四——说不出什么，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对老四注意过。

老二的活泼，在她的行动，言语，嬉笑上，处处都在表现。凡当时在民德里住的年纪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见过一面的人，总没一个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虽则不高，然而也够得上我们一般男子的肩头，若穿着高底鞋的时候，走路简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说话不顾什么忌讳，比我们男子的同学中间的日常言语还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见，或在谈话的时候，听到一句笑话，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总是露

出她的两列可爱的白细牙齿，弯腰捧肚，笑个不了，有时候竟会把身体侧倒，扑倚上你的身来。陈家有几次请客，我因为受她的这一种态度的压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报馆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陈家的大小上下，却为我取了一个别号，叫我作老二的鸡娘。因为老二象一只雄鸡，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要我做她的倚柱，扑上身来笑个痛快。并且平时她总拿我来开玩笑，在众人的面前，老喜欢把我的不灵敏的动作和我说错的言语重述出来作哄笑的材料。不过说也奇怪，她象这样的玩弄我，轻视我，我当时不但没有恨她的心思，并且还时以为荣耀，快乐。我当一个人在默想的时候，每把这些琐事回想出来，心里倒反非常感激她，爱慕她。后来甚至于打牌的时候，她要什么牌，我就非打什么牌给她不可。万一我有违反她命令的时候，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只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用了她那一只尖长的皮鞋脚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再举起手来或脚来踢打。我被打得两颊绯红，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时候，才柔柔顺顺地服从她的命令，再来做她想我做的事情。象这样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边喝止她，教她不要太过分了，而我这被打责的，反而要很诚恳的央告她们，不要出来干涉。

记得有一次，她要出门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饭；我正在

她们家里坐着闲谈，她要我去上她姐姐房里把一双新买的皮鞋拿来替她穿上。这一双皮鞋，似乎太小了一点，我捏了她的脚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只。她气得急了，就举起手来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脸上，头上，脖子上乱打起来。我替她穿好第二只的时候，脖子上已经有几处被她打得青肿了。到我站起来，对她微笑着，问她“穿得怎么样”的时候，她说：“右脚尖有点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经地对她说：“踢两脚吧！踢得宽一点，或者可以好些！”

说到她那双脚，实在不由人不爱。她已经有二十多岁了，而那双肥小的脚，还同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的脚一样。我也曾为她穿过丝袜，所以她那双肥嫩暂白，脚尖很细，后跟很厚的肉脚，时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从这一双脚，我能够想出许多离奇的梦境来。譬如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见了粉白糯润的香稻米饭，就会联想到她那双脚上去。“万一这碗里，”我想，“万一这碗里盛着的，是她那双嫩脚，那么我这样的在这里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种奇怪的痒痛。假如她横躺着身体，把这一双肉脚伸出来任我咀嚼的时候，从她那两条很曲的口唇线里，必要发出许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声来。或者转起身来，也许狠命的在头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饭就要多吃一碗。

象这样活泼放达的老二，象这样柔顺蠢笨的我，这两人中间的关系，在半年里发生出来的这两人中间的关系，当然可以想见得到了。况我当时，还未满二十七岁，还没有娶亲，对于将来的希望，也还很有自负心哩！

当在陈家起坐室里说笑话的时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

太，也曾向我们说起过：“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袜，并且还可以做你的出气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岂不很好么？”老二听到这些话，总老是笑着，对我斜视一眼说：“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会侍候人。我倒很愿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够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这样的笑谈之后，我心里总满感着忧郁，要一个人跑到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郁闷遣散。

有一天礼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马路市政厅听音乐出来。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们大姐夫的朋友看电影去了。我们走到一家酒馆的门口，忽而吹来了两阵冷风。这时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晚秋的时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颤抖着说：“老二，我们上去吃一点热的东西再回去吧！”她也笑了一笑说：“去吃点热酒吧！”我在酒楼上吃了两杯热酒之后，把平时的那一种木讷怕羞的态度除掉了，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看，看见空洞的楼上，一个人也没有，就挨近了她的身边对她媚视着，一边发着颤声，一句一逗的对她说：“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长在一块儿！”她举起眼睛来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两条线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问我说：“长在一块便怎么啦？”我大了胆，便摆过嘴去和她亲了一个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个嘴巴。楼下的伙计，听了拍的这一声大响声，就急忙的跑了上来，问我们：“还要什么酒菜？”我忍着眼泪，还是微微地笑着对伙计说：“不要了，打手巾来！”等到伙计下去的时候，她仍旧是不改常

态的对我说：“李先生，不要这样！下回你若再干这些事情，我还要打得凶哩！”我也只好把这事当作了一场笑话，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压住了。

凡我对她的这些感情，和这些感情所催发出来的行为动作，旁人大约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虽则是一个很沉郁，脾气很特别，平时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女子，对我与老二中间的事情，有时却很出力的在为我们拉拢。有时见了老二那一种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难堪的动作，也着实为我打过几次抱不平，极婉曲周到地说出话来非难过老二。而我这不识好丑的笨伯，当这些时候心里头非但不感谢老三，还要以为她是多事，出来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动。

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我和她们四姐妹，对门而住，来往交际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与一个新自北京来的大学生订婚了。

这一年旧历新年前后的我的心境，当然是惑乱得不堪，悲痛得非常。当沉闷的时候，邀我去吃饭，邀我去打牌，有时候也和我去看电影的，倒是平时我所不大喜欢，常和老二两人叫她做阴私鬼的老三。而这一个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这个南方的港市里，在这一个细雨蒙蒙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见了。

想到了这里，我手里拿着的那枝纸烟，已经烧剩了半寸的灰烬，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经冷了。糊里糊涂的喝了几口酒，吃了两三筷菜，伙计又把一盘生翅汤送了上来。我吃完了晚饭，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馆来，洗了手脸，换

了衣服，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终于一夜没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两人上苏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两人默默的在电灯下相对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她在她的帐子里叫我过去，为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捡起来的声气。然而我当时终于忘不了老二，对于她的这种种好意的表示，非但没有回报她一二，并且简直没有接受她的余裕。两个人终于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终于没有接近起来，那一天午后，就匆匆的依旧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来了。过了元宵节，我因为胸中苦闷不过，便在报馆里辞了职，和她们姐妹四人，也没有告别，一个人连行李也不带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里去，想去把我的过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烦闷葬了。嗣后两三年来，东飘西泊，却还没有在一处住过半年以上。无聊之极，也学学时髦，把我的苦闷写出来，做点小说卖卖。然而于不知不觉的中间，终于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现在漂流到了这极南的一角，谁想得到再会和这老三相见于黄昏的路上的呢！啊，这世界虽说很大，实在也是很小的，两个浪人，在这样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见，你说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后，想了一夜，到天色有点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经过的时候，方才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几久，在梦里忽而听到几声咯咯的叩门声。急忙夹着被条，坐起来一看，夜来的细雨，已经晴了，南窗里有两条太阳光线，灰黄黄的晒在那里。我含糊地叫了一声：“进来！”而那扇房门却老是不往里开。再等了几分钟，房门还是不往里开，我才觉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来。等我两脚刚立

定的时候，房门却慢慢的开了。跟着门进来的，一点儿也不错，依旧是阴阳怪气，含着半脸神秘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么来得这样早？”我惊喜地问她。

“还早么？你看太阳都斜了啊！”

说着，她就慢慢地走进了房来，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脸，就仿佛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头夹一重走廊，遥遥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园，太阳很柔和的晒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树和杂树的枝头上。

她的装束和从前不同了。一件芝麻呢的女外套里，露出了一条白花丝的围巾来，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袄，裙子系黑印度缎的长套裙。一顶淡黄绸的女帽，深盖在额上，帽子的卷边下，就是那一双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视着什么似的大眼。本来是长方的脸，因为有那顶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仿佛是带点圆味的样子。两三年的岁月，又把她那两条从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纹路刻深了。苍白的脸色，想是昨夜来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来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躯体，大约是我自家的身体缩短了吧，看起来仿佛比从前高了一点。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觉得是比从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里干什么？”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挨近了一步，一边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劝她脱外套，一边就这样问她。她也前进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轻轻地避脱，朝过来笑着说：

“我在这里算账。”

“一清早起来就算账？什么账？”

“昨晚上的赢账。”

“你赢了么？”

“我哪一回不赢？只有和你来的那回却输了。”

“噢，你还记得那么清？输了多少给我？哪一回？”

“险些儿输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这脾气还没有改过，还爱讲这些死话。”

以后她只是笑着不说话，我拿了一把椅子，请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里去漱口洗脸。

一忽儿她又叫我说：

“李先生！你的脾气，也还没有改过，老爱吸这些纸烟。”

“老三！”

“.....”

“幸亏你还没有改过，还能上这里来。要是昨天遇见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来了。”

“李先生，你还没有忘记老二么？”

“仿佛还有一点记得。”

“你的情义真好！”

“谁说不好来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个月，听说还在上海。”

“老大老四呢？”

“也还是那一个样子，仍复在民德里。变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错，不错，你昨天说不要我上你那里去，这又为什么来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说闲话。你应该知道，阿陆的家里，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华侨姓陆吧。老三，你何以又会看中了这一位胖先生的呢？”

“象我这样的人，那里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说，总算是做了一个怪梦。”

“这梦好么？”

“又有什么好不好，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么又会和他结婚的呢？”

“什么叫结婚呀。我不过当了一个礼物，当了一个老大和大姐夫的礼物。”

“老三！”

“.....”

“他怎么会这样的早死的呢？”

“谁知道他，害人的。”

因为她说话的声气消沉下去了，我也不敢再问。等衣服换好，手脸洗毕的时候，我从衣袋里拿出表来一看，已经是二点过了三个字了。我点上一枝烟卷，在她的对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脸神秘的笑容，已经看不见一点踪影。下沉的双眼，口角的深纹，和两颊的苍白，完全把

她画成了一个新寡的妇人。我知道她在追怀往事，所以不敢打断她的思路。默默的呼吸了半刻钟烟。她忽而站起来说：“我要去了！”她说话的时候，身体已经走到了门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脸也不回转来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门去了。我又追上扶梯跟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楼梯底下，才把那双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并且轻轻地说：“明天再来吧！”

自从这一回之后，她每天差不多总抽空上我那里来。两人的感情，也渐渐的融洽起来了。可是无论如何，到了我想再逼进一步的时候，她总马上设法逃避，或筑起城堡来防我。到我遇见她之后，约莫将十几天的时候，我的头脑心思，完全被她搅乱了。听说有呼吸器病的人，欲情最容易兴奋，这大约是真的。那时候我实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后，我怎么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饭。

那一天早晨，天气很好。午后她来的时候，却热得厉害。到了三四点钟，天上起了云障，太阳下山之后，空中刮起风来了。她仿佛也受了这天气变化的影响，看她只是在一阵阵的消沉下去，她说了几次要去，我拚命的强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觉得无可奈何，就俯了头，尽坐在那里默想。

太阳下山了，房角落里，阴影爬了出来。南窗外看见的暮天半角，还带着些微紫色。同旧棉花似的一块灰黑的浮云，静静地压到了窗前。风声呜呜的从玻璃窗里传透过来，两人默坐在这将黑未黑的世界里，觉得我们以外的人

类万有，都已经死灭尽了。在这个沉默的，向晚的，暗暗的悲哀海里，不知沉浸了几久，忽而电灯象雷击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她的黑呢旧斗篷，从后边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两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势从她的右侧，把头靠向她的颊上去的，她却同梦中醒来似的蓦地站了起来，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门，跑回家去，所以马上就跑上房门口去拦住。她看了我这一种混乱的态度，却笑起来了。虽则兀立在灯下的姿势还是严不可犯的样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脸上的筋肉的紧张也松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胆，再走近她的身边，用一只手夹斗篷的围抱住她，轻轻的在她耳边说：

“老三！你怕么？你怕我么？我以后不敢了，不再敢了，我们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饭去吧！”

她虽是不响，一面身体却很柔顺地由我围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门，就放开了手。由她走在前头，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们两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绕远了道，避开那条 P 街，一直到那条 M 港最热闹的长街的中心止，不敢并着步讲一句话。街上的灯火全都灿烂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风还是呜呜的吹着，街路树的叶子，息索息索很零乱的散落下来，我们两人走了半天，才走到望海酒楼的三楼上一间滨海的小室里坐下。

坐下来一看，她的头发已经为凉风吹乱；瘦削的双颊，尤显得苍白。她要把斗篷脱下来，我劝她不必，并且叫伙

计马上倒了一杯白兰地来给她喝。她把热茶和白兰地喝了，又用手巾在头上脸上擦了一擦，静坐了几分钟，才把常态恢复。那一脸神秘的笑和炯炯的两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气里散放起电力来了。

“今天真有点冷啊！”我开口对她道。

“你也觉得冷的么？”

“怎么我会不觉得冷的呢？”

“我以为你是比天气还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苏州的晚上，比今天怎么样？”

“我想问你来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尽是沉默着不响，所以我也不能多说。在吃饭的中间，我只是献着媚，低着声，诉说当时在民德里的时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饭的时候止，总共不过说了十几句话，我想把她的记忆唤起，把当时她对我的旧情复燃起来，然而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却终于是未曾为我所动。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没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泪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挟上了望海酒楼间壁的一家外国旅馆的楼上。

夜深了，外面的风还在萧骚地吹着。五十支的电光，到了后半夜加起亮来，反照得我心里异常的寂寞。室内的空气，也增加了寒冷，她还是穿了衣服，隔着一床被，朝里

床躺在那里。我扑过去了几次，总被她推翻了下来，到最后的一次她却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又断断续续的说：

“李先生！我们的……我们的事情，早已……早已经结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够象现在一样的爱我，那我……我也……不会……不会吃这一种苦的。我……我……你晓得……我……我……这两三年来……！”

说到这里，她抽咽得更加厉害，把被窝蒙上头去，索性任情哭了一个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状态，想想过去她对我的情节，更想想我自家的沦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动，虽则滴不下眼泪来，但心里也尽在酸一阵痛一阵的难过。她哭了半点多钟，我在床上默坐了半点多钟，觉得她的眼泪，已经把我的邪念洗清，心里头什么也不想了。又静坐了几分钟，我听听她的哭声，也已经停止，就又伏过身去，诚诚恳恳地对她说：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对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误会了。我们的时期，的确已经过去了。我今晚上对你的要求，的确是卑劣得很。请你饶了我，噢，请你饶了我，我以后永也不再干这一种卑劣的事情了，噢，请你饶了我！请你把你的头伸出来；朝转来，对我说一声，说一声饶了我吧！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忘了，请你把今晚上的我的这一种卑劣的事情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头边上，含泪的把这些话说完之后，她的头还是尽朝着里床，身子一动也不肯动。我静候了好久，她才把头朝转来，举起一双泪眼，好象是在怜惜我又

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这泪眼的一瞥，我心里也不晓怎么的起了一种比死刑囚遇赦的时候还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复把头朝了转去，我也在她的被外头躺下了。躺下之后，两人虽然都没有睡着，然而我的心里却很舒畅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来，约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时一样的和我微笑了，而我哩！脸上虽在笑着，心里头却尽是一滴哭泪一滴苦泪的在往喉头鼻里咽送。

两人从旅馆出来，东方只有几点红云罩着，夜来的风势，把一碧的长天扫尽了。太阳已出了海，淡薄的阳光晒着的几条冷静的街上，除了些被风吹堕的树叶和几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时洁净得多。转过了长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门口，将要分别的时候，我只紧握了她一双冰冷的手，轻轻地对她说：

“老三！请你自家珍重一点，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恐怕很少了。”我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心里不晓怎么的忽儿绞割了起来，两只眼睛里同雾天似的起了一层蒙障。她仿佛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两手，飞跑的奔向屋后去了。

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弯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许多言语不通的南省人杂处在一舱里吸烟。舱外的风声浪声很大，大家只在电灯下计算着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时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口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受压迫，大概快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会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象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

揭示处的黑漆板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风化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象这种报告，在这

一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

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然没有弊病。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那条蛇就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座椅之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的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胳膊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胳膊！我的胳膊！”

一些客人听见了带哭的喊声，方才知腰下挤着个孩子；留心一看，见他们四个人一串，手联手牵着。一个客人呵斥道，“赶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两半了！”

“怎么的，孩子不抱在手里！”又一个客人用鄙夷的声气自语，一方面他仍注意在攫得向前行进的机会。

“不，”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转一念，妙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费唇舌，不如省些精神吧：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胳膊！胳膊！”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惶地发命令道，“你们看着我！你们看着我！”

车轮一顿，在轨道上站定了；车门里弹出去似地跳下了许多人。潘先生觉得前头松动了些；但是后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点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也不得自由，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

他居然从车门里被弹出来了。旋转身子一看，后面没有他的儿子同夫人。心知他们还挤在车中，守住车门老等总是稳当的办法。又下来了百多人，方才看见脚踏上人丛中现出七岁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电灯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几次被跳下来的客人冲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来。再等了一会，潘师母同九岁的孩子也下来了；她吁吁地呼着气，连喊“哎唷，哎唷”，凄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脸，似乎要求抚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镇定，看见自己的队伍全下来了，重又发命令道，“我们仍旧象刚才一样联起来。你们看月台上的人这么多，收票处又挤得厉害，要不是联着，就走散了！”

七岁的孩子觉得害怕，拦住他的膝头说，“爸爸，抱。”

“没用的东西！”潘先生颇有点愤怒，但随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来。同时关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长衫

的后幅，一手要紧紧牵着母亲，因为他自己两只手都不空了。

潘师母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困累，好不容易下了车，却还有可怕的拥挤在前头，不禁发怨道，“早知道这样子，宁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了！”

“悔什么！”潘先生一半发气，一半又觉得怜惜。“到了这里，懊悔也是没用。并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吧，当心脚下。”于是四个一串向人丛中蹒跚地移过去。

一阵的拥挤，潘先生象在梦里似的，出了收票处的隘口。他仿佛急流里的一滴水滴，没有回旋转侧的余地，只有顺着大家的势，脚不点地地走。一会儿已经出了车站的铁栅栏，跨过了电车轨道，来到水门汀的人行道上。慌忙地回转身来，只见数不清的给电灯光耀得发白的面孔以及数不清的提箱与包裹，一齐向自己这边涌来，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放了的；心头怅惘到不可言说，只是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踪影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锐，他瞥见母亲的疏疏的额发，便认识了，举起手来指点着，“妈妈，那边。”

潘先生一喜；但是还有点不大相信，眼睛凑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后望去。搜寻了一会，果然看见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丛中瞎撞，前面护着那大的孩子，他们还没跨过电车轨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连喊“阿大”，把他们引到刚才站定的人行道上。于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畅地

吐一口气，一手抹着脸上的汗说，“现在好了！”的确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铁栅栏，就有人保险，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经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运得很，一寻即着：岂不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都从毁灭和危难之中捡了回来么？岂不是“现在好了”？

“黄包车！”潘先生很入调地喊。

车夫们听见了，一齐拉着车围拢来，问他到什么地方。

他稍微昂起了头，似乎增加了好几分威严，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他想了一想，继续说，“十个铜子，四马路，去的就去！”这分明表示他是个“老上海”。

辩论了好一会，终于讲定十二个铜子一辆。潘师母带着大的孩子坐一辆，潘先生带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辆。

车夫刚要拔脚前奔，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一条胳膊在前面一横，只得缩住了。小的孩子看这个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

潘先生领悟了，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

孩子总觉得怕，便是同罗汉一样的胡子也不想看。直到听见当当的声音，才从侧边斜睨过去，只见很亮很亮的一个房间一闪就过去了；那边一家家都是花花灿灿的，灯点得亮亮的，他于是不再贴着父亲的胸际。

到了四马路，一连问了八九家旅馆，都大大的写着“客满”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没用，因为客堂里都搭起床铺，可知确实是住满了。最后到一家也标着“客满”，但是一个伙计懒懒地开口道，“找房间么？”

“是找房间，这里还有么？”一缕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周身，仿佛到了家似的。

“有是有一间，客人刚刚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迟来一刻，说不定就没有了。”

“那一间就归我们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说，“我们总算运气好，居然有房间住了！”随即付车钱，慷慨地照原价加上一个铜子；他相信运气好的时候多给人，一些好处，以后好运气会连续而来的。但是车夫偏不知足，说跟着他们回来回去走了这多时，非加上五个铜子不可。结果旅馆里的伙计出来调停，潘先生又多破费了四个铜子。

这房间就在楼下，有一张床，一盏电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此外就只有烟雾一般的一房间的空气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进时，立刻闻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语道，“讨厌的气味！”随即听见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锅的声音，才知道那里是厨房。再一想时，气味虽讨厌，究比吃枪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舒舒泰泰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凜然说，“火腿汤淘饭！是

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大的孩子也不知道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给我吃大菜。”

潘师母竟然发怒了，她回头呵斥道，“你们都是没有心肝的，只配什么也没得吃，活活地饿……”

潘先生有点儿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便吩咐茶房道，“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点头就走，刚出房门，潘先生又把他喊回来道，“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

茶房的脚声听不见了，潘先生舒快地对潘师母道，“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见，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说着，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

潘师母不响，她正想着家里呢。细软的虽然已经带在皮包里，寄到教堂里去了，但是留下的东西究竟还不少。不知王妈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穷人家有没有知道他们一家都出来了，只剩个王妈在家里看守；又不知王妈睡觉时，会不会忘了关上一扇门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里的三只母鸡，没有完工的阿二的裤子，厨房里的一碗白煨鸭……真同通了电一般，一刻之间，种种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觉得异样地不舒服；便叹口气道，“不知弄到怎

样呢！”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母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疏疏的雨点从窗外洒进来，潘先生站起来说，“果真下雨了，幸亏在这时候下，”就把窗子关上。突然看见原先给窗子掩没的旅客须知单，他便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望那单子。

“不折不扣，两块！”他惊讶地喊。回转头时，眼珠瞪视着潘师母，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二

第二天早上，走廊中茶房们正蜷在几条长凳上熟睡，狭得只有一条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来，几许房间里的电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两个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许比昨晚的好一点，也醒了一会儿，只因父母教他们再睡一会，所以还躺在床上，彼此呵痒为戏。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这报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哪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顾局长的脾气就是一点不肯马虎。‘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这句话确然是他的声口。这个通信员我也认识，就是教育局里的职员，又哪里会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晓得，回去危险呢！”潘师母凄然地说。“说不定

三天两天他们就会打到我们那地方去，你就是回去开学，有什么学生来念书？就是不打到我们那地方，将来教育局长怪你为什么不开学时，你也有话回答。你只要问他，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他也是一条性命，想来决不会对你过不去。”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这种话只配躲在家里，伏在床角里，由你这种女人去说；你道我们也说得出口么！你切不要拦阻我（这时候他已转为抚慰的声调），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包你没有一点危险，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灵敏，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的东西么？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能定心定意住在这里了。等到时局平定了，我马上来接你们回去。”

潘师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万无挽回的了。回去可以照看东西固然很好；但是风声这样紧，一去之后，犹如珠子抛在海里，谁保得定必能捞回来呢！生离死别的哀感涌上心头，她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泪早在眼角边偷偷地想跑出来了。她又立刻想起这个场面不大吉利，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凄惨地流起眼泪来。于是勉强忍住眼泪，聊作自慰的请求道，“那么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长并没有照常开学这句话，要是还来得及，你就搭了今天下午的车来，不然，搭了明天的早车来。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泪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

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便把恼恨搁在一旁，脸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顺着夫人的口气点头道，“假若打听明白局长并没有这个意思，依你的话，就搭了下午的车来。”

两个孩子约略听得回去和再来的话，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娇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妈妈回去，剩下你独个儿住在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脸说。

小的听着，便迫紧喉咙叫唤，作啼哭的腔调，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里实在没有眼泪。

“你们都跟着妈妈留在这里，”潘先生提高了声音说。“再不许胡闹了，好好儿起来等吃早饭吧。”说罢，又嘱咐了潘师母几句，径出雇车，赶往车站。

模糊地听得行人在那里说铁路已断火车不开的话，潘先生想，“火车如果不开，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职也只得由他了。”同时又觉得这消息很使他失望；又想他要是运气好，未必会逢到这等失望的事，那么行人的话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车夫三步并作一步跑。

他的运气果然不坏，赶到车站一看，并没有火车不开的通告；揭示处只标明夜车要迟四点钟才到，这时候还没到呢。买票处绝不拥挤，时时有一两个人前去买票。聚集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来看看的，也有带着照相器具的，专等夜车到时摄取车站拥挤的情形，好作《风云变幻史》的一页。行李房满满地堆着箱子铺盖，各色各样，几乎碰到铅皮的屋顶。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点儿怅惘，顿了一顿，终于前去买了一张三等票，就走入车厢里坐着。晴明的阳光照得一车通亮，可是不嫌燠热；坐位很宽舒，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这是难得逢到的。倘若心里没有事，真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呢。”

这趟车一路耽搁，听候军人的命令，等待兵车的通过。开到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见大门紧紧关着，心便一定，原来昨天再四叮嘱王妈的就是这一件。

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变更，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于是他吊起的半个心放下来了。还有半个心没放下，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了。”

王妈摸不清头绪，关了门进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们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去，所以骗她说逃到上海

去。“不然，怎么先生又回来了？奶奶同两个孩子不同来，又躲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去？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们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红房子里，那些兵都讲通的，打起仗来不打那红房子。——其实就是老实告诉我，要我跟去，我也不高兴去呢。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这里来，反正我的老衣早就做好了。”她随即想起甥女儿送她的一双绣花鞋真好看，穿了那双鞋上西方，阎王一定另眼相看；于是她感到一种微妙的舒快，不再想主人究竟在哪里的问題。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还是不错的。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来就起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通告中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弃的，现在暑假期满，学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人家天空里布着御防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的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这一层意思，若无其事地依旧把子弟送来：这不仅家庭和学校的益处，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

他起好草稿，往复看了三遍，觉得再没有可以增损，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誊上蜡纸，又自己动手印刷了百多张，派校役向一个个学生家里

送去。公事算是完毕了，开始想到私事；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于是蘸着刚才的残墨写寄与夫人的信。

下一天，他从茶馆里得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没精打采地踱到学校里，校役回报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送通告，有二十多家关上了大门，打也打不开，只好从门缝里塞进去。有三十多家只有佣人在家里，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当然跟了去，不一定几时才能回来念书。其余的都说知道了；有的又说性命还保不定安全，读书的事再说吧。”

“哦，知道了；潘先生并不留心在这些上边，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抽完了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办事处。

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这是慈善的举措，当然受热诚的欢迎，更兼潘先生本来是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张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他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象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而徽章

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备几个在那里。

办事员同他说笑话，这东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多拿几个也只作一个会员，不如不要多拿罢。但是终于依他的话给了他。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个红十字徽章早已缀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余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

三

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

让里的人家很少有开门的，店铺自然更不用说，路上时时有兵士经过。他们快要开拔到前方去，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脱逃，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拴着胳膊，几个弟兄在前，几个弟兄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件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着红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于是让里的街道见得又清静又宽阔了。

上海的报纸好几天没来。本地的军事机关却常常有前方的战报公布出来，无非是些“敌军大败，我军进展若干里”的话。街头巷尾贴出一张新鲜的战报时，也有些人慢慢聚集拢来，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罢以后依然不能定心，好似这布告背后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于是怅怅地各自散了，眉头照旧皱着。

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消息不通，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问题，“碧庄冲过来只一百多里路，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听多走门路才行。”他于是这里那里探听前方的消息，只要这消息与外间传说的不同，便觉得真实的成分越多，即根据着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个人神色仓皇急忙行走时，他便突地一惊，以为这个人一定探得确实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与他不相识，“什么！”一声就在喉际咽住了。

红十字会派人在前方办理救护的事情，常有人搭着兵车回来，要打听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虽然是个会员，却不常到办事处去探听，以为这样就是对公众表示胆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红十字会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机关，舍此他求未免有点傻，于是每天傍晚到姓吴的办事员家里去打听。姓吴的告诉他没有什么，或者说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气回家。

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吴的家里；等了好久，姓

吴的才从外面走进来。

“没有什么吧？”潘先生急切地问。“照布告上说，昨天正向对方总攻击呢。”

“不行，”姓吴的忧愁地说；但随即咽住了，捻着唇边仅有的几根二三分长的髭须。

“什么！”潘先生心头突地跳起来，周身有一种拘牵不自由的感觉。

姓吴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听了去的样子，“确实的消息，正安（距碧庄八里的一个镇）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发狂似地喊出来。顿了一顿，回身就走，一壁说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电灯似乎特别昏暗，背后又仿佛有人追赶着的样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赶到了家，叮嘱王妈道，“你关着门安睡好了，我今夜有事，不回来住了。”他看见衣橱里有一件绉纱的旧棉袍，当时没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时还可以穿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提着出门。

“车！车！福星街红房子，一毛钱。”

“哪里有一毛钱的？”车夫懒懒地说。“你看这几天路上有几辆车？不是拚死寻饭吃的，早就躲起来了。随你要不要，三毛钱。”

“就是三毛钱，”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稳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点！”

“潘先生，你到哪里去？”一个姓黄的同业在途中瞥见了，站定了问。

“哦，先生，到那边……”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问他的是谁；忽然想起回答那人简直是多事——车轮滚得绝快，那人决不会赶上来再问，——便缩住了。

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来的，儿啼人语，灯火这边那边亮着，颇有点热闹的气象。主人翁见面之后，说，“这里实在没有余屋了。但是先生的东西都寄在这里，也不好拒绝。刚才有几位匆忙地赶来，也因不好拒绝，权且把一间做厨房的厢房让他们安顿。现在去同他们商量，总可以多插你先生一个。”

“商量商量总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似地安慰。“何况在这样时候。我也不预备睡觉，随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进厢房的当儿，以为自己受惊太利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但是闭一闭眼睛再睁开来时，所见依然如前，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对面的人谈话，上唇翘起两笔浓须的，不就是教育局长么？

他顿时踌躇起来，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长也望见了，尴尬的脸上故作笑容说，“潘先生，你来了，进来坐坐。”主人翁听了，知道他们是相识的，转身自去。

“局长先在这里了。还方便吧，再容一个人？”

“我们只三个人，当然还可以容你。我们带着席子；好在天气不很凉，可以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觉得今晚上局长特别可亲，全不象平日那副庄

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说，“那么不客气，就要陪三位先生过一夜了。”

这厢房不很宽阔。地上铺着一张席子，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绝无欲睡的意思。锅灶等东西贴着一壁。靠窗一排摆着三只凳子，局长坐一只，头发梳得很光的二十多岁的人，局长的表弟，坐一只，一只空着。那边的墙角有一只柳条箱，三个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带来的。仅仅这些，房间里已没有空地了。电灯的光本来很弱，又蒙上了一层灰尘，照得房间里的人物都昏暗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放在那边的墙角，与三位的東西合伙。回过来谦逊地坐上那只空凳子。局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伴，随后说，“你也听到了正安的消息么？”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庄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这方面对于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证。那方面从正安袭取碧庄是最便当的，说不定此刻已被他们得手了。要是这样，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这里非糜烂不可！”

“但是，这方面的杜统帅不是庸碌无能的人，他是著名善于用兵的，大约见得到这一层，总有方法抵挡得住。也许就此反守为攻，势如破竹，直捣那方面的巢穴呢。”

“若能这样，战事便收场了，那就好了！——我们办学的就可以开起学来，照常进行。”

局长一听到办学，立刻感到自己的尊严，捻着浓须叹道，“别的不要讲，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学生吃亏不小

呢！”他把坐在这间小厢房里的局促不舒的感觉忘了，仿佛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

坐在席子上的中年人仰起头来含恨似地说，“那方面的朱统帅实在可恶！这方面打过去，他抵抗些什么，——他没有不终于吃败仗的。他若肯漂亮点儿让了，战事早就没有了。”

“他是傻子，”局长的表弟顺着说，“不到尽头不肯死心的。只是连累了我们，这当儿坐在这又暗又窄的房间里。”他带着玩笑的神气。

潘先生却想念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呢！”他又转而想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险，不自主地吐露了这一句。

“难说，”局长表示富有经验的样子说。“用兵全在趁一个机，机是刻刻变化的，也许竟不为我们所料，此刻已……所以我们……”他对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长的表弟同潘先生三个已经领会局长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这地方总不至于有什么，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房里灯光亮着，虫子齐飞了进来。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

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下一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几缕红丝；风吹过来，觉得身上很凉。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独个儿闪出红房子的大门。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样，街犬竖起了尾巴高兴地这头那头望，偶尔走过一两个睡眼惺忪的人。他走过去，转入又一条街，也听不见什么特别的风声。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里好笑。但是再一转念，又觉得实在并无可笑，小心一点总比冒险好。

四

二十余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略得很，比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一笔冤枉的逃难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

他知道教育局里一定要提到开学的事情了，便前去打听。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象是办喜事的样子。

一个职员喊道，“巧得很，潘先生来了！你写得一手好颜字，这个差使就请你当了吧。”

“这么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写不可，”其余几个人附和着。

“写什么东西？我完全茫然。”

“我们这里正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车站的两头要搭起四个彩牌坊，让杜统帅的花车在中间通过。现在要写的就是牌坊上的几个字。”

“我哪里配写这上边的字？”

“当仁不让，”“一致推举，”几个人一哄地说；笔杆便送到潘先生手里。

潘先生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意味，接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笔来在蜡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第二张写的是“威镇东南”。又写第三张，是“德隆恩溥”。——他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

旁边看写字的一个人赞叹说，“这一句更见恳切。字也越来越好了。”

“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又一个说。

1924年11月27日写毕

稻草人

田野里白天的风景和情形，有诗人把它写成美妙的诗，有画家把它画成生动的画。到了夜间，诗人喝了酒，有些醉了；画家呢，正在抱着精致的乐器低低地唱：都没有工夫到田野里来。那么，还有谁把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告诉人们呢？有，还有，就是稻草人。

基督教里的人说，人是上帝亲手造的。且不问这句话对不对，咱们可以套一句说，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的。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脸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其实也不能算拿，不过用线拴住扇柄，挂在手上罢了。他的骨架子长得很，脚底下还有一段，农人把这一段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他就整天整夜站在那里了。

稻草人非常尽责任。要是拿牛跟他比，牛比他懒怠多了，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要是拿狗跟他比，狗比他顽皮多了，有时到处乱跑，累得主人四处去找寻。他从

来不嫌烦，像牛那样躺着看天；也从来不贪玩，像狗那样到处乱跑。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赶走那些飞来的小雀，他们是来吃新结的稻穗的。他不吃饭，也不睡觉，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这是当然的，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只有稻草人知道得最清楚，也知道得最多。他知道露水怎么样凝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么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么样眨眼，月亮怎么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么样沉静，花草树木怎么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么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么样恋爱，总之，夜间的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下面就讲讲稻草人在夜间遇见的几件事儿。

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他看守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星光射在上面，有些发亮，像顶着一层水珠，有一点儿风，就沙拉沙拉地响。稻草人看着，心里很高兴。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一位可怜的老太太——笑一笑了。她以前哪里笑过呢？八九年前，她的丈夫死了。她想起来就哭，眼睛到现在还红着；而且成了毛病，动不动就流泪。她只有一个儿子，娘儿两个费苦力种这块田，足足有三年，才勉强把她丈夫的丧葬费还清。没想到儿子紧接着得了白喉，也死了。她当时昏过去了，后来就落了个心痛的毛病，常常犯。这回只剩她一个人了，老了，没有气力，还得用力耕种，又挨了三年，总算把儿子的丧葬费也还清了。可是接着两年闹水，稻子都淹了，不是烂了就是发了芽。她的眼

泪流得更多了，眼睛受了伤，看东西模糊，稍微远一点儿就看不见。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倒像个风干的桔子，哪里会露出笑容来呢！可是今年的稻子长得好，很壮实，雨水又不多，像是能丰收似的。所以稻草人替她高兴：想到收割的那一天，她看见收下的稻穗又大又饱满，这都是她自己的，总算没有白受累，脸上的皱纹一定会散开，露出安慰的满意的笑容吧。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可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

稻草人正在想的时候，一个小蛾飞来，是灰褐色的小蛾。他立刻认出那小蛾是稻子的仇敌，也就是主人的仇敌。从他的职务想，从他对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须把那小蛾赶跑了才是。于是他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可是扇子的风很有限，不能够教小蛾害怕。那小蛾飞了一会儿，落在一片稻叶上，简直像不觉得稻草人在那里驱逐他似的。稻草人见小蛾落下了，心里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想往前移动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尽管摇动，那小蛾却依旧稳稳地歇着。他想到将来田里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泪和干瘪的脸，又想到主人的命运，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不管怎么赶，他就是不动。

星星结队归去，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那小蛾才飞走了。稻草人仔细看那片稻叶，果然，叶尖卷起来了，上面留着好些小蛾下的子。这使稻草人感到无限惊恐，心想祸事真个来了，越怕越躲不过。可怜的主人，她有的不过是两只模糊的眼睛；要告诉她，使她及早看见小蛾下的子，才有挽救呢。他这么想着，扇子摇得更勤了。扇子常常碰

在身体上，发出啪啪的声音。他不会叫喊，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

老妇人到田里来了。她弯着腰，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又看看她手种的稻子，全很壮实；摸摸稻穗，沉甸甸的。再看看那稻草人，帽子依旧戴得很正；扇子依旧拿在手里，摇动着，发出啪啪的声音；并且依旧站得很好，直挺挺的，位置没有动，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就走上田岸，预备回家去搓草绳。

稻草人看见主人就要走了，急得不得了，连忙摇动扇子，想靠着这急迫的声音把主人留住。这声音里仿佛说：“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祸事已经在田里留下根苗了。一旦发作起来，就要不可收拾，那时候，你就要流干了眼泪，揉碎了心；趁着现在赶早扑灭，还来得及。这儿，就在这一棵上，你看这棵稻子的叶尖呀！”他靠着扇子的声音反覆地警告；可是老妇人哪里懂得，一步一步地走远了。他急得要命，还在使劲摇动扇子，直到主人的背影都望不见了，他才知道警告是无效了。

除了稻草人以外，没有一个人会为稻子发愁。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把那灾害的根苗扑灭了；又恨不得托风带个信，叫主人快快来铲除灾害。他的身体本来很瘦弱，现在怀着愁闷，更显得憔悴了，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只是斜着肩，弯着腰，好像害了病似的。

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子变成的肉虫，到处都

是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地，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秆儿。他痛心，不忍再看，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

这时候天气很凉了，又是在夜间的田野里，冷风吹得稻草人直打哆嗦；只因为他正在哭，没觉得。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他吃了一惊，才觉得身上非常冷。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为了尽责任，而且行动不由自主，虽然冷，也只好站在那里。他看那个女人，原来是一个渔妇。田地的前面是一条河，那渔妇的船就停在河边，舱里露出一丝微弱的火光。她那时正在把撑起的鱼罾放到河底；鱼罾沉下去，她坐在岸上，等过一会儿把它拉起来。

舱里时常传出小孩子咳嗽的声音，又时常传出困乏的、细微的叫妈的声音。这使她很焦心，她用力拉罾，总像很不顺手，并且几乎回回是空的。舱里的孩子还在咳嗽还在喊，她就向舱里说：“你好好儿睡吧！等我得着鱼，明天给你煮粥吃。你老是叫我，叫得我心都乱了，怎么能得着鱼呢！”

孩子忍不住，还是喊：“妈呀，把我渴坏了！给我点儿茶喝！”接着又是一阵咳嗽。

“这里哪来的茶！你老实一会儿吧，我的祖宗！”

“我渴死了！”孩子竟大声哭起来。在空旷的夜间的田野里，这哭声显得格外凄惨。

渔妇无可奈何，放下拉罾的绳子，上了船，进了舱，拿

起一个碗，从河里舀了一碗水，转身给孩子喝。孩子一口气把水喝下去，他实在渴极了。可是碗刚放下，他又咳嗽起来；而且更利害了，后来就只剩下喘气。

渔妇不能多管孩子，又上岸去拉她的罾。好久好久，舱里没有声音了，她的罾也不知又空了几回，才得着一条鲫鱼，有七八寸长，这是头一次收获，她很小心地把鱼从罾里取出来，放在一个木桶里，接着又把罾放下去。这个盛鱼的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脚旁边。

这时候稻草人更加伤心了。他可怜那个病孩子，渴到那样，想一口茶喝都办不到；病到那样，还不能跟母亲一起睡觉。他又可怜那个渔妇，在这寒冷的深夜里打算明天的粥，所以不得不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扔下不管。他恨不得自己去作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作被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妇煮粥吃。如果他能走，他一定立刻照着他的心愿做；但是不幸，他的身体跟树木一个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动。他没有法子，越想越伤心，哭得更痛心了。忽然啪的一声，他吓了一跳，停住哭，看出了什么事情，原来是鲫鱼被扔在木桶里。

木桶里的水很少，鲫鱼躺在桶底上，只有靠下的一面能够沾一些潮润。鲫鱼很难受，想逃开，就用力向上跳。跳了好几回，都被高高的桶框挡住，依旧掉在桶底上，身体摔得很疼。鲫鱼的向上的一只眼睛看见稻草人，就哀求说：“我的朋友，你暂且放下手里的扇子，救救我吧！我离开我的水里的家，就只有死了。好心的朋友，救救我吧！”

听见鲫鱼这样恳切的哀求，稻草人非常心酸；但是他只能用力摇动自己的头。他的意思是说：“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意救那个捕你的妇人和她的孩子，除了你、渔妇和孩子，还有一切受苦受难的。可是我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自由移动，我怎么能照我的心愿去做呢！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

鲫鱼不懂稻草人的意思，只看见他连连摇头，愤怒就像火一般地烧起来了。“这又是什么难事！你竟没有一点儿人心，只是摇头！原来我错了，自己的困难，为什么求别人呢！我应该自己干，想法子，不成，也不过一死罢了，这又算得了什么！”鲫鱼大声喊着，又用力向上跳，这回用了十二分力，连尾巴和胸鳍的尖端都挺了起来。

稻草人见鲫鱼误解了他的意思，又没有方法向鲫鱼说明，心里很悲痛，就一面叹气一面哭。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看，渔妇睡着了，一只手还拿着拉罾的绳；这是因为她太累了，虽然想着明天的粥，也终于支持不住了。桶里的鲫鱼呢？跳跃的声音听不见了，尾巴好像还在断断续续地拨动。稻草人想，这一夜是许多痛心的事都凑在一块儿了，真是个悲哀的夜！可是看那些吃稻叶的小强盗，他们高兴得很，吃饱了，正在光秆儿上跳舞呢。稻子的收成算完了，主人的衰老的力量又白费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

夜更暗了，连星星都显得无光。稻草人忽然觉得由侧面田岸上走来一个黑影，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女人，

穿着肥大的短袄，头发很乱。她站住，望望停在河边的渔船；一转身，向着河岸走去；不多几步，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稻草人觉得很奇怪，就留心看着她。

一种非常悲伤的声音从她的嘴里发出来，微弱，断断续续，只有听惯了夜间一切细小声音的稻草人才听得出。那声音说：“我不是一条牛，也不是一口猪，怎么能让你随便卖给人家！我要跑，不能等着明天真个被你卖给人家。你有一点儿钱，不是赌两场输了就是喝几天黄汤花了，管什么用！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只有死，除了死没有别的路！死了，到地下找我的孩子去吧！”这些话又哪里成话呢，哭得抽抽嗒嗒的，声音都被搅乱了。

稻草人非常心惊，又是一件惨痛的事情让他遇见了。她要寻死呢！他着急，想救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摇起扇子来，想叫醒那个沉睡的渔妇。但是办不到，那渔妇睡得跟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他恨自己，不该像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动。见死不救不是罪恶吗？自己就正在犯着这种罪恶。这真是比死还难受的痛苦哇！“天哪，快亮吧！农人们快起来吧！鸟儿快飞去报信吧！风快吹散她寻死的念头吧！”他这样默默地祈祷；可是四围还是黑洞洞的，也没有一丝儿声音。他心碎了，怕看又不能不看，就胆怯地死盯着站在河边的黑影。

那女人沉默着站了一会儿，身子往前探了几探。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时候到了，手里的扇子拍得更响。可是她并没跳，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忽然举起胳膊，身体像倒下一

样，向河里窜去。稻草人看见这样，没等到听见她掉在水里的声音，就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农人从河岸经过，发现河里有死尸，消息立刻传出去。左近的男男女女都跑来看。嘈杂的人声惊醒了酣睡的渔妇，她看那木桶里的鲫鱼，已经僵僵地死了。她提了木桶走回船舱；生病的孩子醒了，脸显得更加瘦了，咳嗽也更加厉害。那老农妇也随着大家到河边来看；走过自己的稻田，顺便看了一眼。没想到才几天工夫，完了，稻叶稻穗都没有了，只留下直僵僵的光秆儿。她急得跺脚，捶胸，放声大哭。大家跑过来问她劝她，看见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

1922年6月7日写毕

彭家煌

Dismeyer 先生

反奉战争起后，S 市华界的居民，大半因着前次战争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象，对于自己的生命，以及细微的家具，都感觉绝大的危险，稍拥资产的都纷纷向租界移去；因此，城北仁义弄第二十号的房子也在这时空了，只有住在灶披间的两个寒酸学生没搬走。

P 和他的妻乘此机会，以较廉的租金赁了这所房子的前楼；初搬进去时，很觉寂静，自从楼下搬进来一位打拳的武士后，才渐渐热闹起来。

灶披间的租金每月只有两元，不到几天，那两位学生不知怎样搬走了，这间小房便入了武士的版图，他不是租来自己住，却以每月六元的租金转赁给一个外国人。

这外国人搬来后，在房门上贴着一张 W A Dismeyer

的名片，窗子上挂起破纱帘，地上铺着旧地毯，小铁床上四散着工业书籍；室内除小柜，衣箱和烹饪的杂具外，壁当中还挂着袒胸赤背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图。

P 的妻见不惯外国人，这位 Dismeyer 颇引起她对普通一般外国人的观察所得来的一种异样的可怕，因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外国人也可委曲在这小而卑湿黯淡的灶披间，可断定他是一个旅华的起码货，她于是很不自安地对她丈夫说：

“我们又搬到倒霉的地方来了；楼下呢，住的是一个打拳的，灶披间呢，便住着一个蹩脚外国人，别的不打紧，若是这外国人在这儿贩手枪，造假钞票，一经发觉，可不牵累了我们吗？还有一层，我们白天都要去做工，房门的锁又不坚实，里面的东西说不定有危险呢？”

她发表这高深的见解后，睁着眼睛凝视她的丈夫，等候一个妥当办法的回答。

P 笑了一笑，不假思索地答道：“打拳的想不会无缘无故给拳头我们吃的，这外国人的举动虽是不能断定，总不会牵累我们罢。至于房里的东西，那怕什么，家里有看家的娘姨。”

她经过这番安慰，虽是有些相信，却仍不放心，时时背着 P 在娘姨面前刺探这危险人物的消息。娘姨不时在她前面报告，说外国人也能说本地话，常在她旁边看她烧菜，有一次看见瓶子里没有酱油，连忙走到房里把自己的一瓶酱油拿出来送给她，她没有受。有时他又拿出胡椒粉或加里粉来要她放在菜里，她怕是毒药，严词拒绝了。厨房里

的东西他常常由这边搬到那边，放开自来水尽量地冲洗，啰啰苏苏使她十分生厌！

主妇夸奖她那谨慎的态度，同时又再三的嘱咐道：“小心点，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以后不要理会他好了。”

娘姨守着主妇的命令，从此绝对不睬这外国人，有时他又来管闲事，整理厨房，冲洗家伙，于是厨房里沸腾了诟詈的声浪。这外国人被娘姨斥辱，并不敢抵抗，他只静寂的退到他的小房内。从此，他停止整理厨房的工作，闲着没事做，便每天关着房门躺在床上，低声的念那朝夕不离的工业书籍。他不敢走出门散散闷，开开心，因为出了门，必定要里面有人出来，他才有进门的机会；若是晚上回家稍迟一点，他便会在街头作漫漫长夜的巡游者。

一天早上，P在厨房提水，发觉这外国人在窗外站着，脸上惨白，眼珠通红，全身似给寒气裹住，战栗地望着P微笑。P会意，连忙开了门让他进来。他谢了P，渐渐和P攀谈。P从此知道他是三十多岁来华已经两年的德国人，新近被摩托车制造厂辞歇了的劳动者。

P夫妇移居后，转瞬又是两个月了，这所房子里除了武士和他的徒弟们角力的声音喧闹着外，没有什么危险发生过。娘姨因在P家收入太少，借故走了，这位外国人Dismercyer也恢复了他整理厨房的工作；因为他极爱清洁，厨房就在他那房子的隔壁。P的妻也渐渐对他解严了。

Dismercyer的房里很少有人进去，只有打拳的武士板起面孔在他的房里坐索房金，有时在他的房门外责骂他，说他假装睡着了，故意不开门；其实就是房门应声而开，难

道以武士的威力能够把每月六元的房金在他那瘦削而枯燥的骷髅里榨出来吗？他刚搬来时，每天自己煮一顿两顿吃，两个月后，厨房里连他的足迹都少见！

一天，好几个邻近的男妇从他的房里出来，那男子脸上满堆着笑容对他的同伴说：“这根皮带真便宜，只花了四个铜子。”另一位男子说：“这双皮鞋只有八成新，竟花了四毛钱！太贵了一点波？”从这般人得意的走了以后，Dismeyer 的房里才透出希罕的面包香味来，刀叉重新由尘埃里拿出来在厨房里冲洗。不常在家的 P，这种盛况，以后竟还看过好几次。

从这时起，P 的脑子里似乎受了一种强烈的袭击。他在放工回来时，躺在床上追忆旅京时和几位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天天从宣武门外步行到西城翊教寺法文专修馆去上课，飘舞的夹袄贴在身上现出高耸的骨头来，脚跟露在鞋袜外面，和冰冻的泥土直接的磨擦，每天早晨饿着肚皮和砭人肌骨的北风打十几里路的冲锋。以后呢，达到目的地的，能够被逐回国，这算是幸福，留在法国的，多是抱着他们伟大的希望在异域的坟墓里长眠，听说现在只有一位 C 君还活着。Dismeyer 不是横行世界的德意志的国民吗？他在积弱的中华所受的待遇，总可断其比留法的 C 君优越好几倍吧！然而这优越的待遇实在够人萦思缅索呀！

P 的脑中充满着异邦落魄者的悲哀，有一天终于被逼得走到他妻子从前认为危险人物的 Dismeyer 的房里去。那时他正对着打拳的武士枯坐着，死的沉寂给新进来的 P

冲破了。他向 P 微笑，眼睛四周逡巡，似在设法掩饰全室破烂荒凉的痕迹，免得刺激这位新来的贵客。P 和他寒暄了几句、便问道：

“你为何整天在家不去做工呢？”

“No work，找了交关人写介绍信，不行。”他微笑着，英语里夹杂着十分之七八的本地话。

“那末，不想法找工作，这房里的东西也不够你拍卖的。”P 问。

Dismeyer 没回答，仍然微笑着，渐渐低了头。

P 费了一番思量，又问道：“你的英文程度想必很好，如果你能教英文或会话，我能替你设法。”

Dismeyer 又微笑着，刚要抬起头来回答，那沉机观变的武士满面带着滑稽的笑容，抢着说道：

“他是德国人，很穷的，德文很好，英文只勉强能说话。你要请他教会话，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就行了。”接连又指着 Dismeyer 说：

“P 先生瞧着你可怜，要替你找位子，教会话，你得谢谢他。”

Dismeyer 仍然微笑着，没有答话。P 给武士过分的推崇，十分难以为情，心恨这多事的武士把麻烦的重担生生的搁在自己的肩上。虽是自己有意援助他，然而成功与否是不能预卜的，何能一开口就是“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呢？更何能就要他向自己申谢呢？P 对这事不好意思不敷衍，于是对 Dismeyer 说道：

“我到房里拿本英文书给你念念，看你的 Pronuncia-

tion 如何。”说完便拿了书来。

Dismeyer 接着书，全部灵魂浸在书面上几个字，看了半天然后展开念起来，一字一顿，长的字便一音组一顿，一页一页慢慢地读下去，头上的热汗涔涔的流，嘴唇发颤，但是他的神情是很镇静的。P 已验明他的程度，无须再读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没有听见，精神贯注的仍然读着，似在和强敌决斗，拚命的决斗，全生命都在这孤注一掷了。P 心中涌着无限的失望，觉得很难对付这事。这时武士在旁看得很真切，于是他对 Dismeyer 说道：

“P 先生有事去，你不必再读了。”

Dismeyer 停止诵读，但眼睛仍注视书上，表示他还有余勇可鼓。P 在心里打算，这事很为难，武士要外国人向自己申谢的话，邻近男妇在外国人房里出来时得意的笑声和拍卖者的结局，这些思潮在他的脑中一阵一阵的激扬起来。他不能白白地使这异邦落魄者受严格的考试，而且他也没有白白地考试他的权力。他是工人，不是教授；他应该生活，不是应该被侮辱的。但这事究竟怎么办呢？P 想着，的确有些无可奈何了。这时他只好笑着说：

“我现在有事去，过几天回信吧！”

从那天起，Dismeyer 便很专心的到 P 的房里听回信，渴望着会话教授的聘书的颁赐。他把这可靠的希望应付武士催索两月的房金，他也曾以这意外的生机写信安慰远处的一位很挂念他的穷友。他更欢欣庆幸，梦想着自己还有在 S 市立足的可能。但是聘书是用不着商量，P 早就在心里决议，无法递送的了；没有相当的生徒用得着这位教授了。

在 Dismeyer 来听回信时，P 常想回避，但是没法回避，而且假慈善家，滑头等的罪名好像都堆在他身上。他心想不如直截了当的回复了他好些，于是等 Dismeyer 又来探回信时，便把早经制造了的几句话回复他道：

“Dismeyer 先生，我的朋友只愿研究文学，不愿学会话，你的意思怎样？”

他没有表示失望的悲哀，仍是低头微笑。他很能原谅 P 而且对 P 更加亲密，这是使 P 心里最觉难过的。就是 P 的妻也无形中动了妇人们软弱的慈悲，脸上替她丈夫罩了一层抱歉的神色，白眼珠对着 P 连翻了几翻，似在谴责他太不量力，轻于许诺，把这异邦漂泊者过于奚落，过于玩弄一般。

这时，晚餐已经热腾腾的摆在桌上了：一碗稀薄的蛋汤，一碗白菜，一碗红烧豆腐，虽不是佳馐，在 P 夫妇看来，比贵人们的鱼翅燕窝还珍重，在 Dismeyer 的眼中，总也算是中华大菜吧！P 的妻在摆筷子时，低声说道：

“怎么样？问问外国人要不要吃吧？”

“自然要吃的，”低微的声音在 P 的喉间半吞半吐着。

就这房里三个人看来，P 夫妇算是贵族。一个有钱的人请外国朋友吃饭，似乎不能这样冒失，P 这时只好带着抱歉而敷衍的口气对外国人说道：

“你没有吃饭吧？在这里吃了去，好吗？”

Dismeyer 测量了桌上陈列的蔬菜和三人肚子的容量，于是努力的答道：

“你们不够吃，我不必吃了。”

这样隆厚的情谊，这样难得的机会，他怎能十分客气呢？经 P 再邀请一次，他便就座了。P 把窗帘放下，深怕这情景给别人知道。这是 P 家款待西宾的第一回。

这样的款待，一次两次，P 是能够效力的，无穷次，确是 P 心余力绌的事，但这是 Dismeyer 想不到的。他在孤寂穷愁中妄想着在这慈善家有人类大同之感的 P 家寄海外落魄之身，在潦倒颓丧，生活绝望的时候，已获得希罕的无穷的快慰了。他相信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 P 夫妇，必会长此以他自己得着慰藉为慰藉的。不是这样设想，他如何好意思常在吃饭之前走到 P 夫妇的房里去，等候他们殷勤的款待呢？不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旧铁床，有钱的买去了，现在睡的是硬土；穿的只剩了身上破旧的一套；住的是武士势力之下万不得已赊来的一间小房；这样的境况，他不就食于 P 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Dismeyer 常常吃完饭后，觉得不好意思，曾抢着替 P 夫妇买菜，打水，洗碗，但这些于 P 家没有丝毫的收入，这些他们自己能干得下，无须劳他的驾，P 也不愿因为每天两顿饭的损失取偿于他帮同料理杂务上。P 的妻很胆小，深怕过于牵累了自己，以为与其自己挨饿，不如不作假慈悲，但她又不敢说直话开消他，只想客客气气的招待他，使他自已怀惭而退，但是 Dismeyer 毫不体会这异样的情形，他有时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换点牛肉来做送夫妇的礼物，有时是一碟小鱼，虽经 P 璧回过，他还是诚恳地奉赠着，他以为这足够联络感情了。

一天一天的下去，P 的妻觉得客气的方法不中用，好像

哑巴吃了黄连，她于是怨怼丈夫，和丈夫口角。

“以后不要他再送菜来，送一点点菜，他便可仗着这点情谊更好来骗吃几顿的。我们也是穷光蛋，该天天服侍他吗？”

她怒极时，常说出许多激烈的话，可是一见了外国人却始终不敢开口，只竖着眉毛，板起面孔，故意把房里的东西敲撞着响得很厉害，藉此表示一点怒意，等外国人出了门，便又诅骂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他呢？难道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够洋鬼子的糟蹋吗？他们是野兽，南京路，汉口，广州，那处他们不横暴的作践我们！我们的血是猪血，我们的命是狗命，那一次奈何他们过！我们为什么还要饲养这种残忍的野兽啊？我真是越讲越恨呀！况且街上讨饭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专就蹙脚的外国人讲，本地也不知有多少，难道你个个去照顾吗？我看明天还是老实告诉他，叫他别再在这儿讨厌了！”

“不要讲这样不近情理的话，野兽的横暴是不分区域的，不论国内国外，处处都有，它们张牙舞爪谁敢去抵抗，Dismerger 比我们中国人的遭遇更悲惨，他和我们一样，立在被作践的地位，我们该援助，该同情，你讲这样的话，不仍然是表彰着你的兽性吗？”

她听着 P 这番教训，更加愤怒了：“好，你去同情，你去援助，随便你，你要怎样就怎样，反正明天的菜钱米钱，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衣服首饰上想法的。”

第二天，P 又和他的妻咕噜咕噜地过了一天，他对那异

邦漂泊者的同情敌不过爱护家庭的观念，他不愿为着一个不相干的外国人牺牲自己家庭间的幸福，只得听凭他妻子去摆布。那天，他的妻子便故意把晚餐提早，好使外国人错过机会。她还怕计划失败，外国人进房来难以对付，又预先把房门关了，夫妻俩胆战心惊的，盗贼般把饭菜匆忙的吞咽着。“这的确是盗贼的行为，这的确是黑心的事？”P 夫妇脑中都充满着这样的幻想。

一会儿，有人敲门了，P 知道是谁，但他好像无力抵抗巡警的捕拿似的，连忙开了门，P 的妻没料到这房门把守不住，一时手足失措，好象没有地方躲避，竟把灯捻灭了，室内便黑暗了，沉寂了，窗外的月儿给浓云遮翳，仅仅街柱的电灯从窗帘的微隙中透入一线的光射在瘦削灰白的 Dismeyer 的脸上，一个僵尸的脸上。P 夫妇很惊恐，很害羞，颈梗上似已被挂了一条冰冷而粗重的铁链，话都说不出。许久许久，P 才抖擞精神说道：

“那儿来的风，把灯吹灭了，快点着吧！”

P 说了这敷衍粉饰的话，他的妻才燃灯。Dismeyer 早就领悟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于是低着头，把手里的一碟菜放在桌上，颓丧的，仓卒的下了楼，走向他的灶披间去了。

这位可怕的落魄者下去了好一会，P 夫妇俩紧张着的神经才弛缓过来，渐渐恢复了常态，P 愤恨的责备他的妻：

“真笨！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丑态，竟把灯都捻灭了！”

“唉！这不知是什么玩意？我们不知犯了什么罪？竟这样的慌急！唉！真好笑！这样的事真不是我们能够做得来的！你还是去把他喊来吃饭罢！”P 的妻说。

P 很不安地下了楼，摸到那黑暗的灶披间说：“Dis-
meryer 先生，你如何回来这样晚啊？快去吃饭罢！”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已经吃过了。”Dis-
meryer 凄惨的回答。

第二天早晨，P 由灶披间走过，只见房门洞开，Dis-
meryer 却不见了，而且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
快过去了，Dis-
meryer 竟没有回来过，只有几件破烂的行李
依然冷寂的躺在水门汀上。武士受了灶披间经营失败的影
响，不久也搬走了，邻近的男妇们还不时在窗外探望着。

“他是到哪里去了呢？破烂的行李又不一起带去？这穷
无依归的 Dis-
meryer 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 P 夫妇在无聊的安静中，不能自己的脑子里时时
萦纒着的问题。

（原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晨报副镌》，选自短篇小说集《怂恿》）

王统照

生与死的一行列

“老魏作了一辈子的好人，却偏偏不拣好日子死。……像这样落棉花瓢子的雪，这样刀尖似的风，我们却替他出殡！老魏还有这口气，少不得又点头砸舌地说：‘劳不起驾！哦！劳不起驾’了！”

这句话是四十多岁、鹰钩鼻子的刚二说的。他是老魏近邻，专门为人扛棺材的行家。自十六七岁起首同他父亲作这等传代的事，已把二十多年的精力全消耗在死尸的身上。往常老魏总笑他是没出息的，是专与活人作对的，——因为刚二听见近处有了死人，便向烟酒店中先赊两个铜子的白酒喝。但在这天的雪花飞舞中，他可没先向常去的烟酒店喝一杯酒。他同伙伴们从棺材铺扛了一具薄薄的杨木棺，踏着街上雪泥的时候，并没有说话。只看见

老魏的又厚而又紫的下唇藏在蓬蓬的短髯里，在巷后的茅檐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明光的眼不大敢向着阳光启视。在朔风逼冷的腊月清晨，他低头喝着玉米粥，两眼尽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视。——一群乞丐似的杠夫，束了草绳，戴了穿洞毡帽，上面的红缨摇动着，正从他的身旁经过。大家预备到北长街为一个医生抬棺材去。他居然喊着“喝一碗粥再去”。记得还向他说了一句“喂！魏老头儿，回头我要替你剪一下胡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这都是刚二走在道中的回忆。天气冷得厉害，坐明亮包车的贵妇的颈部全包在狐毛的领子里。汽车的轮迹在雪上也少了好些。虽然听到午炮放过，日影可没曾露出一一点。

当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门首，刚二沉默了一路，忍不住说出那几句话来。三个伙伴，正如自己用力往前走去，仿佛没听明他的话一般。又走了几步，前头的小孩子阿毛道：“刚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爷子不会拣好日子死的，若他会拣了日子死，他早会拣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多坏！依我看来——不，我妈也是这样说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没个老伴，一个养儿子，又病又跛了一条腿，连博利工厂也进不去了，还得他老人家弄饭来给他吃。——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这几句话似乎使刚二听了有些动心，使用破洞的袖筒装了口，咳嗽几声，可没答话。

他们一同把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间破屋前头，各人脸上不但没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冻红了。几个替老魏办丧事的老人、妇女，便喊着小孩子们在墙角上烧了一瓦罐煤渣，让他们围着取暖。

自然是异常省事的，死尸装进了棺材，大家都觉得宽慰好多。拉车的李顺暂时充当木匠，把棺材盖板钉好，……叮叮……叮，一阵斧声，与土炕上蜷伏着跛足的老魏养子蒙儿的哀声、邻人们的嗟叹声同时并作。

棺殓已毕，一位年老的妈妈首先提议应该乘着人多手众，赶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义地去。七十八岁的李顺的祖父，领导大家讨论，五六个办丧的都不约而同地说：“应该赶快入土。”独有刚二在煤渣火边，摸着腮没答应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妈妈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颤声向刚二道：

“你刚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不错没有良心的小子！”

“我么？……”刚二夷然地苦笑，却没有续说下去。接着得了残疾的蒙儿又呜呜地哭出声来。

大家先回去午饭，回来重复聚议怎样处置蒙儿的问题。因为照例，蒙儿应该送他的义父到城外义地去，不过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车轧了一次，万不能有力量走七八里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炕上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李顺的祖父首先不答应，理由是正当而明了的。他在众人面前，一手捋着全白的胡子，一手用他的铜旱烟管扣着白色棺木道：“蒙儿的事，……你们也有几个晓得的。他是个疯女人的弃儿，十年以前的事，你们年轻的人算算，他那时才几岁？”他少停了一会，眼望着围绕的一群人。

于是五岁、八岁的猜不定的说法一齐嚷了起来，李顺的祖父又把硕大的烟斗向棺木扣了一下，似乎教死尸也听得见。他说：“我记得那时他正正是七岁呢。”正在这时，炕

上的蒙儿哽咽的应了一声，别人更没有说话的了。李顺的祖父背历史似地重复说下去。

“不知哪里来的疯女人，赤着上身从城外跑来，在大街上被警察赶跑，来到我们这个贫民窟里，他们便不来干涉了。可怜的蒙儿还一前一后地随着他妈转。小孩子身上哪里有一丝线，亏得那时还是七月的天气。有些人以为这太难看了，想合伙将她和蒙儿撵出去。终究被我和老魏阻住了。不过三四天疯女人死去，余下这个可怜的孩子。……以后的事不用再说了。我活了这大岁数，还是头一次见着这个命苦的孩子，他现在是这样，将来的事谁还能想得定？……可是论理，他对老魏，无论如何，哪能不送到义地看着安葬！……”本来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儿在炕上直声嚷着就算跪着走也得去。于是决定李顺搀扶着他走。李顺的祖父，因为与老魏几十年的老交情，也要随着棺材前去。他年轻时当过镗师的，虽然这把年纪，筋力却还强壮；他的性情又极坚定，所以众人都不敢阻他。

正是极平常的事，五六个人扛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结的麻绳捆住，前面有几个如同棺里一样穷的贫民迤迤地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地，足印踏在雪后的灰泥大街上，还不如汽车轮子的斜纹印的深些，还不如载重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们的铁钉皮靴走在街上有些声响。这穷苦的生与死的一行列，在许多人看来，还不如人力车上妓女所带的花绦结更光耀些。自然，他们都是每天每夜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后仍然是用白的不光华的粗木匣子装起，或用粗绳打成的苇席。不但这样，他们

的肚腹，只是用坚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他们的皮肤，只是用冻僵的血与冷透的汗编成的！他们的思想呢，只有在黎明时望见苍白的朝光，到黄昏时穿过茫茫的烟网。他们在街上穿行着，自然也会有深深的感触，他们或以为是人类共有的命运？他们却没曾知道已被“命运”逐出宇宙之外了。

虽是冷的冬天，一时雪停风止，看热闹的人也有了，茶馆里的顾客重复来临。他们这一行列，一般人看惯了，自然再不会有什么考问，死者是谁？跛足的孩子是棺材中的什么人？好好的人为什么死的？这些问题早在消闲者的思域之外。他们——消闲的人们，每天在街口上看见开膛的猪，厚而尖锋的刀从茸茸的毛项下插入，血花四射，从后腿间拔出；他们在市口看穿灰衣无领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枪弹打到脑壳上，滚在地下还微微搐动；他们见小孩子们强力相搏，头破血出，这都是消闲的方法，也由此可得到些许的愉快！比较起来，一具白棺材，几个贫民在雪街上走更有什么好看！不过这样冷天，一条大街、一个市场玩腻了，所以站在巷口的，坐在茶肆的，穿了花缎外衣叉手在朱门前的女人们，也有些把无所定着的眼光投向这一行列去。

这一群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把他终生的耻辱藏在木匣子内去了，而扛棺的人，刚二、李顺，以及老祖父，似是生活在一匣子以内。

他们走过长街，待要转西出城门了。一家门口站住了几个男子与两三个华服的妇女，还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娘。汽车轮机正将停未停地从狼皮褥下发出涩粗的鸣声。忽地那位穿皮衣的小姑娘横搂着一位中年妇人的腿说：“娘，娘，害怕！……”那位妇人向汽车看了一眼，便抚着小姑娘的额发道：“多大了，又不是没见过汽车。这点点响声有什么可怕？”

“不，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妇女便不在意地笑了。

但是在相离不到七八尺远的街心，这几句话偏被提了铜旱烟管的老祖父听见了，他也不扬头看去，只是咕哝着道：“害怕！……傻孩子……”说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们出城去了。

出城后并不能即刻便到墓田。冷冽的空气，一望无际的旷野，有些生物似乎是从死人的穴中觉醒过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扬起头来望望天空。三五棵枯树在土堤上，噪晚的乌鸦群集枝上喳喳地啼着。有一群羊儿从他们身边穿过。后面跟了个执着皮鞭的长发童子，他看见从城中出来这一行列，不禁愕然地立住了，问道：

“哪儿去？是不是五里墩的义地？”

“小哥儿，是的，你要进城。……这样天气一天的活计很苦？”老祖父代表这一群人郑重地对答。

牧羊的长发童子有点疑惑神气道：“现在天可不早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说到这里，又精细地四下里看了看道：“灰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独自在后边，听童子说完，从皱纹的眼角上露

出一丝笑容来说：“小哥儿，真是傻孩子，像我们还怕！”

童子自己知道说的不很恰当，便笑一笑，又转过身去望了望前边送棺材的一群，就吹啸着往对方走去。

老祖父的脚力真使这群人吃惊。他不用拐杖，走了几步便追上棺材，而且又同他们谈话。蒙儿的颧骨上已现出红晕颜色，两只噙有眼泪的眼确已现出疲乏神气，就连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顺似乎也很吃累。独有刚二既不害冷，也不见得烦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换着肩头扛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这时从裤袋里装了一烟斗的碎烟，一手笼住袖口上的败絮，吸着烟气说：

“这便是老魏的福气了，待要安葬的时候，雪也止了，冷点还怕什么。只要我们不死的，还没装在匣子的先给他收拾好了，我们算是尽过心，对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刚二也大声道：“是啊，我早上还说老魏叔死的日子没拣好，现在想想这也难得。他老人家开了一辈子的笑口，死后安葬时没雪没风，也可算得称心了！……我今天累死，就是三年没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儿，替死人出点力！人能有几回这样？……”他说时泪痕在眼眶内慢慢地滚动，又慢慢地噙回去。

老祖父接着叹口气道：“人早晚还不是这样结果，像我们更不知在哪一天？老魏，我与他自从二十余岁结邻居，他三十多年作过挑夫、茶役、卖面条的、清道夫。不管冷热，他哪有一天停住手脚！……有几个钱就同大家喝一壶白烧，吃几片烧肉，这样过活。不但没有老婆，就连冬夏的

衣服，也没曾穿过一件整齐的。现在安稳死去，他一生没有累事倒也算了，不过就是有这个无依靠的蒙儿。……咳！我眼见过多少人的死、殡葬，却再也没有他这么平安又无累无挂地走了。我们还觉得大不了，其实，他在阴间还许笑我们替他忙呢！……”

坚定沉着的刚二急急地说：“我看惯了棺材里装死人，一具一具抬进，一具一具的抬出，算不了一回事。就是吃这碗饭，也同泥瓦匠天天搬运砖料一样。孝子蒙在白布打成的罩篷下像回事的低头走着，点了胭脂、穿着白衣像去赛会的女的坐在马车里，在我们看来一点不奇。不过……老魏这等不声不响地死，我倒觉得……自从昨儿晚上心里似乎有点事了！老爹，你说不有点奇怪？……”

老祖父从涩哑喉咙中哼了一声，没说出话来。

冬日旷野中的黄昏，沉静又有点死气。城外的雪没有融化，白皑皑地挂遍了寒林，铺满了土山、微露麦芽的田地。天空中像有灰翅的云影来回移动，除此外更没有些生动的景象了。他们在下面陂陀的乱坟丛中，各人尽力用带来的铁锹掘开冰冻的土块。老祖父蹲在一座小坟头的上面吸着旱烟作监工人，蒙儿斜靠在停放下的白棺材上用指头画木上的细纹。

简单的葬仪就这样完结，在朦胧的黄昏中，白木棺材去了麻绳放进土坑里去。他们时时用热气呵着手，却不停地工作，直至把棺材用坚硬土块盖得严密后，才嘘一口气。蒙儿只有呆呆地立着，冷气的包围直使他不不住的抖颤。眼泪早已在眶里冻干了。老祖父用大烟斗轻轻地扣打着棺材

上面的新土，仿佛在那里想什么心事。刚二却忙的很，他方作完这个工作，便从腰里掏出一卷粗装烧纸，借了老祖父烟斗的余火燃起来，火光一闪一闪地，不多时也熄了。左近树上的干枝又被晚风吹动，飒飒刷刷地如同呻吟着低语。

他们回路的时候轻松得多了，然而脚步却越发迟缓起来。大家总觉得回时的一行列，不是来时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点茫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能说什么话。但在雪地的暗影下他们已离开无边的旷野，忽然北风吹得更厉害了，干枯的碎叶，飘散的雪花都一阵阵向他们追去，仿佛要来打破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一九二三年冬。

台静农

红 灯

王五躬着腰站在水井沿上，吃力地在那里拔水，头上汗珠几乎落到水井里，披在光脊上的蓝布手巾，已经一块一块地湿了。

吴二姑娘拎着菜筐同小水桶，远远地赶到，站在王五的一边，等着王五拔水的竹竿。

“你站在水涡里，不怕湿了凤头鞋么？”王五一面在拔第二桶水，一面故意地向吴二姑娘调笑。

“砍头的——”

“怎么？大清早晨，出口就伤人！”王五虽然是这样地说，却是笑眯眯地看着吴二姑娘。“好罢，我来帮你拔一桶，莫等累了绣花手。”

“我自己能以，不要你献好！”虽是这样拒绝，却不由地将小水桶递给王五了。

“暖哟——暖哟——干妹子——”李发担了一副空水桶，远远一看见了这里的一男一女，先是咳嗽了一声，然后便叫起巧来。

这时候吴二姑娘正蹲在清石板上洗菜；王五拿了扁担，预备担了就走，虽然两只黑眼珠依旧是向着吴二姑娘迷惑地看着。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老五！”李发先招呼了王五。

“今天来得早，太阳晒着屁股了！”

不是的，今天大清早晨汪家大表婶子找我借钱，她说她昨夜梦见了她的儿子得银，血着身子，也没有穿衣裳，忽然来到她的床面前，老是站着不动。她哭着说，他是冤枉，想黏几件衣服烧给他，要问我借几百钱。我真对不起她，我现在手里一个钱也没有，下月的水钱还没有到月。……”

“得银不是在栅门外卖饺子么？怎么死了，又有什么冤枉呢？”吴二姑娘惊异地问。她菜已洗完，袖子高高地卷着，露出红嫩的手膊，站在小水桶一旁，听得出神。凤头鞋是同小划船一般地向上翘着。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是已经死了么？亏了二姑娘你！”李发故意惊讶地答应她，两眼钉在她红嫩的手膊上。

“你晓得，他是干了这个买卖，将头混掉了！”王五连连地接着说，伸出一个拳头，几乎碰了二姑娘的鼻梁；这拳头，是表示得银曾经捶了人家的大门。

“哦，没想到得银不好好的，作了这事！”她说了，同

时收拾了菜筐，拎了小水桶，大摆大摇地走了，王五贪馋的一对目光送着她。

“唉，真没想到得银这样的老实人，居然改了行。要不是碰见了那一位，我想他年纪青青的决不会！”

“那一位是谁！”王五茫然地问。

“怎么，那一位你也不知道了，不是他么？——三千七！”

“哦，他我是知道的。”王五恍然地说。“他能打少林拳，他能够在黑夜里跑到三十里外的人家去捶门，或是跳进八九尺高的圩墙，奸了人家的女人。

“你看，得银这孩子有这大本领么？这年头真不容易混！”

“他妈的，反正巧粮食吃不得。要想使巧钱，吃巧粮食，就要紧防着颈脖子分家！”

“可怜他娘守一辈子穷寡，为了他一个，那知道只开花不结果！”李发叹息地说。

“世上有这些惨事的。不过我问你，他在那里碰见了三千七？”

“我也不大清楚，听说是一天早晨，得银到河沙滩去买劈柴，顶头就碰见了那一位，他两个便亲热地打了招呼，因为他两个从前住在一块认识的。好像，当时三千七约他到了沙滩西岸的柳林里去，在那里说了几个时辰的话。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还有好话吗？自然是劝他下水！……”

“什么劝他下水，不过叫他的二斤半，好像三个钱分两

下，一是一，二是二罢了。”王五有些慨然了。

“唉，老五，到哪里讲天理？我越想大表婶越替她可怜，她没有做过亏心事，又守了一辈子穷寡！”

拔水的人渐渐地多了，他俩于是匆忙地担了水走了。

得银的娘梦见了她的儿子以后，夜间就打算给他黏几件衣裳，但是想来想去，在那里弄钱买纸呢？最后，便想到李家二表嫂的儿子李发，他人还实在，总可借一点，等到秋来新棉花下世，可以纺线卖钱还他。

鸡叫一遍的时候，老人便起床了，这时东方是鱼白色。她是静等着天亮，好到李发那里去。老人凄惨地坐在小房里想着。钱借到手时，除了买二斤钱纸外，要买半刀金银箔，给他叠些金锭银锭；再给他黏一套蓝衣，一套白衣。但他生前也活了二十三岁，从没有穿过大褂，当他十二三岁在过新年的时候，总是羡慕人家穿长衣，那时总是敷衍着说，大了再穿罢，现在他是终于没有穿过长衫死了。在他死后，应该给他黏一件大褂，一件马褂。

天是亮了，太阳在东方放了红彩，老人于是带了希望的心往李发那里去了。但是不久，老人便颓唐地从那里回来了，她的一切的希望现在都破碎了！不经不由地，老人又默想到了她的一生。

当得银的父亲断气的时候，双眼是可怕地睁着，她跪在他的面前说，“放心啊，孩子有我！”于是不多时双眼便闭了，这时得银才三岁。二十年来，为了这孤苦零丁的孩子，人们所不能受的欺负，她竟忍受了；人们所不堪的，她

竟挣扎的度过了；终没想到，竟得了这样的报应！一切都不说，将来有什么话可以对他的父亲呢？老人的心愈纷乱，于是又想着他的得银。

那一天到河沙滩去买劈柴，回来很迟，劈柴并没买着。问他为什么，他说遇见了三千七，此时她还骂他：生就不是好东西，同这一流人交接。但他只是匆匆地将饺担子挑走了，她并未注意他的神情。当晚得银没有将饺担子挑回，他说是放在张三的更蓬里，平常有时也是这样，所以她也没有理会。但是在吃饭时，他已不似平日般的活泼了，只吃了一碗饭，轻微地叹了两口气走了。她这时才觉着他的神情奇怪，但也没想到有什么意外。当晚打二更后，他才回来，开口便说，“娘还没睡呢？”她说，“等着你呢，今天为什么回来这样迟？”他当时勉强地说：“乘凉去了。”油灯昏昏地照着，好像房中隐伏着阴魂般的惨淡。她是怀了疑虑，究竟不知儿子为了什么，因而一夜也未睡觉。更使她不安的，是半夜里听到得银在梦中叹气。有时还在梦中说：“主意定了，去罢！”她几次想叫醒他，终于不敢，怕的是加重了他的烦恼。

第二天清晨，他的颜色惨白，比他平常赌了牌熬了夜还难看。她故意从容地问他：“昨夜梦里说的是什么呢？”他不自然的微笑着：“娘还不知我是爱说梦话么？”于是他要了白小褂换了，慢慢地扣了，又慢慢地捲了袖子。他的目光从全屋轻轻地移到她的身上，于是出门走了，走到柳树下又回过头来，似乎要说什么而不及说了。她想到这里，更是茫然了，万没料到 he 从此一去不回了。

她悔恨，她是这样的蠢笨。那时候，她应该追随去，用她全生命的力量；要是果然这样做了，那这一只鸟——她的一生中惟一的一只鸟，决不会飞去的。

“老东西，他用我的钱都不是钱？哼，还要挑子！”

她偶然想到得银的饺挑子存在张三更蓬里，打算将它要回，变卖出去，黏纸衣的钱是有了，还可以请道士给他超渡。他找了张三，张三居然说得银欠他的钱，他已经将挑子变卖了。她是知道她的儿子平常不大向别人借钱的，即或为着天阴没有生意借了钱，必定告诉她的，并且张三这人弄点钱就喝了酒，哪有闲钱放账呢？她同他理论，反遭了他在十字街跳着辱骂。

“不讲理的老畜生，好，同你见营长去，你儿子的脏还要拿出来……”

她哭着走着回去，这辱骂时时在她的耳里。

她虽是绝望了，犹幸这是七月半的鬼节的前几日，市上有的为了慈善，有的为了在神前早已许下的心愿，在夜间，请道士为鬼灵超渡。于是有了这种机缘，她在这几天的夜间。总是扶了竹杖，偷偷地踱到那道士们所设的亡魂的寒林之下，恐怕被人发觉，轻轻地呼唤着：银儿到这里领钱罢。

南山阴雨，河水暴涨，沙滩已深深湮没。市上有人提议，趁这鬼节的七月十五，应该备些河灯，免得今年被营长示众的雄鬼们，老是在这旷野中徬徨着。

她得了这种消息，也想糊一个小小的灯，虽然她的儿

子并非死在此处，但她总是相信得银的魂是能够回到本乡本土的。但是钱是一文没有，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眼前就要讨饭去，用什么买纸呢？偶然她抬头看见荻柴的破墙上，夹有小小的红块，她将它拿下来，正是一张红纸。她忽然心头一热，眼泪落下，因为这纸是得银去年过新年时买了未用完的。她又很快地将眼泪拭干，恐怕滴湿了这红纸。

为了要竹篾作灯骨，于是她往杨太太的园里去求一棵竹子。她刚到杨家的篱笆前，猛然扑来了一条黄狗，此时她便昏跌在地下，同是屋里出来了人，斥走了狗，将她扶起。犹幸狗还未咬着，可是她那衰老的容颜，已惨白得没有人色。

她将一枝新竹拿到家，辛勤地将竹破成四片，再破时，竹片一软，刀竟落在她左手的食指上。鲜血迅急地流出；她不觉着痛，用了她颤栗的右手抓了一些香灰敷在创口上，用布裹好。她又继续地破下去，只是两手仍旧颤栗不止。

黄昏时，她将这灯糊好了。她看来这是美丽的小小的红灯。她欢欣的痛楚的心好像惊异她竟完成了这种至大的工作。

当天晚上，便是阴灵的盛节。市上为了将放河灯，都是异常哄动，与市邻近的乡人都赶到了，恰似春灯时节的光景。大家都聚集在河的两岸，人声嘈杂，一些流氓和长工们都是兴高采烈，他们已经将这鬼灵的享受当作人间游戏的事了。

“瞎了你的眼，踩了你姑奶奶的脚！”吴二姑娘站在一棵椿树下口里放沫地骂。

“踩一下又怎的，摸一摸呢？”

这调笑声传遍了，于是都汹汹地狂笑起来。

“砍头的！”

“哦！哦！看那灯！”乱杂的人声，顿时停止了，都转移到河灯上面去了。

“前面是一个小小的红灯引导呢。”

大灯沉重走得迟慢。这小红灯早顺着水势，漂到大众的前面了，它好像负了崇高的神秘的力量笼罩了大众，他们顿时都静默，庄严，对着这小红灯。直待大灯来到的时候，小红灯已孤独地渐渐地远了。

这时候，得银的娘在她昏花的眼中，看见了得银是得了超渡，穿了大褂，很美丽的，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作，载《莽原》半月刊二卷一期。）

王鲁彦

菊英的出嫁

菊英离开她已有整整的十年了。这十年中她不知道滴了多少眼泪，瘦了多少肌肉了，为了菊英，为了她的心肝儿。

人家的女儿都在自己的娘身边长大，时时刻刻倚傍着自己的娘，“阿姆阿姆”的喊。只有她的菊英，她的心肝儿，不在她的身边长大，不在她的身边倚傍着喊“阿姆阿姆”。

人家的女儿离开娘的也有，例如出了嫁，她便不和娘住在一起。但做娘的仍可以看见她的女儿，她可以到女儿那边去，女儿可以到她这里来。即使女儿被丈夫带到远处去了，做娘的可以写信给女儿，女儿也可以写信给娘，娘不能见女儿的面，女儿可以寄一张相灯给娘。现在只有她，菊英的娘，十年中不曾见过菊英，不曾收到菊英一封信，甚

至一张相片。十年以前，她又不曾给菊英照过相。

她能知道她的菊英现在的情形吗？菊英的口角露着微笑？菊英的眼边留着泪痕？菊英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黑暗的？有神在保佑菊英？有恶鬼在捉弄菊英？菊英肥了？菊英瘦了？或者病了？——这种种，只有天知道！

但是菊英长得高了，发育成熟了，她相信是一定的。无论男子或女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想要一个老婆或老公，她相信是必然的。她确信——这用不着问菊英——菊英现在非常的需要一个丈夫了。菊英现在一定感觉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单。菊英所呼吸的空气一定是沉重的，闷人的。菊英一定非常的苦恼，非常的忧郁。菊英一定感觉到了活着没有趣味。或者——她想——菊英甚至于想自杀了。要把她的心肝儿菊英从悲观的，绝望的，危险的地方拖到乐观的，希望的，平安的地方，她知道不是威吓，不是理论，不是劝告，不是母爱，所能济事；唯一的方法是给菊英一个老公，一个年青的老公。自然，菊英绝不至于说自己的苦恼是因为没有老公；或者菊英竟当真的不晓得自己的苦恼是因何而起的也未可知。但是给菊英一个老公，必可除却菊英的寂寞，菊英的孤单。他会给菊英许多温和的安慰和许多的快乐。菊英的身体有了托付，灵魂有了依附，便会快活起来，不至于再陷入这样危险的地方去了。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要不要老公，这是不会得到“要”字的回答的。不论她平日如何注意男子，喜欢男子，想念男子，或甚至已爱上了一个男子，你都无须多礼。菊英的娘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也毅然的把女儿的责任照着向

来的风俗放在自己的肩上了。她已经耗费了许多心血。五六年前，一听见媒人来说某人要给儿子讨一个老婆，她便要冒风冒雨，跋山涉水的去东西打听。于今，她心满意足了，她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女婿。虽然她现在看不见女婿，但是女婿在七八岁时照的一张相片，她看见过。他生的非常的秀丽，显见得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因了媒人的说合，她已和他的爹娘订了婚约。他的家里很有钱，聘金的多少是用不着开口的。四百元大洋已做一次送来。她现在正忙着办嫁妆，她的力量能好到什么地步，她便好到什么地步。这样，她才心安，才觉得对得住女儿。

菊英的爹是一个商人。虽然他并不懂得洋文，但是因为他老成忠厚，森森煤油公司的外国人遂把银根托付了他，请他做经理。他的薪水不多，每月只有三十元，但每年年底的花红往往超过他一年的薪水。他在森森公司五年，手头已有数千元的积蓄。菊英的娘对于穿吃，非常的俭省。虽然菊英的爹不时一百元二百元的从远处带来给她，但她总是不肯做一件好的衣服，买一点好的小菜。她身体很不强健，屡因稍微过度的劳动或心中有点不乐，她的大腿腰背便会酸起来，太阳心口会痛起来，牙齿会浮肿起来，眼睛会模糊起来。但是她虽然这样的多病，她总是不肯雇一个女工，甚至一个工钱极便宜的小女孩。她往往带着病还要工作。腰和背尽管酸痛，她有衣服要洗时，还是不肯在家用水缸里的水洗——她说水缸里的水是备紧要时用的——定要跑到河边，走下那高高低低摇动而且狭窄的一级一级的埠头，跪倒在最末的一级，弯着酸痛的腰

和背，用力的洗她的衣服。眼睛尽管起了红丝，模糊而且疼痛，有什么衣或鞋要做时，她还是要带上眼镜，勉强的做她的衣或鞋。她的几种病所以成为医不好的老病，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了下去，未始不是她过度的勉强支持所致。菊英的爹和邻居都屡次劝她雇一个女工，不要这样过度的操劳，但她总是不肯。她知道别人的劝告是对的。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缘故。但是她以为自己是不要紧的，不论多病或不寿。她以为要紧的是，赶快给女儿嫁一个老公，给儿子讨一个老婆，而且都要热热闹闹阔阔绰绰的举办。菊英的娘和爹，一个千辛万苦的在家工作，一个飘海过洋的在外面经商，一大半是为的儿女的大事。如果儿女的婚姻草草的了事，他们的心中便要生出非常的不安。因为他们觉得儿女的婚嫁，是做爹娘责任内应尽的事，做儿女的除了拜堂以外，可以袖手旁观。不能使喜事热闹阔绰，他们便觉得对不住儿女。人家女儿多的，也须东挪西扯的弄一点钱来尽力的把她们一个一个，热热闹闹阔阔绰绰的嫁出去，何况他们除了菊英没有第二个女儿，而且菊英又是娘所最爱的心肝儿。

尽她所有的力给菊英预备嫁妆，是她的责任，又是她十分的心愿。

哈，这样好的嫁妆，菊英还会不喜欢吗？人家还会不称赞吗？你看，那一种不完备？那一种不漂亮？那一种不值钱？

大略的说一说：金簪二枚，银簪珠簪各一枚。金银钗各二枚。挖耳，金的二个，银的一个。金的，银的和钻

石的耳环各两副。金戒指四枚，又钻石的两枚。手镯三对，金的倒有二对。自内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具备三套四套，细穿的各二套。凡丝罗缎如纺绸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棉被八条，湖绉的占了四条。毡子四条，外国绒的占了两条。十字布乌贼枕六对，两面都挑出山水人物。大床一张，衣橱二个，方桌及琴桌各一个。椅，凳，茶几及各种木器，都用花梨木和其他上等的硬木做成，或雕刻，或嵌镶，都非常细致，全件漆上淡黄，金黄和淡红等各种颜色。玻璃的橱头箱中的镏器光彩夺目。大小的蜡烛台六副，最大的每只重十二斤。其余日用的各种小件没有一件不精致，新奇，值钱。在种种不能详说（就是菊英的娘也不能一一记得清楚）的东西之外，还随去了良田十亩，每亩约计价一百二十元。

吉期近了，有许多嫁妆都须在前几天送到男家去，菊英的娘愈加一天比一天忙碌起来。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她的考虑，她的点督，或亲自动手。但是尽管日夜的忙碌，她总是不觉得容易疲倦，她的身体反而比平时强健了数倍。她心中非常的快活。人家都由“阿姆”而至“丈姆”，由“丈姆”而至“外婆”，她以前看着好不难过，现在她可也轮到了！邻居亲戚们知道罢，菊英的娘不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

她进进出出总是看见菊英一脸的笑容。“是的呀，喜期近了呢，我的心肝儿！”她暗暗的对菊英说。菊英的两颊上突然飞出来两朵红云。“是一个好看的郎君哩！聪明的郎君哩！你到他的家里去，做‘他的人’去！让你日日夜夜跟

着他，守着他，让他日日夜夜陪着你，抱着你！”菊英羞着抱住了头想逃走了。“好好的服侍他，”她又庄重的训导菊英说：“依从他，不要使他不高兴。欢欢喜喜的明年就给他生一个儿子！对于公婆要孝顺，要周到。对于其他的长者要恭敬，幼者要和蔼。不要被人家说半句坏话，给娘争气，给自己争气，牢牢的记着！……”

音乐热闹的奏着，渐渐由远而近了。住在街上的人家都晓得菊英的轿子出了门。菊英的出嫁比别人要热闹，要阔绰，他们都知道。他们都预先扶老携幼的在街上等候着观看。

最先走过的是两个送嫂。她们的背上各斜披着一幅大红綾子，送嫂约过去有半里远近，队伍就到了。为首的是两盏红字的大灯笼。灯笼后八面旗子，八个吹手。随后便是一长排精制的，逼真的，各色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纸椅，纸箱，纸屋，以及许多纸做的器具。后面一顶鼓阁两杠纸铺陈，两杠真铺陈。铺陈后一顶香亭，香亭后才是菊英的轿子，这轿子与平常的花轿不同，不是红色，却是青色，四维着彩。轿后十几个人抬着一口十分沉重的棺材，这就是菊英的灵柩。棺材在一套呆大的格子架中，架上盖着红色的绒毡，四面结着彩，后面跟送着两个坐轿的，和许多预备在中途折回的，步行的孩子。

看的人都说菊英的娘办得好，称赞她平日能吃苦耐劳。她们又谈到菊英的聪明和新郎生前的漂亮，都说配合得得当。

这时，菊英的娘在家里哭得昏去了。娘的心中是这样

的悲苦，娘从此连心肝儿的棺材也要永久看不见了。菊英幼时是何等的好看，何等的聪明，又是何等的听娘话！她才学会走路，尚不能说话的时候，一举一动已很可爱了。来了一位客，娘喊她去行个礼，她便过去弯了一弯腰。客给她糖或饼吃，她红了脸不肯去接，但看着娘，她说“接了罢，谢谢！”她使用两手捧了，弯了一弯腰。她随后便走到她的身边，放了一点在自己的口里，拿了一点给娘吃，娘说，“娘不要吃，”她便“嗯”的响了一声，露出不高兴的样子，高高的举着手，硬要娘吃，娘接了放在口里，她便高兴得伏在娘的膝上嘻嘻的笑了。那时她的爹不走运，跑到千里迢迢的云南去做生意，半年六个月没有家信，四年没有回家，也没有边烂钱寄回来。娘和她的祖母千辛万苦的给人家做粗做细，赚来养她，她六岁时自己学磨纸，七岁绣花，学做小脚娘子的衣裤，八岁便能帮娘磨纸，挑花边了。她不同别的孩子去玩耍，也不噪吃闲食，只是整天的坐在房子里做工。她离不开娘，娘离不开她。她是娘的肉，她是娘的唯一的心肝儿！好几次，娘想到她的爹不走运，娘和祖母日日夜夜低着头的给人家做苦工，还不能多赚一点钱，做一件好看的新衣服给她穿，买点好吃的糖果给她吃，反而要她日日夜夜的帮着娘做苦工，娘的心酸了起来，忽然抱着她哭了。她看见娘哭，也就放声大哭起来。娘没有告诉她，娘想些什么，但是娘的心酸苦了，她也酸苦了。夜间娘要她早一点睡，她总是说做完了这一点。娘恐怕她疲倦，但是她反说娘一定疲倦了，她说娘的事情比她多。她好几次的对娘说，“阿姆，我再过几年，人高了，

气力大了，我来代你煮饭。你太苦了，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娘笑了，娘抱着她说，“好的，我的肉！”这时，眼泪几乎从娘的眼中滚出来了。娘有时心中悲伤不过，脸上露着愁容，一言不发的独自坐着，她便走了过来，靠着娘站着说“阿姆，我猜阿爹明天要回来了。”她看见娘病了，躺在床上，她的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她没有心思再做工，她但整天的坐在娘的床边，牵着娘的手，或给娘敲背，或给娘敲腿。八年来，娘没有打过她一下，骂过她半句，她实在也无须娘用指尖去轻轻的触一触！菩萨，娘是敬重的，娘没有做过一件秽渎菩萨的事情。但是，天呵！为什么不留心肝儿在娘的身边呢？那时虽是娘不小心，但也是为她苦得太可怜了，所以娘才要她跟着祖母到表兄弟那里去吃喜酒，好趁此热闹热闹，开开心。谁能够晓得反而害了她呢？早知这样，咳，何必要她去呢！她原是不肯去的：“阿姆不去，我也不去。”她对娘这样说。但是又有吃，又好看，又好耍，做娘的怎么不该劝她偶尔的去一次呢？“那末只有阿姆一个人在家了，”她固执不过娘，便答应了，但她又加上这一句，娘愿意离开她吗？娘能离开她吗？天呵，她去了八天，娘已经尽够苦恼了！她的爹在千里迢迢的地方，钱也没有，信也没有，人又不回来，娘日日夜夜在愁城中做苦工，还有什么生趣？娘的唯一的安慰只有这一个心肝儿，没有她，娘早就不想再活下去了。第九天，她跟着祖母回来了。娘是这样的喜欢：好像娘的灵魂失去了又回来一般！她一看见娘便喊着“阿姆”，跑到娘的身边来。娘把她抱了起来，她使用手臂挽住了娘的颈，将面颊贴到

娘的脸上来。娘问她去了八天喜欢不喜欢，她说，“喜欢，只是阿姆不在那里没有十分趣味。”娘摸她的手，看她的脸，觉得反而比先瘦了。娘心中有点不乐。过了一会，她咳嗽了几声，娘没有留意。谁知过了一会，她又咳嗽了。娘连忙问她咳嗽了几天，她说两天。娘问她身体好过不好过，她说好过，只是咳了又咳，有点讨厌。娘听了有点懊悔，忙到街上去买了两个铜子的苏梗来泡茶给她吃。她把新娘子生得什么样子，穿什么好的衣服，闹房时怎样，以及种种事情讲给娘听，她的确很喜欢，她讲起来津津有味。第二天早晨，她的声音有点哑了，娘很担忧。但因为要预备早饭，娘没有仔细的问她，娘烧饭时，她还代娘扫了房中的地。吃饭时，娘看她吃不下去，两颊有点红色，忙去摸她的头，她的头发烧了。娘问她还有什么地方难过，她说喉咙有点痛。这一来，娘懊悔得不得了了，娘觉得以先不该要她去。祖母愈加懊悔，她说不知道那里疏忽了，竟使她受了寒，咳嗽而至于喉痛。娘放下饭碗，看她的喉咙，她的喉咙已如血一般红了。收拾过饭碗，娘又喊她到屋外去，给她仔细的看。这时，娘看见她喉咙的右边起了一个小小的雪白的点子。娘不晓得这是什么病，娘只知道喉病是极危险的。娘的心跳了起来，祖母也非常的担忧。娘又问她，那一天便觉得喉咙不好过了，这时她才告诉说，前天就觉得有点干燥了似的。娘连忙喊了一只划船，带她到四里远的一个喉科医生那里去。医生的话，骇死了娘，他说这是白喉，已起了两三天了。“白喉！”这是一个可怕的名字！娘听见许多人说，生这病的人都是一礼拜就死的！医生要把

一根明晃晃的东西拿到她的喉咙里去搽药，她怕，她闭着嘴不肯。娘劝她说这不痛的，但是她依然不肯。最后，娘急得哭了：“为了阿姆呀，我的肉！”于是她也哭了，她依了娘的话，让医生搽了一次药。回来时，医生又给了一包吃吃的和漱的药。

第二天，她更加厉害了：声音愈加哑，咳嗽愈加多，喉咙里面起了一层白的薄膜，白点愈加多，人愈发烧了。娘和祖母都非常的害怕。一个邻居的来说，昨天的医生不大好，他是中医，这种病应该早点请西医。西医最好的办法是打药水针，只要病人在二十四点钟内不至于窒息，药水针便可保好。娘虽然不大相信西医，但是眼见得中医医不好，也就不得不去试一试。首善医院是在万邱山那边，娘想顺路去求药，便带了香烛和香灰去。她怕中医，一定更怕西医，娘只好不告诉她到医院里，只说到万邱山求药去。她相信了娘的话，和娘坐着船去了。但是到要上岸的时候，她明白了。因为她到过万邱山两次，医院的样子与万邱山一点也不像，她哭了，她无论如何不肯上岸去。娘劝她，两个划船的也劝她说，不医是不会好的，你不好，娘也不能活了，她总是不肯。划船的想把她抱上岸去，她用手乱打乱挣，哑着声音号哭得更厉害了，娘看着心中非常的不好过，又想到外国医生的厉害，怕要开刀做什么，她既一定不肯去，不如依了她，因此只到万邱山去求了药回来了。第三天早晨，她的呼吸是这样的困难：喉咙中发出嘶嘶的声音，好像有什么塞住了喉咙一般，咳嗽愈厉害，她的脸色非常的青白。她瘦了许多，她有二天没有吃饭了。娘的心

如烈火一般的烧着，只会抱着流泪。祖母也没有一点主意，也只会流眼泪了。许多人说可以拿荸荠汁，莱菔汁，给她吃，娘也一一的依着办来给她吃过。但是第四天早晨，她的喉咙中声音响得如猪的一般了。说话的声音已经听不清楚。嘴巴大大的开着，鼻子跟着呼吸很快的一开一开。咳嗽的非常厉害。脸色又是青又是白，两颊陷了进去。下颚变得又长又尖，两眼呆呆的圆睁着，凹了进去，眼白青白的失了光，眼珠暗淡的不活泼了——像山羊的面孔！死相！娘怕看了。娘看起来，心要碎了！但是娘肯甘心吗？娘肯看着她死吗？娘肯舍却心肝儿吗？不的！娘是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的！娘没有钱，娘去借了钱来请医生。内科医生请来了两个，都说是肺风，各人开了一个方子。娘又暗自的跪倒在灶前，眼泪如潮一般的流了出来，对灶君菩萨许了高王经三千，吃斋一年的愿，求灶君菩萨的保佑。娘又诚心的在房中暗祝说，如果有客在房中请求饶恕了她。今晚瘥了，今晚就烧五十锭，直到完全好了，摆一桌十六大碗的羹饭。上半天，那个要娘送她到医院去看的邻居又来了。他说今天再不去请医生来打药水针，一定不会好了。他说他亲眼看见过医好几个人，如果她在二十四点钟内不至于“走”，打了这药水针一定保好。请医院的医生来，必须喊轿子给他，打针和药钱都贵，他说总须六元钱才能请来，他既然这样说，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必须试一试看。娘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以再借了，娘只有把自己的皮袄托人拿去当了请医生。皮袄还有什么用处呢，她如果没有法子救了，娘还能活下去吗？吃中饭的时候，医生请来了。他

说不应该这样迟才去请他，现在须看今夜的十二点钟了，过了这一关便可放心。她听见，哭了，紧紧的挽住了娘的头颈。她心里非常的清白。她怕打针，几个人硬按住了她，医生便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针，灌了一瓶药水进去。——但是，命运注定了，还有什么用处呢！咳，娘是该要这样可怜的！下半天，她的呼吸渐渐透不转来，就在夜间十一点钟……天呀！

（选自《柚子》）

冯文炳

桃 园

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王老大一向以种桃为业，住的地方就叫做桃园，——桃园简直是王老大的另一个名字。在这小小的县城

里，再没有别个种了这么多的桃子。

桃园孤单得很，唯一的邻家是县衙门，——这也不能够叫桃园热闹，衙门口的那一座“照墙”，望去已经不显其堂皇了，一眨眼就要钻进地底里去似的，而照墙距“正堂”还有好几十步之遥。照墙外是杀场，自从离开十字街头以来，杀人在这上面。说不定王老大得了这么一大块地就因为与杀场接壤哩。这里，倘不是有人来栽树木，也只会让野草生长下去。

桃园的篱墙的一边又给城墙做了，但这时常惹得王老大发牢骚，城上的游人可以随手摘他的桃子吃。他的阿毛倒不大在乎，她还替城墙栽了一些牵牛花，花开的时候，许多女孩子跑来玩，兜了花回去。上城看得见红日头，——这是指西山的落日，这里正是西城。阿毛每每因了这一个日头再看一看照墙上画的那天狗要吃的一个，也是红的。当那春天，桃花遍树，阿毛高高的望着园里的爸爸道：

“爸爸，我们桃园两个日头。”

话这样说，小小的心儿实是满了一个红字。

你这日头，阿毛消瘦得多了，你一点也不减你的颜色！

秋深的黄昏。阿毛病了也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桃园里面有一口井。桃树，长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爱极了，爱得觉着自己是一个小姑娘，清早起来辫子也没有梳！桃树仿佛也知道了，阿毛姑娘今天一天不想端碗扒饭吃哩。爸爸担着水桶林子里穿来穿去，不是把背弓了一弓就要挨到树叶子。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过这许多的树，不，这一棵一棵的树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

爸爸拿水浇得这么大吗？她记起城外山上满山的坟，她的妈妈也有一个，——妈妈的坟就在这园里不好吗？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有一回一箩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个一个的朝箩里拣！天狗真个把日头吃了怎么办呢？……

阿毛看见天上的半个月亮了。天狗的日头，吃不掉的，到了这个时分格外的照彻她的天，——这是说她的心儿。

秋天的天实在是高哩。这个地方太空旷吗？不，阿毛睁大了的眼睛叫月亮装满了，连爸爸已经走到了园的尽头她也没有去理会。月亮这么早就出来！有的时候清早也有月亮！

古旧的城墙同瓦一般黑，墙砖上青苔阴阴的绿，——这个也逗引阿毛。阿毛似乎看见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橘子才好，苔还不如橘子的叶子是真绿！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橘树的浓荫俨然就遮映了阿毛了！但小姑娘的眼睛里立刻又是一园的桃叶。

阿毛如果道得出她的意思，这时她要说不称意罢。

桃树已经不大经得起风，叶子吹落不少，无有精神。

阿毛低声的说了一句：

“桃树你又不是害病哩。”

她站在树下，抱着箩筐，看爸爸摘桃，林子外不像再有天，天就是桃，就是桃叶，——是这个树吗？这个树，到明年又是那么茂盛吗？那时她可不要害病才好！桃花她不见得怎样的喜欢，风吹到井里去了她喜欢！她还丢了一块

石头到井里去了哩，爸爸不晓得！（这就是说没有人晓得）

.....

“阿毛，进去，到屋子里去，外面风很凉。”

王老大走到了门口，低下眼睛看他的阿毛。

阿毛这才看见爸爸脚上是穿草鞋，——爸爸走路不响。

“爸爸，你还要上街去一趟不呢？”

“今天太晚了，不去，——起来。”王老大歇了水桶伸手挽他的阿毛。

“瓶子的酒我看见都喝完了。”

“喝完了我就不喝。”

爸爸实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当初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半夜三更还要上街去！家里喝了不算还要到酒馆里去喝！但妈妈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没有回也不应该老早就把门关起来！妈妈现在也要可怜爸爸罢！

“阿毛，今天一天没有看见你吃点什么，老是喝茶，茶饱得了肚子吗？我爸爸喝酒是喝得饱肚子的。”

“不要什么东西吃。”

慢慢又一句：

“爸爸，我们来年也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

“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你晓得你爸爸活得几年？等橘子结起橘子来爸爸进了棺材！”

王老大向他的阿毛这样说吗？问他他自己也不答应哩。但阿毛的橘子连根拔掉了。阿毛只有一双瘦手。刚才，她的病色是橘子的颜色。

王老大这样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

“这个死人的地方鬼也晓得骗人！张四说他今天下午来，到了这么时候影子也不看见他一个！”

“张四叔还差我们钱吗？”阿毛轻声的说。

“怎么说不差呢？差两吊。”

这时月亮才真个明起来，就在桃树之上，屋子里也铺了一地。王老大坐下板凳脱草鞋，——阿毛伏在桌上睡哩。

“阿毛，到床上去睡。”

“我睡不着。”

“你想橘子吃吗？”

“不。”

阿毛虽然说栽橘子，其实她不是想到橘子树上长橘，一棵橘树罢了。她还没有吃过橘子。

“阿毛，你手也是热的哩！”

阿毛——心里晓得爸爸摸她的脑壳又捏一捏手，枕着眼睛真在哭。

王老大一门门把月光都门出去了。关了门再去点灯。

半个月亮，却也对着大地倾盆而注，王老大的三间草房，今年盖了新黄稻草，比桃叶还要洗得清冷。桃叶要说是浮在一个大池子里，篱墙以下都湮了，——叶子是刚湮过的！地面到这里很是低洼，王老大当初砌屋，就高高的砌在桃树之上。但屋是低的。过去，都不属桃园。

杀场是露场，在秋夜里不能有什么另外的不同，“杀”字偏风一般的自然而然的向你的耳朵吹，打冷噤，有如是

点点无数的鬼哭的凝和，巴不得月光一下照得它干！越照是越湿的，越湿也越照。你不会去记问草，虽则湿的就是白天里极目而绿的草，——你只再看一看黄草屋！分明的蜿蜒着，是路，路仿佛说它在等行人。王老大走得最多，月亮底下归他的家，是惯事，——不要怕他一脚踏到草里去，草露湿不了他的脚，正如他的酒红的脖子算不上月下的景致。

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而又使劲的白，是衙门的墙；簇簇的瓦，成了乌云，黑不了青天……

这上面为什么也有一个茅屋呢？行人终于这样免不了出惊。

茅屋大概不该有。

其实，就王老大说，世上只有三间草房，他同他的阿毛睡在里面，他也着实难过，那是因为阿毛睡不着了。

衙门更锣响。

“爸爸，这是打更吗？”

“是。”爸爸是信口答着。

这个令阿毛爽快：深夜响锣。她懂得打更，很少听说过打更。她又紧紧的把眼闭住——她怕了。这怕，路上的一块小石头恐怕也有关系。声音是慢慢的度来，度过一切，到这里，是这个怕。

接着是静默。

“我要喝茶。”阿毛说。

灯是早已吹熄了的，但不黑，王老大翻起来摸茶壶。

“阿毛，今天十二，明天，后天，十五我引你上庙去烧香，去问一问菩萨。”

“是的。”

阿毛想起一个尼姑，什么庙的尼姑她不知道，记得面孔，——尼姑就走进了她的桃园！

那正是桃园茂盛时候的事，阿毛一个人站在篱墙门口，一个尼姑歇了化施来的东西坐在路旁草上，望阿毛笑，叫阿毛叫小姑娘。尼姑的脸上尽是汗哩。阿毛开言道：

“师父你吃桃子吗？”

“小姑娘你把桃子我吃吗？——阿弥陀佛！”

阿毛回身家去，捧出了三个红桃。阿毛只可惜自己上不了树到树上去摘！

现在这个尼姑走进了她的桃园，她的茂盛的桃园。

阿毛张一张眼睛——张了眼是落了幕。

阿毛心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想，只晓得她是病。

“阿毛，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

王老大就闭了眼睛去睡。但还要一句——

“要什么东西吃明天我上街去买。”

“桃子好吃。”

阿毛并不是说话说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睛简直呆住了，突然一张，——上是屋顶。如果不是夜里，夜里睡在床上，阿毛要害怕她说了一句什么叫爸爸这样！

桃子——王老大为得桃子同人吵过架，成千成万的桃子逃不了他的巴掌，他一口也嚼得一个，但今天才听见这

两个字！

“现在那里有桃子卖呢？”

一听声音话是没有说完。慢慢却是——

“不要说话，一睡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是王老大。

窗孔里射进来月光。王老大不知怎的又是不平！月光居然会移动，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会亮了起来！王老大怒目而视。

阿毛说过，酒都喝完了。瓶子比白天还来得大。

王老大恨不得翻起来一脚踢破了它！世界就只是这一个瓶子——踢破了什么也完了似的！

王老大挟了酒瓶走在街上。

“十五，明天就是十五，我要引我的阿毛上庙去烧香。”低头丧气的这么说。

自然，王老大是上街来打酒的。

“桃子好吃，”阿毛的这句话突然在他的心头闪起来了，——不，王老大是站住了，街旁歇着一挑桃子，鲜红夺目得厉害。

“你这是桃子吗！”王老大横了眼睛走上前问。

“桃子拿玻璃瓶子来换。”

王老大又是一句：

“你这是桃子吗！”

同时对桃子半鞠了躬，要伸手下去。

桃子的主人不是城里人，看了王老大的样子一手捏得桃子破，也伸下手来保护桃子，拦住王老大的手——

“拿瓶子来换。”

“拿钱买不行吗？”王老大抬了眼睛，问。但他已经听得背后有人嚷——

“就拿这一个瓶子换。”

一看是张四，张四笑嘻嘻的捏了王老大的酒瓶，——他从王老大的腋下抽出瓶子来。

王老大欢喜极了：张四来了，帮同他骗一骗这个生人！——他的酒瓶那里还有用处呢？

“喂，就拿这一个瓶子换。”

“真要换，一个瓶子也不够。”

张四早已瞧见了王老大的手心里有十好几个铜子，道：

“王老大，你找他几个铜子。”

王老大耳朵听，嘴里说，简直是在自己桃园卖桃子的时候一般模样。

“我把我的铜子都找给你行吗？”

“好好，我就给你换。”

换桃子的收下了王老大的瓶子，王老大的铜子张四笑嘻嘻的接到手上一溜烟跑了。

王老大捧了桃子——他居然晓得朝回头的路上走！桃子一连三个，每一个一大片绿叶，王老大真是不敢抬头了。

“王老大，你这桃子好！”路上的人问。

王老大只是笑，——他还同谁去讲话呢？

围拢来四五个孩子，王老大道：

“我替我阿毛买来的。我阿毛病了要桃子。”

“这桃子又吃不得哩。”

是的，这桃子吃不得，——王老大似乎也知道！但他又低头看桃子一看，想叫桃子吃得！

王老大的欢喜确乎走脱不少，然而还是笑——

“我拿给我阿毛看一看……”

乒乓！

“哈哈，桃子玻璃做的！”

“哈哈，玻璃做的桃子！”

孩子们并不都是笑，——桃子是一个孩子撞跌了的，他，他的小小的心儿没有声响的碎了，同王老大双眼对双眼。

1927年9月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散文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鲁 迅

雪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

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求 乞 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呼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

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原刊 1924 年 12 月 8 日《语丝》周刊第 4 期）

过 客

时：

或一日的黄昏。

地：

或一处。

人：

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

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

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腋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

（女孩正要将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搀起。）

翁——孩子。喂，孩子！怎么不动了呢？

孩——（向东望着，）有谁走来了，看一看罢。

翁——不用看他。扶我进去罢。太阳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这孩子！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还不够好看么？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你偏是要看谁。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还是进去罢。

孩——可是，已经近来了。阿阿，是一个乞丐。

翁——乞丐？不见得罢。

（过客从东面的杂树间踉跄走出，暂时踌躇之后，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托福。你好？

客——老丈，我实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极了。这地方又没有一个池塘，一个水洼。

翁——唔，可以可以。你请坐罢。（向女孩）孩子，你拿水来，杯子要洗干净。

（女孩默默地走进土屋去。）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翁——阿阿。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

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递去。）

客——（接杯，）多谢，姑娘。（将水两口喝尽，还杯，）多谢，姑娘。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

翁——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客——（西顾，仿佛微笑，）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

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

翁——那么，你，（摇头，）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一足给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哪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

翁——那也未必。太阳下去了，我想，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像我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么？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吃惊，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脚早经走破了。（准备走路。）

孩——给你！（递给一片布，）裹上你的伤去。

客——多谢，（接取，）姑娘。这真是……。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断砖坐下，要将布缠在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还了你罢，还是裹不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

翁——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什么好处。但在我，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你看，我全身上可有这样的。

翁——你不要当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向女孩，）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

孩——（惊惧，退后，）我不要了！你带走！

客——（似笑，）哦哦，……因为我拿过了？

孩——（点头，指口袋，）你装在那里，去玩玩。

客——（颓唐地退后，）但这背在身上，怎么走呢？……

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动。——休息一会，就没有什么了。

客——对咧，休息……。 （默想，但忽然惊醒，倾听。）
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

翁——你总不愿意休息么？

客——我愿意休息。

翁——那么，你就休息一会罢。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总还是觉得走好么？

客——是的。还是走好。

翁——那么，你也还是走好罢。

客——（将腰一伸，）好，我告别了。我很感谢你们。
（向着女孩，）姑娘，这还你，请你收回去。

（女孩惊惧，敛手，要躲进土屋里去。）

翁——你带去罢。要是太重了，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的。
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的。

翁——那么，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客——哦哦……。

（极暂时中，沉默。）

翁——那么，再见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孩子，扶我进去罢。你看，太阳早已下去了。（转身向门。）

客——多谢你们。祝你们平安。（徘徊，沉思，忽然吃惊，）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随即阖了门。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

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

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

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怕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

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

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

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

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

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哪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

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 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

外人有着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 Democracy 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只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

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

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杂 感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

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会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

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

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甚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

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

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锺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

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的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攻，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

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尚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

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晞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貽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周作人

苦 雨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

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

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佢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佢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

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不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是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们见小孩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住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

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

（1924 年 7 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北京的茶食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有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

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象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合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十三年二月

死之默想

四世纪时希腊厌世诗人巴拉达思作有一首小诗道，

(Polla laleis, anthrope—Palladas)

“你太饶舌了，人呵，不久将睡在地下；

“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这是很有意思的话。关于死的问题，我无事时也曾默想过，（但不坐在树下，大抵是在车上，）可是想不出什么来，——这或者因为我是个“乐天的诗人”的缘故吧。但其实我何尝一定崇拜死，有如曹慕管君，不过我不很能够感到死之神秘，所以不觉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于形而上的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饶舌了。

窃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种种不同，“以愚观之”可以定为三项，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苦痛比死还可怕，这是实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个远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寻死，（我们乡间的河是经冬不冻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随即走了上来，说是因为水太冷了。有些人要笑她痴也未可知，但这却是真实的人情。倘若有人能够切实保证，诚如某生物学家所说，被猛兽咬死痒苏苏地很是愉快，我想一定有许多人裹粮入山去投身饲饿虎的了。可惜这一层不能担保，有些对于别项已无留恋的人因此也就不得不稍为踌躇了。

顾虑家族，大约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较小者，因为这还有救治的方法。将来如有一日，社会制度稍加改良，除施行善种的节制以外，大家不问老幼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凡平常衣食住，医药教育，均由公给，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个人的努力去取得，那么这种顾虑就可以不要，便是夜梦也一定平安得多了。不过我所说的原是空想，实现还不知在几十百千年之后，而且到底未必实现也说不定，那么也终是远水不救近火，没有什么用处。比较确实的办法还是设法发财，也可以救济这个忧虑。为得安闲的死而求发财，倒是很高雅的俗事；只是发财大不容易，不是我们都能做的事，况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钱便反死不去，则此亦颇有危险也。

人世的快乐自然是很可贪恋的，但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才深切的感到，像我们将近“不惑”的人，尝过了凡人的苦乐。此外别无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觉得还有舍不得的快乐。我现在的快乐只是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虽然近来因为政府替我们储蓄，手头只有买茶的钱），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贤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然而朋友来谈天的时候，也就放下书卷，何况“无私神女”（Atropos）的命令呢？我们看路上许多乞丐，都已没有生人乐趣，却是苦苦的要活着，可见快乐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舍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恋这个尘世罢。讲到他们，实在是了无牵挂，大可“来去自由”，实际却不能如此，倘若不是为了上边所说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怕河水比彻骨的北风更冷的缘故了。

对于“不死”的问题，又有什么意见呢？因为少年时当过五六年的水兵，头脑中多少受了唯物论的影响，总觉得

得造不起“不死”这个观念来，虽然我很喜欢听荒唐的神话。即使照神话故事所讲，那种长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点儿都不喜欢。住在冷冰冰的金门玉阶的屋里，吃着五香牛肉一类的麟肝凤脯，天天游手好闲，不在松树下着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见得有什么趣味，况且永远如此，更是单调而且困倦了。又听人说，仙家的时间是与凡人不同的，诗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烂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边只是半个时辰耳，哪里会有日子太长之感呢？但是由我看来，仙人活了二百万岁也只抵得人间四十春秋，这样浪费时间无裨实际的生活，殊不值得费尽了心机去求得他；倘若二百万年后劫波到来，就此溘然，将被五十岁的凡夫所笑。较好一点的还是那西方凤鸟(Phoenix)的办法，活上五百年，便尔蜕去，化为幼凤，这样的轮回倒很好玩的，——可惜他们是只此一家，别人不能仿作。大约我们还只好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问题，乃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选自《雨天的书》，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胡 适

九年的家乡教育

—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 年 12 月 17），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

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1892）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矩，三哥嗣桢）也从上海到台湾。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台东是新设白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能带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们才到台东。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战争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

好介如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矩跟着他在台东。我们于乙未年（1895）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二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 23 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1863）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1878）。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续娶。到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才续娶

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 17 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得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

我母亲 23 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 23 年。这 23 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 23 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糜儿（我的名字叫嗣糜，糜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 11 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向他们道：“糜今年 11 岁了。

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年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候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三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
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黽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我不记是谁选的了。30 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

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的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湾湾水，
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了《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

- (4) 《孝经》。
- (5) 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 (6) 《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
- (7) 《孟子》。
- (8) 《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
- (9) 《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 (10) 《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
- (11) 《易经》，朱子《本义》本。

(12)《礼记》，陈澧注本。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山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林，比我大几岁。嗣林承继给瑜婶（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林哥承继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林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我的母亲管的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来新书屋——里去。最初添的三个学生，有两个是守瓚叔的儿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书，最爱“逃学”，我们土话叫做“赖学”。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先生往往差嗣林去捉；有时候，嗣昭被捉回来了，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林也不回来

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江西话，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钩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赖学胚”。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

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糜，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线，我去年却送十块线。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四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

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宋焕哥。宋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的捧出来，我很高兴的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五叔，宋焕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绍瑾）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他吸鸦片烟，最爱看小说书，带了不少回家乡；他每到我家来，总带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点。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长进，也是吃鸦片烟的，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作伴的，——五叔，宋焕哥，三姊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大嫂认得一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如《双珠凤》之类。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乡时多；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旧学都有根柢，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1923）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 30 多部小说了。

这里所谓，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双珠凤》在内，《琵琶记》也在内；《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笔》，《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也在内。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那时正是废八股时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教我读书。但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诗经》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我读的很起劲；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我在学堂九年，只有《盘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后来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书是后人假造的。有时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罢？

《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从《三国演义》读到《聊斋志异》和《虞初新志》，这一跳虽然跳的太远，但因为书中的故事实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细细读下去。石印本的《聊斋志异》有圈点，所以更容易读。到我十二三岁，已能对本家姊妹们讲说《聊斋》故事了。那时候，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娇等，都在十五六岁之间；她们常常邀我去，请我讲故事。我们平常请五叔讲故事时，忙着替他点火，装旱烟，替他捶背。现在轮到我受人巴结了。

我不用人装烟捶背，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来请我吃。她们绣花做鞋，我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 14 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五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扰，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

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9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9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

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跪罚，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啊。”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 23 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丝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

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

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 14 岁（其实只有 12 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 20 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一九二〇，十一，廿一夜。

朱自清

背 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

说完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

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得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

荷 塘 月 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

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

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
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
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
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
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1927 年 7 月，北京清华园。

俞平伯

清 河 坊

山水是美妙的侑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它和我们平素十二分稔熟，自从别后，竟毫不踌躇，蓦然闯进忆之域了。我们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府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我们太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这么一个俗子。）白老头儿舍不得杭州，却说“一半勾留为此湖”；可见西湖在古代诗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儿呢？谁知道是什么！这更使我胆大，毅然于西湖以外，另写一题曰“清河坊”。读者若不疑我为火腿茶叶香粉店作新式广告，那再好没有。

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

磨细琢的工夫，我没有那种收集零丝断线织成无缝天衣的本领；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旁的依恋。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又觉得非说不可。环问我：“这种窘题，你将怎么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样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闲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闲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释我在《鬼劫》中一句费解的话：“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离题已远，快回来吧！我自述鄙陋的经验，还要“像煞有介事”，不又将为留学生所笑乎？其实我早应当自认这是幻觉，一种自骗自的把戏。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这种幻觉怎样构成的。这或者虽在通人亦有所不弃罢。

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看官

如住过杭州的，看到这儿早已恍然；若没到过，多说也还是不懂。杭州的热闹市街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认它为 typical 杭州街。

我们雅步街头，则砣砣砣地石板怪响，而大嚷“欠来！欠来！”的洋车，或前或后冲过来了。若不躲闪，竟许老实不客气被车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肃然退避了。天晴还算好；落雨的时候，那更须激起石板洼隙的积水溅上你的衣裳，这真糟心！这和被北京的汽车轮子溅了一身泥浆是仿佛的；虽然发江南热的我觉得北京的汽车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车夫毕竟是人。你拦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两声，推你一把，不至于如北京的高轩哀嘶长喉地过去，似将要你的一条穷命。

哪怕它十分喧闹，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我所经历的江南内地，都有这种可爱的空气；这真有点儿古色古香。

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彼例此，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

我们雅步街头，虽时时留意来往的车子，然终不失为雅步。走过店窗，看看杂七杂八的货色，一点没有 Show Window 的规范，但我不讨厌它们。我们常常去买东西，还好意思摔什么“洋腔”呢？

我俩和娴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

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有几家较熟的店铺差不多没有不认识我们的。有时候她们先到，我从别处跑了去，一打听便知道，我终于会把她们追着的。大约除掉药品书报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么钱，而她们所买绝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带回了家，挨到上灯的时分。若今天买的东西少，时候又早，天气又好，往往雇车到旂下营去，从繁热的人笑里，闲看湖滨的暮霭与斜阳。“微阳已是无多恋，更苦遥青著意遮。”我时时看见这诗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饺是佩弦以诗作保证的；我所以时常去买来吃。叫她们吃，她们以在路上吃为不雅而不吃；常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油酥饺冰冷的，您想不得味罢。然而我竟常买来吃，且一顿便吃完了。你不以为诧异吗？不知佩弦读至此如何想？他不会得说：“这是我一首诗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领真太差，有些新鲜的果子，藏在怀中几年之后，不但香色无复从前，并且连这些果子的名目，形态，影儿都一起丢了。这真是所谓“抚空怀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层层叠叠感触的张本在那边，然细按下去，便觉洞然无物。即使不是真的洞然，也总是说它不出。在实际上，“说不出”与“洞然”的差别，真是太小了。

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可是坚且滑的石板上，使我们的肉眼怎能辨别呢？况且，江南的风虽小，雨却豪纵惯了的。暮色苍然下，飒飒的细点儿，渐转成牵丝的“长脚雨”，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人的

脚迹，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个干净。一日且如此，何论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论经年呢！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见吗？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云如斯；云水无心，“人”却多了一种荒唐的眷恋，非自寻烦恼吗？若依颀刚的名理推之，烦恼是应当自己寻的；这却又无以难他。

我由不得发两句照例的牢骚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贵这是自己证明的真实。梦阑酒醒，还算个什么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梦之中央。我们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们的语笑颤荡在空气中，这是何等的切实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回首有悽悽的颜色，那时候的想头才最没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妬羨他人的好梦。去了的谁挽得住，剩一双空空的素手；妒羨引得人人笑，我们终被拉下了。这真觉得有点犯不着，然而没出息的念头，我可是最多。

匆匆一年之后，我们先后北来了。为爱这风尘来吗？还是逃避江南的孽梦呢？娴小姐平日最爱说“窝逸”。破烂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时闻瑟缩的枯叶打抖，尖厉的担儿吆喝，沉吟的车骨碌的话语，一灯初上，四座无言；她仍然会说“窝逸”吗？或者斗然猛省，这是寂寞长征的一尖站呢？我毕竟想不出她应当怎样着想方好。

我们再同步于北京的巷陌，定会觉得异样；脚下的尘土，比棉花还软得多哩。在这样的软尘中，留下的踪迹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将来万一，娴小姐重去江南，许我谈到北京的梦，还能如今日谈杭州清河坊巷这样的洒脱

吗？“人到来年忆此年”。想到这里，心渐渐的低沉下去，另有一幅飘零的图画影子，烟也似的晃荡在我眼下。

话说回来，干脆了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什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

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晨报副刊》）

叶圣陶

没有秋虫的地方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说是鸪鸽箱里的生活，勃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秋天来

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啊，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喜欢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祈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亟欲逃避的，唯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所以虫声终于是足系恋念的东西。何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趣味的，当这凉意微逗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冰 心

山中杂记之七

——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白发的老医生对我说：“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与你
不宜，今夏海滨之行，也是取消了为妙。”

这句话如同平地起了一个焦雷！

学问未必都在书本上。纽约，康桥，芝加哥这些人烟
稠密的地方，终身不去也没有什么，只是说不许我到海边
去，这却太使我伤心了。

我抬头张目的说：“不，你没有阻止我到海边去的意
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愿意你到海边去，太潮湿了，于
你新愈的身体没有好处。”

我们争执了半点钟，至终他说：“那么你去一个礼拜罢！”他又笑说：“其实秋后的湖上，也够你玩的了！”

我爱慰冰，无非也是海的关系。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怜，沙穰的六个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连慰冰都看不见！山也是可爱的，但和海比，的确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说：“海阔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时候，才觉得天空阔远到了尽量处。在山上的时候，走到岩壁中间，有时只见一线天光。即或是到了山顶，而因着天末是山，天与地的界线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线的齐整。

海是蓝色灰色的。山是黄色绿色的。拿颜色来比，山也比海不过，蓝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黄色绿色却未免浅显小方一些。固然我们常以黄色为至薄，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但皇帝称为“天子”，天比皇帝还尊贵，而天却是蓝色的。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

四周是大海，与四周是乱山，两者相较，是如何滋味，看古诗便可知道。比如说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诗说：“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细细咀嚼，这两句形容乱山，形容得极好，而光景何等臃肿，崎岖，僵冷，读了不使人生快

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妩媚，遥远，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没有红白紫黄的野花，没有蓝雀红襟等等美丽的小鸟。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间，便都萎谢，反予人以凋落的凄凉。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里反映到不止红白紫黄这几个颜色。这一片花，却是四时不断的。说到飞鸟，蓝雀红襟自然也可爱，而海上的沙鸥，白胸翠羽，轻盈的飘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看见蓝雀红襟，只使我联忆到“山禽自唤名”，而见海鸥，却使我联忆到千古颂赞美人，颂赞到绝顶的句子，是“宛若游龙，翩若惊鸿”！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视的能力，这句话天然是真的！你倚阑俯视，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这万顷碧琉璃之下，有什么明珠，什么珊瑚，什么龙女，什么鲛纱。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黄泉以下，有什么金银铜铁。因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们思想往深里去的趋向。

简直越说越没有完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以为海比山强得多。说句极端的话，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

争论真有意思！我对于山和海的品评，小朋友们愈和我辩驳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这样世界上才有个不同和变换。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脸，我必不愿见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样的嗜好，穿衣服的颜色式样都是一般的，则世界成了一个大学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样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无味！再一说，如大家都爱

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静了！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

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雾，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

作客山中的妙处，尤在你永不须踌躇你的服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桀卜闪，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尽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颜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

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狱室移到另一间狱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胫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

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为己，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浑朴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他就卷了起来，但在澄静的日光下，和风中，他的姿态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无阻碍的。

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的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他们纤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罅里的泉响，有时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

并且你不但不须应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天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葛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

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与五老峰，雪西里与普陀山，来因河与扬子江，梨梦湖与西子湖，建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市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心灵上不长疮痍，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

一九二五年七月

梁遇春

谈“流浪汉”

当人生观论战已经闹个满城风雨，大家都谈厌烦了不想再去提起时候，我一天忽然写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观》。这件事实在有些反动嫌疑，而且该捱思想落后的罪名，后来仔细一想，的确很追悔。前几年北平有许多人讨论 Gentleman 这字应该要怎么样子翻译才好，现在是几乎谁也不说这件事了，我却又来喋喋，谈那和“君子” Gentleman 正相反的“流浪汉” Vagabond，将来恐怕免不了自悔。但是想写文章时候，哪能够顾到那么多呢？

Gentleman 这字虽然难翻，可是还不及 Vagabond 这字那样古怪，简直找不出适当的中国字眼来。普通的英汉字典都把它翻做“走江湖者”“流氓”“无赖之徒”“游手好闲者”……，但是我觉得都失丢这个字的原意。Vagabond

既不像走江湖的卖艺为生，也不是流氓那种一味敲诈，“无赖之徒”“游手好闲者”都带有贬骂的意思，Vagabond却是种可爱的人儿。在此无可奈何时候，我只好暂用“流浪汉”三字来翻，自然也不是十分合式的。我以为Gentleman，Vagabond这些字所以这么刁钻古怪，是因为它们被人们活用得太久了，原来的意义早已消失，于是每个人用这个字时候都添些自己的意思，这字的涵义越大，更加好活用了。因此在中国寻不出一个能够引起那么多的联想的字来。本来Gentleman，Vagabond这两个字和财产都有关系的，一个是拥有财产，丰衣足食的公子，一个是毫无恒产，四处飘零的穷光蛋。因为有钱，自然能够受良好的教育，行动举止也温文尔雅，谈吐也就蕴藉不俗，更不至于跟人铢锱必较，言语冲撞了。Gentleman这字的意义就由世家子弟一变变做斯文君子，所以现在我们的不管一个人出身的贵贱，财产的有无，只要他的态度是温和，做人很正直，我们都把他当做Gentleman。一班穷酸的人们被人冤枉时节，也可以答辩道：“我虽然穷，却是个Gentleman。”Vagabond这个字意义的演化也经过了同样的历程。本来只指那班什么财产也没有，天天随便混过去的人们。他们既没有一定的职业，有时或者也干些流氓的勾当。但是他们整天随遇而安，倒也无忧无虑，他们过惯了放松的生活，所以就是手边有些钱，也是胡里胡涂地用光，对人们当然是很慷慨的。他们没有身家之虑，做事也就痛痛快快，并不像富人那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酒是大杯地喝下去，话是随便地顺口开河，有时也胡诌些有趣味的谎语。他们万事不关

怀，天天笑呵呵，规矩的人们背后说他们没有责任心。他们与世无忤，既不会桌上排着一斗黄豆，一斗黑豆，打算盘似的整天数自己的好心思和坏心思，也不会皱着眉头，弄出连环巧计来陷害人们。他们的行为是胡涂的，他们的心肠是好的。他们是大个顽皮小孩，可是也带了小孩的天真。他们脑里存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幻想，满脸春风，老是笑眯眯的，一些机心也没有。……我们现在把凡是带有这种心情的人们都叫做 Vagabond，就是他们是王侯将相的子孙，生平没有离开家乡过也不碍事。他们和中国古代的侠客有些相像，可是他们又不像侠客那样朴刀横腰，给夸大狂迷住，一脸凶气，走遍天下专为打不平。他们对于伦理观念，没有那么死板地痴痴执着。我不得已只好翻做“流浪汉”，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所以我所赞美的流浪汉或者同守深闺的小姐一样，终身未出乡里一步。

英国十九世纪末叶诗人和小品文作家斯密士 Alexander Smith 对于流浪汉是无限地颂扬。他有一段描写流浪汉的文章，说得很妙。他说：“流浪汉对于许多事情的确有他的特别意见。比如他从小是同密尼表妹一起养大，心里很爱她，而她小孩时候对于他的感情也是跟着年龄热烈起来，他俩结合后大概也可以好好地过活，他一定把她娶来，并没有考虑到他们收入将来能够不能够允许他请人们来家里吃饭或者时髦地招待朋友。这自然是太鲁莽了。可是对于流浪汉你是没法子说服他。他自己有他一套再古怪不过的逻辑（他自己却以为是很自然的推论），他以为他是为自己娶亲的，并不是为招待他的朋友的缘故；他把得到一

个女人的真心同纯洁的胸怀比袋里多一两镑钱看得重得多。规矩的人们不爱流浪汉。那班膝下有还未出嫁姑娘的母亲特别怕他——并不是因他为子不孝，或者将来不能够做个善良的丈夫，或者对朋友不忠，但是他的手不像别人的手，总不会把钱牢牢地握着。他对于外表丝毫也不讲究。他结交朋友，不因为他们有华屋美酒，却是爱他们的性情，他们的好心肠，他们讲笑话听笑话的本领，以及许多别人看不出的好处。因此他的朋友是不拘一类的，在富人的宴会里却反不常见到他的踪迹。我相信他这种流浪态度使他得到许多好处。他对于人生的希奇古怪的地方都有接触过。他对于人性晓得便透彻，好像一个人走到乡下，有时舍开大路，去凭吊荒墟古墓，有时在小村逆旅休息，路上碰到人们也攀谈起来，这种人对于乡下自然比那在坐四轮马车里骄傲地跑过大道的知道得多。我们因为这无理的骄傲，失丢了不少见识。一点流浪汉的习气都没有的人是没有价值的。”斯密士说到流浪汉的成家立业的法子，可见现在所谓的流浪汉并不限于那无家可归，脚跟如蓬转的人们。斯密士所说的只是一面，让我再由另一个观察点——流浪汉和 Gentleman 的比较——来论流浪汉，这样子一些一些凑起来或者能够将流浪汉的性格描摹得很完全，而且流浪汉的性格复杂万分（汉既以流浪名，自不是安分守己，方正简单的人们），绝不能一气说清。

英国文学里分析 Gentleman 的性格最明晰深入的文章，公推是那位叛教分子纽门 J. H. Newman 的《大学教育的范围同性质》。纽门说：“说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给别人

以苦痛，这句话几乎可以做‘君子’的定义……‘君子’总是从事于除去许多障碍，使同他接近的人们能够自然地随意行动；‘君子’对于他人行动是取赞同合作态度，自己却不愿开首主动……真正的‘君子’极力避免使同他在一块的人们心里感到不快或者颤震，以及一切意见的冲突或者感情的碰撞，一切拘束，猜疑，沉闷，怨恨；他最关心的是使每个人都很方便安逸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样小心翼翼的君子我们当然很愿意和他们结交，但是若使天下人都是这么我让你，你体贴我，扭扭泥泥地，谁也都是捧着同情等着去附和别人的举动，可是谁也不好意思打头阵；你将就我，我将就你，大家天天只有个互相将就的目的，此外是毫无成见的，这种的世界和平固然很和平，可惜是死国的和平。迫得我们不得不去欢迎那豪爽英迈，勇往直前的流浪汉。他对于自己一时兴到想干的事趣味太浓厚了，只知道口里吹着调子，放手做去，既不去打算这事对人是有益是无益，会成功还是容易失败，自然也没有虑及别人的心灵会不会被他搅乱，而且“君子”们袖手旁观，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大概总会穿着白手套轻轻地鼓掌。流浪汉干的事情不一定对社会有益，造福于人群，可是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不计得失，不论是非的英气总可以使这麻木的世界呈现些须生气，给“君子”们以赞助的材料，免得“君子”们整天掩着手打呵欠（流浪汉才会痛快地打呵欠，“君子”们总是像林黛玉那样子抿着嘴儿）找不出话讲，我承认偷情的少女，再嫁的寡妇都是造福于社会的，因为没有她们，那班贞洁的小姐，守节的孀妇就失去了谈天的

材料，也无从来赞美自己了。并且流浪汉整天瞎闹过去，不仅目中无人，简直把自己都忘却了。真正的流浪汉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因为他已经做到无人无我的境地，那一刹那间的冲动是他惟一的指导，他自己爱笑，也喜欢看别人的笑容，别的他什么也不管了。“君子”们处处为他人着想，弄得不好，反使别人怪难受，倒不如流浪汉的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有话大家说，先无彼此之分，人家自然会觉得很舒服，就是有冲撞地方，也可以原谅，而且由这种天真的冲撞更可以见流浪汉的毫无机心。真是像中国旧文人所爱说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流浪汉任性顺情，万事随缘，丝毫没有想到他人，人们却反觉得他是最好的伴侣，在他面前最能够失去世俗的拘束，自由地行动。许多人爱留连在乌烟瘴气的酒肆小茶店里，不愿意去高攀坐在王公大人们客厅的沙发上，一班公子哥儿喜欢跟马夫下流人整天打伙，不肯到他那客气温和的亲戚家里走走，都是这种道理。纽门又说：“君子知道得很清楚，人类理智的强处同弱处，范围同限制。若使他是个不信宗教的人，他是太精明太雅量了，绝不会去嘲笑或者反宗教；他太智慧了，不会武断地或者热狂地反教。他对于虔敬同信仰有相当的尊敬；有些制度他虽然不肯赞同，可是他还以为这些制度是可敬的良好的或者有用的；他礼遇牧师，自己仅仅是谈宗教的神秘，没有去攻击否认。他是信教自由的赞助者，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哲学教他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一半也是由于他的性情温和近于女性，凡是有文化的人们都是这样。”这种人修养功夫的确很到家，可谓火候已

到，丝毫没有火气，但是同时也失去活气，因为他所磨炼去的火是 Prometheus 由上天偷来做人们灵魂用的火。十八世纪第一画家 Reynolds 是位脾气顶好的人，他的密友约翰生（就是那位麻脸的胖子）一天对他说：“Reynolds 你对于谁也不恨，我却爱那善于恨人的人。”约翰生伟大的脑袋蕴蓄有许多对于人生微妙的观察，他通常冲口而出的牢骚都是入木三分的慧话。恨人恨得好（A good hater）真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人人不可不讲究的。我相信不会热烈地恨人的人也是不知道怎地热烈地爱人。流浪汉是知道如何恨人，如何爱人。他对于宗教不是拚命地相信，就是尽力地嘲笑。Donne, Herrick, Cellini 都是流浪汉气味十足的人们，他们对于宗教都有狂热；Voltaire, Nietzsche 这班流浪汉就用尽俏皮的辞句，热嘲冷讽，掉尽枪花，来讥骂宗教。在人生这幕悲剧的喜剧或者喜剧的悲剧里，我们实在应该旗帜分明地对于一切不是打倒，就是拥护，否则到处妥协，灰色地独自踟躅于战场之上，未免太单调了，太寂寞了。我们既然知道人类理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又何必自作聪明，僭居上帝的地位，盲目地对于一切主张都持个大人听小孩说梦话态度，保存一种白痴的无情脸孔，暗地里自夸自己的眼力不差，晓得可怜同原谅人们低弱的理智。真真对于人类理智力的薄弱有同情的人是自己也加入跟着人们胡闹，大家一起乱来，对人们自然会有无限同情。和人们结伙走上错路，大家当然能够不言而喻地互相了解。当浊酒三杯过后，大家拍桌高歌，莫名其妙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人们才有真正的同情，对于人们的弱点有愿

意的谅解，并不像“君子”们的同情后面常带有我佛如来怜悯众生的冷笑。我最怕那人生的旁观者，所以我对于厚厚的约翰生传会不倦地温读，听人提到 Addison 的旁观报就会皱眉，虽然我也承认他的文章是珠圆玉润，修短适中，但是我怕他那像死尸一般的冰冷。纽门自己说“君子”的性情温和近于女性(The gentleness and effeminacy of feeling)，流浪汉虽然没有这类在台上走 S 式步伐的旖旎风光，他却具有男性的健全。他敢赤身露体地和生命肉搏，打个你死我活。不管流浪汉的结果如何，他的生活是有力的，充满趣味的，他没有白过一生，他尝尽人生的各种味道，然后再高兴地去死的国土里遨游。这样在人生中的趣味无穷翻身打滚的态度，已经值得我们羡慕，绝不是女性的“君子”所能晓得的。

耶稣说过：“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流浪汉无时不是只顾目前的痛快，早把生命的安全置之度外，可是他却无时不尽量地享受生之乐。守己安分的人们天天守着生命，战战兢兢，只怕失丢了生命，反把生命真正的快乐完全忽略，到了盖棺论定，自己才知道白宝贵了一生的生命，却毫无受到生命的好处，可惜太迟了，连追悔的时候都没有。他们对于生命好似守财虏的念念不忘于金钱，不过守财虏还有夜夜关起门来，低着头数血汗换来的钱财的快乐，爱惜生命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只有刻刻不忘的担心，连这种沾沾自喜的心情也没有，守财虏为了金钱缘故还肯牺牲了生命，比那什么想头也消失了，光会顾惜自己皮肤的人们到底是高一

等，所以上帝也给他那份应得的快乐。用句罗素的老话，流浪汉对于自己生命不取占有冲动，是被创造冲动的势力鼓舞着。实在说起来，宇宙间万事万物流动不息，哪里真有常住的东西。只有灭亡才是永存不变的，凡是存在的天天总脱不了变更，这真是“法轮常转”。Walter Pater 在他的《文艺复兴研究》的结论曾将这个意思说得非常美妙，可惜写得太好了，不敢翻译。尤其生命是瞬息之间，变幻万千的，不跳动的心是属于死人的。所以除非顺着生命的趋势，高兴地什么也不去管往前奔，人们绝不能够享受人生。近代小品文家 Jackson 在他那篇论“流浪汉”文里说：“流浪汉如入生命的波涛汹涌的狂潮里生活。”他不把生命紧紧地拿着，（普通人将生命握得太紧，反把生命弄僵化死了）却做生命海中的弄潮儿，伸开他的柔软身体，跟着波儿上下，他感觉到处处触着生命，他身内的热血也起共鸣。最能够表现流浪汉这种的精神是美国放口高歌，不拘韵脚的惠提曼 Walt Whitman 他那本诗集《草之叶》Leaves of Grass 里句句诗都露出流浪汉的本色，真可说是流浪汉的圣经。流浪汉生活所以那么有味，一半也由于他们的生活是很危险的。踢足球，当兵，爬悬崖峭壁……所以会那么饶有趣味，危险性也是一个主因。在这个单调寡趣，平淡无奇的人生里凡有血性的人们常常觉到不耐烦，听到旷野的呼声，原人时代啸游山林，到处狩猎的自由化做我们的本能，潜伏在黑礼服的里面，因此我们时时想出外涉险，得个更充满的不羁生活。万顷波涛的大海谁也知道覆灭过无数的大船，可是年年都有许多盎格罗萨格逊的小孩恋

着海上危险的生涯，宁愿抛弃家庭的安逸，违背父母的劝谕，跑去过碧海苍天中辛苦的水手生涯。海所以会有那么大的魔力就是因为它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而身心健全的好汉哪个不爱冒险，爱慕海洋的生活，不仅是一“海上夫人”而已也。所以海洋能够有小说家们像Marryat, Cooper, Loti, Conrad, 等等去描写它，而他们的名著又能够博多数人的同情。葛理斯曾把人生比做跳舞，若使世界真可说是个跳舞场，那么流浪汉是醉眼朦胧，狂欢地跳二人旋转舞的人们。规矩的先生们却坐在小桌边无精打采地喝无聊的咖啡，空对着似水的流年惆怅。

流浪汉在无限量地享受当前生活之外，他还有丰富的幻想做他的伴侣。Dickens 的《块肉余生述》里面的Micawber 在极穷困的环境中不断地说“我们快交好运了”，这确是流浪汉的本色。他总是乐观的，走的老是蔷薇的路。他相信前途一定会光明，他的将来果然会应了他的预测，因为他一生中是没有一天不是欣欣向荣的；就是悲哀时节，他还是肯定人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阵后，他的泪珠已滋养大了希望的根苗。他信得过自己，所以他在事情还没有做出之前，就先口说莲花，说完了，另一个新的冲动又来了，他也忘却自己讲的话，那事情就始终没有干好。这种言行不能一致，孔夫子早已反对在前，可是这类英气勃勃的矛盾是多么可爱！葛理斯在他名著《生命的跳舞》里说：“我们天天变更，世界也是天天变更，这是顺着自然的路，所以我们表面的矛盾有时就全体来看却是个深一层的一致。”（他的话大概是这样，一时记不清楚。）流浪汉跟着自

然一团豪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的生活是多么有力。行为不一定是天下一切主意的唯一归宿，有些微妙的主张只待说出已是值得赞美了，做出来或者反见累赘。神话童话里的世界哪个不爱，虽然谁也知道这是不能实现的。流浪汉的快语在惨淡的人生上布一层彩色的虹，这就很值得我们谢谢了。并且有许多事情起先自己以为不能胜任，若使说出话来，因此不得不努力去干，倒会出乎意料地成功；倘然开头先怕将来不好，连半句话也不敢露，一碰到障碍，就随它去，那么我们的作事能力不是一天天退化了？一定要言先乎事，做我们努力的刺激，生活才有兴味，才有发展。就是有时失败，富有同情的人们定会原谅，尖酸刻薄人们的同情是得不到的，并且是不值一文的。我们的行为全借幻想来提高，所以 Masefield 说“缺乏幻想能力的人民是会灭亡的”。幻想同矛盾是良好生活的经纬，流浪汉心里想出七古八怪的主意，干出离奇矛盾的事情。什么传统正道也束缚他不住，他真可说是自由的骄子，在他的眼睛里，世界变做天国，因为他过的是天国里的生活。

若使我们翻开文学史来细看，许多大文学家全带有流浪汉气味。Shakespeare 偷过人家的鹿，Ben Jonson，Marlowe 等都是 Mermaid Tavern 这家酒店的老主顾，Goldsmith 吴市吹箫，靠着他的口笛遍游大陆，Steele 整天忙着躲债，Charles Lamb，Leigh Hunt 颠头颠脑，吃大烟的 Coleridge，De Quincey 更不用讲了，拜伦，雪莱，济茨那是谁也晓得的。就是 Wordsworth 那么道学先生神气，他在法国时候，也有过一个私生女，他有一首有名的十四行

诗就是说这个女孩。目光如炬专说精神生活的塔果尔，小孩时候最爱的是逃学。Browning 带着人家的闺秀偷跑，Mrs. Browning 违着父亲淫奔，前数年不是有位好先生考究出 Dickens 年轻时许多不轨的举动，其他如 Swinburne, Stevenson 以及《黄书》杂志那班唯美派作家那是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偏是流浪汉才会写出许多不朽的书，让后来“君子”式的大学生整天整夜按部就班地念呢？头一下因为流浪汉敢做敢说，不晓得掩饰求媚，委曲求全，所以他的话真挚动人。有时加上些瞒天大谎，那谎却是那样子大胆子地杜撰的，一般拘谨人和假君子所绝对不敢说的，谎言因此有谎言的真实在，这真实是扯谎者的气魄所逼成的。而且文学是个性的结晶，个性越显明，越能够坦白地表现出来，那作品就更有价值。流浪汉是具有出类拔萃的个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同行事全有他们的特别性格的色彩，他们豪爽直截的性情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怪异的性格跃跃地呈现于纸上。斯密士说得不错“天才是个流浪汉”，希腊哲学家讲过知道自己最难，所以在世界文学里写得好的自传很少，可是世界中所流传几本不朽的自传全是流浪汉写的。Cellini 杀人不眨眼，并且敢明明白白地记下，他那回忆录 (Memoirs) 过了几千年还没有失去光辉。Augustine 少年时放荡异常，他的忏悔录却同托尔斯泰（他在莫斯科纵欲的事迹也是不可告人的）的忏悔录，卢骚的忏悔录同垂不朽。富兰克林也是有名的流浪汉，不管他怎样假装做正人君子，他那浪子的骨头总常常露出，只要一念 Cobbett 攻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是个多么古怪一个人。De

Quincey 的《英国一个吃鸦片人的忏悔录》，这个名字已经可以告诉我们那内容了。做《罗马衰亡史》的 Gibbon，他年轻时候爱同教授捣乱，他那本薄薄的自传也是个愉快的读物。Jeffries 一心全在自然的美上面，除开游荡山林外，什么也不注意，他那《心史》是本冰雪聪明，微妙无比的自白。记得从前美国一位有钱老太太希望她的儿子成个文学家，写信去请教一位文豪，这位文豪回信说：“每年给他几千镑，让他自己鬼混去罢。”这实在是培养创造精神的无上办法。我希望想写些有生气的文章的大学生不死滞在文科讲堂里，走出来当一当流浪汉罢。最近半年北大的停课对于中国将来文坛大有裨益，因为整天没有事只好逛市场跑前门的文科学生免不了染些流浪汉气息。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我那些未毕业的同学们好好地利用，免貽后悔。

前几年才死去的一位英国小说家 Conrad 在他的散文集《人生与文学》内，谈到一位有流浪汉气的作家 Luffmann，说起有许多小女读他的书以后，写信去向他问好，不禁醋海生波，顾影自怜地（虽然他是老舟子出身）叹道：“我平生也写过几本故事（我不愿意无聊地假假自谦），既属纪实，又很有趣。可是没有女人用温柔的话写信给我。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没有他那种流浪汉气。家庭中可爱的专制魔王对于这班无法无天的人物偏动起怜惜的心肠。”流浪汉确是个可爱的人儿，他具有完全男性，情怀潇洒，磊落大方，哪个怀春的女儿见他不会倾心。俗语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就是因为负心汉全是处处花草颠连的浪子，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头，他那痛快淋漓的气概自然会叫那老

被人拘在深闺里的女孩儿一见心倾，后来无论他怎地负心总是痴心地等待着。中古的贵女爱骑士，中国从前的美人爱英雄总是如花少女对于风尘中飘荡人的一往情深的表现。红拂的夜奔李靖，乌江军帐里的虞姬，随着范蠡飘荡五湖的西施……这些例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清朝上海窑子爱姘马夫，现在电影明星姘汽车夫，姨太太跟马弁偷情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流浪汉天生一种叫人看着不得不爱的情调，他那种古怪莫测的行径刚中女人爱慕热情的易感心灵。岂只女人的心见着流浪汉会熔，我们不是有许多瞎闹胡乱用钱行事乖张的朋友，常常向我们借钱捣乱，可是我们始终恋着他们率直的态度，对他们总是怜爱帮忙。天下最大的流浪汉是基督教里的魔鬼。可是哪个人心里不喜欢魔鬼。在莎士比亚以前英国神话剧盛行时候，丑角式的魔鬼一上场，大家都忙着拍手欢迎，魔鬼的一举一动看客必定跟着捧腹大笑。Robert Lynd 在他的小品文集《橘树》里《论魔鬼》那篇中说“《失乐园》诗所说的撒但在我们想象中简直等于儿童故事里面伟大英猛的海盗。”凡是儿童都爱海盗，许多人念了密尔敦史诗觉得诡谲的撒比比板板的上帝来得有趣得多。魔鬼的堪爱地方太多了，不是随便说得完，留得将来为文细论。

清末有几位王公贝勒常在夏天下午换上叫花子的打扮，偷跑到什刹海路旁口唱莲花向路人求乞，黄昏时候才解下百衲衣回王府去。我在北京住了几年，心中很羡慕旗人知道享乐人生，这事也是一个证明。大热天气里躺在柳荫底下，顺口唱些歌儿，自在地饱看来往的男男女女；放

下朝服，着半件轻轻的破衫，尝一尝暂时流浪汉生活的滋味，这是多么知道享受人生。戏子的生活也是很有流浪汉的色彩，粉墨登场，去博人们的笑和泪，自己仿佛也变做戏中人物，清末宗室有几位很常上台串演，这也是他们会寻乐地方。白浪滔天半生奔走天下，最后入艺者之家，做一个门弟子，他自己不胜感慨，我却以为这真是浪人应得的涅槃。不管中外，戏子女优必定是人们所喜欢的人物，全靠着他们是社会中最显明的流浪汉。Dickens 的小说所以会那么出名，每回出版新书时候，要先通知警察到书店门口守卫，免得购书的人争先恐后打起架来，也是因为他书内大角色全是流浪汉，Pickwick 俱乐部那四位会员和他们周游中所遇的人们，《双城记》中的 Carton 等等全是第一等的流浪汉。《儒林外史》的杜少卿，《水浒》的鲁智深，《红楼梦》的柳二郎，《老残游记》的补残老是深深地刻在读者的心上，变成模范的流浪汉。

流浪汉自己一生快活，并且凭空地布下快乐的空气，叫人们看到他们也会高兴起来，说不出地喜欢他们，难怪有人说“自然创造我们时候，我们个个都是流浪汉，是这俗世把我们弄成个讲究体面的规矩人。”在这点我要学着卢骚，高呼“返于自然”。无论如何，在这麻木不仁的中国，流浪汉精神是一服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就是把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一笔勾销，我们也希望能够过个有趣味的一生，不像现在这样天天同不好不坏，不进不退的先生们敷衍。写到这里，忽然记起东坡一首《西江月》，觉得很能道出流浪汉的三昧，就抄出做个结论吧！

照野弥弥浅浪，
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
莫教蹋碎琼瑶，
解鞍敲枕绿杨桥，
杜宇一声春晓。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
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
晓，乱山攒拥，流水锵锵，疑非尘世也。书此语
桥柱上。

十八年除夕之前二日于福州

（原连载 1929 年 4 月 8 日、4 月 15 日《语丝》
第 5 卷第 5 期、第 6 期）

观 火

独自坐在火炉旁边，静静地凝视面前瞬息万变的火焰，细听炉里呼呼的声音，心中是不专注在任何事物上面的，只是

痴痴地望着炉火，说是怀一种惆怅的情绪，固然可以，说是感到了所有的希望全已幻灭，因而反现出恬然自安的心境，亦无不可。但是既未曾达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地步，免不了有许多零碎的思想来往心中，那些又都是和“火”有关的，所以把它们集在“观火”这个题目底下。

火的确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是单身汉的最好伴侣。寂寞的小房里面，什么东西都是这么寂静的，无生气的，现出呆板板的神气，惟一有活气的东西就是这个无聊赖地走来走去的自己。虽然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可是也总觉得有点儿怪难过。这时若使有一炉活火，壁炉也好，站着有如庙里菩萨的铁炉也好，红泥小火炉也好，你就会感到宇宙并不是那么荒凉了。火焰的万千形态正好和你心中古怪的想象携手同舞，倘然你心中是枯干到生不出什么黄金幻梦，那么体态轻盈的火焰可以给你许多暗示，使你自然而

然地想入非非。她好像但丁《神曲》里的引路神，拉着你的手，带你去进荒诞的国土。人们只怕不会做梦，光剩下一颗枯焦的心儿，一片片逐渐剥落。倘然还具有梦想的能力，不管做的是狰狞凶狠的噩梦，还是融融春光的甜梦，那么这些梦好比会化雨的云儿，迟早总能滋润你的心田。看书会使你做起梦来，听你的密友细诉衷曲也会使你做梦，晨曦，雨声，月光，舞影，鸟鸣，波纹，桨声，山色，暮霭……都能勾起你的轻梦，但是我觉得火是最易点着轻梦的东西。我只要一走到火旁，立刻感到现实世界的重压一一消失，自己浸在梦的空气之中了。有许多回我拿着一本心爱的书到火旁慢读，不一会儿，把书搁在一边，却不转睛地尽望着火。那时我觉得心爱的书还不如火这么可喜。它是一部活书。对着它真好像看着一位大作家一字字地写下他的杰作，我们站在一旁跟着读去。火是一部无始无终，百读不厌的书，你哪回看到两个形状相同的火焰呢！拜伦说：“看到海而不发出赞美词的人必定是个傻子。”我是个沧海曾经的人，对于海却总是漠然地，这或者是因为我会晕船的缘故罢！我总不愿自认为傻子。但是我每回看到火，心中常想唱出赞美歌来。若使我们真有个来生，那么我只愿下世能够做一个波斯人，他们是真真的智者，他们晓得拜火。

记得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大概是 Zeno 罢——跳到火山的口里去，这种死法真是痛快。在希腊神话里，火神（Hephaestus or Vulcan）是个跛子，他又是一个大艺术家。天上的宫殿同盔甲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当我靠在炉旁时

候，我常常期望有一个黑脸的跛子从烟里冲出，而且我相信这位艺术家是没有留了长头发同打一个大领结的。

在《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 的广告里，我常碰到一个很奇妙的书名，那是唐南遮 (D'Annunzio) 的长篇小说《生命的火焰》(The Flame of Life)。唐南遮的著作我一字都未曾读过，这本书也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可是我极喜欢这个书名，《生命的火焰》这个名字是多么含有诗意，真是简洁地说出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确是像一朵火焰，来去无踪，无时不是动着，忽然扬焰高飞，忽然销沉将熄，最后烟消火灭，留下一点残灰，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一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恣意干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否则阴沉沉地，若存若亡地草草一世，也辜负了创世主叫我们投生的一番好意了。我们生活内一切值得宝贵的东西又都可以用火来打比。热情如沸的恋爱，创造艺术的灵悟，虔诚的信仰，求知的欲望，都可以拿火来做象征。Heracleitus 真是绝等聪明的哲学家，他主张火是宇宙万物之源。难怪得二千多年后的柏格森诸人对着他仍然是推崇备至。火是这么可以做人生的象征的，所以许多民间的传说都把人的灵魂当做一团火。爱尔兰人相信一个妇人若使梦见一点火花落在她口里或者怀中，那么她一定会怀孕，因为这是小孩的灵魂。希腊神话里，Prometheus 做好了人后，亲身到天上去偷些火下来，也是

这种的意思。有些诗人心中有满腔的热情，灵魂之火太大了，倒把他自己燃烧成灰烬，短命的济慈就是一个好例子。可惜我们心里的火都太小了，有时甚至于使我们心灵感到寒战，怎么好呢？

我家乡有一句土谚：“火烧屋好看，难为东家。”火烧屋的确是天下一个奇观。无数的火舌越梁穿瓦，沿窗冲天地飞翔，弄得满天通红了，仿佛地球被掷到熔炉里去了，所以没有人看了心中不会起种奇特的感觉，据说尼罗王因为要看大火，故意把一个大城全烧了，他可说是知道享福的人，比我们那班做酒池肉林的暴君高明得多。我每次听到美国那里的大森林着火了，燃烧得一两个月，我就怨自己命坏，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学生。不然一定要告个病假，去观光一下。

许多人没有烟瘾，抽了烟也不觉得什么特别的舒服，却很喜欢抽烟，违了父母兄弟的劝告，常常抽烟，就是身上只剩一角小洋了，还要拿去买一盒烟抽，他们大概也是因为爱同火接近的缘故吧！最少，我自己是这样的。所以我爱抽烟斗，因为一斗的火是比纸烟头一点儿的火有味得多。有时没有钱买烟，那么拿一匣的洋火，一根根擦燃，也很可以解这火瘾。

离开北方已经快两年了，在南边虽然冬天里也生起火来，但是不像北方那样一冬没有熄过地烧着，所以我现在同火也没有像在北方时那么亲热了。回想到从前在北平时一块儿烤火的几位朋友，不免引起惆怅的心情，这篇文章就算做寄给他们的一封信吧！

十九年元旦试笔

(原载 1929 年 12 月 23 日《语丝》第 5 卷第 41 期)

林语堂

冬至之晨杀人记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可

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见一位客，因为他谈锋太健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之义务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几日来因为圣诞节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什物，多与小孩打滚，而且在这节期中似乎觉得义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

稿的人却于二十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给他不系统一下。我想一人终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期撒一烂污，也没什么。就使《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致就此灭亡罢？所以我正坐在一洋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挂虑，一齐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成性，所以虽然坐着做梦，却是时向那架打字机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

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何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似十分重要。所以我叫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坐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紧要，由是进来了。

这位先生，穿的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聚珍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颧额很高，很像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渺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

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是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拜读过我的“大作”。

“浅薄的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的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登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互相回敬十五分钟，大绕大湾，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

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互相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湾的话头越多。谁也知道，见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开题，便不风雅了。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分，把做八股的工夫，或是桐城起承转伏的义法拿出来。这样谈话起来，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承题；入题的话是留在最后。这四段是这样的：（一）谈寒暄，评气候，（二）叙往事，追旧谊，（三）谈时事，发感慨，（四）所要奉托之“小事”。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四段讲起，必须运用章法，有伏，有承，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于实为德便之下，兀然而止。这四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一）气象学，（二）史学，（三）政治，（四）经济。第一段之作用在于“坐稳”符于来则安之之义。“尊姓”“大名”“久仰”“夙违”及“今天天气哈哈”属于此段。位安而后情定，所谓定情。非定情之夕之谓，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二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斯壮，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三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月三王草将马二弓马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

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三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三年。及感情既洽，声势又壮，陡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饭茶起立，拿起帽子。兀而来转入第四段：现在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大学校长吗？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

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敏，知道又要恭聆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在猜想他纸包里不知有何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

十二宫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的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是雄才，胸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是我的眼光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了。这位先生谈的句句有理，句句中肯。

自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

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我听人家说看见《论语》半月刊，总是快活，）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四百七十七次的内战。我自然无异辞，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致出岔。

“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

“不过一点小小的事。”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主编胡先生是戚属，可否烦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

“我与胡先生并非戚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说过。”我口不由心狂妄的回答，言下觉得颇有中士杀人之概。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不但出了我自己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点工夫做起承转伏正要入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我的罪过真不在魏延塌倒七星灯之下了。此时我们俩都觉得人生若梦！因为我知道我已白白地糟蹋我最宝贵的冬至之晨，而他也感觉白白地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
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

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死了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們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将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

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划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齷齪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吧！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

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教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教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

孩子们！你们真果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

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子恺画集》代序，1926 年耶诞节作。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诗歌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郭沫若

凤凰涅槃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 满五百岁后, 集香木自焚, 复从死灰中更生, 鲜美异常, 不再死。

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 雄为凤, 雌为凰。《孔演图》云: “凤凰火精, 生丹穴。”《广雅》云: “凤凰……雄鸣曰即即, 雌鸣曰足足。”

序 曲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凤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漫，
山上的火光弥漫。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凤已啄倦了，

鳳已扇倦了，
他们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鳳凰！
凤起舞，低昂！
鳳唱歌，悲壮！
凤又舞，
鳳又唱，
一群的凡鸟，
自天外飞来观葬。

凤 歌

即即！即即！即即！
即即！即即！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儿来？
你坐在哪儿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
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
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呜咽。

啊啊！
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凰 歌

足足！足足！足足！
足足！足足！足足！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湍漫，
右也是湍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舵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像这黑夜里的酣梦。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在前，
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痴！痴！痴！
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
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啊啊！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们也要去了，
你们也要去了，
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

凤凰同歌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群鸟歌

岩 鹰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孔 雀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鸱 枭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哦！是哪儿来的鼠肉的馨香？

家 鸽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

鸚 鵡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

白 鹤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

凤凰更生歌

鸡 鸣

听潮涨了，
听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和鸣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一切的一，和谐。
一的一切，和谐。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1920年1月20日初稿

1928年1月3日改削

天 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 X 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年2月初作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闻一多

口 供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死 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一九二五，四

(选自《死水》，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一月版)

发 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

（选自《死水》，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一月版）

徐志摩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

我不知道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朱 湘

采 莲 曲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静呀不染尘埃，
 溪间，
 采莲，
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
 拍轻，
桨声应答着歌声。

藕心呀丝长，
羞涩呀水底深藏；
 不见呀蚕茧，
丝多呀蛹裹在中央？
 溪头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犹。
 波沉，
 波升，
波上抑扬着歌声。

莲蓬呀子多：
两岸呀榴树婆娑，
 喜鹊呀喧闹，
榴花呀落上新罗。

溪中
采蓬，
耳鬓边晕着微红。
风定
风生，
风 荡漾着歌声。

升了呀月钩，
明了呀织女牵牛；
薄雾呀拂水，
凉风呀飘去莲舟。
花芳
衣香
消溶入一片苍茫；
时静，
时闻，
虚空里袅着歌音。

1925 年 10 月 24

（选自《草莽集》，开明书店一九二七年八月版）

冯 至

蛇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们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 1926

吹箫人的故事

我唱这段故事，
请大家不要悲伤，
因为这里只唱到
一个团圆的收场。

—

在古代西方的高山，
有一座洞宇森森；
一个健壮的青年
在洞中居隐。

不知是何年何月

他独自登上山腰；
身穿着一件布衣，
还带着一枝洞箫。

他望那深深的山谷，
也不知望了多少天，
更辨不清春夏秋冬，
四季的果子常新鲜。

四围好像在睡眠，
他忘却山外的人间。
有时也登上最高峰，
只望见云幕重重。

三十天才有一次，
若是那新月弯弯；
若是那松间翕萃，
把芬芳的冷调轻弹；

若是那夜深静悄，
小溪的细语低低；
若是那树枝风寂，
鸟儿的梦境迷离；

他的心境平和，

他的情怀恬淡，
他吹他的洞箫，
不带一些哀怨。

一夜他已有几分睡意，
浓云将洞口封闭，
他心中忐忑不安，
这境界他不曾经验。

如水的月光，
尽被浓云遮住，
他辗转枕席，
总是不能入睡。

他顺手拿起洞箫，
无心地慢慢吹起，
为什么今夜的调儿，
含着另样的情绪？

一样的小溪细语，
一样的松间翕萃，
为什么他的眼中，
渐渐含满了清泪？

谁把他的心扉轻叩，

可有人与他合奏？
箫声异乎平素，
不像平素的那样质朴。

二

第二天的早晨，
他好像着了疯癫，
他吹着箫，披着布衫，
奔向喧闹的人间。

箫离不开他的唇边，
眼前飘荡着昨夜的幻像，
银灰的云里烘托着
一个吹箫的女郎。

乌发与云层深处，
不能仔细区分；
浅色的衣裙，
又仿佛微薄的浮云。

她好像是云中的仙女，
却含有人间的情绪；
他紧握着他的洞箫，
他要到人间将她寻找！

眼看着过了一年，
可是在他的箫声里
渐渐失去山里的清幽
和松间的风趣。

他走过无数的市廛，
他走过无数的村镇，
看见不少的吹箫少女，
却都不是他要寻找的人。

在古庙里的松树下，
有一座印月的池塘，
他暂时忘去他的寻求，
又感到一年前的清爽。

心境恢复平淡，
箫声也随着和缓，
可是楼上谁家女
正在朦胧欲睡？

在这里停留了三天，
该计算明日何处去；
啊，烟气氤氲中，
一缕缕是什么声息？

楼上窗内的影儿，
是一个窈窕的少女，
她对谁抒发幽思，
诉说她的衷曲？

他仿佛又看到
一年前云中的幻像，
他哪能自主，
洞箫不往唇边轻放？

月光把他俩的箫声
溶在无边的夜色之中；
深闺与深山的情意
乱纷纷织在一起。

三

流浪无归的青年
哪能娶豪门的娇女？
任凭妈妈怎样兹爱，
严厉的爹爹也难允许。

他俩日夜焦思，
为他俩的愿望努力，
夜夜吹箫的时节，
魂灵儿早合在一起。

今夜为何听不见
楼上的箫声？
他望那座楼窗，
也不见孤悄的人影。

父母才有些活意，
无奈她又病不能起；
药饵俱都无效，
更没有气力吹箫。

梦里洞箫向他说，
“我能医治人间的重病；
因为在我的腔子里，
蕴藏着你的精灵。”

他醒来没有迟疑，
把洞箫劈作两半，
煮成一碗药汤，
送到那病人的床畔。

父母感谢他的厚意，
允许了他们的愿望。
明月依旧团圆，
照着并肩的人儿一双。

啊，月下的人儿一双，
箫已有一枝消亡。
人虽是正在欣欢，
她的洞箫却不胜孤单。

他吹她的洞箫，
总是不能如意；
他思念起他自己的，
感到难言的悲戚。

“假如我的洞箫还在，
天堂的门一定大开，
无数仙女为我们
掷花舞蹈齐来。”

他深切的伤悲，
怎能够向她说明；
后来终于积成了
难于医治的重病。

她最后把她的箫，
也当作惟一的灵药——
完成了她的爱情，
拯救了他的生命。

声 尾

我不能继续歌唱
他们的生活后来怎样。
但愿他们得到一对新箫，
把箫声吹得更为嘹亮。

—— 1923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一卷

戏剧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丁西林

压 迫

纪念刘叔和

叔和：

这篇短剧是贡献给你的。这剧里主人的一种可爱的特性，是否受了你的暗示，我不敢说，但是这剧的情节，是由你发生的。去年的冬天——大约你还记得吧——你想离开我们自己找房另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火炉的旁边烤火，讲起这件事来，我们和你开顽笑，说你如果不结婚，你一定找不到房子。因为北京租房，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铺保，一是有家眷。那时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对你说，我要替你写一篇短剧。这事已隔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之内，多少次我想把这篇剧本写出，都没有成功。现在这篇剧本总算勉强脱稿，但是你已经死了！以前我写的

那几篇试验的作品，都曾经先由你看过，然后发表。这一篇特别为你写的东西，反而得不着你的批评，这是很令人感伤的一件事。

这篇短剧不过是一种幻想。没有“问题”，也没有“教训”。然而因为你的死，它倒有了特别的意义。你是怎样死的，你知道么？你的病，是瘟热病。你的死，是苍蝇咬死的。苍蝇不会咬人，但是你住在医院的时候，你的朋友每次去看你，都要在你的床上，你的身上，你的牛奶杯上替你打死好多的苍蝇。你处在那种无人看护的情境，说你是苍蝇咬死的，总不算太理智吧。因此我想到，你真的找房的时候，如果能和这剧里的主人一样，遇到那样的一个富有同情的人，和你“联合起来”，去抵抗——不但“有产阶级的压迫”——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侮，我相信，你是一定不会死的。

你是一个很有 humor 的人，一定不会怪我写一篇喜剧来纪念一个已死的朋友。我的生性是不悲观的，然而你可以相信，我写完了这篇剧本，思念到你，我感觉到的只是无限的凄凉与悲哀。

西林

十四、十二、七

人 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东太太
老 妈
巡 警

布 景 一间中国旧式的房子。后面一扇门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门通耳房。房的中间偏右方，一张方桌，四围几张小椅。桌上铺了白布，中间放着一架煤油灯及茶具。偏左方，一张茶几，两张椅子，靠壁放着。一张椅背上搭了一件雨衣，旁边放着一个手提的皮包。后面的左边靠墙放着一张类似洗脸架带有镜子的小桌，上面放着一个时钟及花瓶。屋内尚有其他陈设，壁上还有一些字画，但都很简单而俭朴。

〔开幕时，一个著粗呢洋服、长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边的一张椅上抽烟斗，一个老妈子立在门外，将手伸到屋檐的外边去试验有无雨点。〕

老 妈 （走进屋来）雨倒不下了，怎么还不回来？（从桌上拿了茶壶，走到茶几边代客人倒茶）

男 客 （不耐烦，站起）唉，你先弄一点东西来吃，好不好？

老 妈 东西倒有在那里，不过这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 客 吃东西也得等太太回来？

老 妈 （叹了一口气）是的，吃东西得等太太回来，房子

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 客 好吧，等太太回来吧。横竖是那么一回事，太太回来也是那样，太太不回来也是那样。（复坐下）

老 妈 （摇头）看那样子，太太不像肯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 客 不把这房子租给我？谁叫她受我的定钱？

老 妈 是的，那只怪小姐不好。其实——唉——太太的脾气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这样的人，有甚么要紧？深更半夜，屋里有一个男人，还可以有个照应。

男 客 这房子以前有人租过没有？

老 妈 这房子已经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没有租出去。

男 客 这房子并不坏，为甚么没有人要？

老 妈 没有人要？谁看了都说这房子好，都愿意租。这房子又干净，又显亮，前面还有那样的一个花园。

男 客 这样说为甚么一年多没有租出去呢？

老 妈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诉你也没有甚么要紧，你知道，我们的太太爱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边。家里只有我和小姐两个人。有人来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没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应，等到太太回来，一打听，说是没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这样不要说一年，就是十年，我看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 客 怎么，像这样的事，以前已经有过么？

老 妈 也不知有过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过平常小姐不敢做主，这一次她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钱，所以才生出这样的事来。

男 客 她如果早做主，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 妈 是的，不过平常租房的人，听说房子不能租给他们，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不像你先生这样的……

男 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们太太的脾气太古怪了，我的脾气也太古怪了，这一回两个古怪碰在一块儿，所以这事就不好办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房子不坏，尤其是前面的那个小花园。

老 妈 看你先生的样子，一定也是爱清静的。这里一天到晚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离你先生办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里替你先生想……

男 客 你替我想甚么？

老 妈 ……就说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过几天才来，这样一说，太太一定可以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 客 好了，如果过几天没有家眷来，怎样？

老 妈 住了些时，太太看了你先生甚么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 客 不行不行，一个人没有结婚，并没有犯罪，为甚么连房子都租不得？

老 妈 喔，我不过觉得你先生这样的爱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里一定不舒服，所以那么瞎想罢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这大概是太太回来了。

(走到门口，高声)是太太么？

〔外面答应。

老 妈 是的，在这儿。(走出)

〔客人也站了起来。少停，房东太太由后门走进，老妈跟在她的后面。

房 东 对不住，劳你等了。

男 客 我对你不住，打搅了你。我叫你们的老妈子不要去惊动你，她没有听我的话。

房 东 那没有甚么。(从一个皮夹里拿出一张票子)啊，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钱，请你收起来。

男 客 啊，对不住，我今天是到这边来住宿的，不是来讨定钱的。

房 东 怎么？昨天我不是对你说明白了么，说这房子不能租给你？

男 客 啊，是的，你说的很明白。

房 东 那么今天你还叫人把行李送到这儿来是甚么意思？

男 客 (高兴得很)因为叫我不来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答应你说来。我答应了没有？

房 东 (渐渐的感到不快)你这话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说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应，是不是？

男 客 喔，不是，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应。不过，既把房子租了给我，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应。你知道，现在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

问题，是退不退的问题。

房 东 （渐渐生起气来）我这房子是几时租给你的？

男 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算租了给我。

房 东 真是碰到鬼，我几时受你的定钱？那是我的女儿，她不懂事。

男 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 东 喔，现在这些废话都不必讲，我这房子并不是不租，我是要租一个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来同住，我这房子租给你，我没有话说。

男 客 你这话说的毫无道理，你租房的时候，说明了要家眷没有？我骗了你没有？

房 东 （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时候没有说，可是我昨天已经对你先生说过，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

……

男 客 （停止她）唉，唉，我问你，你租房的时候，你家里有男人没有？为什么现在才想到？

房 东 你这人一点道理不讲，我没有这许多工夫来和你争论。

老 妈 （想做和事佬）喔，太太，今天时候也不早，天又下雨，现在要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让这位先生暂时在这儿住一宵，明天再想旁的法子。

男 客 （固执）不行！这话不是这样讲，如果我不租这房子，我即刻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非租我不可！

房 东 那么我告诉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 客 （冷笑了一声）喔！（坐了下来）

房 东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 客 不走！

房 东 王妈，去把巡警叫来。

老 妈 喔，太太！

房 东 你去叫巡警来。

男 客 巡警来了又怎样？巡警也得讲理呀？

老 妈 太太，我想……

房 东 我叫你去叫巡警去，你听见了没有？——你不去去？

老 妈 好吧。（由后门走出）

房 东 要他即刻就来！（由后门走出，用力将门一关）

男 客 （没有了办法。袋里摸出烟包和烟斗，包里的烟又完了，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烟罐，开了一罐新烟，先把烟包装满了，然后装了烟斗。正想抽烟的时候，忽然来了敲门的声音。厉声的）进来！（仍然背了门立着）

女 客 （推开门，轻轻走进。身上著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只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伞。一进门就开了口，一开了口就有不能停止之势）啊！对不起，请你原谅。

〔男客人急转过身来，这时他才看见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女 客 这是很无礼的，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你们

的大门没有关，我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答应，所以只好一直走进来。

男 客 （气还未平，但没有忘记把衔在嘴里的烟斗拿出来放在桌上）你有什么事？

女 客 我？我是到这边大成公司做事来的。今天刚从北京来，下午三点的车子，直到六点钟才到，九十里路，走了两个半钟头，你看！现在我要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在火车站上，我打听了几个地址，一连走了三四家，都没有找到一间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诉我，说这边还有几间空房……

男 客 （遇到了对头）啊，你是来租房的！

女 客 是的。不知道这边的房子租出去了没有？

男 客 （狠心的回答）你的运气不好，这房子刚刚租出去。

女 客 啊，你说我运气不好，我的运气可真不好。碰到这样的天气，这乡下的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湿了。两只脚步得发酸。（叹了一口气）唉。我可以借你们的凳子坐了歇一会儿么？

男 客 对不起，请坐。（气全没有了）

女 客 （放下皮包、雨伞）谢谢你。（坐在茶几里边的一张椅上，向四边观察房里的一切）

男 客 （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张小椅上）刚才你说你是到大成公司来做事的，不知道在那边担任的甚么事？——啊，也许我不应该问。

女 客 不应该问？那有甚么？这又不是不可以告诉人的

事。前两个星期，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要聘请一位书记。那个广告，甚么报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点了一点头。

女 客 上星期五，他们又在报上登了一个启事，说“敝公司拟聘书记一席，现已聘定，所有亲友寄来荐书，恕不一一作复，特此声明。”这个启事，你看见了没有？

〔男客又点了点头。

女 客 那位聘定的书记就是我。你没有想到吧？——你没有想到是一个女人吧？

男 客 这倒没有想到。

女 客 (得意的很) 不过现在怎么办呢？你替我想想，后天就要到公司里去接事，现在连住的地方还没有找到！从六点半钟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脚。不瞒你说，我连饭还没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镜子的前面照脸)

男 客 (好像很同情的样子) 饭还没有吃？那怎么行？这一层说不定我或者可以帮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 客 谢谢你，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不是来骗饭吃的。

男 客 喔，对不起！——好，请先喝一杯茶吧。

女 客 谢谢。(复坐原处)

男 客 (袋里摸出纸烟盒) 你不抽烟吧？

女 客 我不抽烟，不过我并不反对旁人抽烟。(喝了一口

茶)

男 客 谢谢你。(放回烟盒,收了烟斗,背转了身,燃火抽烟)

女 客 (摸自己的脚)喔,天呀!你看我的这双脚,还像是人的脚么?.....

男 客 (急转过身来)怎么样?

女 客 不仅是水,连泥都走进去了!

男 客 (殷勤起来)那真糟。要不要换袜子?如果要换袜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

女 客 谢谢你,我不要换袜子,就是换袜子,也用不着把你赶到外边去。

男 客 不要紧,如果袜子没有带,我还可以借你一双。

女 客 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换它有甚么用处?反正是要到水里走去的。

男 客 要到水里走去?——干么要到水里走去?

女 客 不到水里走有甚么办法?这样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还分得出哪里是水哪里是路来么?

〔男客若有所思。〕

女 客 (又喝了一口茶,叹了一口气,起身告辞)啊,打搅了你,对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伞,预备走出)

男 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会儿。——刚才你说,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 客 (面向了他)怎么,我说了半天,你还没有听懂么?

男 客 听是听懂了。不过.....唉,你看这三间房子怎么

样？

女 客 怎么，你不是说已经租出去了么？（放下皮包）

男 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过也许可以让给你。

女 客 （高兴起来）可以让给我？真的么？（放下雨伞）

男 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 客 （坐下，接了茶）谢谢。不过为甚么可以让给我？是不是这房子如果我愿租你就可以不租给那个人？

〔男客摇头。〕

女 客 不然，你刚才说的是句谎话，这房子就没有租出去？

男 客 不，我说的是实话。这房子是已经租出了。现在也不是不租给那个人。我说可以让给你，是说已经租好这房的那个人，自己愿意让给你。

女 客 那我可不明白。为甚么那个人愿意把房子让给我？他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为甚么要把房子让给我？

男 客 那你不用管。

女 客 这房子闹鬼不闹鬼？

男 客 怎么，难道你怕鬼么？

女 客 喔，我是不怕鬼的，我说也许那个人怕鬼。

男 客 喔，那个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没有鬼，让我们来看看房子，好不好？（从桌上拿了灯引她看房。这是一间睡房。开了右壁的门，让她走进）芦苇的顶篷，洋灰地，洋式床，现成的铺

盖。窗子外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一清早就可听到鸟的声音。白天撩开窗帘，满屋里都是太阳。

〔女客人走出。他又把她引到右边的耳房。

男 客 这边也是一个睡房。铺盖家具也都是现成。房间的大小，和那边一样。就是光线差一点。一个人住的时候，这里可以做睡房，那边可以做书房。

〔女客人走出。

男 客 中间可以吃饭会客。（放下灯）这屋子又干净，又显亮，一天到晚，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这里离你办事的地方又近。我看这房子是于你再合式没有了。

女 客 这三间房子租多少钱？（坐下）

男 客 喔，便宜得很。这样的三间房子，只租五块钱一月。

女 客 房子倒不错，房价也不贵。（想了一想）这房子真的可以让给我吗？

男 客 自然是真的，为甚么要骗你？

女 客 不过今晚就来住，总不行吧？

男 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不过——你结了婚没有？

女 客 （跳了起来，挺了胸脯，竖起眉毛）什么？！

男 客 （还要补一句）你结了婚没有？

女 客 （怒了）你这话问的太无道理！

男 客 太无道理？

女 客 简直是一种侮辱！

男 客 (高兴起来)“侮辱”，对了，一点都不错，我也是这样说。但是现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结婚没有。

女 客 我结婚没有，干你什么事？

男 客 是的，一点都不错，我结婚没有，干她们什么事？可是她们一定要问，你说奇怪不奇怪？

女 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 客 谁说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过你不要性急，让我告诉你，你就会懂。——刚才你说，你是到这边大成公司来做事的，是不是？……

女 客 你这人的记忆力真坏，怎么刚说过了的话，即刻就忘了。

男 客 不要生气。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到这边大成公司来做事的。

女 客 你也是到大成来做事的？

男 客 是的。你没有想到吧？

女 客 你在大成做甚么事？

男 客 我在这边当工程师。

女 客 这样说，你并不是这里的房东？

男 客 谁说我是这里的房东？我说了我是这里的房东没有？你看我的样子，像一个房东么？

女 客 (抢着说)啊，我知道了！你是这里的房客！这三间房子是你租的，现在你觉得不合式，想把它退了。

男 客 想把它退了！谁说我想把它退了？

- 女 客 刚才你不是说这房子可以让给我的么？
- 男 客 是的，我是说可以让，没有说要退。
- 女 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为甚么要让呢？
- 男 客 你真的不明白么？
- 女 客 真的不明白。（坐下）
- 男 客 因为——我看了你……喔，不是，因为房东不肯租给我。
- 女 客 为甚么房东不肯租给你？
- 男 客 啊，就是这婚姻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到题目上来了。一星期以前，我到这里来看房子，碰到了房东小姐。一见了我，她就盘问我，问我有没有老太太，有没有小孩子，有没有兄弟姐妹，直等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她我是没有结过婚，她才满意了。连房价也没有多讲，她就答应了把房子租给我。
- 女 客 懂么？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个工程师，她想嫁给你！
- 男 客 真的么？这我倒没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她们老太太告诉我，说如果我没有家眷来同住，她这房子不能租给我。她明明知道我没有家眷，她把这话来要挟我，你说可恶不可恶？
- 女 客 为甚么没有家眷来同住，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
- 男 客 我不知道啊。她说她们家里没有男人。
- 女 客 笑话。

- 男 客 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是不是？
- 女 客 是的。——后来怎么样？
- 男 客 后来我把她教训了一顿。
- 女 客 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没有？
- 男 客 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一过了四十岁，他脑子里就已经装满了旧的道理，再也没有地方装新的道理，我告诉你。
- 女 客 现在怎么样？
- 男 客 现在？现在我不走！
- 女 客 她呢？
- 男 客 她？她去叫巡警。
- 女 客 叫巡警？叫巡警来干甚么？
- 男 客 叫巡警来撵我！
- 女 客 真的么？
- 男 客 为甚么要骗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会儿巡警就要来，你自己看好了。
- 女 客 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过巡警如果真的要撵你，你怎么样？
- 男 客 你没有来以前，我不知道怎样。现在我有了主意。
- 女 客 你预备怎样？
- 男 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顿，让他把我带到巡警局里去，叫房东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就都有了住宿的地方。
- 女 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 男 客 那为甚么不行？

- 女 客 你还是没有出那口气。——唉，我倒有个主意。
- 男 客 你有甚么主意？
- 女 客 （少顿）让我来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 男 客 甚么？
- 女 客 喔，你不用吓得那么样，我不是向你求婚。
- 男 客 喔，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 女 客 这是最妙的一个方法。她说你没有家眷同住，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现在你说你有了家眷，看她还有甚么话说？
- 男 客 她一定没有话说。不过——你愿意么？
- 女 客 我为甚么不愿意？这于我有甚么损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 男 客 喔，谢谢你！
- 女 客 你不要把我意思弄错。我不是说做了你的太太，我就有甚么损害，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 男 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你帮我把租房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总应该向你道谢。
- 女 客 嗤！道谢，无产阶级的人，受了有产阶级的压迫，应当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侧耳静听）
- 男 客 不错，不错。
- 女 客 我听见有人说话。
- 男 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没有家眷的，现在怎么对她们讲？
- 女 客 就说我们吵了嘴，你是逃出来的，不愿意给人知

道……

男 客 （听到巡警已经走到门外，他急忙的点了一点头，叫她不要再讲话）嘘！

〔男客人坐在方桌边，装作生气的样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边。后门由外推开，走进一个巡警，手里提了一个风灯，后面跟了老妈子和房东太太。她们看见房里来了一个女人，非常的惊讶。房里来的这个女人，见她们来了，起了一回身，向她们行了一个很谦和的礼。巡警将风灯放在桌上，与那位生气的先生行了一礼。〕

巡 警 您贵姓？

男 客 （不客气的）我姓吴。

巡 警 （把头点了一点）喔。——府上是？

男 客 府上？我没有府上。

女 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屈的太太来）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 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这位……贵姓是？

男 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为难。他只好起始做起依旧赌气的丈夫来）我不知道。你问她自己好了。

巡 警 （真的问她自己）您贵姓？

女 客 （很高兴的）我？我……也姓吴。

巡 警 喔，你也姓吴。

女 客 是的。

巡 警 （再也想不出别的话）府上是？

女 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楼太平胡同关帝庙对面，门牌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啊，你把它写下来吧，等一会儿你一定要忘记。

巡 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来）北京……（写字）

女 客 西四牌楼太平胡同，（让巡警写）关帝庙对面。

巡 警 门牌多少？

女 客 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 警 （写完了）谢谢您。（藏好了簿子，又转向男客）您是来这边租房的，是不是？

男 客 不是！我是来这边住宿的。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 警 （难住了。没有了办法，又转向女客）您是来这边？
……

女 客 我！我是来这边找人的。

房 东 （不能再忍耐了）你到这边找什么人？

女 客 （很客气的向她点了一点头）我到这边来找我的男人。

房 东 找你的男人？谁是你的男人？

女 客 我想你应该知道吧？——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给他。

房 东 怎么！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么？

女 客 我不知道。你问他好了，看他承认不承认？

老 妈 （也不能再忍耐了）太太，你看怎么样！我老早就

对您说过，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 警 （糊涂了）怎么？刚才你们不是说这位先生没有家眷，怎么现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 妈 不要糊涂吧，刚才这位太太还没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如果这位太太早来这里，还可以省了我在雨地里走一趟呢。

女 客 对你不住。这实在不能怪我，五点钟的车子，六点半钟才到这里。

老 妈 请您不要多心。我不过是他太不懂事。

巡 警 这话可得要说明白了。太太要我到这边来，是说这位先生租了三间房子，要一个人在这边住。这屋里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个人在这边住，很不方便，是那么个意思。现在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来了，这事就好办。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这边同住，那就没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这边住，这件事还得……

老 妈 不要瞎说吧。太太自然是在这边住。——一看还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事，闹了一点意见，你不来劝解劝解，还来说那样的话。太太不在这边住，到哪里住去？——好了，现在没有你的事了，你赶紧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风灯送到他手里）走！走！

巡 警 这样说，那就没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见，再见。

女 客 再见。你放心好了，哪一天我不在这里住的时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 警 对不起，打搅，打搅。

〔巡警走出。老妈兴高采烈的拿了茶壶走出。房东太太承认了失败，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只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 客 （关上门，想起了一个老早就应该问而还没有问的问题，忽然转过头来）啊，你姓甚么？

女 客 我……啊……我……

——闭 幕

田 汉

南 归

人 物 母
女
少 年
流浪者

时 间 现代。

布 景 农家门前，井，桃树。

〔老母坐井栏缝衣，少年农人持钓竿，提鱼串由右侧上。〕

少 年 伯母。

母 啊，李大哥，钓鱼来吗？（放下衣）

- 少年 伯母，您瞧，今天运气不错吧。
- 母 哦呀，真是，拿回去可以大吃一顿了。
- 少年 不，这是孝敬您的，快拿盆子来吧。
- 母 那可谢谢你了。（进去拿盆子出来盛了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又能干，又勤快。
- 少年 承你老人家夸奖。
- 母 真是，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孩子多好。
- 少年 有好女儿，不一样吗？
- 母 女儿究竟是女儿，男孩子做的事情总做不了。再说，女儿总是要嫁给人家的，也不能守着娘一辈子，是不是？
- 少年 ……倘使女儿嫁了人还能守着您，那不更好吗？
- 母 好是好，那怎么能办得到呢？
- 少年 怎么办不到？
- 〔母不语。〕
- 少年 （纯朴地含差）伯母，托您的事问过了没有？
- 母 问过的，孩子。她还是想着那个人。
- 少年 （埋怨地）可是，您就这样顺着她的意思吗？
- 母 我只有这一个闺女，不顺着她，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好天天打她骂她吗？
- 少年 不过，这也不是办法呀，伯母。别说那个人去了一年多了，不见得会回来，就回来了，也不见得能养活你老人家一辈子。那样在外头飘流惯了的人不知又要流到哪儿去。去年他要走的时候，您那样留他不是也留不住吗？他若是再走，春姐可

- 以跟着他去，难道您也好跟着他去吗？
- 母 是呀，我也这样想过的。从前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我还不觉得什么，自从去年老头子一死，我靠的就只这一个女儿了，怎么不想把她嫁一个妥当的人家呢？
- 少年 那么，伯母，把春姐配给我，妥当不妥当呢？我家里有几亩好地，还有一点点坡地，我又能干活，从不偷懒。家里隔得这样近，您看，还有什么不好呢？
- 母 （想想）好自然好，可就是女儿不好办。
- 少年 春姐纵然还想着那个人，日子久了，也会把他给忘了的。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她也不是那样讨厌我的。
- 母 是呀，我也这么想啊，要是把事情定下了，这孩子也不会怎么不听话吧。
- 少年 （喜）那你老人家为什么不早点儿把事情定下呢？
- 母 定下也可以呀。
- 少年 （喜极抓住她）那么您就是我的娘了。春姐没有爸爸了，我没有娘，这一来彼此都有了。
- 母 孩子，我刚才不是说过吗？我也愿意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 少年 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高兴得简直要哭了。
〔女在内叫唤：“妈！得做菜了。”〕
- 母 哦，就来了。（对少年）我做菜去了。你坐一会儿，我叫春儿出来陪你！

〔母携刚补好的衣物和鱼盆入内。〕

少年 啊，这下我才放心了。可是……

〔母在内声：“春儿，快打桶水来呀，缸里没水了。”〕

〔女携吊桶出。〕

少年 啊，春姐！

女 （默然点头）正明弟，什么时候来的？

少年 来了好一会了。

〔女不语，默然携桶到井边打水。〕

少年 （鼓勇）打水吗？让我来帮你吧。

女 不，谢谢。（自己打水）

少年 （止之）春姐……

〔女不语。〕

少年 （失望欲泣，讷讷然）春姐，这几年我天天想着你，求着你，难道你一点不觉得吗？

〔女不语。〕

少年 伯伯死了，家里剩下伯母同你，一个男人也没有，难道就这样过下去吗？

女 正明弟，我是在等着一个人哩。

少年 我知道，不过他真会回来吗？

女 会回来的。

少年 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呢？

女 我是这样想。

少年 他有信来吗？

女 没有，打他走了以后没有半个字给我。（怨愤地）绿衣的信差，每天走过我们家，可从不曾停留过

啊。

少年 可不是！人家把你给忘了，你何苦老惦着人家呢？

女 （反感地）你怎么知道他把我给忘了？

少年 他一点儿音信也没有，怎么不是忘了呢？

女 不写信就算忘了吗？不，他每晚总是在梦里找我来。

少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

女 对呀，正明弟！至少我忘不了他啊。瞧这井边的桃树底下，他不是老爱坐在那儿写诗的吗？他不是老爱拉着我的手，靠这棵树坐着，跟我讲他在各地流浪的故事的吗？瞧这树皮上不还雕着他送给我的诗吗？这棵树还活着，花还开着，树皮上的字还跟刚刻的时候一样的新鲜，我怎么能忘了他呢？……

少年 那么，春姐……

〔女不语〕

少年 你什么时候可以忘了他呢？

女 等到这棵树枯了，叶子落了，花不再开了，树皮上的字也没有了……

少年 那是一辈子啊……

女 对，一辈子我也忘不了他啊，正明弟。

少年 （跪抱其足）春姐，你这样忘不了他，就这样忘了我吗？我们不是一块儿长大的吗？我不是从不曾离开过你吗？我不是愿意永久守着你吗？……

女 正明弟！就怨你是从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的啊，就

怨你始终不曾离开过我，要永远守着我啊。你瞧他，他跟你是多么不同：他来，我不知他打哪儿来；他去，我不知他上哪儿去，在我的心里他就跟神一样。不管是坐着，或是站着，他的眼睛总是望着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心里老在想，那遥远的地方该是多么一个有趣的地方啊，多么充满着美的东西啊。他是那样一位神一样的人，他虽然离开了我，我总觉得他随时都站在我的身边，随时都在对着我细声讲话。不定哪一天，他会忽然回来，把我给带走的，把我带到他时常望着的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去的。

少年 啊，春姐。他一定是个鬼怪，一个精灵，你着了
他的魔了。

女 也许是，可这是我愿意的呀。

少年 那么，你怎么样也不愿意我吗？

女正明弟，我辜负了你。

少年 啊，春姐.....

〔母出。

母 好啊，你们俩谈得这样好，娘就有靠了。

〔女急起身提水入厨。

母 （低声对少年）孩子，她肯了吗？

少年 （苦笑）唔。

母 那就好哪。明天你去请何先生来，我就把八字交给他吧。

少年 （含糊地）唔。

母 怎么这会儿倒害起羞来了？快进去大家安排桌子吃饭啊。

少年 不，伯母，我要回去。

母 怎么又客气起来了？进去呀！不是一家人了吗？

少年 不，我去了，伯母。

母 一定要走吗？那么别忘了明天邀何先生来，我等着你们。

〔少年默然持钓竿由右侧下。

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点儿害羞。（将入）哦呀，鸡还没有关哩。春儿，快喂一喂就关了吧，别让豺狗给拖了去了。

女 是。

〔母入室开灯。女取米喂鸡。

女 𦣻！𦣻！𦣻！（趁鸡吃米之际一一捉之入𦣻。关鸡毕，忽在门外颠了一步，发现一只破鞋）娘！谁把这只鞋拿出来的？

母 （在内）什么鞋呀？

女 （举示之）这只鞋啊！

母 （在门口）哦，那，那个人留下来的那只破鞋吗？那还有谁，还不是来富干的事。真是个没用的畜生！昨儿个把我搁在床底下的一只雨鞋也给叼出来了。

女 （取鞋默然玩视，发出叹声来）鞋啊，你破了！

母 （重至门口）孩子，快进来呀，又在那里“破了”“破了”的！你连他的一只破鞋都不肯丢掉，他恐

怕连你的名字都忘了吧。

女
母

娘，他不会的。

不会的！唉！娘从前也以为世界上有许多决不会有的事，可后来一桩桩都出来了。你爸爸病中拉着我的手说他怕是活不了啦。我说，“这事是不会有，你要是死了，丢下我们母女俩可怎么活下去哇？”可是你爸爸还是死了。就是你那位辛先生吧，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多，我们对他也算不错吧，就当家里人一样，以为他是不会走的了。可后来他也还是走了。

女

他是想起家乡才要走的呀。谁又能丢得了家乡？我要是流浪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了，日子久了也要想起家乡来的呀。

母
女

蠢孩子，你以为他真是想家吗？

怎么不是？他走的时候对我说，他看见了江南的这桃李花，就想起北方的雪来了。他们那儿有深灰的天，黑的森林，终年积雪的山，他快三年没见过那雪山了，就跟我们不管出外多远，也不能不想起这桃花村一样。再说，那雪山脚下还住着他年老的爸爸，可爱的妹妹，他怎么不想回家呢？

母

咳，孩子，你别瞒住自己了。你忘了他说的他那雪山脚下还有一湖碧绿的水，湖边上还有一带青青的草场，草场上放着一大群小绵羊，柳树底下还坐着一个看羊的姑娘吗？

〔女不语。

母 你忘了他说的，那位姑娘每天赶着羊群，来到那湖边的草场上，老对着快要下山的太阳低声儿歌唱吗？

〔女不语。〕

母 你忘了他说的，他虽然流浪在遥远的南方，可还是忘不了那位姑娘，那位姑娘的歌声还留在他的耳边吗？

〔女不语。〕

母 你忘了他说的，他忘不了的那姑娘，——她有一双弯弯的眉，又大又黑的眼睛，还有一头黑黝黝的波浪似的好头发吗？

〔女不语。〕

母 你忘了他说的，他因此才不能不离开南方，回到他的家乡，去探望雪山脚下的他的爸爸、妹妹，和那位看羊的姑娘吗？这个时候，他一定已经娶了那位姑娘，在山上，在湖边一块儿看着羊，唱着歌，晚上谈笑在温暖的屋子里，或是毡幕里，谁还记得在南方的桃花村有个傻丫头，还抱着他留下的一只破鞋，在唉声叹气，眼泪双流呢？

〔女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下了。〕

母 噯呀，孩子，娘错了，娘是骗你的呀。你怎么当真起来了呢？春儿，春儿！

女 （抚着鞋）鞋啊，我跟你一样的命运吗！

母 啊，谢天谢地。孩子，娘时常教你别这么痴，这年头痴心的人还能过日子吗？得想开点儿，快把

这只破鞋扔掉吧。抱在身上把衣裳弄脏了，回头娘又得洗啊。

女 不……

母 孩子，快起来呀。听话。

女 不起来……

母 别和娘淘气了。我们家就剩下咱娘儿俩了，没有你谁还来管娘，没有娘谁还来管你呢。

女 （感动地拉着她娘）娘……

母 孩子……

母 （闻得厨房饭香）呵呀，饭烧焦了，孩子，听话，快起来，娘要去做菜了。（急下）

女 （徐起坐在树下的井栏上，感伤地念树皮上的诗）

这儿曾倚过我的手杖，
这儿曾放下过我的行囊。
在寂寞的旅途中，
我曾遇见一位可爱的姑娘。

我们一块儿坐在树底下，
我对她谈起流浪的经过，
她睁着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
呆呆地望着我。

姑娘啊，我是不知道爱情的人，
但你真痴得可怜。
我纵然流浪到多远，

我的心将永久在你的身边。

你听到晚风吹动树叶儿鸣，
那就是我呼唤你的声音，
你看见落花随着晚风儿飘零，
那就是我思念你的眼泪纵横。

〔忽来一人影，渐行渐近。女徐徐抬起头来。

影 这里是春姑娘的家吗？

女 是，哪一位？……（渐近其人，惊望）哦！你不是辛先生吗？

影 啊，春姑娘，我来找你来了。

女 真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吗？（审视）啊，辛先生！望得我好苦啊。

（哭抱）

〔影即流浪者，亦前抱女。

母 孩子，怎么不进来吃饭呀？谁来了？谁？（徐徐走近。亦惊）啊，你呀！

〔流浪者不语。

女 是啊，他来了。真是他回来了，我还当做梦哩。娘，你看怎么样？还是给我望到了吧。

母 真是来得巧，正跟春儿谈起你呢。快到这儿坐。

女 是呀，快到这儿坐，把东西放下。（帮他放下行囊，接下帽子）

流浪者 （走到井栏旁）树长这么大了。

女 回头你瞧来富长得可真大。来富，来富！怎么不

见了？

母 同李大哥去了，它挺爱走人家的。

流浪者 （走到树边）又到这棵树下了！

〔女又从他手里抢下手杖，飞跑地藏到屋子里去了。

流浪者 春姑娘一年不见也高多了。

母 也该高了，十八了。这孩子真痴，你看这是什么？

流浪者 鞋！谁的？

母 是呀，我知道你自己也准忘了，这是你丢下的一只旧鞋，她可当宝贝似的一直藏到今天。

〔流浪者不语。

〔女打水出来，给他洗脸。

母 对啊，辛先生快洗脸，回头抹个澡舒坦舒坦吧。

流浪者 谢谢！（洗脸）

母 你这次是打哪儿来的呢？

流浪者 打北边来的。

女 你该看见那深灰的天‘，黑色的森林，白的雪山啦？

流浪者 都看见了，看够了，我又想起南方来了。

女 辛先生，那雪山脚下的湖水，还是一样的绿吗？

流浪者 绿得像碧玉似的。

女 那湖边草场上的草，还是一样的青吗？

流浪者 青得跟绒毡似的。我们又叫它“碧琉璃”。

女 那草场上还有人放着小绵羊吗？

流读者 唔。绒毡似的草场上时常有一群群的小绵羊在吃

草。

女 那羊群的旁边，那柳树下面……

母 那羊群旁边，那柳树下面，那位看羊的姑娘呢？

〔流浪者不语。

母 你已经娶了她吧？

〔流浪者不语。

母 怎么不让她一块儿到南边来呢？

女 是呀，怎么不带她一块儿来呢？我想她一定是一位可爱的姑娘！

流浪者 ……春姑娘，别提她吧。我写过这样一首诗：（抱着吉他且弹且唱）

模糊的村庄迎在面前，
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
依稀还辨得出五年前的园柳，
屋顶上寂寞地飘着炊烟。

从耕夫踏着暮色回来，
我就伫立在她的门前，
月儿在西山沉没了，
又是蛋白的曙天。
我无所思，
也忘了疲倦，
只是痴痴地伫立
在她的门前。

我是这样沉默啊！
沉默而无言；
我等待着天落入我的怀里，
我伫立在她的门前。

渐渐听得传言：
她已经嫁给别人了，
在你离家后的第一年；
她终因忧伤而殒命了，
在你离家后的第三年。

母 怎么，你们后来没有结婚吗？
女 （代为解释）他回去找她，才知她在他出门后的第一年嫁了人了，嫁了之后她不如意，到第三年，就生病死了，……

母 哦，那姑娘死了？这真是……那么，还有那住在雪山脚下的你爸爸呢？

女 妹妹呢？他们都好吗？

流浪者 春姑娘，（眼含着泪继续地唱）

渐渐听得传言：
四年前的一次恶战，
我家也烧得片瓦不全。
父亲早已经死了，
妹妹流落在天边。
“那不是你家旧日的庭院，
那废墟上飘绕着荒烟？”

女 哎呀，他爸爸死了，妹妹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 可怜啊，怎么我们的命都一样的苦。

流浪者 啊，春姑娘，你爸爸呢？没有回来吗？

女 我爸爸再也不回来了，我跟你一样没有爸爸了。
(泣)

流浪者 (惊悼) 伯父什么时候去世的？

母 快半年了。

流浪者 人生的变动竟这么多啊！人都是这么匆匆地来又这么匆匆地去吗？

女 辛先生，这趟你可不能再匆匆地去了。你家剩下了你，我家就剩下我娘儿俩了，需要一个帮助我们的人，你可不能再离开我了。我娘也决不能再让你走的。娘，是不是？

母 (为难) 唔。是呀。

女 你一定得留下来。我想得你好苦，你丢下的这双旧鞋，每晚做了我的枕头；你刻在树皮上的诗，都成了我每天的课本了。你走了，人家猜你不回来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结果你还是回来了，还是被我给盼到了！我怎么样也不能离开你了。

流浪者 对，春姑娘，我也不想离开你，可我是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怎么能说得定呢？为了求暂时的安息，我回到了家乡，我以为那深灰的天，黑的森林，白的雪山，绿的湖水，能给我一些慈母似的安慰。可是我一知道她嫁了，死了，父亲也下世了，妹妹

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那些天，森林，雪山，湖水对我都成了悲哀的包围！朋友们留我在故乡作事，也有不少的钱；我干了几个月，觉得多留一天，多受一天罪。在难堪的寂寞之中，记起了你们给我的温暖，我提起行囊，背着吉他不知不觉地又流浪到南方来了。想不到我这个四海无家的人还有你这样关心着我。春姑娘！你说你不愿意离开我，难道我愿意离开你吗？不过谁能保得定没有不能不离开你的那一天呢？

女 不，辛先生，相信我，没有谁能使我们离开了。
流浪者 好，我也决不离开你，春姑娘。（抱她）
女 我太幸福了！娘，替我欢喜吧，他说决不离开我了。
母 孩子，你怎么尽拉着辛先生讲话，他走这么远的路，自然是饿了。快弄饭吧。
女 是啊，是啊，我马上弄饭去。娘，来不及买菜怎么办？
母 今晚随便吃一点，明天再买吧。
女 对，把正明弟送来的鱼蒸了好不好？
母 好呀。
女 辛先生，你坐一会儿，我做饭去。
〔女入厨。
流浪者 快一年没有回来了。老伯母。
母 不，一年多了。去年你走的时候，桃花还没有开，这一趟来，桃花落了满地了。

流浪者 日子过的真快呀！

母 是啊，我们屋后面新栽的几棵桃树今年也开得好极了。早来几十天还可以看得到。来迟了，真是可惜。

流浪者 日子长着呢。既然不走，我想在山上再多栽些桃树，简直把这儿弄成个“桃花源”吧。

母 唔。对啊。（双关地）不过，辛先生你真是来迟了。别说早来几十天，只要早来一个时辰就大不同了。

流浪者 怎么，桃花落的那么快吗？

母 咳，不是桃花落的快，是事情变得太快了，辛先生……

流浪者 怎么办呢？

母 在你来的前一会儿，我把春儿许给一个姓李的孩子了。

流浪者 （突然的袭击）是吗？

母 你别难过，辛先生，你还是可以住在我家里，我还是会照顾你的。不过我得把这事情告诉你：春儿对你好，她一直痴痴地想着你，盼着你。可你一年多没有来，连信也不写一封，我只当你已经跟那位看羊的姑娘结婚了哩。所以我劝春儿嫁给那姓李的孩子，因为你知道，春儿十八了，也该嫁了。……那姓李的孩子也算是好的了，人很诚实、勤快，家里也有几亩地和一些坡地，离我家很近，又是和春儿一块儿长大的，春儿也不讨厌

他；我想把春儿嫁给他，我也有靠了。刚才我又叫他亲自问过春儿。

流浪者 春姑娘怎么说呢？

母 春儿她也答应了。……

流浪者 哦。……

母 我想下个月就拣个好日子把春儿嫁过去，你说好不好？

流浪者 (苦笑) 唔，好。

[女在厨下叫：“妈，我们还是在屋子里吃呢？在外面吃呢？”

母 在外面吃太冷了。还是在里面吃吧。

[女：“那么我把桌子摆在里面了。等一等，我到园子里再摘点青菜。”

母 辛先生，我们进去吧。白天里很暖，到了晚边又冷起来了。到底还是春天呢。

流浪者 是啊。不过，伯母，我要求你老人家一件事。

母 (很担心地) 什么事呢？咳，你早来一会儿就好了。

流浪者 不是。请你老人家替我把帽子和手杖拿出来。

母 为什么呢？

流浪者 没有什么。

母 辛先生，你要走吗？你要是走了，春儿可多么难过。你今天怎么也不能走，住几天吧。

流浪者 正因为不想让春姑娘难过，所以得走。

母 就是走也等吃过饭再走啊。

流浪者 不吃饭了。老伯母，再迟就赶不上客栈了。

母 不，今晚说什么也不能走。

流浪者 不，我走定了。您知道我的脾气。趁春姐不知道，
快把帽子和手杖拿给我吧。

母 这真是没有法子。

〔母入室。

流浪者 （先取小刀剥去树皮上的诗，旋拾起旧鞋）

啊，鞋啊，你破了，你破了，

我把你遗留在南方。

当我踉跄地旧地重来，

你却在少女的枕边无恙。

我见了你，记起我旧日的游踪；

我见了你，触起我的心头的痛创。

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

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

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哪有那种地方？

我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

破鞋啊，我把你丢了又把你拾起，

宝贝似的向身上珍藏，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

慰我凄凉的旅况。

破鞋啊，何时我们同倒在路旁，

同被人家深深地埋葬？

鞋啊，我寂寞，我心伤。

母 （取帽杖等出来）帽子、手杖跟小背包都拿来了。
春儿那痴孩子把它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连我都几

乎找不到。辛先生，还是等吃过饭再走不成吗？

流浪者 不等了。伯母。（戴好帽，提好行囊，背着吉他，拿起手杖）再见，老伯母，您多多保重。

母 真是……你就这样走了，我太难过了。什么时候走过我们这里，再进来坐坐。

流浪者 好。不过，我再也不敢走旧路了。

母 ……你有什么话嘱咐春儿的没有？

流浪者 我有什么话？……我是为着追寻温暖到南方来的，我来迟了，花落了，春去了！……请您告诉春姑娘，别再想念我了。人生是个长的旅行：或是东，或是西，她只能走一条路。我是个不幸的人，我也不愿她来分我的悲哀，再说悲哀也不是别人分得去的。鞋我带走了。树皮上的字我刮去了。此外我想不会有什么悲哀的痕迹留给一个幸福的人吧。人生自然不尽是幸福的，她若是有什么为难的时候请她知道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里有个流浪者在替她祝福吧。……再见了。（下场）

母 （送着他的后影）再见。好好招呼自己吧。

〔女在内：“娘，菜做好了，桌子也摆好了，请辛先生进来吃饭吧。”

母 唔。

〔女在内：“哦呀，妈，辛先生的帽子呢？”

母 他戴了。

〔女在内：“手杖呢？”

母 他拿了。

〔女在内：“还有背包呢？”〕
母 他背上了。
女 (出至门口) 辛先生呢？
母 他走了。
女 说好不走怎么又走了？……你老人家把他给气走了，对吗？
母 (内愧地)，不，不是。
女 他说什么没有？
母 ……没有说什么，他只教你好好听娘的话。
女 哪有的事！（披衣欲跑）
母 你到哪儿去？孩子。
女 跟他去，跟他到那遥远的遥远的地方去。辛先生！
辛先生！（追去）
母 (追上去) 孩子，孩子！

——幕

写于一九二九年

郭沫若

湘 累

女须之婵媛兮，
申申其詈予。
曰，鮀婞直以亡身兮，
终然殒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纷独有此姱节？
薜荔施以盈室兮，
判独离而不服！

——《离骚》

序幕：洞庭湖。早秋，黄昏时分。

君山前横，上多竹林芦荻。有银杏数株，参差天际。
时有落叶三五，戏舞空中如金色蛱蝶。

妙龄女子二人，裸体，散发，并坐岸边岩石上，互相
偎倚。一吹“参差”（洞箫），一唱歌。

女 子（歌）泪珠儿要流尽了，
爱人呀，
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烂了！

爱人呀，

回不回来呀？

棹舟之声闻，二女跳入湖中，潜水而逝。

此时帆船一只，自左棹出。船头饰一龙首，帆白如雪。老翁一人，银发椎髻，白须髯，袒上身，在船之此侧往来撑篙，口中漫作欸乃之声。

屈原立船头展望，以荷叶为冠，玄色绢衣，玉带，颈上挂一莲瓣花环，长垂至脐；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姐女须扶持之。鬓发如云，簪以象珰。耳下垂碧玉之珥。白衣碧裳，俨如朝鲜女人妆束。

屈 原 这儿是什么地方，这么浩淼迷茫地！前面的是什么歌声？可是谁在替我招魂吗？

女 须 噯！你总是爱说这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样痛苦！你的病，噯！难道便莫有好的希望了吗？

老 翁 三闾大夫！这儿便是洞庭湖了。前面的便是君山。我们这儿洞庭湖里，每到晚来，时时有妖精出现，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永远唱着同一的歌词，吹着同一的调子。她们倒吹得好，唱得好，她们一吹，四乡的人都要流起眼泪。她们唱倦了，吹倦了，便又跳下湖水里面去深深藏着。出现的时候，总是两个女身。四乡的人都说她们是女英与娥皇，都来拜祷她们：祈祷恋爱成功的也有，祈祷生儿育女的也有；还有些痴情少年，为了她们跳水死的

真是不少呢。

屈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她们在望我，在望我回去。唉，我要回去！我的故乡在那儿呀？我知道你们望得我苦，我快要回来了。哦，我到底是什么人？三闾大夫吗？哦，我记起来了。我本是大舜皇帝呀！从前大洪水的时候，他的父亲把水治坏了，累得多死了无数的无辜百姓，所以我才把他逐放了，把他杀了。但是我又举了他的儿子起来，我祈祷他能够掩盖他父亲底前愆。他倒果然能够，他辛勤了八年，果然把洪水治平了。天下的人都赞赏他的功劳，我也赞赏他的功劳，所以我才把帝位禅让给了他。啊，他却是为了什么？他，他为什么反转又把我逐放了呢？我曾杀过一个无辜的百姓吗？我有什么罪过？啊，我流落在这异乡，我真好苦呀！苦呀！……喂呀，我的姐姐！你又在哭些什么？

女须 你总是爱说你那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么地痛苦！

屈原 姐姐，你却怪不得我，你只怪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混浊的世界！我并不曾疯，他们偏要说我是疯子。他们见了凤凰要说是鸡，见了麒麟要说是驴马，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见了圣人要说是疯子，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既不是疯子，我又不是圣人，我也只好疯了，疯了，哈哈哈哈哈，

疯了！疯了！（歌）
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
来者吾不闻。
吾将纛思心以为纛兮，
编愁苦以为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随飘风之所仍！

啊啊！我倦了，我厌了！这漫漫的长昼，从早起来，便把这混浊的世界开示给我，他们随处都叫我是疯子，疯子。他们要把我这美洁的莲佩扯去，要把我这高岌的危冠折毁，要投些粪土来攻击我。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哦，太阳往那儿去了？我好不容易才盼到，我才望见他出山，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来把这浊世遮开，把这外来的光明和外来的口舌通同掩去。哦，来了，来了，慈悲的黑夜渐渐走来了。我看见她，她的头发就好像一天的乌云，她有时还带着一头的珠玉，那却有些多事了；她的衣裳是黑绢做成的，和

我的一样；她带着一身不知名的无形的香花，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她一来便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便到了一个绝妙的境地，哦，好寥廓的境地呀！（歌）

下峥嵘而无地兮，
上寥廓而无天。
视儻忽而无见兮，
听惝恍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
与泰初而为邻。

喂！这也不过是一个梦罢了！我周围的世界其实何曾改变过来！便到晚来，我睡在床席上又何尝能一刻安寝？我怕，我怕我睡了去又来些梦魔来苦我。他来诱我上天，登到半途，又把梯子给我抽了。他来诱我去结识些美人，可他时常使我失恋。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闭眼，我翻来复去，又感觉着无限的孤独之苦。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这深心中海一样的哀愁，到头能有破灭的一天吗？哦，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灭底门前只待着死神来开门。啊啊！我，我要想到那“无”底世界里去！（作欲跳水势）

女 须（急挽勒之）你究竟何苦呢？你这么任性，这么激烈，对于你的病体真是不好呀！夏禹王底父亲正

像你这样性情激烈的人，所以他终究……

屈原 不错，不错，他终究被别人家拐骗了！他把国家弄坏了，自以为去谄媚下子邻国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他终究被敌国拐骗了去了。这正是他“愚而好自用”底结果。于我有什么相干？他们为什么又把我放逐了呢？他们说我害了楚国，害了他的父亲；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这样的冤狱，要你们才知道呀！

女 须 你精神太错乱了，你总要自行保重才行。只要留得你健康，什么冤枉都会有表白的一天，你何以定要自苦呢？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限的潜热，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但是你看湘水、沅水，遇着更大的势力扬子江，他们也不得不隐忍相让，才汇成这样个汪洋的洞庭。火山也不是时常可以喷火，我们姐弟生长了这么多年，几曾见过山岳们喷火一次呢？我想山岳们底潜热，也怕是受了崖石底压制，但他们能常常地流泻些温泉出来。你权且让他们一时，你自由的意志，不和他们在那臃肿的政界里驰骋，难道便莫有向别方面发展的希望了吗？

屈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叫我把这莲佩扯坏，你要叫我把这荷冠折毁，这我可能忍耐吗？你怎见得我便不是扬子江，你怎见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

庭，我的力量便不能汇成个无边的大海吗？你这么小视我？哦，你是要叫我去做个送往迎来的娼妇吗？娼妇——唔，她！她，郑袖！是她一人害了我！但是，我，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恋慕我，她并且很爱诵我的诗歌。唔，那倒怕是个好办法。我如做首诗去赞美她，我想她必定会叫楚王来把我召回去。不错，我想回去呀！但是，啊！但是，那个是我所能忍耐的吗？我不是上天底宠儿？我不是生下地时便特受了一种天惠？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我这么正直通灵的人，我能忍耐得去学娼家惯技？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一身难道只是些胭脂、水粉底材料，我只能学做些胭脂、水粉来，把去替女儿们献媚吗？哼！你为什么要小视我？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你为什么要叫我“啞訾栗斯，喔咿儒儿，如脂如韦，突梯滑稽”以偷生全躯呢？连你也不能了解我，啊！我真不幸！我想不到才有这样一位姐子！

女 须 （掩泣）……

屈 原 （倾听）哦，刚才的歌声又唱起来了呀！

水中歌声：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早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屈原 哦，她们在问我的所在！我站在这儿，你们怎么看不见呀？

水中歌声：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屈原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流吧！流吧！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了出来，好像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的快活。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吗？你听见了刚才的那样哀婉的歌声吗？

女须 我也听见的，怕是些渔家娘子在唱晚歌呢！

屈原 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们底歌声有那样泪晶一

样地莹澈。

屈原自语时，老翁时时驻篙倾听，舟行甚缓。

老 翁 这便是娥皇、女英底哀歌了。这歌儿似乎还长，我在湖中生活了这么一辈子，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虽是不知是些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了总也不知不觉地要流下泪来。

屈 原 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幽婉的歌声呀！你再唱下去吧。我把我的莲佩通同赠你，（投莲瓣花环入湖中）请你再唱下去吧！

水中歌声：

太阳照着洞庭波，
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宵泪
已经开了花！
啊，爱人呀！
泪花儿怕要开谢了，
你回不回来哟？

老 翁 喂呀！天色看看便阴了下来，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我怕达不到目的地方，天便会黑了！我要努力撑去！我要努力撑去！……

老翁尽力撑篙，从君山右侧，转入山后。花环在水上
飘扬。帆影已不可见，远远犹闻欸乃之声。

——幕 下

1920年12月27日